

編 基 斯 夫 可 薩

系 體 說 學 會 社

卷 上

版 出 會 學 濟 經 會 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4 8291B

薩可夫斯基編

社會學說體系
上册

社會經濟學會出版

社會學說體系 第一分冊

社會進化的鐵則(上)

—— 目次 ——

譯序

原序

社會學說體系全部的構成和引用書目

(一) 社會進化的鐵則

一切的歷史都是鬥爭的歷史

對於剩餘勞動的熱求

由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

原始蓄積的祕密

社會學說體系 第一分冊



222226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目次

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矛盾

一方之富的蓄積和他方之貧困的蓄積

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制度之內部的對立

奴隸，農奴，手工業職人，工場制手工業勞動者，無產者

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

小生產的滅亡

階級對立的緩和

資本主義私有的吊鐘響了

到自由王國的飛躍

發達的過程

對於社會主義的一般駁論

自然的發達階段

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

社會學說體系 第二分冊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 目次 ——

(二)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生產集中與獨占

銀行與獨占的任務

資本的金融資本化

殖民政策的方法

殖民地的勞動問題

對於農民經濟的鬥爭

世界的分割

社會學說體系 第二分冊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目次

帝國主義的觀念

保護關稅

軍國主義及其機能

金融資本之史的傾向

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

(三) 空想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

空想的社會主義

偉大的烏托邦主義者和他們的學派

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理論和無產階級鬥爭

社會學說體系 第三分冊

史的唯物論(上)

—— 目次 ——

(一) 馬克思主義之歷史的準備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史觀

維哥之歷史的法則

「人間性」的觀點

王政復古時代的法蘭西歷史家

史的浪漫學派

爲英國經濟學法國革命及德國哲學之結晶體的馬克思主義

社會學說體系 第三分冊

史的唯物主義是歷史的產物

（二）達爾文和馬克思

達爾文說之基礎的要素

達爾文的理論

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

人類勞動的過程

動物的器官是人類的器具

達爾文和馬克思

受了達爾文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光照的美學

自然及人爲的環境

人類的環境之功能

（三）自然的條件和技術

地理的關係與生產

自然的條件的影響

風土種族及生產方法

爲什麼以技術爲基礎而不以自然爲基礎

人類——自然——社會

人口增加不是第一義的要因而第二義的要因

機器的發達

作爲生產力基礎的技術

技術的發達

技術的發明

發現與發明

自然——人類生活體——社會

史的唯物論(上) 目次

社會學說體系 第四分冊

史的唯物論(下)

—— 目次 ——

(四)基礎及上層建築的理論

人羣無選擇社會形態的自由

生產——社會關係——觀念

精神的產物是和物質的產物一同變化的

對「經濟學批判」的反駁之批判

基礎和上層建築

生產力——生產關係——財產關係——階級

社會學說體系 第四分冊

史的唯物論（下） 目次

史的唯物論底典型的公式

社會的生產關係

（五）理論的精煉

歷史底唯物論的說明的限界

意識形態底歷史的作用

經濟自動的不作用

史的唯物論不否定觀念

相互作用的理論

時代的心理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客觀主義

（六）階級

從血族的紐帶到階級社會

分配關係與生產關係

階級的立場由收益之多寡是不能決定的

諸階級

資本家階級革命的過程

中間層的任务

細民的無產者『Lumpen Proletariat』

新舊的中間階級

金融資本時代的階級

階級與黨

國家的本質

社會革命的概念

時事問題底史的唯物論的方法之應用

史的唯物論(下) 目次

階級的形態的共和國

非階級化的要素

階級的農民

譯序

這部「社會學說體系」，真是部有力的編著。驟然見了這書的人，說不定會認本書爲不過是抄寫的集錄和公式的羅列。但熟視了這書的內容，便知道這是由確固的綜合的見地，生动的說明馬克思學說之根本的方面，特別是世界觀，歷史哲學，認識論，方法論等。從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先驅者的主要著作中所收集的各個文章，不僅在各方面散放着他們本來的光彩，而且由他們相集起來，在這裏形成了一個很完備之綜合的體系。本書是以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之引用文爲主體，又集錄列甯，普列哈納夫，拉法格，盧森堡，和其他戰鬥的科學社會主義者傾注心血之著作中的精粹，並遠遠追溯到海拉克利德，但漠克利德，魯柯萊基斯等古代唯物論者的著作，以明示科學社會主義在人類思想上是占到了怎麼樣正當之歷史的地位。要是沒有像編者薩可夫斯基那樣真正精通而又確信馬克思學說的人，那便不會編

出這樣的「體系」來的。

編者的提供這個關於馬克思學之綜合的體系的烏瞰圖，意思就是給了勞動階級的實踐上以新的精神的武器。在生息於階級衝突之實踐中的勞動階級，要偏讀所有科學社會主義的文獻，事實上到底是不可能的。但如伊里基所說，沒有前衛的理論，便不能有前衛的行動。在勞動階級方面，理論和實踐，乃是融合而不可分離的。這樣說來，由統一的，綜合的見地而蒐集科學社會主義文獻之精髓的本書確是給了勞動階級的思考以強有力的刺戟，使他們的思想加速度的進步，而把牠作為生活實踐上的一種武器。

二

馬克思早已說過，一定社會內之指導的思想是那個社會之支配階級的思想。但到支配階級之歷史的地位陷於頹廢，代之而起的新階級開始勃興時，後者是具有和支配階級的思想不相同之新的獨自的思想。馬克思學說不外是勞動階級生活實踐之獨自的意識的表現。因此馬克思學說是資產階級科學之極銳利的對立物。階級反感，階級衝突而一激烈，這個對立就更

是變得尖銳了。資產階級方面對於馬克思學說的種種誹謗，曲解，歪曲也是猛裂了。現今正是這樣的時代。

馬克思學說不只是對於資產階級的對立物，而且是資產階級科學的止揚和克服。資產階級科學是切離了理論和實踐，把事物記述得純客觀的，純抽象的，純形式的，而且是非實踐的。並創說學問常常是超階級的，不是由什麼實踐中產生的。資產階級科學以所謂維持現狀爲牠的自己目的，牠除了提倡資本的永久性，工銀奴隸的永久性，再沒有其他的目的。反之，馬克思學說則絕不隱蔽自己學說的階級性和實踐性，並明言理論和階級實踐的統一。是牠那本來的性質。客觀的現實是不絕以自己運動而發展。馬克思學說是在科學的，唯物辯證法的見地，認識了這個過程。牠站在這個認識上，意識地而又能動地參加了這個運動過程。馬克思學說更由於站在變革的觀點，獲得了認識社會全體的性質。社會生活的本質不是存在於靜止的統一，而是解消變革繼起諸矛盾的過程。這個變革的過程，由以變革爲實踐之主體的階級而完了的，惟有這種階級的理論才能真正地把握了社會生活之本質的部分，所以是表現了社會全體的認識，提供了實踐上的基準。馬克思學說便是具有這種性質的學說。

三

我們必須在種種方面，破壞資產階級思想對於勞動大眾的影響。必須把大眾結合到科學社會主義的旗下。必須把牠表現於階級衝突之政治的實踐中。在我國，資產階級科學的對於馬克思學說之意識的攻擊是日漸激甚了。無恥地自命爲右翼的人們，沐浴於改良主義的濁流之政治煽動家的指導者，所謂合法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公式社會主義者等對於馬克思學說的歪曲也是愈加激甚了。正統科學社會主義的反抗這些潮流而成爲勞動大眾之真實的生活原理，乃是不可動搖的事實。我們相信這部「馬克思學體系」在確立我國這個正統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上，必有很大的貢獻。(日譯本佐野學序言)

原序

本書既不像目下出版中的「歷史的唯物論」（烏克蘭國立出版所發行本書同一編者薩可夫斯基的著述——譯者）那樣的論文集，也不是引用文的集錄。

本書是真正的精華文集，即在我國高等各學校偏及統一於馬克思學說的基礎和歷史的唯物論等教程中的許多問題之全部的讀本。

這部精華文集的內容是從馬克思及恩格斯的各種著述及兩世紀中他們之學徒的各種著述中撰擇而成的。這個體系的基礎計畫，雖然是把這些精華文字撰擇並組合為各篇，但這裡並不是給與了精華文字之機械的堆積，而是給與了基於理論原有之內部論理的理論之有機的展開，而且同時在把這個理論漸次由單純的而移行到複雜的時，常常注意到要以真實而豐富的內容提供於讀者之前。

我們以精華文字的取捨和配置，準備馬克思及恩格思之基礎的模範的公式之深切的理解，在有貢獻於馬克思學說的理論的基礎之浩瀚文獻中，凡是有摘記之價值的，終是盡力不使

牠逃脫。

本書的中心所在是展開科學社會主義社會學之史的唯物論及成爲馬克思哲學之辯證的唯物論等內容的各篇（第二篇及第六篇）了。在第二篇，有許多場合都是闡明了達爾文教義和馬克思教義間的聯繫。因爲這個聯繫除本身理論上極關重要以外，而且我們的講義和學生們之實地研究的經驗因這樣的辦法最容易導引到理解史的唯物主義理論的本質及其意義的正確評價。動物對於環境的各條件之消極的有機的適應和人類使環境向自己的適應，動物進化的緩慢而且被制限和人爲的器官即人類的工具之發達的迅速而且無制限，人類對於自然的權力要因之生產力的作用，這個自達爾文而至馬克思之論證的行程更足深深洞察自然的條件及技術之影響的問題，這當然就移行了基礎及上層建築理論的闡明。

繼續給這個理論建立基礎的是「理論的精練」，該篇的任務是警戒理論的解釋上所能發生的單純化，將許多複雜化的契機——成爲上層建築之基礎的逆作用——導而爲基礎的公式，而且檢討最最主要的駁論（相互作用和其他）。其次，階級的一項是包含了國家和社會革命的問題。

在史的唯物主義理論的例證方面有許多場所都依了入門的見地，在這裏，從各種的領域，採錄了適用史的唯物論的方法之例證。

說述自由和必然及個人在歷史上之作用的第四篇，是表示由馬克思社會學移行到哲學的一篇。這種哲學在第五篇及第六篇，是展開而為唯物辯證法或辯證的唯物論。

說明「社會主義的必然」(包含「資本主義之最後的階段」及「烏托邦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等兩篇)的第一篇是特別為勞働科所選定的一篇，在該勞働科，把他們由發現於生活事實上之各個資本主義的發達動，導引到科學的社會主義之基礎的觀念一事，乃是接近到史及辯證法的唯物論之概括的理論之最最便利的方法。

起初是豫定特設一篇，包含馬克思學說之批判者的批判，但因全部的內容已經很多，所以這個題目不得不作為精華文集的第二部而另行出版了。這個第二部是貢獻於馬克思學說的批判和馬克思學說的反批判。

據我們所知道的來說——就是在歐洲的文獻方面——，這是創立馬克思學說精華文集的第一次嘗試，但當進行這個嘗試時，著者是於被日常要務所緊迫中的多忙中編成的，所以我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原序

四

明白自謬這個著述的缺陷和不足。我們進行這個工作時，每每手頭不能備足一切必要的材料。著者對於這部馬克思學體系之第一次嘗試的杜撰，敬以熱誠的感謝，歡迎各方的指示。

薩可夫斯基

社會學說體系全部的構成和引用書目

第一編 社會進化的鐵則

社會進化的鐵則

.....

馬克思及恩格思：「宣言」。

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恩格思：「社會主義的發展」。

考茨基：「歐佛得綱領」「社會革命」，

拉法格：「和約來斯的論爭」。

列甯：「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論」。

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盧森堡：「資本的蓄積」。

資本主義最後階段.....

烏托邦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及恩格斯：「宣言」。
墨爾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
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

第二編 史的唯物論

馬克思學說之歷史的準備……

巴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拉法格：「馬克思之史的唯物論」。
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
墨爾林：「論史的唯物論」。
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
恩格斯：「反杜林格」。
幾米利亞柴夫：「達爾文及其學說」。
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

達爾文和馬克思……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普列哈納夫：「藝術論」。

拉法格：「和約來斯的論爭」。

普列哈納夫：「馬克思學說的根本問題」。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墨爾林：「論史的唯物論」。

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克拉池：「經濟的唯物論」。

考茨基：「和巴克斯的論爭」。

哥德爾：「史的唯物論」。

馬克思：「給亞奈可夫的書翰」，「哲學的貧困」，「對

於史的唯物論不能適用到中世及古代世界的駁論」，「工銀勞動和資本」，「經濟學

自然的條件和技術……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書目

基礎及上層建築理論……………

批判 序文。

四

馬克思及恩格斯：「宣言」。

普列哈納夫：「二十年間」。

克拉池：「經濟的唯物論」。

考茨基：「和巴克斯的論爭」，「基督教的起原」序文

普列哈納夫：「馬克思學說的根本問題」。

恩格斯：「給墨爾林的書翰」揭載於(Soz Akad)上

面的書翰，「給西米德的書翰」。

恩格斯：「家庭的起源」，「法國的階級鬭爭」序文。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二月十八日」宣言」。

考茨基：「歐佛得綱領」社會革命論」。

柯諾：「一七八九——九四年法國大革命中階級和

政黨的鬥爭」。

理論的精練……………

階級……………

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第三編 史的唯物論的例證

考茨基：「基督教的起原」，「先驅者」，「各階級的矛盾」。

巴克洛夫斯基：「俄羅斯史」經濟的唯物論」。

普列哈納夫：「一七八九——九四年法國大革命中

階級和政黨的鬭爭」。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德國的革命和反革命」，

「在固蘭陪審官前的演說」。

魯可夫：「俄羅斯歷史上的都市和農村」，「最近百

年的俄羅斯歷史」。

哥德爾：「史的唯物論」。

拉法格：「馬克思的唯物史觀」。

史的唯物論的例證……………

恩格思：「社會主義的發展」英文版序文，一反杜林格」，「資本論」第一卷四章註。

第四編 自由和必然

恩格思：「Soz Akad」中的書翰，「富伊哀爾倍哈論」，「資本論」第一卷。三四章，註。

格爾愛：「Le Vni Sous」。

普列哈納夫：「馬克思學說的根本問題」，「富伊哀爾倍哈論」註，「個人在歷史上的意義」。

考茨基：「和巴克斯的鬥爭」。

自由和必然……………

第五編 辯證法

辯證法……

海拉克利德：「論自然」。

曲爾奴曉夫斯基：「俄羅斯文學哥郭爾時代概論」。

恩格斯：「富伊哀爾倍哈論」，「反杜林格」序文。

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富伊哀爾倍哈論」序

文，「馬克思學說的根本問題」。

考茨基：「社會革命論」。

黑格爾：「論理學」。

列甯：「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

第六編 辯證的唯物論

但漢克利德：「文集」。

魯柯萊基斯：同。

格爾愛：「論自然」。

辯證的唯物論……………

墨爾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論唯物史觀」。

馬克思：「神聖家族」。

恩格斯：「富伊哀爾倍哈論附錄」。

恩格斯：「社會主義的發展」英國版序文。

普列哈納夫：「由觀念論到唯物論」。

列甯：「唯物論和經驗批判論」。

第七編 馬克思世界觀

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翌日」。

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追悼演說」。

墨爾林：「論史的唯物論」。

盧森堡：「富爾愛報上論文」。

亞杜拉：「宣言的序文和註釋」。

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

馬克思世界觀……………

社會學說體系
第一分冊
社會進化之鐵則
(上)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一切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

(原註。精密些說，是有記錄相傳的歷史。在一八四七年，社會的前史，即先行於一切歷史的記錄之社會組織可以說完全是不知道的。自哈克斯坦孫發見了俄羅斯的土地共有制以來，馬萊爾論證一切德意志人種在進入歷史時代以前，是以土地共有為社會之基礎的，此後在印度以至愛爾蘭等許多地方，到處見到村落共產制為社會之原始的形態。而這個原始共產社會的內部組織，是因莫爾根 (Lewis Henry Morgan) 關於氏 (gens) 的真性質及氏和種族的關係之完成的大發見，方始明示為標本的形體。隨着這個原始共產制的解體，社會遂開始分裂為互相反目的各階級。)

(譯者註 參閱莫爾根著「古代社會」及恩格思著「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的起原。」)

自由民(Freeman)和奴隸(Slave)，貴族(Patrician)和平民(Plebeian)，領主(Lord)和農奴(Serf)，行東(Guild-master)和傭工(Journey-man)，總而言之，就是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從古到今，沒有不站在相反對的地位，繼續着有時隱祕有時公開的鬥爭。每次鬥爭底結局，不是全社會的革命的新建設告成，便是交戰的兩階級並倒。

在已往歷史的各時期中，我們差不多可以到處看到組織複雜的社會分成各種階級，社會的他位分出各種等級。如在古代羅馬有貴族，騎士(Knight)，平民，奴隸；在中世紀有封建領主，家臣(Vassal)，行東，傭工，徒弟(Apprentice)和農奴；而在這些階級裏，又各有許多隸屬的等級。

從封建社會底廢止上所發生的近代有產社會，仍然免不了階級對抗，它不過造出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手段，新的爭鬥形式，來代替那舊的罷了。

我們的時代，就是這有產階級(Bourgeoisie)時代，却有這樣的一個特色，即把階級對抗弄成簡單了。社會全體現已漸次分裂為對壘的兩大營寨，互相敵視的兩大階級：就是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馬克思及恩格斯：「宣言」第一章)。

對於剩餘勞動的熱求

剩餘勞動不是由資本所發明的。在社會的一部分人獨占了生產機關的任何地方，勞動者不問自由不自由，在自己生存所必要的勞動時間以上還須追加生產那生產機關所有者之生活資料的超過勞動時間（註四十一）。這不管生產機關的所有者是雅典的貴族，是愛多利亞的神政者（僧侶的支配者）是羅馬的市民，是諾爾曼的領主，是亞美利加的奴隸所有者。是萬拉基亞的領主（巴約爾 Bojor），是近世的地主（大土地所有者）或資本家，都是沒有區別地一律通行的（註四十二）。

（註四十一）『勞動的人們須依他們的勞動而同時扶養稱爲富者的年金生活者和他們自身』柏克 Edmund Burke 「關於饑饉的考察和報告」第二頁）。

（註四十二）尼布亞在他所著羅馬史一書中，極率直地說道，『像愛多利亞的建築物雖成爲廢墟還是足以驚倒我們的作物證明了在小國家是以徭役領主和奴隸的存在爲前提一事，乃是不可掩蔽的事實。』西斯門特 Jean Charles Leonard Simond 更深

刻地說，不列塞的競技是以工銀領主和工銀奴僕的存在爲前提。

不過在一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不是生產物的交換價值，而是使用價值方面占了主位時，剩餘勞動被大大小小的欲望範圍所制限，生產本身的性質，對於剩餘勞動並不發生無制限的欲望。在古代，在以獨立的貨幣形態而獲得交換價值的地方，換言之，在金銀的生產方面，過度勞動達到了可驚的程度。在這種生產方面，拚命勞役一事成爲過度勞動之公然的形態。關於這點，可讀希克爾斯的敘述(註四十三)。這樣的事，在古代，可算是例外。然而在現今還沒有脫離依奴隸勞動和徭役勞動等低級生產形態的民族，被引入到資本制生產方法支配下之世界市場的旋渦中，生產物的國外販賣成了最最重要的利害問題時，在奴隸制度和農奴制度之野蠻的殘虐等上面，還追加了過度勞動之文明的殘虐。例如美國南部諸州的黑人勞動，在生產以直接供應自己需要爲目的而經營時，適度地維持了父家長的性質。然而到了棉花輸出成爲這許多州之死活的利害問題時，接着，黑人的過度勞動以七年間的勞動由一生消費得了的場合，也是在各地發見了——成爲依計算而生，依計算而立之制度的因子。於是，從黑人方面奪取一定分量的有用生產物一事，已不成爲問題，剩餘價值本身的生產倒是成爲問

題的了。譬如，在多諾各公國所通行的那種徭役勞動也可說是同樣的事。

(註四十三) 希克爾斯的「歷史文庫」第三卷第十三章中有段話說：「這些不幸的人們（埃及和亞刺伯間的金坑勞動者）連清潔自己身體，掩蔽裸體等事都不可能，我們對於這種慘痛的運命，見了不能不長嘆息的。因為在那里，對於病人，虛弱者，老人，柔弱的婦女，是絕對沒有何等的慈悲，何等的寬恕的。一切的人都是被鞭笞着繼續無理的勞動，直至身死，總是在極度的苦痛和窮乏中過日子」。(馬克思 *Marx*)

Marx:「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第二節)

由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制度

由中世紀底農奴裏面，曾發生一種最初都市底特許市民；有產階級最初的種子，便是從這些市民中發達起來的。

嗣後，美洲底發見，好望角底周航，就供給有產階級一塊新的發展地。東印度和中國底市場，美洲底殖民，對殖民地底貿易，交換機關和商品底增多，都使當時的商業航海業和製

造工業，受一種空前的激刺；且因此使那革命要素便在頹廢的封建社會裏急激的發展了。

在封建時代的工業組織底下，工業生產是由同行組合一手把持的，可是到了現在，這種工業組織已不復能應付新市場上日益增加的需要了；於是手工工場組織（Manufacturing system）便佔了它的地位。各業行東被工場製造家這種中等階級變倒；聯合的各行組合間底分工，也就讓各個工場底分工替代了。

接着市場一天比一天擴大，需要又一天比一天增加；這時候，就連手工工場組織，也不復能應付了。於是又有蒸汽大機器出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底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了手工工業底地位；豪富的實業家，產業軍底總首領，近代的有產階級，便把產業界的中等階級降伏了。

近代產業建設了世界的市場，而由美洲底發見開其端。有了這種市場，商業，航業，陸路交通，便成就了絕大的發達；這種發達又轉而促進產業底發展。產業，商業，鐵業，既這樣發達，有產階級也照這比例發達，資本愈加增多，且將中世紀留下的一切階級都盡情推倒了。

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曉得近代有產階級這種東西，全是長期發達和生產及交換方法迭次革命的結果。

有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個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僱武裝的自治的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共和都市（如德，意）有的變成君主政治下納稅的「第三分身」（如法）；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半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底器具，且是事實上大王國統一底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的產業和世界的市場都成立了，他們就成爲有產階級，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議制度國家底政權。近代國家底行政機關，只算是理他們公共事務底一個委員會罷了。

從歷史上看來，有產階級也曾有過革命的功勞。

有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它消滅了。結合人和他的一生來的長上一（*Natural Conditions*）的封建的線索，也被它盡情翦斷了。人與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薄寡情的現金主義，再也找不出甚麼別的聯結關係。宗教

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無數永久特許的自由換了單純的無理的自由——自由貿易。總之，有產階級是將從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的掠奪，更變為赤條條的，沒廉恥的，迫切的，殘忍的掠奪。

有產階級已將一向有名譽的受人尊敬的各種職業底榮光毀滅。無論醫生，法律家，僧侶，詩人，科學家，都成了它的工銀勞動者。

有產階級已將家庭底愛情面帕扯碎，且已將家族關係減縮為單純的金錢關係。

有產階級已明白表示保守派所那麽樣讚賞的中世武士底蠻勇行為，它却能在極頂的懶惰中照樣做到。它第一個表示人間底活動力是無所不能。它所做成的驚人的事業，便是埃及底金字塔，羅馬底水道，哥德式的禮拜堂，都趕不上；它的長途遠征，便是前代一切國民底遷徙和十字軍也趕不上。

有產階級倘不將生產工具不斷的革命，且因以牽動生產關係以及全社會關係跟着革命，那便不能存在。這和前代恰恰相反，前代的一切工業階級是須將生產底舊方法保存不變，纔能夠存在的。所以，生產不斷的革命，全社會狀況不斷的搖動，不安和平底繼續：這些就

是有產階級時代，和一切前代不同的標識。自古以來一切凝固的冰結的各種關係，都跟着偏見舊說一掃而空，就是新式事物，也等不到安固，便已化爲廢物。凡是凝結的都散作烟雲，神聖的都墮入穢褻。人門至此，也只得懷了平淡的心情，應付他的遭遇和同類了。

爲了生產品增多，必須時常擴張市場以資推銷，於是驅使有產階級布滿於整個的世界。它必須到處密集，到處棲止，到處發生關係。

有產階級由於壟斷了世界的市場，遂使各國底生產和消費都帶上世界的性質。無論保守派如何憤恨，但國家的地盤已受產業革命底影響崩壞了。一切舊式國民的產業都已經崩壞，或正在崩壞。它們的地位就被新產業奪去了。這種新產業底開始，成爲一切文明國民生死關頭的大問題。這種產業底原料，現在不專靠國產，儘有從遼遠的國外輸來的；這種產業底生產，不專在國內銷售，儘有供給世界各地的。從前的需要只限於國貨就夠了；如今却要求國外的生產品。從前只株守一鄉一國，自給自足，如今却要從各方面講求各國民的交際和相互依賴。便是智識的生產也已經和物質的一樣。各個國民底智識的創作已成了世界的公有物。國民的偏見和狹小的度量漸漸沒有存在的餘地，而世界的文學已從許多國民的及地方的文

學當中興起了。

有產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牽入文明隊裏。它那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砲，中國底城壁爲它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爲它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爲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即將所謂文明輸入到他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有產階級。要之有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形，造成了世界。

有產階級已使鄉村屈服於都市支配之下。它已建設許多都市，又將都市增加了比農村更多的人口，因之使多數人民脫離了樸素的田舍生活。它既使鄉村屈服於都市，又同樣使野蠻和半開化的國民屈服於文明國民，農業國民屈服於資本國民，東洋屈服於西洋。

有產階級將人口，生產手段，財產底渙散狀況漸漸除去；教人口團聚了，生產手段集中了，財產聚在少數人手裏了。從此必然生出的結果便是政治的中央集權。它將各個利害，法律，政府，稅則不同的獨立區域或勉強團結的區域，團結起來合做一個政府，一個法典，一個利害，一個國家，一個稅則的國民。

有產階級在掌握權力不過百 的時期中，已成了比開關以來一切時代生產力底總和還要龐大的生產力。自然力屈伏於人類，機器，工業和農業上的化學應用，輪船，鐵道，電報，全大陸底開墾，河流底疏浚，全人類好像是用魔力從地下喚起似的——在前代，誰曾預想到這樣的生產力居然包含在社會的勞動裏面呢？（馬克思及恩格斯：「宣言」第一章）

原始蓄積的祕密

貨幣怎樣的變化為資本，怎樣的依資本而造出剩餘價值，怎樣的依剩餘價值而造出更多的資本，這些問題，我們已是考察過了。然而資本的蓄積是以剩餘價值為前提，剩餘價值是以資本制生產為前提，資本制生產又以資本及勞動力的大部分存在到商品生產者手中為前提。這樣整個的運動看來好似以不完全的循環而回轉的。因此，如果脫出這個循環，換先行於資本制蓄積之原始的蓄積（斯密士所謂先行的蓄積）一語來說，則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結果，而是牠的出發點了。

這個原始的蓄積，好像原罪表演於神學上那樣，以同樣的作用來表演於經濟學上。亞當

吃了蘋果，於是使人類間發生犯罪這東西。原始的蓄積也須以屬於過去的物語來說明了牠的起原。在很遠的古昔，世上有二種的人類。一方是勤勉伶俐，節儉而又堅實的人物，他方是浪費自己所有的一切甚至在此以上的怠惰者。於是前者蓄積了財富，後者連自己的皮都要出賣。自從這樣的產生了大多數者的貧困以來，他們雖是常常從事一切的勞動，但除了出賣自己身體以外，其他東西一無所有，少數的富裕者雖然早已不做了勞動事務，他們的財富還是一天天增加。神學的原罪的傳說使我們知道人類是怎樣的被處於不得不額汗以求麵包果腹的命運，至於經濟學的原罪的歷史則對向我們揭示了完全沒有必要的人們怎樣地會得存在着的許多例子。

這樣類乎兒戲的物語，還是被人反覆的說着。例如屈爾君曾以政治家的嚴肅態度，在發表於法國人面前的一本不以爲解決了社會主義對於所有權所下致命的攻擊一書上，這樣的說過。總之，所謂所有一事成了問題時，以童話的立場，主張作一切時代一切發達階段之唯一而正確的立場一事，變爲神聖的義務（註一八八〇）。征服，隸從，強盜，殺戮等，總之暴力是在現實的歷史上，表現了很大的作用。在優美的經濟學上，從最初起便由牧歌支配了。

正義和勞動雖從最初起即是唯一的致富手段，但任何場合都有例外的。實際上，原始蓄積的方法是完全相異的東西，牧歌的方面尤其都是沒有的。

生產機關及生活資料在起初不是資本，同樣，貨幣及商品，最初也不是資本。貨幣及商品是轉化而為資本。這個轉化只能在下列集約的一定情態下進行的。即一方有依購買他人的勞動力，以增殖自身所有價值量之貨幣，生產機關，生產資料等的所有者，他方有自己勞動力的販賣者，成為販賣勞動的自由勞動者，這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是彼此的對立，而又不能不相互接觸的。所謂自由的勞動者，有二種的意義，即他們不像奴隸和農奴那樣，直接的附屬於生產機關，也不像自耕農那樣，自己所有了生產機關。他們是脫離了生產機關，完全的被解放了。商品市場因這樣的分立，而具有了資本制生產的基礎條件。資本關係是以分離勞動者和實現勞動之條件的所有為前提的。資本制生產一度能夠自己立足時，不只要維持這個分離，而且還要在漸漸擴大的階段上，不絕加以再生產。造出資本關係的行程是使勞動者和勞動條件的所有相分離的行程，換言之，這不外是在一方轉化社會的生產資料及生產機關為資本，在他方使直接的生產者轉化為工銀勞動者的行程。因此，所謂原始的蓄積，

不外是生產者和生產機關之歷史的分離行程。牠所以稱爲原始的，乃是因爲牠形成了資本及同資本相照應之生產方法的前史。

資本制社會之經濟的構成是由封建制社會之經濟的構成中生出來的。後者的分解使前者的要素相遊離。

直接生產者的勞動者，已經沒有被土地所束縛的事，已經不是他人的農奴或隸農了，到了這時，始能命令自身了。他們爲了做成凡有販路的任何地方都可攜帶自己的商品而去之自由的勞動力販賣者，必須脫却基爾特的支配，法國的徒弟制度，職人制度及阻礙的勞動規定等。這樣，轉化生產者爲工銀勞動者之歷史的運動在一方又表現而爲從隸農及基爾特強制中解放他們出來的運動。在我們資產階級歷史家的目光中，只是存在着這一方面的運動。然而在他方，這些新解放了的人們，他們向來所有的一切生產機關和由封建制度所給與之一切自己生存上的保障，完全被剝奪，到這裏，他們遂變成自身的販賣者了。這個對於他們的收奪史，不單是作成於憤恨之上的。那是在人類的歷史上，用血和火來寫成了不滅的文字。

成爲新霸權者的產業資本家，他們也不只是要驅逐基爾特的手工店主，而且還要驅逐了

富原之所有者的封建領主。從這方面說來，他們的握權是戰勝了封建勢力及其所反抗之特權的結果，是戰勝了基爾特和課於生產的自由發展之桎梏及人類榨取人類的結果。然而產業的騎士單是由於利用他們一無貢獻的事變，而得能驅逐了劍的騎士。他們也好像羅馬的被解放民利用舊主爲主君那樣，用卑劣的手段，使自己登上了優勝者的地位。

使工銀勞動者及資本家發生的起點，乃是勞動者的隸從這個事實。他們所到達的進步，是形成了這個隸從的形態轉化，即封建的榨取轉化到資本制的榨取。要理解這個發達的進行，也不必追溯到特別遠的過去。資本制生產最初的出發點在十四世紀及十五世紀已發見於地中海沿岸的若干都市，不過資本主義時代的開始是十六世紀以來的事。這個時代所表現的是農奴制已是早經揚棄，中世紀中達到絕頂的自由都市也已經是不存在了。

在形成途上的資產階級看來成了槓杆之作用的一切變革，在原始蓄積的歷史上，乃是分割時代的事，但當突如間強力地使多數民衆和他們的生活資料相分離，將他們變爲自由的無產階級而投到勞動市場上的瞬間，尤其是這樣。農業上的生產者之農民的土產收奪，是成了這個全行程的基礎。

(註一八八〇) 蓋德憤慨這樣的暴行，在下面的問答中對牠輕蔑。

教師『小孩啊！這種贈物試想從何處得來的？你自己豈不是什麼東西都不能得到麼？』

小孩『是啊！都是從父親那里來的。』

教師『那麼，你的父親是從那里得來的呢？』

小孩『從祖父那里』

教師『啊啊！這樣說來，那麼你的祖父又是從那里得來的呢？』

小孩『我祖父是奪得來的。』(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第一節)

資本主義制度的各種矛盾

資本主義的生產以前，即在中世紀，一般地通行着以勞動者的生產機關私有為基礎的小規模經營；那就是在鄉村有小農，自由農民或農奴的農業，在都會有手工業。勞動器具——土地，農具，職場，工具——都為個人的勞動器具，且只適合於一人的使用，所以必然地限於短小及狹隘。但這種種普通都是屬於生產者自身的所有。集中及擴大這散在的，狹小的

生產器具，使牠變爲今日的強大的生產的槓桿，實在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其負荷者的資階級底歷史的任務。馬克斯在其著書『資本論』的第四章中詳細地描寫着——自十五世紀以來，這單純的協力合作，手工的製造業及大工業的三階段是如何歷史地發展來的事。然而那資產階級——同在『資本論』上說明了似的——若不把個人的生產器具變做只有由多數人的協力方能運用的社會的生產器具，那就不能將這制限的生產器具變做有偉大的生產力了。有這種的變轉，於是代挽絲車，手織機，金槌等而出現了紡績機械，機械機，蒸氣槌，代替個人的職場而出現了要數百人，數千人，的協力大工場。與這生產器具相同地，生產本身也從個人的作業的一列變至社會的行爲的一列，生產物也從個人的生產物進至社會的生產物。綿絲，綿布，金屬品等凡由工場所製造的物品，皆爲多數勞動者的共同產物，要牠成一製品皆非順次經過勞動者的手不可，所以，無論那個的個人，皆不能說「這是我所做的」，「這是我的生產物」了。

但是，在社會內部的自然發生的，無計畫的，漸次發生的分業爲生產的根本形態之地方，則其生產物取着商品的形態，牠的相互的交換——賣買——對於個個的生產者皆能充足他

們各個的種種的慾求；中世的情形就是這樣。例如農夫將他的農產物賣與職人，而向職人買他的手製品，但是新的生產方法現在侵入到個人的生產者——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來了。與組織於一工場內的同樣的計畫的分業替代這支配過全社會底自然發生的，無計畫的分業而與了。與個人的生產相並地出現了社會的生產。兩方的生產物出賣於同一的市場，因而牠的價格差不多是要相同的。然而有計畫的組織是比自然發生的要有力的；社會地用着勞動的工場比個別的生產者可以廉價地出產商品。因此個人的生產繼續地由一部門至他一部門衰減下去，社會的生產革命了一切的舊生產方法。但是，社會的生產的革命的性質不會被人認識。反是反對地當作獎勵及促進商品生產的手段看而被採用了。社會的生產原來是與當時已經成就了的商品生產及商品交換的特殊機構即與商業資本，手工業，勞銀勞動結着密切的聯絡而發生的。社會的生產本身當作一個商品生產的新式而出現的時候，當然的充分地保持着商品生產的領有形式(Aneignungsform)。

在中世紀所發展的商品生產之中，不能生起勞動的生產物應該屬於那個人的疑問。通例上，個個的生產物是用着屬於自己的，大部分自己所造作的原料，自己的勞動器具，及自己

的手或自己的家族的手底勞動所產出的商品。他不必特地去領有這商品，最初就當然地歸屬於他的，就是生產物的所有權的基礎只在自己的勞動之上。縱令有時有借別人的助力，但這總是副次的；除了勞銀以外最普通的是用別種東西去補償的。同業組合的徒弟同職人不是爲用費及勞銀去勞動，却是爲教育自己成了一個普通的職人纔去勞動的。當這時候，發生了集中生產機關於大工場，大製造所之事，因而實際上牠們轉化於社會的生產器具去了。但是，這社會的生產機關及生產物依然與以前相同地當作個人的生產器具及生產物處理着。從來，勞動器具的所有主通例地自己去生產生產物——借着他人的助力可說是例外的——所以領有這生產物。然而現在呢，勞動器具的所有主，他的生產物已經不是他自己所生產的，完全是別人的勞動的產物。但仍舊依然地領有生產物。於是在現今，實際上是社會地所造出的產物，不歸屬於實際地運動生產機關而造出這生產物的人們，却是資本家去領有這產物了。生產機關與生產在本質上已經是社會化的了，然仍屈服於以個人的私的生產爲前提的——因而各個人運搬自己所有的生產物於市場的——領有形式，生產方法雖廢除了這領有形式的前提，但猶屈服於這領有形式。這個矛盾——這是付與新生產方法以資本家的性質的——已

經包含着現今所有的一切的反目衝突的萌芽。而這新生產方法對於一切重要的生產分野及經濟地重要的諸國，愈加獲得了支配的勢力，則個人生產當然地被驅至不重要的地位，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的領有間的不合致愈能明瞭地顯露出來了。

最初的資本家，像前記地，發見既存的勞銀勞動的形式；不過這應當作例外，副業，附屬物，過渡存在的勞銀勞動。農村的勞動者有時雖去做雇工，但都有^些維持拮据的生活的屬於自己的幾『毛爾銀』Moren 的土地；即在同業組合制度，於今日雖為職人，明日就可進於師父之位置。但是生產機關到了社會化，并且集中於資本家的手裏時候，上述的情形却不同了。個人的小生產者的生產機關及生產物，漸漸地沒有價值了。他們除了到資本家底下去做勞銀勞動以外就沒有法兒了。往昔不過是一種例外的，補充的勞銀勞動，目前却為全生產界的通例，基本的形態了。往昔不過是一種副業，目前却做了勞動者的專門的活動。一時的勞銀勞動者做了終身的勞銀勞動者。又這終身的勞銀勞動者，因同時地所發生的那封建的崩壞，諸侯伯的臣下的解體，農民被逐於農場以來，巨大地增大起來了。於是，在一方，生產機關集中於資本家的手裏，在^在他方，除了自己的勞動力外別無長物的生產者出現了，這二者

完全分離了。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的領有的矛盾變形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這二者間的對立而顯露於世上了。

我們曉得這資本家的這方法侵入於這商品生產者，個人的生產者的社會之中了。而此商品生產者的社會的關係是以他們生產物的交換為媒介而形成的。但是，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有一種生產者沒有能力去支配自己的社會的諸關係之特色，即個人用着偶然地所有的生產機關為自己及滿足特殊的交換的慾望去生產。誰都不曉得他自己所製造的品種有多少出現於市上，誰也不曉得究有多少的消費，誰也不曉得對於自己的個個的生產物究否適合於實際的需要，究否抵得過牠的生產費或一般地能夠賣掉與否。無政府狀態支配這社會的生產。但是，商品生產是與他種的一切的生產形態相同地，牠有牠的特殊的，不能分離的，固有的法則，而這法則不管無政府狀態的存在，却反在這無政府狀態之中，由這無政府狀態去自己運行。這法則發現於社會的關聯底唯一的永續形式即商品交換之間，且要挾個個的生產者認明牠自身是一個競爭的強制法則。生產者起初不知有這種法則，積了很多的經驗方纔漸漸地能發見出這法則。這法則是不管生產者，與生產者相對立地——當作一種盲目地作用着的生

產形態的自然法則——實現自己。就是生產物支配着生產者。

在中世紀的社會，尤其是在牠的初期年代，生產是本地質地以自己使用爲目的的。即以滿足生產者本身底及其家族底要求爲主的。像在農村地方似的，有個人的從屬關係存在的處所，生產亦不過去貢獻於滿足領主的慾望而已。在此還沒有交換發生，因而生產物亦不會帶着商品的性質。農家的人們差不多都去生產自家所要的一切的東西——食料品與家具衣服。及至超出了自家需要及納付於領土的年貢以上，尚有餘剩的時候，他們纔能去生產商品。這個餘剩投向到社會的交換，當作一種賣品看而被提供了的時候，就變做商品的。不過，都市的手工業者老早就不得不爲交換去生產吧了。雖然如此，他們仍舊用自己去做自己所需要底大部分，他們有菜園，也有些小的耕田，放養自己的家畜於都市的公有林，在這裏採伐材木與薪炭；婦女則紡麻及羊毛等。以交換爲目的的生產——即商品生產——還只在牠的萌芽時代。所以只有小規模的交換，被限制了市場，固定不變的生產方法；對外則有地方的隔離，對內則有地方的團結；就是，農村有馬爾克(Mark)——德意志及其他地方村落共產體的遺物

——譯者註)，都市有諸夫特(Zunft譯作同業組合。)

但是，與商品生產的擴大同時地，尤其是因資本家的生產的出現，從來潛伏着的商品生產的方法比較地更公然的更有力的出現了。諸種的舊束縛廢弛了，地方的舊範圍破裂了，生產者都漸漸地變成個個的獨立化的商品生產者了。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很形明瞭，而且到達了牠的絕頂。在社會的生產之中使得無政府狀態增大起來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所用的主要工具恰好是無政府狀態的正反對，因為這在個個的各人的生產場裏越發使生產社會地組織化起來。因這個槓杆，牠使陳舊的平和的停滯狀態臨終了。在無論何處，若某一種的產業部門輸入了這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牠不允許這產業的舊的經營方法在傍存着。無論何處，牠若征服了手工業，必去殲滅這手工業的生命。勞動界變成一個戰場。地理上的大發見及隨此而起的殖民事業更數倍了商品的銷路而促進了手工業的製造業化 (Die Verwandlung des Handwerks in die Manufaktur)。這戰爭不但紛起於個個的地方的生產者之間，且使地方的戰爭更生長到國家的戰爭——十七，十八世紀的商業戰爭。最後地這大工業及世界市場的開設使這戰爭化作世界的而同時地給付牠一個空前的猶猛性。個個的資本家之間與產業和產業之間，及國家和國家之間，自然的及人工的生產條件的恩惠決定各個的存在了。挫折了的人無

慈悲地被排斥的；這就是達爾文的個體的生存競爭由自然界移入於人間社會而更加猛烈化了的东西。動物的自然狀態好像被稱爲人類發達的絕頂似的。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的領有間的矛盾抵觸至今當作了在個個的工場的生産組織與在全社會的生産的無政府狀態間的對立而出現了。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在其起源時就內在地包着的矛盾對立之上的二個現象形態之中，自己運動着，而且，如傅利葉早已發見過的，不能脫出這「惡循環」而運行着。不過，傅利葉在他的時代不能認識的就是：——這循環漸次地縮少起來；這運動是成螺旋狀的，像遊星的運動一般，必定到達與中心相衝突而歸於末路的一途的事。驅使大多數的人們漸漸地變成普羅列塔利亞的就是這社會的生産的無政府狀態的強壓力；而這普羅列塔利亞大眾，結局地，却又爲使這生産的無政府歸到寂滅的要素。以沒落爲懲戒，使各個的產業資本家去漸漸地完成他的機械，且使大工業的諸機械的無限的完成成一個強制的命令的，亦是這社會的生産的無政府狀態的強壓力。但是，機械的完成產出勞動人口的過剩。若機械的輸進及增加，其意義是由少數的機械勞動者去驅逐數百萬的手工勞動者，那末，機械的改良進步的意義不外是漸漸

地驅逐機械勞動者自身，而終究地，發生一種超過資本的雇用要求的平均數以上的可用的勞銀勞動者的大衆——即完全的產業的預備軍；這產業預備軍一語是我在一八四五年命名的；（註一）所謂產業預備軍的意義是被使用於產業之高昇時代而在必然地生起的恐慌之際却被丟棄於街上的勞動者大衆，所以，無論何時，牠是勞動階級與資本間的生存競爭之時的勞動者底重壓，也是使勞動者的勞銀低落至適合於資本之要求的低水準之調節器。所以，如馬克斯所說的，機械是壓服勞動階級之資本主義的最有力的武器；勞動器具不絕地從勞動的手裏奪去其生活資料；勞動者自身的生產物反變做去奴隸勞動者的東西。因此，發生了下述的事實：——勞動器具的經濟的使用最初就極無顧慮地去浪費勞動力且剝奪勞動機能的前提條件；短縮勞動時間之最有力的手段的機械亦變成下述的最確實的手段——即使勞動者及其家族的一切生活時間變成一種可以任意地使用於增殖資本之勞動時間。所以某一人之勞動過度爲他人的閑暇之前提；而且向全世界去尋求新消費者的大工業，在國內則強制民衆的消費至最低的饑餓點，因此破壞自己的國內市場。使相對的過剩人口即產業預備軍恆常地與資本蓄積之範圍及勢力保着均衡的法則，結局將勞動者綑縛於資本之前，而且比鍛冶的神黑

泛德斯 (Hephaestus) 釘住天火的盜人普羅梅特斯 (Prometheus) 於岩石之上的還要緊牢。這法則又製出一種照應於資本的蓄積之貧困的蓄積。所以，在這極 (Point) 之財富的蓄積同時就是在其反對極有貧困，苦惱，屈從，無智，兇暴，及墮落的蓄積——就是在生產自己的生產物為資本之階級的一方面 (即勞動階級——譯者) (馬克斯著資本論) (註二) 因此，想從資本制生產方法中希望一種生產物的別種的分配方法，猶如期待下述的事情一樣；——當電池內的電極與電池相連結之間，不許水來分解，又不許陽極遊離酸素，陰極遊離水素。

註一〔參照原著者著書『英國勞動階級的狀態』第一〇九頁〕

註二〔資本論第一卷第五八二頁〕

如前述的，近世大機械的最高的進步性，因社會的生產底無政府狀態，變化自己做一種強制命令；使個個的資本家去不斷地改良機械，不斷地去增大生產力；并且變化自己做上述的一樣的強制命令；使個個的資本家有擴大生產領域的實際上的可能性。大工業的偉大膨脹力——與牠相比，氣體的膨脹力實等於兒戲，——現在表現於我們的眼前的是一個對於一切的障礙物付之一笑的質的及量的膨脹慾。但是，大工業的生產物底消費，販路及市場造成障礙

；而市場的擴大性則外延與內向同樣地首被支配於完全不同的，更力弱的法則，因為市場的擴大與生產的擴大不能齊整步調，所以衝突是不可避免的，而此衝突若不會爆破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以前，則不能得到一個真實的解決，所以衝突必週期地發生。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從新地，又造出一個「惡循環。」

實際上，自從一八二五年的最初的一般恐慌以來，工業的及商業的全體，即一切的文明諸國及其多少尚屬未開的附屬諸底生產與交換，約十年一回地斷絕聯絡而起恐慌，——即商業停止，市場盈溢，生產品堆積着不能販賣，現銀潛腫，信用消滅，工場閉鎖，勞動大眾因生產了太多的生活質料而失掉生活資料，繼破產而破產，繼強制競賣（*Naringsveikant*）而強制競賣。這樣的停滯數年地繼續下去，終至生產力與生產物大量地減少了多少的價值而賣盡，然後生產與交換方纔漸漸地再事運行，這運行的步調漸次地加緊速度而為驟步，這產業的驟步一轉而為跑步，而這跑步又一轉而為無疆的亂跑，於是出現那工業上，商業上，信用上，及投機上的完全的障礙物競走，經過數回的冒險的大跳躍之後，終歸再轉落於恐慌之深淵，而這樣的不息地反覆着。從一八二五年以來，我們已經經驗過五回，而現在——

八七七年——正經驗這第六次的恐慌。這恐慌的性質誠如傅利葉明快地表現出的：「這是多血症的恐慌(Crise pléthorique)即由過剩而起的恐慌，——可以適用於一切的恐慌。

在這恐慌之中，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的領有間的矛盾生起極大的爆發。商品的流通一時地完全閉塞了，流通手段的貨幣轉成流通的障礙，商品生產與商品流通的一切法則完全地顛倒轉覆，經濟的衝突抵觸達於極點：——即生產方法對於交換方法起了叛逆。

工場內的生產組織與一般社會的——並存於工場內的生產組織却支配着牠的——生產之無政府狀態間發展到不能調和的地點：——這個事實由這樣的事實，——即在這種種恐慌之間，多數的大資本家及更多數的小資本家都零落倒壞了，因此發生資本的猛烈的集中的——使資本家自身亦能明白地理解了。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全機構(Mechanismus)絕息於自己所產生的生產力的壓力之下。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已經沒有轉化生產機關的大羣於資本之力，生產機關的大羣只得徒然地破臥着，而且因此又使產業預備軍空手度日。生產機關，生活資料，待用的勞動者，一切的生產的要素及一般財富的要素豐饒過多地存在着。但「這過多就為痛苦與缺乏的原因」(傅利葉，)因為這過多要妨害生產機關及生活資料底資本化。蓋因資本家

的社會上，生產機關若非先行轉化於資本——即轉化於榨取人的勞動力的器具——之前，是不能開始運行的。這生產機關與生活資料的資本特質底必然性好像一個幽靈似的佇立於生活資料等與勞動者之間。這資本特質底必然性只事妨害生產物的及人的動力底聯合提攜。只因有了牠，生物機關不能遂行職能，勞動者不得勞動，不能生活。所以一方面這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對於使用比現在還大的生產力已經沒有能力的表白；他方面，這生產力自身以更加增大的力量，緊逼着矛盾的揚棄，解除以自已作資本的性質，并逼人去實際地承認牠的社會的生產力的性質（恩格斯：「社會主義的發展」）。

一方之富的蓄積和他方之貧困的蓄積

我們知道經濟學者向勞動者們宣傳說，他們的人數要適合資本的價值增殖欲，他們的智見實是愚劣已極。資本制生產和蓄積的機構豈非不絕地使勞動者人數和資本的價值增殖欲不相適合麼；適合這個必要之最初的話是造出產業豫備軍之相對的過剩人口了，牠那最後的話是現役勞動者軍中不絕增大的窮困和貧民的沒落了。

社會的勞働之生產性增進了的結果，形成以極少量的人類力得能運轉極多量的生產機關的法則，這個法則在以不是勞働者適用勞働工具，而是以勞働器具適用勞働者為特徵之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如下的形式。即勞働的生產力越是增大，勞働者加在他們僱傭手段上的壓迫漸漸增大，隨着爲了增殖他人的財富，換言之，爲了進行資本的自己增殖，他們便販賣自身的勞働力，他們的生存條件是漸漸變得不安了。因此，生產機關和勞働的生產性增進得比生產者的人口更急速一事，表現得和資本主義相逆，即勞働者人口比資本的價值增殖欲常常以急速力而增殖。

在資本制度的內部，一切增進勞働之社會生產力的方法，是以犧牲各個勞働者而進行的，這一點在第四編分析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產時已說過了。生產發展上的一切手段化成了支配並搾取生產者的手段，使勞働者化爲不具的部分的人，把他們降到機械之附屬物的地位。這樣，他們的勞働被奪去了一切的內容，轉化爲單純的苦痛，科學成了生產上之獨立的方面併合於勞働行程中，同樣，勞働行程之精神的力也是和勞働者相分離了。即他們所勞働的條件被歪曲，在勞働行程的進行中，使他們服從卑屈可增的專制，他們的終生都轉化爲勞働時間

，他們的妻子被投到資本的轆殺車下。但剩餘價值生產的一切方法同時又是蓄積的方法，蓄積的擴大又成爲發展剩餘價值生產上之方法的手段。因此發生了如下的結論。卽和資本蓄積的進行相比例，勞動者的位置——不論他們受到怎樣的收入，高也好，低也好——總是漸漸惡化了。最後使相對的過剩人口卽產業預備軍常常和蓄積的範圍及精力相均衡的法則是把勞動者被資本所打擊。窮乏的蓄積是和資本的蓄積相照應而決定的。這樣，一方之富的蓄積，同時有牠那對極的造出自身的生產物作爲資本之階級方面的窮乏，勞動者，奴隸狀態、無智、野獸化、道德的墮落等的蓄積（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四節資本本蓄積的一般原則）。

封建的及資本主義的制度之內部的對立

經濟學家有一種奇妙的方法。他們以爲只有兩種制度：人爲的制度與自然的制度。封建制度是人爲的制度，而資產階級的制度是自然的制度。在這一點，他們好像建立兩種宗教的神學家。不屬於他們的宗教之宗教是人類之一種發明，而他們本身的宗教是上帝的啓示。因

以爲現存的關係——資產階級的生產關係——是自然的，所以經濟學家告訴我們，那就是按照自然的法則生產富并發展生產力之關係。因此，這無關係本身就是與時間的影響無關係的自然法則。常常支配社會的就是永久的法則。那末曾經有歷史存在，現在却再沒有了。曾經有歷史，因為有封建制度，并在封建制度中發現爲經濟學家所欲認爲自然的而且永久之資產階級社會的生產關係完全不同的生產關係。

封建制度也有他的無產階級——農奴，即包含了資產階級之一切萌芽的農奴。封建的生產也有兩種對抗的要素，同樣可以稱之爲封建制度之好的方面與壞的方面，而不管常是壞的方面勝過好的方面呢。產生爲構成歷史而引起鬥爭的運動者即是壞的方面。假使當封建統治的時期，經濟學家如騎士的德行，權利與義務間之完滿的調和，城市的族長生活，鄉村之家庭工業的繁盛狀況，由同業組合(Corporation)，職工組合(Jurande)，行東等所組織的工業的發展，總之由構成封建制度之好的方面之一切的东西所興奮，而欲擺除這副圖畫上所表現的黑暗方面——農奴制度，特權制度，無政府狀態等——之一的東西。結果是怎樣呢？或以消滅構成鬥爭的一切要素，并消滅尚在萌芽中之資產階級的發展罷。可說是提出抹殺歷史

之錯謬的問題了。

當資產階級占了勝利的時候，則封建制度之好或壞的方面都不成問題了。由資產階級在封建制度之下所發展了的生產力，已爲他本身所得了。凡屬舊的經濟的形式，適應這種形式之人民的關係，成爲舊的人民社會之正式表現之政治狀況，都被破壞了。

因此，如好好判斷封建的生產起見，必須把他當作建立在對抗之上之一種生產方式來考察。必須指出財富在這樣對抗中如何產生，生產力與階級對抗如何同時發展，階級的一方面，壞的方面，即社會的弊病，如何日見擴大以至於他的解放之物質條件達到成熟之點。這不就是說，生產方式，生產力所發展之關係，決不是永久的法則，而是合乎人及其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並且在人的生產力中所發生的變化，必然引起他們生產關係中的變化嗎？第一要緊的，在不使人奪去文明的結果，即已獲得生產力，同時必須破壞生產這種生產力之傳統的形式。自此以後，革命的階級便成爲保守的階級。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同時發生，而無產階級也是封建時代的無產階級之一種殘餘。資產階級在他的發展的過程中，必然發展他的對抗的性質，開始多少是隱蔽的，僅於潛在的狀態

的。當資產階級發展時，在他的胎內即發展一個新無產階級，即近代的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發展一種鬥爭，而這種鬥爭，在爲雙方所感覺認識、估量、了解，承認并公然宣布以前，只由部分的與暫時的衝突，破壞的猶豫先表現出來。另一方面，如果近代資產階級的一切分子對於別一個階級形成一個階級，則他們有同樣的利害關係，如果他們處於與別一個階級對立的階級，則他們有互相反對，互相對抗的利害關係。這種利害關係的對立，由他們資產階級的生活之經濟條件所發生的。於是一天一天更加明顯，資產階級活動其中之生產關係，并非一種單一的性質、而是一種重複的性質；在生產財富之同一的關係中也產生了貧困；在發展生產力之同一的關係中有一種壓制的生產力；這些關係只是繼續消滅資產階級之全體分子的財富并產生日見成長的無產階級，方能生產有產者的財富，即資產階級的財富（馬克思：哲學的貧困，第四章，第一節，注意七，即最後的注意。）

奴隸，農奴，手工業職人，工場手工業勞動者，無產者

問 產業革命前存着怎樣的勞動階級？

答 勞動的階級是隨從社會的種種發達階段，生活於種種的關係之中，對於所有和支配的階級也處於種種的地位。在古代，勞動者是所有者的奴隸，就是到了今日（即一八四七年），在許多落後的國家和亞美利加的南部還是這樣。在中世，勞動者是地主貴族的農奴，就是到今日，在匈牙利，波蘭及俄羅斯（一八四七年）還是這樣。中世及產業革命前期有都市的小工業職人，服務於小資產階級的店主。隨着手工場的發達，漸次出現了所謂手工場勞動者。這些勞動者很早就被僱於較大的資本家。

問 無產者和奴隸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呢？

答 奴隸是永久的被賣，無產者則每日每小時的出賣自己的。成爲主人之私有物的一個個奴隸，爲了主人的利益一點上着想，都是被保障了勉強的生存。雖然這也是很可憐的。至於一個個的無產者是所謂資產階級全體的私有物，無產者只能在資產階級需要他們的勞動時出賣，所以在生存方面沒有何等的保障。生存只是對勞動階級全體保障。奴隸是站在競爭的範圍外，無產階級却處於競爭的旋渦中，痛感到競爭的一切動搖。奴隸被視爲物品，而不被當作市民社會的一分子，無產者的個人是被認爲資產階級的一分子。真的

，奴隸的生存是遠勝於無產者，無產者所處社會發達的階級，則遠遠高出於奴隸所處的階段。奴隸只須從一切私有財產的關係內，揚棄了奴隸關係，便可把自己解放。無產者要不是把私有財產全部廢除，那便不能解放了自己。

問 無產者和農奴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呢？

答 農奴是完納了生產物的一部分，或提供勞動作為代價，而主有了所有權，生產工具之一片土地的利用權。無產者是獲得生產物的一部分作為代價，依他人的計算，以他人的生產工具而勞動。農奴是給與，無產者是被給與，農奴有生存上的保障，無產者是沒有的。農奴處於競爭的範圍外，無產者則處於競爭的範圍內。農奴或赴城市而為手工業者，或以由生產物和勞動得來的金錢給了自己的主人而成為自由農業者，或逐走自己的封建領主而為自立的所有者，約言之，他們由於用了何等的方法進到所有者階級中，進到競爭的範圍中，以解放了自己。

無產者則須由揚棄了競爭和私有權以至一切的階級差別，始能解放了自己。

問 無產者和手工業職人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呢？

答

在從前的手工業時代，年輕的手工業職人經過數年便可自己做到店主。無產者則差不多一生是做了工銀勞動者。還沒有做到店主的手工業職人是被他那店主所傭的旅職人，住居於店主之家，和店主共同用膳。無產階級對於他們的雇主，則站在純粹的貨幣關係上。在手工業職人——旅職人——是和店主屬於同一的社會層，過着同一的生活習慣。無產者在社會上依階級的差別和他們的勞動主人即資本家的企業者完全相分裂。同企業家是生活於全然相異的樣式及相異的環境中，他們的認識樣式是完全相異的。手工業者在工作時所利用的工具普通都是為他們所有的，即是不然，也必容易能夠為他們所有的。無產者使用某一組機械的一部分，這個機械既不是他們所有，也不能為他們所有的。手工業者大多製造了消費物的全體，所以處理工具的技倆在生產物的品質上是有絕大意義的。無產者在許多場合，只是製造某一物品的一部分，而且只是參加這一部分製造上部分的過程之遂行，他那個人的熟練在機械的作業上，乃是不成其為問題的。而這種熟練所能影響到的，不是在他所製作之部分的品質，而是在量的方面。

手工業職人是和他的店主一樣，終生被基爾特的規約和手工業的習慣遮斷了競爭之競爭

之有害的影響，至於無產者則爲了不被競爭所壓倒，不能不或是和他們的同僚相聯絡，或是憑藉法律的幫助。勞動力供給的增加不是壓迫他們的勞動主人，反爲壓迫了他們自己。

手工業的職人是和手工業的店主一樣，被保守精神所局限，度量非常狹窄，他們反對一切新的事情。無產者不絕地目擊自己階級的利益和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是根本相異的，所以他們不抱保守的精神，而能認識到階級意識，並知道要改善自己階級的狀態，只能求諸社會的進步中。手工業職人，就是在他們叛逆的時候，在他們叛逆的地方，也往往是反動的。無產者則不能不做革命家。和反動的手工業相對而起的最初之社會的前進是手工業工場生產，這是手工業的——店主的以至職人的——對於那後來分裂爲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之商人資本的屈伏。

問 無產者和工場手工業勞動者的區別是在什麼地方呢？

答 十六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工場手工業勞動者差不多都有他們自身的生產工具，他們家族的紡機，機織機，他們在暇時所耕作的少額土地。

無產者對於這些東西，却是一些也沒有。

工場手工業勞動者差不多常常住於鄉村，和他們的地主及主人，多少處於家長的關係。無產者則大部分住於大都市，同他們的資本主，純粹處於貨幣關係。工場手工業勞動者因大工業而拔除家長制的關係，喪失他們所持的所有物，自身變而為無產者（恩格斯：「宣言」，之最初的草案）。

無產階級是資產階級的掘墓人

但有產階級不但鍛鍊了致自己死命的武器，還培養了一些使用武器的人——就是近代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就是無產階級。

無產階級（就是近代勞動階級）跟着有產階級（就是資本）照同一的比例發達了。這勞動者階級，必須有工做纔能生活，又必須他們的勞力能增加資本纔有工做。這些必須零碎地把身體出賣的勞動者便是一種商品，和別的商品一樣，免不了競爭的盛衰，行情底漲落。

無產階級底勞動，因為用機器越多，分工越細的緣故，完全失掉了個性，便自然沒得與

趣。他們變成了機器底附屬品，做的全是些簡單的，呆板的，又很容易學會的技術。因此，產出這種勞動者的費用，差不多完全限定只夠支持勞動者自身和繁殖子孫所必需的衣食費就得了。但是商品底價值總是跟着生產費漲落的；勞動也是一種商品，自然逃不出這個定理。所以工作越發簡單，工資也就越發減少。並且，爲了機器和分工越發推廣底緣故，便由於延長勞動時間或增加一定時間內的勞動，或增加機器底速度等等，使勞動者苦役底負擔越發增加。

有了近代產業，那家長式的主人屬下底小工場就變成資本家底大工廠了。擁在工廠裏的那些勞動者都組織得兵隊一般。他們都已成了產業軍底兵卒，壓在營長，排長底下動彈不得。他們不但做了有產階級底奴隸，有產階級國底奴隸，並且時時刻刻做了機器，稽查，尤其是財主個人底奴隸。這專制主義越發明白宣布營利是牠的目的，便越發是可賤，可惡，可恨。

近代工業越發達，換言之，手工裏的技術和腕力越無用，男子底勞動就越發被女子佔去。年齡和男女底差別，在勞動階級不復有什麼社會效果上的分別。他們同是勞動底工具，不

過因着年齡和男女在使用的消費上有多寡罷了。

勞動者被製造家掠奪完了，到了用現金付給工資的時候，同時便被有產階級底別一部分——地主，鋪主，當店等等利用了。

中等階級底下層——小商人，零賣商和歇業的商人，工匠和農夫——這些人，都漸漸地淪落為無產階級了。這原因一半爲了他們的小資本夠不上營大規模的近代產業，在和大資本家競爭中被打滅了；一半因爲他們的專門技術，自從有了新的生產方法，已不值半文錢。因爲這樣，社會底各階級便不住的補充到無產階級來了。

無產階級也是經過種種時期發達起來的。無產階級發生的那一日，便是同有產階級鬥爭開始的那一日。最初各個勞動者反抗直接掠奪自己的資本家；再進一步，就是工廠工人聯合反抗；更進一步，便是一個地方同業工人合力反抗。可是他們的反抗，並沒向着有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只向着一些生產工具攻擊，——如搗毀同他們的勞動競爭的輸入品哪，敲碎新式機器哪，焚毀工廠哪，鬧的都是這等事情。他們的期望，只是用腕力來回復業經消滅的中世勞動者的狀態。

在這時期裏，勞動者只在各處結了鬆懈的團體，內部一有齟齬便瓦解了。要是有的地方他們結成稍爲緊密的團體，那也還不是他們自動的團結，而是受了有產階級底利用。因當時有產階級爲了自己政治上的目的，不得不鼓勵全體勞動者，並且暫時也尙有力量可以這樣做。所以勞動者在這時期裏所攻擊的並不是自己的敵人，而是敵人底敵人，就是專制政體底遺物，地主，產業以外的富豪，小富豪等。爲此歷史上一切的運動，都集中於有產階級的手中；由此所得的一切勝利，也都是有產階級的勝利。

可是隨着產業底發達，無產階級不但人數加增，而且漸次集中結成底差別，勞動階級間的利害關係和生活狀況也就漸趨一致；工資又幾乎到處降到同樣低的水平。更因有產階級間底競爭漸起，與商業恐慌底引起，遂使勞動者底工資愈加動搖不定。而且，機器不住的進步，使他們的生活刻刻不安；勞動者和資本家個人的衝突，又漸漸帶着兩階級間衝突的彩色。於是乎，勞動者就結了團體（工會）去對抗資本家。他們聯合底目的在於維持工資率，又因爲時時須得反抗，就設立準備糧食的經常團體。這種對抗既成，便到處發生騷動的事情了。

在這等鬥爭裏，勞動者原是時常得了勝利，但這不過是一時的事。他們鬥爭底真正的效

果，並不在眼前的利益，是在勞動者底團結底繼續擴大。這種團結，很受了近代產業所造成進步的交通機關底許多輔助。因為有了這樣的交通機關，遠方的勞動者也得互相接觸了。要集合同性質的許多地方爭鬥，使成爲一個全國的階級間的爭鬪，正有賴於這種的接觸。但每次的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這樣的團體，如由交通不便的中世市民來團結，決非幾世紀不行；多謝鐵路與人方便，近代的無產者只消幾年便成就了。

無產者這樣組成爲一階級，便自然組成爲一政黨；但因為勞動者和勞動者間不免互相競爭，團體還是時常顛覆的。可是牠一定要復興起來，越發強，越發堅固，越發有力。後來達到有產階級黨派分歧的時候，就利用時機，強求立法機關承認勞動者底特殊的利益。像英國底十小時勞動法案便是這樣成功的。

舊社會各國階級間的許多衝突，也爲無產階級底發展開闢了許多坦途。有產階級覺得自己已常站在戰爭中間；當初，同貴族戰；隨後，同在產業進步上利害不同的有產階級戰；又要經常地同外國有產階級戰。在這等戰爭裏，有產階級覺得自己必須鼓動無產階級，求牠的幫助；因此便將無產階級牽入政治的漩渦中。於是，有產階級就將自己的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

底要素供給無產階級，換句話說，就是將對抗有產階級的武器付給無產階級了。

另外，有如我們知道，統治階級的全部爲了產業進步的緣故，已經刻刻向無產階級墜落，至少也已經感到生存的威脅。這些也就供給無產階級以智識和進步底新要素。

最後，到階級鬥爭近乎決勝點的時期，那統治階級裏面(據實說，舊社會全組織裏面)分崩的過程，很帶着幾分激烈顯明的性質；有一小部分的權力階級，竟因之脫離舊關係，侵入革命階級——即掌握將來的階級。正像從前有一部分貴族投向有產階級，如今也有一部分有產階級投向那個無產階級，特別是那一部分能夠從理論上了解這種歷史運動的有產階級理想家。

在現在和有產階級對峙的各階級當中，只有這無產階級才能算得真正的革命階級。近代產業雖然能夠叫別的一切階級漸次衰頹，歸於消滅；但只有這無產階級，是它特別的主要的產物。

中等階級的下層，像小製造家，零賣商，工匠，農夫這些人，原也要反抗有產階級，但他們的目的在藉以保持自己底中等階級的地位；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只是保守的。還不祇

是保守，因為他們企圖把歷史的機輪向後退轉，簡直是反動的。就使他們有時來革命，也是因為覺得自己將要墜入無產階級的緣故。這樣，他們不是防衛現在的，只是防衛將來的利益，他們才拋掉現在的立脚地，去站在無產階級的立脚地。

那班「危險階級」，社會的贅疣，從舊社會最下層淘汰下來正在腐朽的羣衆，也往往到處捲入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但他們的生活狀況，很容易做反動黨陰謀所收買的工具。

一切舊社會的狀況，現已沉沒在無產階級的狀況中了。無產階級並沒有財產，他和他的妻子底關係，再也沒有和有產階級的家族關係相共通之點；近代產業的勞動，近代資本底逼迫，英國同法國一樣，美國同德國一樣，都將無產階級底國民的特性剝奪以盡。法律，道德，宗教，在無產階級看起來，都是有產階級底偏見，背後都藏着有產階級利益的伏兵。

從前一切階級，一旦得了權勢，沒有不拚命使社會屈從他們的分配條件，好鞏固他們已得的地位。無產者若不將剛在自己以前的分配方法推翻，便沒有做社會生產力底主人翁的日子，且因此也不得不將從前的一切分配方法推翻。他們並沒有甚麼自己的東西要保衛防護；他們的使命只是破毀從前對於個人財產的一切防護和保險。

古來歷史的運動；都是少數人的運動，或是爲了少數人利益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却與此不同。它是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大多數人自覺的獨立的運動。但在我們現社會中最下層的無產階級，若不把官僚社會壓在上層的全部拋出九霄雲外，自己是不會翻身上達的。

無產階級對於有產階級的鬥爭，實質上雖然不是這樣，但形式上最初總是從一國一國的入手。很自然的，各國底無產階級，必須首先處置本國的有產階級。

我們默察無產階級發展的大勢，其初只是一些私鬥，末後總是爆發起來，成了公然的革命，推倒有產階級，築起無產階級權力的基礎。

向來一切社會底形式，我們都曉得是建築在壓迫階級和被壓迫階級底對抗上面的。但要壓迫一個階級，至少總要給他能夠維持奴隸生存的條件。在農奴制時代，農奴也還可以變成都市的公民；正像在封建專制治下，小資產家也還可以變成大資產家。然而近世的勞動者，却完全與此相反；不但不能隨着產業同時上進，却是逐漸低下，逐漸沈淪到自己階級生存條件以下。他竟變作貧民，於是貧困發展比人口和財富還快。從此，就可曉得：有產階級已不配再當社會的統治階級，已不配再強要社會維持它的存在了。它不配做支配者。是因爲它

那種奴隸制不能保障奴隸底存在，是因為它已經不是為奴隸所養，反而在於不得不養奴隸的境况中了。社會已不復能在有產階級底下生存，換句話說，有產階級底存在已不復適合於現社會了。

有產階級底存在和權力底根本條件，在資本底成立和積聚。資本底要件在工銀勞動。工銀勞動則全靠勞動者間底競爭。但有產階級於無意中促進產業底進步，却已使勞動者從競爭的孤立變成協力的團結。所以近代產業底發達，使有產階級的生產和占有底基礎從根破壞。有產階級所生產的，首先就是掘自己坟墓的人。有產階級底傾覆和無產階級底勝利，都是同樣免不了的事（馬克思及恩格斯：「宣言」）。

小生產的滅亡

一千八百七十年代時，在英國的織物工業界，發明了最初之實用的機械，蒸氣機關的發明也是在同一時期。從此以後，這種機械次第征服了各產業部門，又侵略各國，在十九世紀的四十年代以前，資本家製造工業除英國外是見不到的。這到了五十年代，在法國有了大飛

躍，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又席卷了美國·德國和澳大利亞。在最近十年間，又確立於未開國的俄羅斯。在東印度，在澳洲也存在了。到現今，已是開始進入到東方亞細亞·南亞非利加及南亞美利加。從前巨大的世界帝國比之現代使資本家的工業隸屬於其下之那些巨大的帝國，實是算不得什麼東西了。

一八三七年時，俄羅斯工業界的蒸氣機關數是四二三，有七五〇〇馬力。一九一〇年時，普魯士的蒸氣機關有八八一八七，用於工業及農業之蒸汽的馬力在普魯士有六百萬馬力。全世界所有蒸氣機關的蒸汽所提供的勞動，在十年前已是相當於二億只馬和十億的人的勞動了。

生產方法因蒸氣機關而不絕受到變化。在一方，機關是一天天征服了向來由手工業所維持的領域。他方，在工場制度所敷設的產業部門，舊機械常常被生產能力較為優勝的新式機械所替代而成爲廢物。有時因新發明而突然造出了新產業部門，把舊部門宣告了死刑。

從七十年前起，使用紡織機的勞動者提供了百倍於手工紡織女的生產品。依美國勞動局

(Department of Labor in Washington)的調查，在紡績業方面，機械勝於手工業一六三倍

。這種機械那時於十九小時七分鐘生產了一百磅，在每一紡織女工做起來要費三千一百七十七小時三十分。

於此可以推知手工業的小經營是怎樣了。

在資本家的榨取之最下級的家內工業方面，資本家的經營也已經是勝過了資本家的經營。我們把資本家的經營使勞動者局限於專門中，由此以提高他們的生產能力一事完全除外而考察。資本家做了商人，比之手工業者更處於有利的地位一事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多量地買入原料和其他的生產機關。他比手工業更精細地觀察市場。什麼時候可以廉價買入，什麼時候可以高價出賣，他是更能知道這種時期，他更是擁有可以等待，這種時期之手段的。資本家對於手工業者，在多量生產即為商業而進行生產的一切領域，因此處於有利的地位，手工業者連對於家內工業的競爭都是不能抵敵的。至今還是流行於勞動者家中的手工勞動，就是在他那唯一而主要之勞動方法的產業部門，到了成為輸出工業時，勞動者的獨立是消滅了。手工業的成為輸出工業，意思就是手工業滅亡而變為資本家的榨取之家內工業。我們見到那些社會改良家企圖由於販路的擴張以救濟被脅迫的手工業是怎樣地愚陋了。

這樣，資本家的生產從極簡單的發生期起，在一切行使多量生產的領域，都表示比手工業來得優勝。機械是完全保證了這個優勢。

手工業只有在不行多量生產，使行個的生產，市場又是非常狹窄的產業部門，才有生命。

然而機械不只給工業以大變化，且又使交通機關起了變化。汽船和鐵道使貨物的輸送費日益低廉，使難以到達的遠隔地方和工業地相結連，天天為各工業地擴張販賣市場。這樣，機械始能有把牠那活動性擴充到工業界的可能性。因機械的移入而引致之生產的激增，又擴張和牠相對應的販路。

隨着交通機關的擴張完成，隨着各個產業部門之市場的擴張，手工業的範圍却是反比例地縮小了。在手工業方面，所謂黃金的地方繁榮之諺語，已是失去了意義。手工業還是保持着餘喘的勞動部門及其地域數差不多完全受了制限，而且異常減少了。工場的支配開始，而手工業的時期是過去了。

手工業的這種狀態又適切於農業的小經營方面，土地經濟變成商品生產即不是為自己消

費而是爲出買的生產時，牠的生產能力就是不大，大經營卽好像一切資本家占在手工業者之一樣，對於小經營更能占到善於觀察市場支配市場的有利地位。資本家的大地主及其租借人因可以準備並使用更好的工具及機械，更好的種畜及耕畜，更好的肥料，更好的種子等，可以行使生產能力遠遠勝過農民的經營。

然而在十九世紀的二十年間，關於歐洲農業大經營（大農法）之技術的及商業的優越因和海外農業相競爭的結果，大有不能充分發揮的傾向。同海外農業的競爭在小農方面倒不很困難。但所以不能充分發揮優秀的一理由是因爲在大經營於技術上表現優秀的穀作方面，牠的競爭特別是顯著，穀物在大經營方面是成了中心。這在美國掠奪農業（Ranban）的競爭上尤其其是加甚。而且，小經營是自己消費了生產的大部分，大經營則大都爲市場而生產，所以更因外國的競爭而感受了打擊。小經營不像大經營那樣，被市場的狀況所支配。

然而這種在小經營較爲有利的狀態是一時的事。關於穀作的國外競爭現在是大大減退了。農民爲了自己消費而生產的餘地是漸漸地狹小，以至被商品生產——爲出賣的生產——所驅逐了，不用說，助長土地經濟之商品生產的是鐵道和租稅制度的發達了。農民因鐵道而和

世界市場相結合。租稅是迫得他們不能不去找求市場。因爲他如果不出賣了他那相當的生產物，他就不能完納租稅了。租稅越高，農民便越是依存於市場，他那相當分量的生產物遂帶有商品生產的性質，而不能不和大經營相競爭。我們人民的任何階級，像小農民那樣所受到之苛酷的租稅是沒有的。軍國主義是現今使租稅增加的重大原因。然而爲農民最親親的大地主却是軍國主義之最熱心的主張者。軍國主義對於大地主只是提供了利益。這是引起爲人馬供給大量食物的必要，然而這個大量供給只是使大地主得到滿足。軍國主義是給與大地主的子弟等高級士官的地位。軍國主義是從農民方面奪去了他們那最富有勞動力的子弟，反爲課他們以法外的租稅，爲了和內外大地主相競爭，不能不找求市場。

支配階級在農民和軍隊方面見出了使自身存續上唯一而安全的支柱。但他們是把這個支柱之一放在他一支柱之上。

在農業方面，自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勃興以來，從自今五十年前起，獨立的小農經營的衰微是異常顯著了。農民或是被大經營所吸收，或是因爲分離分割了他們的所有地而流爲無產者。這個發展現在雖是繼續進行，但是因爲第一受到上述海外的影響，其次鄉村農民以鄉間

沒有多大自由所以移住到都市者人數的增加，而停止的地方也是不少。

以下例示德國的經濟統計。

種 別	經營的個數			增 減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七年	
二 未滿	一八八二年 三,〇六,八三三	一八九五年 三,三三,三六七	一九〇七年 三,三六,五九〇	一七四,五五六
二——五	九八二,四〇七	一,〇二六,三三八	一,〇〇六,二七七	一〇四,九二一
五——二〇	九六三,六〇五	九九八,八〇四	一,〇六五,五九九	七三,一九九
二〇——一〇〇	二六一,五二〇	二六一,七六七	二六三,一九一	二五七
一〇〇 以上	二四,九六一	二五,〇六一	二二,五六六	七〇
計	五,二七,三四四	五,五五,三三七	五,七五,〇八二	二八二,九七三
利用於農業經營上的土地面積以海克脫爾來表示則如下。				一七,七五五
二 未滿	一,八五,九六六	一,八〇八,四四四	一,七〇三,三七七	一七,四九四
二——五	三,一九,二〇三	三,二八五,九八四	三,三〇四,八七三	九五,六七一
五——二〇	九,二五,三九六	九,七三二,八七五	一〇,四四二,五五五	五三,四七七
二〇 以上	六九,二九九	六九,七三二,八七五	六九,七三二,八七五	六九,六九〇

社會進化之鐵則(七)

五四

二〇一	一〇〇	九.九八.一七〇	九.八九.八七〇	九.三三.二〇八	二.〇.三三三	五七.七三一
一〇〇	以上	七.七六.二六三	七.八三.〇	七.〇.五.〇三三	四.九.九九	七.五.〇六一
計		三.八六.九七三	三.五七.九五三	三.八四.八七三	六.九.九九	六.三.〇六

自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間，經營數是一般地增加了。然而在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間，小經營和中經營之外一切都減少了。在這裡所調查的兩個時期間，不能知道一般的統一的發展方向。但是值得注目的是在這兩個時期的各方，小經營數都增加：牠的地面却是減少了。即表示地價是漸漸缺乏了。在德國，最小經營的地面平均在一八八二年為六〇亞爾，一八九五年為五六亞爾，一九〇七年為五一亞爾。在第二期，農業用地面的減少六八三〇〇海克脫爾是極足奇異的。耕作及牧畜用地面的減少特別是加甚，即在三二〇六二四九一海克脫爾至三一、二三七、七八八海克脫爾中約減少了八二五〇〇〇海克脫爾。

我們到處見到不從屬於資本的獨立之農業經營的衰微。用益租借的制度及負債是增加了。在普魯士，自一八八六年至一九〇八年間，鄉村間土地抵當的負債約增加了七三億馬克。用益租借的經營數在帝國從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五年是由二、三二二、八九九而增加到二、

六〇七、二一〇。到一九〇七年是增至三、〇三三、四〇一。

但在終局，我們知道從事農業的全部人口是減退了。德意志帝國在一八八二年有一八、七〇四、〇三八人，一八九五年時爲一七、八一五、一八七人，即差不多減少了一百萬人。到一九〇七年，在全人口六千二百萬中不過是一六、九二〇、六七一人。

可是，工業方面小經營的衰退比之農業方面更激甚。在這里，牠的衰退是絕對的，而不是相對的。

德意志帝國之工業的經營數如下

	一八八二年	一八九五年	增減(↓)
小經營(勞働者一—五人)	二·一七五·八五七	一·九八九·五七二	八·六(%)
中經營(勞働者六—五〇人)	八五·〇〇一	一三九·四五九	六四·一(%)
大經營(勞働者五人以上)	九·四八一	一七·九四一	八九·三(%)

同時，人口是增加了一四五(%)。

最近的經營統計是表示小經營的減少。

小經營爲數如下

	一八九五年	一九〇五年	增	減
小經營	一、九八九、五七二	一、八七〇、二六一	六、〇(%)	
中經營	一三九、四五九	一八七、〇七四	三四、一(%)	
大經營	一七、九四一	二九、〇三三	六一、八(%)	

自一八八二年起、小經營數減少了三〇五、五九六。然而那時期的人口却增加了一千六百萬以上。

小工業的勞働者(工銀勞働者及經營監督者)在一八八二年尙及到從事工業之總人口的半數以上(五五%，即五、九三三、六六三人中的三、二七〇、四〇四)，一九〇七年，便過是三〇%(一〇、八五二、八七三人中的三、二〇〇、二八二)。反之，大經營的勞働者在同一期間增加到三倍以上(由一、五五四、一三一至四、九三七、九二七)。這在德國資本主義的初期說來，實爲很是可驚的數字。因爲小經營的沒落通常都是徐徐地進行的。(考茨基

Karl Gohann Kautsky: 歐佛得綱領第一章，小經營的衰滅。)

階級對立的緩和

我在這裏，不欲再討論數年來，已經主張過的產業恐慌已經減少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已為周知的事實所反駁，我們可以不必再加詳細說明了。我們也不願再作關於貧窮說的論爭，因為人們對於這個問題，若欲論爭，便可利用很巧妙的方法，無限的繼續下去；而且這裏成爲問題的，不是事實的證明，乃是一貧窮一這個概念的解釋。我們社會主義者都一致主張：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若聽其自然成長，其結果一定生肉體的貧窮。同樣，又一致主張：在今日的社會，可由勞動階級的組織及國家權力的干涉，以緩和這樣的貧窮。最後我們更一致主張：無產階級的解放，不是依靠他們墮落的增大，乃是依靠於他們力量的增加。

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是不是增大，又是別一種的問題；這就是榨取是不是增大的問題。

馬克斯在五十年前，已經證明榨取的增大了。若據我們所知，則這個理論，到了現在，尚沒有人能夠反駁。若使有人要否認有產階級對於無產階級的榨取增大的事實，必須先證明

馬克思的資本論不能成立的理由。

反對我們的人，一定要說：理論是灰色的，只惟能夠取在手上而觀察的物，才可證明其爲真實。換句話說：真實與不真實，不是經濟的法則所能證明，只惟統計的數字，才能證明。但要舉出統計的數字，却不是容易的事。因爲任何一人不但沒有統計工資的機會，而且沒有統計全部利潤的機會。何以呢？火災保險金庫可使最小膽的資本家，築了一個城塞，防禦一切行政的干涉，如猛獅一樣。

但是工資及其他收入的增加，確實有了統計的數字。據余所知，這個數字不是關於德國，乃是關於英國的。最近的數字，乃由包力(E. L. Bowley)舉出而報告於倫敦統計協會(協會雜誌一八九五年七月，二二四—二八五頁)，我現在試由其中，取出下列之表。

年 份	每 年 的 工 資 總 額		工 資 以 外 的 所 得			
	單 位 百 萬 鎊	對 於 國 民 總 所 得 的 比 率 %	爲 所 得 稅 的 課 稅 對 象 的		不 爲 所 得 稅 的 課 稅 對 象 的	
1860	392	47	單 位 百 萬 鎊	對 於 國 民 總 所 得 的 比 率 %	單 位 百 萬 鎊	對 於 國 民 總 所 得 的 比 率 %
			376	45 1/3	64	7 2/3

1866	464	45	485	47	81	8
1870	486	44 1/2	521	48	85	7 1/2
1874	609	45 1/4	635	47 1/4	100	7 1/2
1877	591	43	652	47 1/2	130	9 1/2
1880	567	42	652	48 1/2	126	9 1/2
1883	609	42 2/3	696	49	122	8 1/2
1886	609	42	715	49 1/2	125	8 1/2
1891	699	43 1/2	782	48 1/2	130	8

對此數字，固然有種種的議論。我則以為這個數字未免過於樂觀的，而且工資總額的增加，按之實際，未必能夠這樣的多。

原著者在計算工資總額的時候，不但放棄失業者而不顧，且又無視勞動階級內一個最重要的變化。若使原著者能夠注意這個變化，則統計所得的結果，一定與此不同。他是統計學者，自然有這樣的權利，但這些變化，乃是不利於勞動階級的變化，如女工對於男工的關係，熟練工人對於不熟練工人的關係等是。

最可使人不滿者：則為統計竟除去農業勞動者，而惟限於組織為工會的二三勞動部門。

組織爲工會的勞動者，在英國最多不過占全部勞動者的五分之一，現在著者竟然以此爲根據，而假定全部勞動階級都已改良向上。但是研究組織爲工會的各勞動部門的工資的變動未必沒有趣味，茲試以一八六〇年(假定爲一〇〇)爲標準，而比較工資的增加率如次。

年	份	1800	1866	1870	1874	1877	1880	1883	1886	1891
農業勞動者	者	100	105	107	130	132	122	117	111	118
建築勞動者	者	100	116	116	126	128	125	125	126	128
紡織勞動者	者	100	125	125	148	148	134	146	155	176
毛織物勞動者	者	100	106	112	121	130	126	120	115	115
製鐵勞動者	者	100	127	127	143	112	112	110	100	124
機器勞動者	者	100	108	110	124	123	120	127	126	126
瓦斯勞動者	者	100	115	120	125	128	128	130	130	149
水夫	者	100	113	103	123	123	103	118	110	143
鑛山勞動者	者	100	?	100	150	115	100	115	100	150
平均	均	100	113	113	136	132	124	130	125	140

我們可以知道：包力所謂英國勞動階級全部，於一八六〇年而至於一八九一年之間，工資約增加四〇％之言，雖對於勞動貴族，亦不能適用了。除了紡織勞動者之外，只惟瓦斯勞動者，水夫，鑛山勞動者才能超出一八九一年的平均額之外。在英國，紡織勞動者是保守的，而信奉「社會平和」的幻想，決非偶然的事。瓦斯勞動者工資的增加，非由於工會的活動，乃依靠於大都市用政治的手腕，以改良公共勞動者的境遇。瓦斯勞動者沒有競爭的後患，而受私人資本的擄取亦最少；而又加以一八九一年的好市况及「新勞動組合主義」（本抱無限的希望，但不久即歸崩壞）的出現，所以有了這樣的好工資。一八九一年水夫及鑛夫的工資增加，比之紡織勞動者，更是突然的、飛躍的、偶然的。在鑛夫，一八八六年的工資乃與一八六〇年相同，到了一八九一年，竟然增加五〇％，這個飛躍的增加，決不能堅固！他面，建築勞動者，毛織物勞動者，及製鐵勞動者自一八六〇年以來，工資的增加乃在於平均率以下。包力又使我們注意到英國無組織勞動者的工資，在同一期間之內，雖然增加了四〇％，而有組織的製鐵業勞動者的工資，則不過增加二五％。信用統計表吧！但統計表所指示的，是甚麼呢？就是縱令依據最樂觀的數字，然工資在國民所得之中，亦不過占日益減少的一部分

罷了。由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四年，工資的平均率爲四五%，由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九一年，則不過爲四二%又三分之二。可惜沒有更可靠的數字。若使除了工資之外，成爲所得稅的課稅對象的所得總額，等於剩餘價值的總額，則在一八六〇年，剩餘價值總額比之工資總額，不過少三億二千萬馬克，然到了一八九一年則已起過工資總額，其額不下十六億馬克。

這確實可以表示榨取的增大。餘剩價值率即榨取率，若依據這個統計表所示，則在這期間之內，乃由九六%，增加爲一一二%。縱是依據包力的數字，亦可知道資本對於有組織的勞動者的榨取，已經增加，而對於無組織的大衆的榨取，則更增加到極端了。

這些一切數字，實可證明馬克思用人們所不能反駁的方法，來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之運動法則，而發見了榨取增大的理論，到了現在，尚有決定力的。但是人們將說：榨取固然增大，但其增大的程度，乃與剩餘價值不同；工資亦常增加，所以榨取的增大，并不表現爲明白的事實，惟有精密的研究，才能知道。這樣一來，則勞動者又何從而知之？勞動大衆未曾研究統計，亦不知價值及剩餘價值的學說是甚麼東西。

這是當然的事。但他們尚有一種方法，能夠推知榨取的增大。有產階級的生活，是隨着

利潤的增加，而向上的。然各種階級並沒有用牆壁，以相隔離，所以上層階級向上的生活，每可影響於下層階級，而喚起其新慾望，這個新慾望若只用其徐徐增加的工資，則不能充分滿足。有產階級每高呼下層階級的傲慢及貪慾，其實他們乃忘却了下層階級新發生的慾望，乃是上層階級向上生活的反映，而上層階級的行為，又可引誘下層階級的慾望。

有產階級的生活，比之無產階級的生活，其向上的急速，是很明瞭的事，勞動者的住宅，在五十年來，并無甚麼改良，而今日有產階級的住宅，若與五十年前相較，的確美麗得多。今日的三等客車與五十年前的三等客車相較，其設備大約沒有甚麼變化，反之，十九世紀中葉的一等客車若與今日的特別客車相較，則相差之遠，實可令人驚駭。今日的水夫與五十年前的水夫相較，其待遇未必有所改良，反之，今日客艙的設備，在五十年前，雖是王公的花船，亦不之及。（考茨基：「社會革命」）

資本主義私有的吊鐘響了

資本之原始的蓄積，換言之，資本之歷史的發生究竟是歸宿到怎樣呢？那把奴隸及農奴

向工銀勞動者之直接的轉化，即單純的形態變化置諸度外，則不過是對於直接生產者的收奪，換言之是生產者自身基於勞動之私有財產的收奪。

和社會的，集合的所有相對立的私有，只能成立於在勞動工具及其他外部的勞動條件屬於私個人所有的場合。然而因這個私個人是勞動者，或非勞動者，私有也帶上了相異的性質。當最初一警私有時進到我們目中之無數的濃淡，究竟不外是反映了各種存在於這兩極間的中間狀態。

勞動者的私有他們那生產機關一事，是小經營的基礎。小經營在發展社會的生產和勞動者本身自由的個性上，成爲一種必要的條件。這樣的生產方法且存在於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和其他隸從事情的內部。然而牠的能夠發揮全部精力和採取適當的典型形態，只限於勞動者自由地私有他自身所運用之勞動條件——即在農民是他自身所耕的土地，在手工業者則使他自身成爲專門技術者的器具——的場合。

這種生產方法是以分散土地及其他的生產機關爲前提的。生產機關的集積，協業，生產行程內部的分業，社會對於自然的支配及統制，社會生產力之自由的發展等，在這個生產方

法之下是被除外了。這不過是和生產及社會的狹隘之自然發生的制限相一致。永久地要使這種生產方法存續下去，那正如倍克爾適切地所說，「公布了普遍的凡庸」。這種生產方法達到了一定的發達高度時，便引致變革世界之物質的手段。自那時以後，在從這個生產方法感到東縛之社會的胎內，捲起了各種的力和情熱。這是不能不變革，而且是被變革了。這個變革才是使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機關轉化到社會的集積的生產機關，由多數人之侏儒的所有轉化到少數人之大量的所有，還有民衆之土地，生活資料和勞動器具的收奪，這個對於民衆之可怕而苛酷的收奪是資本史前期的事。這個收奪包含各種的強制方法，我們只把其中劃時代的作爲資本之原始蓄積的方法而考察。對於直接生產者的收奪，是以絕無慈悲的兇暴，而於最可恥，最最不潔，最最卑陋，最可厭忌之熱情的刺戟之下遂行的。由自身的努力而取得的私有，即所謂以獨立勞動的個人和他那勞動條件的融合爲基礎的私有，是較形式上以擄取他人的自由勞動爲基礎之資本主義的私有所驅逐（註二百五十一）。

（註二百五十一）『我們是生存於新的社會的事情之下。……即我們從各種的勞動分離了各種的所有。』（西斯門所著『新經濟原論』第二卷，第四三四頁）。

這種轉形行程使向來的社會充分分解時，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資本制生產方法能夠自立時，那麼，勞動的社會化及土地等生產機關便變成被社會地榨取，而對於私有者的收奪便成了一種新的形態。現在，被收奪者，已經不是自身經營的勞動者，而是榨取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了。

——這個收奪是依資本制生產自身之內在法則的資本集中而完成的。一個資本家常常是打倒了許多的資本家。和這個集中，換言之，和少數資本家對於多數資本家的收奪相並地，發生了勞動行程之協業的形態漸漸發達到高度的階段，科學之意識的技術的應用，土地之計畫的利用，勞動工具的轉化到能夠共同地利用的勞動工具，由使用一切的生產品關成爲結合的社會的勞動之生產機關而生的節約，將一切國民納入了世界市場網中的事實，以至資本制度之國際的性質等。隨着這樣的轉形行程，橫奪獨占一切利益的大資本家數是漸漸地減少、同時，窮乏，壓迫，奴隸狀態，頹壞，榨取等的數量是漸漸增大了。而且又增進被資本制生產行程自身的機構所訓練所統合所組織而日形膨大之勞動者階級的反抗。資本獨占同時又成爲發展於其下之生產方法的桎梏了。生產機關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不堪那資本主義

的外殼之程度。資本主義的外殼是破裂了。宣告資本主義私有之死亡的吊鐘是響起來了。收奪者於是被收奪了。

以資本制生產方法爲基礎的資本制占有方法，以至資本制的私有，乃是以生產者自身的勞動爲基礎之個人私有的最初否定。資本制生產以一種自然行程的必然性而造出了牠那自身的否定。這就是否定的否定了。但這不是復興勞動者的私有。然而站在達到資本主義時代的基礎上之個人的所有，即基於依協業，土地及其他勞動自身而生產之生產機關共有的個人所有是復活了。

基於個個人自己勞動之分散的私有之轉化到資本制的私有，在事實上比之已經以社會的生產經營爲基礎的資本制所有之轉化到社會的所有，那實是個難以相較之持久而又困難的行程。在前者少數橫奪者收奪民衆爲問題，在後者則以由民衆收奪少數橫奪者爲問題。（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資本制蓄積之歷史的傾向」）

到自由王國的飛躍

在我們未曾認識及打算牠以前，社會地作用着的力與自然力完全地是一樣地盲目的，強制的，破壞的東西。若我們一度認識了牠，理解了牠的作用，牠的方向，及其影響，那末，使牠漸漸地服從我們的意志，由牠去達到我們的目的之關鍵完全地握在我們的手裏了。這事尤其妥當於今日的強大的生產力。然若我們頑固地拒絕去理解這生產力的本性及特質——實際上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牠的擁護者正在反抗這個理解，——那末，在這未理解之闕，這個力是反抗我們，逆對我們，而且如前述似地，支配着我們。

但是，我們若理解了牠的本性的話，就能夠將這個力，在協同一致的生產者的手中，從惡魔的大王變到從順的奴僕。這就是雷雨時的電光中所出現的電氣的破壞力與電信機及弧光燈中所統制着的電氣間的差異。亦是大火燒的火與日常所使用的火間的差異。這樣，從牠已被認識了的本性去處理今日的生產力，纔能變革無政府狀態，而代之以適應於社會全體及各個人的慾求的而根基於一定的計畫的生產底社會的經營。由是，資本家的領有方法——在這方法上生產物先壓伏生產者，次又壓伏領有者——纔被廢棄而代以基於近世生產機關的本性之生產物領有方法：——就是一方面為生產的維持及擴張的手段起見，而有直接的社會的領有

；他方面爲生活及享樂的手段起見而有直接的個人的領有。

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漸漸地使人民的大多數變到普羅列塔利亞了，但同時地製造一種權力，這權力爲避免滅亡起見不得不去成就前述的變革。資本家的生產方法漸漸地使已經社會化了的大生產機關變到國有化的時候，其自身就指示着一種去完成這變革的道路。就是普羅列利亞特去掌握國家權力而劈頭地移轉生產機關於國有。但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由是揚棄自身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性質，由是去揚棄一切的階級差別及階級對立，更去揚棄國家的國家性（*Staat als Staat* 或可譯作「國家如實」）。從來的，運動着於階級對立的社會有國家的必要，就是當該時代的榨取階級爲維持其生產的外部條件要有組織，因而爲要強有力地壓制被榨取階級於現存的生產方法所賦與的壓制條件之下——即奴隸制，農奴制，勞銀勞動制——要有一種組織。國家是社會全體的公的代表，亦是結束社會於一個可見的團體；但是，這只說國家不外是一種代表當該時代的全社會底階級之國家，就是在古代是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在中世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現代是布爾喬亞的國家。但是，國家真實地做了全社會的代表者的時候，就是國家自變質物之時。

由社會去占有生產機關同時可以排除商品生產。及生產物對於生產者的支配，計畫的意識的組織去代替社會的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於是個人的生存競爭歸於消滅。人類由是方才可說真的有異於動物，方才脫出了動物的生存條件，而走進真實的人類生活。人類的生活條件底，一直支配着人類底，周圍，到了現在，纔受人類的支配與統制；人類至此纔為自然界的意識的真實的主人翁，因為他同時做了自己的社會組織的主人翁。人類自身的社會的行為之法則——這從來像一個外來的，支配人類的自然法則而對立於人類的——現在可用充分的事實的智識由人類去使役及支配。人類自身的社會組織——這從來受制於自然及歷史而對立於人類的——現在為人類的自由活動的結果。從來支配過歷史底客觀的外來的勢力，現在要受人類的統制。只這時代以後，人類纔能有意識地去創造自己的歷史，只這時代以後，由人類所佈置而活動着的社會的諸原因纔佔優勢，而人類所意欲的結果亦會不斷地增大起來。這就是從必然的王國而至自由的王國的人類底飛躍(恩格斯：社會主義的發展)。

發達的過程

一 中世社會

小規模的個人生產。生產機關只適合於個人的使用，所以是原始的，不大結實的，微弱的，缺少效果的。生產是為生產者自身的，或者他的領主的，直接的消費；只有除了這個消費以外尚有剩餘的生產時候，纔去出賣這剩餘的生產而付之於交換。所以商品生產還在形成之時；但是已經包着社會的生產底無政府狀態的萌芽了。

二 資本家的革命

先由簡單的協業及工場的手工業而有產業的轉形。其次則集中從來散在的生產機關於大工場；由是個人的生產機關變到社會的生產機關——但此變形沒有多大的影響波及於交換。舊的領有形式依然保持着勢力。資本家於是出現了；他以生產機關的所有者的資格去領有生產物而使牠變為商品。生產已成爲社會的行爲，但交換與領有依然還是個人的行爲——個人的行爲。社會的生產物被個個的資本家所領有。這是根本的矛盾，從這個根本的矛盾生起一切的矛盾，而今日的社會就在這一切的矛盾中運動着。但是大產業正在暴露這些矛盾。

A. 生產機關與生產者的分離，勞動者被宣告了爲一終身的勞銀勞動者。普羅列塔利亞特

社會進化之鐵則(上)

七二

與布爾喬亞的對立。

B. 支配商品生產的法則漸成優勢，增高了效果。無限制的競爭戰。個個工場內的社會的組織與全生產界的社會的無政府狀態間之矛盾。

C. 一方面，因競爭的劇烈，強制一切的製造家去完成機械，其意義與勞動者的不絕地增加的失業相同，即產業預備軍的形成。——他方面，一切的製造家亦被競爭所強制，而無限制地去擴大生產。——由這兩方的原因，生產力有空前的發展，供給超過於需要；生產過剩，市場盈溢，十年一回的恐慌。惡循環的出現。就是這方面有生產物與生產機關的過多，他方面有沒有工作而苦於衣食住的勞動者的過多。而此二個的原動力，社會安甯的原動力不能得着一個互相連結之道；因為，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上，生產力若不行先化做資本，就不能使生產力運轉，亦不能流通生產物，——生產力的過多妨害牠自己的資本化。這個矛盾已經到了極不合理的頂點——生產方法對交換式樣起了背叛。布爾喬亞已經沒有能力去更加促進自己的社會的生產力。

D. 資本家自己已經不得不部分地去承認生產力的社會的性質。生產及交通的大組織初為

股份公司，次爲托辣斯，終至爲國家所有。布爾喬亞泥明示着自己爲無用的階級。他們的一切的機能可由給俸的吏員去遂行。

三 普羅列塔利亞的革命

矛盾的解決。普羅列塔利亞特把持公的權力，而用此權力使漸漸地離開於布爾喬亞泥的手中的社會的生產機關變爲公共財產。由這個行爲，普羅列塔利亞特可將生產機關解脫從來的資本性而予牠以徹底地遂行牠的社會的性質之充分的自由。依預定計畫的社會的生產從此纔有可能。生產的發展使諸階級的再存續爲時代錯誤的東西。隨社會的生產底無政府狀態之消滅，國家的政治的權力亦因之而死滅。人類終竟爲自己所作的社會組織的主人翁，而且同時地亦爲自然底主人翁，自己的主人翁，——就是自由的了。

成就這世界的解放的行爲是近代普羅列塔利亞特底歷史的使命。完全地去理解這個行爲底歷史的諸條件及其本身的性質，因而使這個應起來行動而今日尙被壓迫着的階級去理解他們自己的行動之條件及性質，是普羅列塔利亞的運動即科學社會主義底理論的表明底任務（恩格斯：社會主義的發展）。

對於社會主義的一般駁論

一 復古的社會主義

甲 封建的社會主義

英、法底貴族，爲了他們歷史上的地位關係，曾做出幾多小冊子反對近代有產社會。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國革命和英國改革運動的時候，這些貴族再爲那可厭的暴發戶所屈服；從此就不能有嚴重的政治競爭，只能在文字上從事爭鬥了。就是文字上的爭鬥，也不能有復古時代（就是一八一四年至一八三〇年間法國復古時代）那樣高的聲浪了。

那些貴族因爲想得世間底同情，於是祇好在面子上裝出忘記了自家利害的樣子，專替被掠奪的勞動階級向資本家聲罪致討，由是，他們對於那些新主人翁唱了些譏諷的歌，發了些將來必然破裂的預言，藉以替他們自己復讎。

封建的社會主義就是這樣起來的；一半是悲哀，一半是譏諷，一半是過去底反響，一半是將來底威嚇；雖然有時用痛快銳利的批評，刺擊資本家底心胸，但因全然缺乏了解近世史

前進的能力，結果總不免滑稽。

那班貴族想要人民用歸附他們，就用救濟無產者這名義做軍旗。但人民和他們常常接近，便看出他們裏面還穿着封建的武裝，都呵呵大笑地散去了。

法國底王黨(French Legitimists)和『青年英國』(Young England)，都是好的例子。

封建黨在指出他們掠奪底方法和資本家不同時，忘記了他們掠奪時候底情勢和現在全然不同，且到現在已經成爲廢物。他們又在表示當他們統治下面，後有近代這樣無產者存在時，忘記了近世資本階級是他們自己社會組織必然的產物。

此外他們批評資本家，並不隱藏復古的性質；他們對於資本階級主要的責備，就是；資本階級統治之下，正在造出一個階級，這階級定要連根帶葉掃蕩社會上舊的秩序。

他們責備資本階級，并不一定因爲它造出無產階級，不過因爲他造出革命的無產階級。

所以他們在政治上的行動，常常贊成對於勞動階級的壓迫政策；他們日常生活，也和他們平日說的大話相反即專想拾產業樹上落下的黃金果，專想假借真理，愛和名譽，去換那羊毛，糖和馬鈴薯的酒精。

宗教的社會主義(Clerical Socialism)如同僧侶和地主攜手一樣，常常和封建的社會主義結伴。

基督教底禁慾主義，原來最容易加上社會主義的色彩。基督教不是反對私有財產，反對婚姻，反對國家嗎？不是提倡拿慈善和貧困，獨身主義和肉底滅絕，出家生活和『母教會』來代替麼？基督教社會主義，只是僧侶清理貴族心火的聖水。

乙 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

被資本階級剿滅了的，並不只封建的貴族階級。在近代資本階級發生以前，還有中世的市民(Burgess)和小地主；這兩階級在工商業不很發達的各國，現在還是同新起來的資本階級並立。

在近代文明十分發達的各國，又有一種小資本家的新階級，輾轉於勞動者和資本階級之間，常常新陳代謝下去成了資本階級底附屬分子。但是這個階級底個人，常常因為競爭的緣故，陷落到無產者裏面去了；而且，近代產業越發達，他們越失去近代社會上獨立的地位，漸漸成了製造業，農業，商業的管理人，經理，事務員。

像法蘭西那樣農民占全人口過半數的國家，擁護勞動者反對資本階級的文人，自然拿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作標準去批評資本階級的統治，自然從他們中間階級的立腳點極力來擁護勞動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於是就出現了。西斯蒙地 (Simondi) 便是英，法兩國裏這派的首領。

這派社會主義，把近世生產狀況中許多矛盾的地方分析得非常精密。它把經濟學者所造偽善的辯解駁斥得非常明顯。它把機器和分工所產出的惡結果，像資本和土地集中在少數人手裏，生產過度和恐慌等事，論證得非常有力。它把小資產階級和農民底必然零落，無產者底悲慘，生產界底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底不平等，國家間相角逐的產業戰爭，舊道德舊家庭關係舊國粹底廢頹，都明白指示出來了。

但是這一派的社會主義，它的積極的目的是想把生產交換底舊方法和舊的財產關係，舊的社會狀況恢復轉去；不然，就是想把近代的生產及交換方法，裝到舊的財產關係底壳子（實在是已被新方法破裂了，或是將要破裂的壳子）裏去。這兩種都是復古的，空想的。

它的結論是！製造業該有同行組織 (Guild)，農業該有家長的關係。

但是，到了歷史上強固的事實早已把它的自欺的醉夢打消時，這派社會主義也就到了悲慘的末日。

丙 德國的或『真的』社會主義法

法國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文獻，這原來是發生在有權力的資本階級壓迫底下，又是表現對這種權力底鬪爭的，不久就輸入德國去了。輸入德國的時候，恰值資本階級開始和封建的專制主義爭鬧的時候。

德國底學者先生們，假冒的學者先生們，非常熱心地研究這種文獻；只是忘記了法國底社會狀態未嘗同這些文獻一起移來。所以這些法底文獻，在和德國底社會狀況相接觸時，全然失了它的當前的實踐的意義，祇成了純粹文學的形態。在十八世紀的德國學者看來，法國第一次革命底要求祇不過是一般『實際的理性』底要求；而革命的法國資產階級底意志表示，在他們眼中，也不過是純粹意志底表現，就是意志自然的發動，就是一般人情底顯露。

所以德國學者底著作，都是專門拿法國新的思想和本國古代哲學思想相調和，或者更可以說是結合法國底思想却不拋棄自家哲學的見地。

這種結合底方法，和翻譯外國語差不多。

中世紀那些僧侶根據古代異教底典籍，作了加特力(Catholic)各聖僧底傳記，這是人人都曉得的。德國底學者對於法國底文獻，也是用的這種方法。他們在法國底原作上面，附加些自己無意識的哲學論。譬如，在法國評論貨幣底經濟的作用上面，他們加上些『人情離散』的議論；在法國評論資產階級的國家上面，他們加上些『將校部屬底廢止』的議論等類。在法國歷史的評論上面，他們加上些『行爲底哲學』『真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底德國科學』『社會主義底哲學的基礎』等稱號。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於是法國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底文獻就全然失了精義了。並且階級鬥爭底意義既從此在德國人手中抹去，他們便自以爲已克服了『法國人的偏見』；自以爲不是代表真實底要求，而是代表真理底要求；不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利害，而是代表人類本性底利害，就是代表全人類的利害；其實這種人類是不屬於何種階級，沒有實際的存在，只不過存在於哲學空想的迷霧中罷了。

這種德國的社會主義，雖然弄過這樣莊嚴的兒戲，說過賣藥的大話來遮掩它的資本底缺

乏，但同時也便漸次失了它那賣弄學問的稗氣。

德國(尤其是普魯士)的資本階級對於封建貴族和專制王政的戰爭，換句話說，就是自由主義運動，漸漸地逼緊過來了。

於是乎，所謂『真的社會主義』就得了多年希望的機會，這希望就是拿社會主義的要求去對抗政治運動；對於自由主義，對於代議政體的政府，對於資本階級的競爭，對於資本階級的言論自由，對於資本階級的立法，對於資本階級的自由平等均以咀咒；更獲得對民衆宣傳說他們由於資本階級運動毫無所得，只有所失。德國的社會主義在這危急的時候，忘記了法國評論家所預想的近代資本社會底存在以及跟隨的經濟狀況和政治組織；而這些正是德國人們現在有待爭求的目標，却爲法國人所早已得到的。

所以專制政府和附屬的僧官，教授，地方貴族，官吏都以爲這種社會主義是對待資本階級來攻時最有用處的草把人。剛剛在德國政府對於勞動階級底蜂起投過些鞭撻和彈丸的苦丸藥之後，這個社會主義算是改改胃口的甜東西。

這『真的』社會主義，一面這樣做了替政府對抗資本階級的武器，同時又直接代表德國俗

物 (German Philistines) 復古的利益。在德國小資產階級是十六世紀的遺物，時時轉變它的形式，實是社會現狀底真基礎。保存這個階級，就是保存德國底現狀。但是資產階級在產業上和政治上的權力，一面集中資本，一面又有革命的無產階級起來，都是足以破壞這個階級的。這『真的』社會主義便要一箭殺雙鵝。它就像瘟疫似的蔓延起來。

德國的社會主義者是將他們可憐的『永久真理』底全身，裹在用華麗辭令文飾的，用濃情露水侵染的，空想的網衣裏面，如此他們的貨物自然是銷售很廣了。

後求德國社會主義愈加認識了自己的職分，即作為小資產階級俗物底誇大的代表。

它宣告德國國民是模範國民，德國小資產階級俗物是模範人。對於這種模範人底各種卑鄙醜態的行爲，它都加上了和它的真相完全相反的隱祕偉大又是社會主義的解釋。它又極端反對共產主義底『殘酷的破壞』性，把自己放在至高無上公正無私的地位而輕視一切的階級鬭爭。現在（一八四七年）在德國銷行的所謂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底出版物，除了極少數以外，都是這種又淺陋又薄弱的著作。

二 保守的或資本家的社會主義

社會學說體系 第一分冊

一部分資產階級的人，想把社會的罪惡糾正一些，好叫資本家社會維持下去。經濟學家，博愛家，人道主義者，勞動階級狀況改良家，慈善事業家，保護動物會員，禁酒會員，以於其餘一切無聊的改良家，都屬這一派。這樣的社會主義，更進一步就成了一派學說。

蒲魯東(Proudhon)底『貧困底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ere)就是這種社會主義底一個例子。

社會主義的資本家，想取得近代社會狀況產出的一切利益，都不受那狀況所必然產出的鬥爭和危險。他們希望從社會現狀中拔去革命的離析的分子。他們想望一個沒有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當然以為世界上地位最高的就是最善的。資本家的社會主義將這種方便思想漸漸發展，就多少成了一些圓滿的學說。它要求無產階級奉行這種學說，好一直進到那社會的新聖地，但其實它不過要求無產階級甘心受現社會底束縷，拋棄一切憎惡資產階級的念頭罷了。

比這種社會主義格外實際但是更無系統的第二種資本家社會主義，則謀使勞動者眼中輕視一切的革命運動，所以說由經濟關係產出的物質現狀若不變化，政治的改革終是對他們毫

無利益。但是這派所謂物質現狀底變化，並不是廢除資產階級生產關係的意義；要廢除這種關係，是一定免不了要革命的；它的用意却只想在這種關係繼續存在的基礎上面，施行行政的改良。所以這樣的改良，對於資本和勞動底關係是毫無影響的，至多不過把有產階級政府底行政事務改簡單些，費用減少些罷了。

資本家社會主義只有當它成爲一種修飾語時，才能獲得充分的表現。講自由貿易是爲的謀勞動階級底利益，講保讓稅是爲的謀勞動階級底利益，講監獄改良也是爲的謀勞動階級底利益。這是資本家社會主義最後的話，也是唯一有真實用意話。

纔括說起來，就是這麼一句話：資產階級，是一種資產階級——爲的是謀勞動階級底利益。（馬克思及恩格斯：「宣言」）

自然的發達階段

物理學者對於自然的過程，或在牠那最充實的形態上，或在最少被別種影響所攪亂的地方加以觀察，或是在自然過程之純粹的經過確實地進行的條件下加以實驗。我在本書中所

欲攻究的是資本制生產方法和同牠相照應的生產關係及交換關係了。他們之典型的地方是現在的英國了。因為英國足為我的學理的說明之主要的例證。然而德國的讀者如果對於英國的工業及農業勞動者的狀態為之聳肩，或是認德國的狀態並不那樣不良而表示安心，則我一定要他們說，「這話只是說你的話罷了」。

由資本制生產的自然律所發生社會對立之發達程度的高低，在牠自身是不成問題的。成爲問題的是這個自然律自身，是以鐵般的必然而作用而遂行的方向本身。產業發達的各國，不過對於更幼稚的國家，豫示牠的將來罷了。

但對於這事暫且不論。德國資本制生產方法已經十分馴化的地方，在嚴密意義的工場方面，牠的狀態比之英國，不良得多。因為在德國，是缺乏了工場法的均衡。其他使德國苦痛的種種方面，也和其他一切的西歐大陸各國一樣，不只是資本制生產的發達，又是這個發達的缺如。和近世的窮迫狀態相並，隨伴時代錯誤之社會的及政治的事情而存在之幾多基於時代落後的生產方法之傳統的窮迫狀態也是壓迫了我們。我們其實不只被生的物所困惱，而且又被死的物所困惱。死者是捕捉了生者，而把他引到自己一方面。

德國及其他西歐大陸各國之社會的統計，比較英國要貧弱。然而即以這貧弱的統計，已夠使我們窺知一切了。要是我們的政府及議會，也和英國一樣，設立各種關於經濟狀態的定時調查委員會，附與了同英國一樣之探究真相的全權，再爲了這個目的而所見出像英國的工場監督官，關於公衆健康的醫事報告者，關於婦女及兒童之榨取，住居和食物之狀態等的調查委員那樣公平無私而沒有忌憚的人，那我們對於德國國內的狀態，一定是覺得愕然了。巴希夫斯爲了不使對手所見，隱着被笠以追跡魔物。然而我們德國人却是爲了否定魔物的存在隱着耳目而被了笠。（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社會主義社會的理想

自數千年來，在人類的腦裏，已發生了理想。這不是正義的理想，乃是和平和幸福的理想，不是我的和你的，而是一切東西屬於萬人所有以及平等和同胞愛成爲結納人們的羈絆之社會的理想。在暴風雨般的歷史時代，具有偉大精神之果敢的思想家們以陶醉的烏托邦的文字表現這種理想的社會，英雄們爲了實現這種理想，竟把自己供作犧牲。

這種理想不是由人智隨便發明出來的，這乃是關於黃金時代的，關於地上樂園的，關於種種宗教所告訴於我們的追憶。這是在私有制度發生前，關於人類所體驗的原始共產主義時代之攸道的追憶。人們曾經生活於共產社會這一件事，已由我從前引用之海克維爾特和碩爾蘭惠的報告證明了。

羅馬的平民和希臘都會的乞食對於貴族和富豪所作許多的騷擾——爲了財產共有的再建而起的騷擾——所以蒙受失貶，中世的異端民族宗派企圖在地球上重建平等和同胞愛的所以遭遇夫敗，那都是由於明白理由，實在是不可避的。在希臘和羅馬沒落的時代，以及在中世的末葉，經濟關係不容許財產共有的再建。那時的經濟關係正是向着恰相對的方向——破壞共產主義最後之殘骸和作製資產階級私有諸要素的方向——活動。

在我們的腦裏，社會主義的理想，比從前任何時代都要強而有力，牠成爲牽引的理想而再生了。不過這個理想已經不是本能的追憶，這是由現實的胸臆所生出，成爲經濟發達的產物，由現實生活所養育的。我們不是烏托邦，不是英國羅爾蘭特（特註）和羅馬平民的憧憬者。我們是具有科學思想的人類，不是新社會形態的發明者，不過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於

社會主義社會將要誕生時，負了助產婆的職務。

(特註) 這是十四世紀中葉時，發生於尼德爾蘭之宗教的共產體，牠的成員是從事於看

護病者和埋葬死者等工作的——譯者。

我們是社會主義者，因為我們相信資本主義生產的經濟力因自然的必然而導引社會到社會主義那條路上去的。因激動階級對抗而被非難的我們，反而是要求廢滅階級的。因為我們相信使人們分裂為搾取階級和被搾取階級之經濟的必然現在已是不存在了。

思想界中的巨子亞里斯多德爾豫言說，到了機械能夠自動遂行牠的工作時，自由的市民已是不再感到爲了使自己有閑暇可能而留存奴隸的必要了。我們社會主義者豫見到雇傭勞動——奴隸制度的最後形態——的告終。因為我們知道人類會占有了所謂自動機械之鐵和鋼鐵這種奴隸的。

不論在古代，以至在歷史上的任何時代，自由的市民所能占有的奴隸數量，從來沒有我們這樣的多。

這里，我們可引法國商務部於一八九〇年所發表統計年鑑上的數字來，作爲例證。

一八八七年時法國的蒸汽機械數(工業，農業，陸上及海上運輸業方面)是達到一三五，七四八，構成了九百萬馬力，依鑛山局的計算，每一馬力相當於二十一勞働者的力。所以這九百萬馬力實和一億八千九百萬奴隸的相匹敵的。

依一八八六年的國勢調查說，法國擁有三千九百萬的人口。因此每一法國人有了四人和八分之一的奴隸，由五人所構成的家族之父長有二十四人之鉄的奴隸。

這個一億八千九百萬被沒有加以操縱的能力之階級所獨占的鐵奴隸之工作遽至在生產過剩中創出了生產者異當貧困的怪現象。

生產手段從資本家有閑無力的手中奪過來而成爲全體國民的共有財產時，地球上便又到來人人幸福而平和的日子。因爲好像社會使自然力服從自己那樣，使生產力也服從了自己。到了那時，人類始變得自由了。因爲人類在那時是成爲他那社會的運命之主人了。

在那時候，人類始得從無意識之歷史動力的權力中解放了出來。(拉法格 Paul Lafargue，與約來斯論唯物的及觀念的歷史觀)。

社會學說體系
第二分冊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二 資本主義最後的階段

生產集中與獨占

工業的異常發達，和大企業的生產集中的急進，成爲資本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近代的工業統計，在這種過程中給我們一種完全的正確的說明。

例如：在德國，各千工業中，雇用辦事員五十人以上之經營，一八八二年爲三個；一八九五年爲五個；一九〇七年爲九個。一八八二年一百勞動內有二二人屬於辦事員；一八九五年是三〇人；一九〇七年是三七人。生產集中比手工勞動集中更爲緊張，這是因爲大企業的生產力較大發展底緣故。只要看蒸氣機與電氣發動機底使用數目就可證明。假使觀察廣義的德國的工業——就是包括商業及交通機關等等——底內容如何，那可得下面數字。

德國的大企業

	總數	勞働者 (單位百萬)	馬力 (單位百萬馬力)	電力 (單位百萬瓦德)
全企業	三·二六五·六二五	一四·四	八·八	一·五
內大企業	三〇·五八八	五·七	六·六	一·二
其百分率	九	三九·七	七五	八〇

估德國的工業百分之一以下底企業，使用蒸氣力與電力佔總數底四分之三以上。雇用勞動五人以上底小企業二百十九萬七千(即佔總數百分之九十一)，所使用蒸氣力與電力僅佔總數百分之七。數千大經營佔領一切，數百萬小經營一無所有。

一九〇七年德國有五百八十六企業雇用勞動在百人以上，約佔德國的手工勞動總數十分之一(一百三十八萬人)，所使用發動機幾佔總數三分之一(三二%)

金融資本與銀行——這在後面還要敘述——變成了壓倒一切底少數巨大經營的優越勢力。切實地說，幾百萬中小有產者及一部分大有產者已經完全隸屬於幾百豪富財閥之下了。

在近代資本主義底另一個先進國家——美國，生產集中底發展，依舊是異常迅速。關於

美國的工業狹義的——統計，其企業是依照每年生產額底大小來分類的。

美國的大企業

		總數	勞動者 (單位百萬)	每年生產額 (單位十億元)
一九〇四	全企業	二一六·一八〇	五五〇	一四八
	大企業 所占百分	一·九〇〇 〇·九%	一四〇	五六 三八·%
一九〇九	全企業	二六八·四九一	六六一	二〇七
	大企業 所占百分	三·〇六〇 一·一%	二〇〇	九〇 四三·八%

美國一切企業的生產總額底半數，操於這僅佔企業總數百分之一大企業的手中。而且，其中三千大企業中還包括着二百五十八產業部門。這裏可以看出，生產集中發展到了某一階段，則幾近於獨占的了。因為幾十企業能易於締結協定，同時，他方面從企業的大規模中又明確地發生了競爭的困難與獨占的傾向。自由競爭轉變為獨占，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的最重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四

要——倘或不是唯一重要的話——現象之一。

五十年前，正當馬克思著作資本論時，一般的經濟學家都視自由貿易爲一個自然法則。御用的經濟學家且企圖將馬克思的著作——用理論的與歷史的來分析資本主義，說明自由競爭產生生產集中，生產集中發展到某一階段即變爲獨占——默殺而去。時至今日，獨占已成爲一種無可否認的事實了。一般經濟學家都極力描寫獨占的種種現象，却依然繼續異口同聲地宣言『馬克思主義已被駁倒』。但是，事實似鐵般的——如英國的格言所說，不論人們底好惡，終歸是要承認的。事實表示資本主義國家間的差異——例如關於保護關稅與自由貿易——僅是獨占的形式或發生的時日之不同而已。至於獨占底生產——生產集中底結果——已成爲近代資本主義發展底一般的基本法則了。就歐洲而論，當新資本主義明確地建造起來而代替了舊資本主義底時候，就是二十世紀底開始。

競爭成爲獨占，其結果，是生產底社會之偉大的過程；就中尤其是技術發明與技術改良也社會化了。

企業家間舊式的自由競爭已斂跡了，他們都分散開去而沒有互相接觸，都爲着不能測知

底市場狀況而從事生產。集中達到了這步田地，則已有將一切原料資源（如一國甚至數國或全世界的礦物產出地）開列一個大體的目錄出來之可能。不僅如是且將巨大的壟斷同盟所掠奪的原料資源也開列目錄；托辣斯依照協定所分配了的市場底大體的目錄也能開列出來。因之，熟練勞動也獨占化了，優良的技師都被僱用起來，交通機關——美國的鐵道，歐洲與美洲的輪船公司——也被獨占。資本主義——在帝國主義階段中——已達到生產完全社會化底發軔點了。資本主義發展到或種程度時即導引資本人家——不問他們願意與否——走進了一種新的社會秩序——從完全的自由競爭向生產完全社會化底過渡——中去。生產雖是社會化了，然而所有權依然是私有的；社會的生產手段依然是少數人的私有財產。一般自由競爭的形式仍然存在，而獨占者對於大多數人民底壓迫，更加兇猛百倍，更加難堪百倍。（帝國主義論）

銀行與獨占的任務

獨占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近階段」之最近意義。假使我們不考論銀行所演的任務，則我

們對於近代獨占的確實權力和任務將僅有一種不充分的不完全的無價值的見解而已。

銀行底最初的基本的機能，是負責支付底媒介，所以銀行是將不活動資本轉化爲活動的資本，即是轉化爲產生利潤底資本；而且銀行還積集種種貨幣收入，以供資本家之使用。

銀行制度底發展，且集中而成爲少數銀行，隨着而從負責媒介底任務轉化造出了有權力的獨占，支配着所有資本及一切資本家(與小企業者)；而且同樣支配着一國或數國底大部分生產手段與原料資源。從多數小媒機關向少數獨占者的手中轉移，構成了從資本主義轉變爲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之根本的要素。所以，對於這個問題以下須要開始詳論。

在一九〇七年——〇八年，各握有資本百萬馬克以上底德國私立銀行(股份公司)的存款總額爲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至一九一二——一三年其總額爲九·八〇〇·〇〇〇馬克。這樣在五年間恰增加百分之四十，若再進一步計算，則所增二·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是分配於五十七個握有資本千萬馬克以上的銀行之間。德國的大銀行與小銀行間底存款分配如下：

存款總額之百分率

	柏林	資本在千萬	資本在百萬至	資本在百萬
	九大銀行	馬克以上之 四十八銀行	千萬馬克之百 十五銀行	馬克以下之 小銀行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年：	四七%	三二·五%	一六·五%	四%
一九一二——一九一三年：	四九%	三六%	一一%	三%

大銀行兼併小銀行，而集中於九大銀行手中的存款幾達存款總額之半數。這裏不欲詳細敘述多數小銀行變成大銀行的支店等等，這些俟以後再說。

一九一三年末，叔爾測·加味餒刺(Schulze-Gaevernitz)計算柏林九大銀行的存款，佔存款總額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內之五·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著者不但計算存款，而且涉及銀行的資本，他說：『一九〇九年末，柏林九大銀行與其從屬的銀行握有資本一一·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即佔德國所有銀行的資本總額八三%。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與其所管轄的銀行握有資本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

普魯士省鐵道金庫(Prussian State Railways)爲世界上最大的銀行，同時又爲頂分散的資本底集積。

我們要特別側着從屬(Living up)的諸銀行，因爲這是關係近代資本集中底最重要特徵之一。大企業——尤其是銀行——不但兼併小企業，而且使小企業附屬於他們。大企業用資本底參與，股票底收買或交換及信用底操縱，把小企業拉入了他們的集團或他們的公司(專門的用語)中去。李夫曼教授會努力於這方面之研究，幾用五百頁巨著描寫近代股份公司『金融』參與』，然不幸他無價值的理論的觀察列入他的著作中。這種參與制度，在資本集中的觀點上，究竟達到如何結果，在金融專家里遜(Rieser)關於德國大銀行的著作上，可得多完備的解答。在未詳細考究這著作以前，先舉出『參與』(Participation)制度之實例。

德意志銀行團是銀行團中最重要的一——倘或不是唯一重要的——之一。爲着要觀察結合於德意志銀行團中諸銀行之重要關聯，不得不分別參與爲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或可以說分別從屬關係(小銀行附屬於德意志銀行)爲第一次，第二次及第三次。下面是所得的數

『德意志銀行』參與其他諸銀行之狀況：

	1.	2.	3.	4.
	固定的	無期限的	暫時的	總數
第一次：參與十七銀行	參與五銀行	參與八銀行	參與三十四銀行	
第二次：其中九銀行參		其中五銀行參	其中十四銀行參	
與三十四銀行		與十四銀行	與四十八銀行	
第三次：其中四銀行參		其中二銀行	其中六銀行	
與七銀行		參與二銀行	參與九銀行	

在第一次的從屬關係之八銀行中，還包含着三個外國銀行：一個是奧地利的銀行，另兩個是俄羅斯的銀行。整個德意志銀行團，直接的或間接的，全體的或部分的，包括八十七附屬銀行，其資本總額——自己的或其他銀行的——達二十億馬克至三十億馬克之間。

這一銀行團的一個頂大銀行，與五六個略比牠小的銀行，協同經營，以進行巨大的厚利企業，如担保政府借款等等。這種銀行，不單為媒介業務，而已是少數獨占者的聯盟，是很

明顯的。

下面用簡單的形式引用里遜(Rieser)的數字，可以表示德國在十九世紀末葉與二十世紀初葉，銀行底迅速集中之如何程度。

德國六大銀行的附屬銀行數目

年 度	國內支店	國內儲蓄銀行及交易所	參與其他銀行	總 數
一八九五	一六	一四	一	四二
一九〇〇	二一	四〇	八	八〇
一九一一	一〇四	二七六	六三	四五〇

這裏可以看出金融的密網，迅速地擴張起來而籠罩了全國，集中一切資本及貨幣收入，轉化數百分散的經濟企業為唯一的全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單位，而且以後是轉化而成國際的資本主義經濟單位。在前節引用過的叔爾測加味餒刺的著作中（這一位著者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代表者），所論地方分散是指許多企業——這些企業從前是獨立的，正確地說，限於地方——的唯一中心的從屬。故實際上，亦有集中，而且亦是獨占的權力和重要性之增

大。

在較古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銀行的密網依然是完善地織成。在英國（包括愛爾蘭），一九一〇年，銀行總數為七一五·四個大銀行各有支店四〇〇以上（從四四七至六八九），另外四個銀行有支店二〇〇以上，其他十一個銀行有支店一〇〇以上。

在法國，三個最重要銀行（利奧內信託公司 *Credit Lyonnais* 國立貼現銀行 *Comptoir National d'Escompte* 普通公司 *Societe Generale*）擴張業務及支店密網，約如下面的情形：

年 度	支店及辦事處數目			資 本 存 款 (單位百萬法郎)
	I 巴黎	II 各省	總 數	
一八七〇	一七	四七	六四	二〇〇
一八九〇	六六	一九二	二五八	二六五
一九〇九	一九六	一・〇三三	一・二二九	八八七

里遜爲着要表示一個近代大銀行的業務關係，於是開列了關於銀行的信件之收受分發數目。貼現公司狄斯康多公司(Disconto Gesellschaft)——在德國及世界上最大銀行，一九一四年其資本爲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馬克——之書札往來情形，可用下面數目來表示：

收受書札

分發書札

一八五二年

六・一三五

六・二九二

一八七〇年

八五・八〇〇

八七・五一三

一九〇〇年

五三三・一〇二

六二六・〇四三

一八七五年利奧內信託公司在巴黎有流水賬二八・五三五項。一九一二年增至六三三・五三九項。

這些數目，將資本集中與業務擴張之根本變更了銀行的主要意義表示出來，較詳細地解說更覺明晰，現在，分散了的個人資本家已變成了一個集合的資本家經濟單位。關於資本家的流水賬之往來，銀行似乎只盡了技術上的機能；但當這些業務擴張時，結果是全資本主義社會上的工商業盡落於少數獨占者的支配中。這少數獨占者利用銀行關係及熟識流水賬項和

金融業務之狀況，先能正確地計核孤立的資本家的金融狀況，而後用縮小信用或擴大信用而統制着孤立的資本家！最後，決定孤立的資本家底命運，決定他們的資本應該怎樣；他們的資本，可任其隨意增減。……

再說一遍吧，銀行發展底最後的意義，就是獨占。

就銀行與工業間底密切關係而論，就能明確地估量銀行的新任務。假定一個銀行與一個工業企業交易期票，開列一項流水賬目等等；從個個地觀察，這些業務對於企業的獨立性斷不至於損害，銀行也不過負了媒介的任務而已。但是，當這些業務成爲複雜而繼續下去，當銀行將大量資本聚集於自己手中，當同企業來往流水賬更使銀行——這是實際上要發生的——正確地探悉顧客的經濟狀況，這樣，其結果只是工業資本更加完全直接依附於銀行罷了。

同時，銀行與巨大工商企業間底人的密切結合，亦同這過程相並發展，憑藉股份底獲得，憑藉銀行董事之參加工商企業的理事會，且因互相更迭更使銀行與工商企業銜合一起了。德國經濟學家耶第爾斯(Le. Teal)關於這種形態之資本集中與企業集中，曾輯集了完整的

數目。柏林六大銀行由董事代表參加三四四公司中，由經理代表參加四〇七其他公司中。合計起來，六大銀行監督着七五一公司。就中二八九公司的董事會中有銀行代表二人，有時且佔董事會會長。在這許多工商業公司中，其不同的重要經營是保險，運輸，酒館，劇場，美術生產等等。在另一方面，一九〇〇年有五十大工業家參加六大銀行的董事會，就中有屬於克虜拍 (Krupp) 公司及漢美郵船公司 (Hambvrg. Hmerika Lin.) 之董事。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〇年，六大銀行各都『參與』數百(正確數目是二八〇—四一九之間)公司之發行股票業務。

銀行與工業間底密切結合，由於兩者同政府間底密切結合更加完成起來。耶第爾斯說：『理事會中的位置任意供獻與可靠的人，尤其是知名之士，因他們能盡量去同權力機關勾通(一)關係。……國會議員或柏林市議員之參加銀行的董事會，亦是常見的事。』

如上所說，大資本壟斷底成立和發展，藉『自然的』與『超自然的』手段，以全力向前進展。其結果，在數百金融大王——這些金融大王統治着近代資本主義社會——間，產生了完備的組織的分工。(帝國主義論)

資本的金融資本化

資本家的產業的發達，促進銀行集中。集中了的銀行，是把產業提高至採取加爾貼及托辣斯形態的資本主義的集中之最高形態的一個主動力。於是我們不能再進一步來研究的，就是這樣生出來的加爾貼和托辣斯，對於銀行自身的組織和職能上有什麼反作用？而資本主義的諸企業之間，常有依存關係，究竟誰依存誰呢？這是依着資本力的大小而決定的。所以，巨大的企業結合一經成立，諸銀行便有受其支配之虞，銀行在這種刺激底下，自己也依着結合，期成爲更大的資本力。這樣的銀行助長加爾貼的成立，同時加爾貼也促進了銀行的完成。例如多數有力的銀行對於製鐵業的結合問題發生關係，甚至不惜違反當事者的意思。合力以促其成立。但是，他方產業企業家自己成立了的協定的結果，以前相互競爭着的二個以上的銀行之間，發生共通的利害，所以牠們也會在同一的交易範圍採取共同的行動。

由同樣的事情，產業上的結合，也會擴大一個銀行的交易範圍。例如，以前以原料生產的企業爲顧客的銀行，因企業聯合的成立，其交易也可擴張及於加工工業。但是，加爾貼的

成立必須有大銀行的存在。即是需要一個銀行能對於加爾貼所支配的全企業範圍給與巨額的支付信用及資本信用。

但是同時，處分投下的資本的權能愈益握在銀行手裏。我們既經知道：銀行所蒐集而管理的貨幣資本有二個來源：其一部是『非生產的』的諸階級所供給，他一部是『生產的』的階級即產業資本家及商業資本家所供給。換句話說，就是委給銀行去處分的資本，隨着信用的發達，不僅是資本家階級的一切豫備的資本，並且包含着屬於他們以外的諸階級的貨幣的大部分。所以今日的生產，是以比產業資本家所有的資本全額更為多額的資本經營的。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非資本家的階級委託銀行經由銀行而投下於產業的貨幣額，愈益增大。這樣的產業企業依存於銀行企業的程度，就比例於銀行資本的力的增大而強大起來。但是一方，銀行要吸收『非生產的』的階級的貨幣，必須能夠對他支付利息。在自己所蒐集而處分的貨幣資本不是那麼巨額的時候，把牠運轉於投機信用和流通信用，便能夠支付相當的存款利息。然在一方，這貨幣的全額異常增加，他方，隨着那種信用的重要減少，銀行便痛感着有把牠轉化為產業資本的必要，如果德國的銀行不能不斷地擴張這種產業信用，牠們早就會窮於存

益利用的方法，存款利息就會更加低跌了。其在英國，在或種程度也是實在情形。在存款銀行專行給與流通信用的英國，存款的利息最為低微。所以存款也有因存款者親行購買股票，不斷地離開銀行而向着產業的投資域流去的傾向。在德國的存款銀行和產業企業所協力同做的事，在英國是由存款者——公衆——自身去做。但對於公衆是同一結果，無論那樣，發起利得是不會到他們手裏的。單就產業企業來說，牠在英國對於銀行的依存，不若德國那麼甚。

產業企業所以變成依存於銀行的原故，是由於變化的所有關係的出現。投於產業的資本的大部分，現在是不屬於運轉着牠的產業資本家所有。他只有經着銀行纔能獲得利用牠的權利，銀行對於他代表着全所有者。加之，銀行又愈益將其自身的資本的大部分固定於產業。銀行這樣一來，就在益大的範圍成爲事實上的產業資本家，喜魯華鎮格(Hilberding)叫這種銀行資本即事實上變形爲產業資本的貨幣資本做金融資本(Finanzkapital)。所以，金融資本對於其所有者常爲貨幣態的資本。其所有者常把牠以貨幣態資本即取得利息資本的形態存放於銀行，並可常以貨幣形態收轉來的。實際上，這樣存放於銀行的資本的大部分，常變形爲

產業資本，生產用資本——生產手段及勞動力——而固定於生產過程之中。所以，在產業作用着的資本的大部分，是金融資本，是產業家所使用，銀行握有處分權的資本。

金融資本，隨着股份公司的發達而發達，隨着產業的獨占化而達於發達的頂點。產業的收益依着獨占化更爲確實更爲安定。銀行資本所能投下於產業的圍範準此而增大。但銀行資本的處分權握於銀行，對於銀行的支配權在於銀行股份的過半數的所有者。隨着所有集中的進展，這種在銀行握有勢力的擬制資本的所有者和在產業上握有勢力的擬制資本的所有者，愈益成爲同一個人，是勢所當然的事。而這種形態所包含的意義，我們一經想到全擬制資本的處分權握在少數巨大銀行的手裏，便會益發明白。雖則產業對於銀行資本是陷於從屬的地位。這決不是說大產業資本家從屬於大銀行資本家。所以，資本於其最高發達階段採取金融資本形態，同時，巨大資本家即金融資本家，便以「銀行資本的支配」的形式，統一的把握着一國的資本全額的處分權。不待說由個人關係的結合，在這裏也演着重大的任務。

金融資本，隨着加爾貼化托辣斯化，達於其勢力的頂點。一方商業資本的勢力最爲衰微，資本主義的周期完結了。在發達的初期，作爲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的貨幣資本，無論在

資本的蓄積，抑在手工的生產之資本家的生產化，都扮演過顯著的腳色。但是漸次『生產的』資本家——造出利潤的資本家——即商業資本家及產業資本家，得着勢力，終於爲生出利息的資本家所替代。那已經依存於產業資本的貸金資本，當其爲貨幣處理資本則營着一種貨幣職能，當其爲銀行資本則媒介着生產者間的信用交易。但是，不久，資本的動員和信用的不斷的膨脹，次第變更貨幣資本家的位置和職能，使銀行的勢力增大。現在銀行成爲產業的創立者，發起者，一轉瞬間成爲產業的支配者。這樣的恰如那徒前的貸金者以利息的形式奪去民衆的勞動收益及地主的地租一樣，現在這種貨幣資本，成爲金融資本而奪取產業的利潤。如果用黑格爾一流的說法，這便是『否定的否定』。銀行資本曾經是貸金資本的否定，現在其自身爲金融資本所否定。金融資本，是貸金資本和銀行資本的綜合，而於這至高無上的經濟的發達階段，占取社會的全生產的果實。（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殖民政策的方法

從歷史的見地來說，資本主義是在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環境中產生和發達的。在西歐各國

，資本主義最初是被產生資本主義的封建的環境（鄉村中的莊園經濟，都市中的基爾特手工業）所圍繞的，其後——脫却封建制度後，則被農村手工業的環境，以及農業和工業中之單純的商品生產所圍繞的。此外，圍繞歐洲資本主義的東西，是持有非歐洲文化的之文化的廣大地域。這是從那追逐水草之獵人的最原始的共產主義羣及食糧探索者，以至農業的商品生產和手工業的商品生產底發展階段上可以表現出來的。資本蓄積的過程，在此環境中進行着。

這裏，我們可區別爲三個階段：資本和自然經濟的鬥爭；資本和商品經濟的鬥爭；以及資本得有蓄積條件，在世界舞台上自由競爭。

資本主義爲了牠的存立和發展，必要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的。然而，這種形態，並不是每個都有作用的。資本主義對於：剩餘價值的販賣市場，生產手段的雇客，以及爲工銀制度的勞動力的貯藏所之非資本主義的社會層是必要的。資本僅以自然經濟的生產形態，決不能達到牠的一切目的。在一切自然經濟的形態中——在那持有土地共有財產之原始的農民共同體中，以及在封建的賦役關係和牠相類的關係中——爲了自己的需要而生產是經濟的核

心；對於他人的商品是毫無需要，或是很少需要；而且自己也不產生過剩的生產物，即有些過剩的生產物，也並不緊切地要想脫手的。但最重要的一切自然經濟的生產形態，站在生產手段及勞動力之一樣式的結合上的。共產主義的農村共同體，和封建的莊園及其他與此相類的東西相同，是站在那因為法律及習慣而成爲最重要的生產手段（土地）和勞動力的拘束之上的。於是自然經濟，於一切關係中，對於資本的要求，使對立爲硬的制限。因此，資本主義在一切場合，爲了推行前進，對於各歷史之形態的自然經濟，奴隸經濟，封建制，原始共產主義，以及對於家長的農民經濟，施行破壞戰鬥。政治的強力（革命，戰爭），由於國家的租稅壓迫，及商品的廉價，都是在這種戰鬥中，成爲並行的或相續的進行方法。對於歐洲封建制度鬥爭中的強力，是以革命的形態表現的（十七世紀，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結局都和這相類的），在歐洲以外的各國，對於更原始的社會形態鬥爭中，是以殖民政策的形態表現的。於此，實行了的稅制及與原始的共同體的貿易，成爲一個混合體，而這個混合體，和政治的強力經濟的要素相互密接地交錯着的。

資本主義和自然經濟的社會之鬥爭的「經濟的目的」，分別如次：

一、直接的占領生產力之最重要源泉，例如土地，原始林的野獸，礦物，寶石，鑽石，橡皮，及外國栽培事業的生產物等。

二、使勞動力自由，爲了資本而強制勞動。

三、導入商品經濟。

四、農業從手工業中分離出來。

原始的蓄積，即從中世紀末至十九世紀至歐洲資本主義之最初的歷史中，英國和大陸的農民放逐是爲了大量地把生產手段和勞動力轉化於資本的最大規模的手段。然而，在今日，與此負同樣任務的是由於支配的資本，在近代殖民政策上進行的。資本主義單由商品交易以求得生產手段爲滿足的希望，是一個幻想。資本方面的困難是在許多地方，生產力不傾向商品交易，不完全賣出最重要的生產手段；這是屬於社會形態的所有的。其中如；地中的礦物富源和地面上的牧場，森林，河水等的寶庫，以及持有遊牧原始民之家畜羣的土地，都是這樣。這種場合，自然經濟的形相，依靠着在內部慢慢地進行分解的過程，最先由商品交易讓渡最重要的生產手段；這個結果，在資本方面，等於完全拋棄牠的領域的生產力。由此理由

，資本主義的從殖民地諸國強奪最重要的生產手段與否，成爲他的死活問題。然而，土人的原始的社會組織，是社會最堅固的防壁，社會存在的物質基礎；所以資本的必需採用的主要方法：資本在進行擴張的時候，那非資本主義的社會組織之組織的破壞並剿滅是仍要繼續的。這裏，和最早原始的蓄積，是些少關係也沒有的。這個過程，連續至今日。一切殖民地的新擴張，自然，是由於對於土人的社會的經濟關係的資本這個執拗的戰爭及強力的掠奪他們的生產手段和他們的勞動力而進行的。使資本主義在牠的蓄積之唯一基礎上，用完全「和平的競爭」，即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國家中施行合法的商品交易爲限的希望，那是錯誤的。持有急速擴張力的資本的蓄積，決不能有待於勞動人口之自然的增殖，以及有待於非資本主義的形態自然地慢慢地移行到商品經濟，而滿足的。不僅在創生紀，就是在今日，資本除了歷史的過程之資本蓄積的不變方法的強力以外，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的。在原始的社會中，這是他的存亡問題，直到最後一人沒有了，還是生死的反抗的；鬥爭之外沒有他法。所以殖民地之不斷的軍事的占領，土人的暴動，及爲了鎮壓而出征殖民地，乃是在殖民地統治之日程上所表現的永久的現象。強力的方法是資本主義和制限他蓄積之自然經濟的組織相衝突

之直接的結果。沒有了自然經濟的組織之生產手段，勞動，和勞動力，資本主義是不能成立和推行的。然而，爲了要這樣的從自然經濟的形態奪取生產手段和勞動力，使得他成爲商品購買者，資本主義是要努力於破壞這種獨自的社會組織的。從資本的見地來講，這種方法是最最適當的方法。而且這種方法是最迅速最有效的方法。這種方法的另一方面，是增大地進行軍國主義；但這個軍國主義對於蓄積上的意義是和其他問題相關聯的，這在下面再說。資本在殖民地採用這個方法的典型的例子，是英國人在印度的政策及法國人在阿爾基林的政策。……

爲了獲得生產手段及實現剩餘價值之第二個最主要的前提條件，是在自然經濟的諸團體被破壞以後，仍要繼續的破壞，使引入於商品交易及商品經濟。一切非資本主義的層及社會，爲了資本而成爲商品的雇客，同時又不能不出賣他的生產物於資本。這是很少以「和平」和「平等」的正常交換，利益的相互依存性，「和平的競爭」及「文化的影響」來開始的。例如，資本是以強力向社會的團體奪取生產手段，更以強力使勞動者爲資本主義榨取的對象；但資本却也很難以強力使他們爲自己商品的購買者，更不易強制勞動者以實現自己的剩餘價

值。證實這個假定的，好像我們所看見的交通手段（鐵道，航路，運河），乃是商品經濟向自然經濟領域推擴的不可缺的前提條件。商品經濟的侵略軍很多，例如貫通原始林和切斷山脈的鐵道線，滿佈於荒野的電線，看不見的入港的大洋輪船那樣的近代交通之大規模的文明利器。雖然說這個變革是平和地推行的，但這不過外觀的吧了。東印度公司和香料國的交易關係，以及現代美國資本家和出賣毛皮的加拿加印度人間的關係，德意志商人對於非洲黑人的交易關係，差不多都在商業的旗幟之下，進行掠奪，強奪，及露骨的欺詐的。在發達落後的社會間進行「穩妥」，「愛和平」的商品交易之典型的例子，是中國的近代史。全部中國近代史——從一八四十年代之初起一直到最近，歐洲人爲了要強制的開放中國門戶而進行商品交易的戰爭，乃是連綿不絕的。由於傳教師所煽動而英國教徒加以迫害的，由於歐洲人的暴行，以及由於週期的戰爭之血腥殺戮——在這種戰爭中，和平的農民完全沒有防備，但終又不能不和歐洲各列強之最近代的資本主義的戰爭技術相拮抗——於是背負過重的公債，戰爭稅，歐洲的借款，更由於歐洲人在財政上有操縱之權，中國的要塞亦被他們占領，商埠被強制的開放，鐵道建設的利權被歐洲資大家強制的讓渡過去了；這是從前世紀的四十年代初

起至中國革命的勃發爲止的時期中中國商品交易的促成者。(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殖民地的勞動問題

開發殖民地和新市場的緩急，是要看牠的容受投資的能力如何而定的。這個能力就是在上述殖民地有富足的生產物，即牠的生產是資本主義的經營，牠的販賣是於世界市場上有保證的。一八九四年以來急速的資本主義的膨脹，引起金屬和棉花的價格騰貴，激發了那開發最重要原料的新資源之衝動。輸出資本是要求得產生這些生產物的領域的，其中尤以使鑛山業爲高度資本主義的經營爲主要。因爲這樣生產，殖民地的輸出得能過剩的增加，而給與新投資的可能性。新開國之資本主義化的步調異常急速；成爲開發的障礙物的不是當該國的資本缺乏（這種缺乏因爲有資本的輸入所以沒有了），在很多場合，乃是一種另外的事情來慢慢地妨害牠的——這就是缺乏自由勞動或工銀勞動。於是勞動者問題取了急性的形態，有以強力手段來解決的樣子了。

資本是和這個增殖的要求相矛盾的，而且經濟的克服是慢慢進行的，所以就要訴之國家

強力，來創造自由的工銀勞動者了。在初期場合，好像歐洲的對於農民，墨西哥的對於倍爾地方的美洲土人，以及現在的非洲黑人。強力的方法是屬於殖民地政策的本質，沒有了這個本質，殖民地政策便失却了牠的資本主義的意味的。而且勞動階級的存在是資本主義的一必要不可缺的一個條件，是構成殖民地政策的主要要素。進行殖民地政策而想不用強力的方法，恰和要除去無產者以存在資本主義同樣的是一個空想。

強制勞動有種種方法，其主要手段為收奪土着民的土地，即掠奪他們從來的生存基礎。這種土地被讓渡到征服者手中，同時，這種土地讓渡到大土地公司的傾向，比之讓渡到個別移住者的傾向，更加強烈。尤以鑛山生產物的採掘，此種傾向愈為顯明。在這種場合，由本源的蓄積方法。資本主義的財富突如集中少數大資本貴族手中，小的移住者仍是窘迫異常。由於這種方法而集中巨大財富於英屬南非的金鑛及金鋼石產地的所有者羣手中，那是我們可以想起的，又如小規模的必須要和大銀行結有最緊密的關係，好像南西非洲地方的小規模生產是集中於德意志殖民地公司之手的。這樣收奪了後，那些從土地上逐出來的土着民，便變成爲無產者，不得不成爲搾取的目的物。然而，土着民對於征服者的無厭要求，逼迫得不

能不抵抗。因此，移住者的壓服他們，以國家來干涉是必要的了，於是他們便努力於以國家來採取徹底的處置。資本爲要獲得無抵抗的榨取的目的物，乃以強力「鎮定」地域，完成國家的暴力，爲了實行此目的，全體國民——即祖國的無產者和納稅者，都要一致奮起。

達到這種收奪的目的，尙可採用租稅制度，這是漸進的方法。這種制度是要土着民交納最高度的貨幣。用這樣方法來養育成勞動者，比利時所屬剛果地方是完成過的。和這種壓榨的課稅相並的，還有厚顏無恥慢性的行使誑詐及欺瞞，以完成資本主義的蓄積。(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對於農民經濟的鬥爭

與自然經濟鬥爭的最重要最後的一幕，是農業從工業中分離，農村工業者從農民經濟中驅逐出來。手工業在歷史上是農業的副業，是在土着文化民間發生的。中世紀歐洲的手工業歷史是手工業的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從莊園中分離出來，而向同業組合的都市商品生產的專門化及發展之歷史。工業的生產雖然更從手工業超越工場工業而移向大工廠的資本主義工場

，但在鄉間，農民經濟中的手工業乃是執拗地固結着農業的。農閑期中家庭內的副業的手工業，在農民的經濟中，還是以自己的需要為主要使命。（註一）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發達，爲了要把手工業集中於工場的大量生產中，從農民經濟中次第進行奪取工業的部門；纖維工業的歷史，乃是典型的一例。爲了使農民大衆爲商品的購買者，資本主義首先限定農民的經濟於一部門——這也不是容易征服的，歐洲財產關係中是一般地伴着困難的。（註二）外觀上，好像是和平地進展的。但這個過程很難識別，差不多完全受到純粹經濟的要素的影響的。工場的大量生產——專門化的，具有生產行程之科學的分析和結合的，並具有從世界市場買入原料及有完成牠的工具的——比之原始的農民的家內工業，在技術上是異常優越的，那是無可疑的。實際上，在農民的農業從家內手業中分離出來的行程中，租稅的重壓，戰爭，浪費及國民的獨占土地等要素，乃是最有力的。這個過程，在北美合衆國，是徹底的實行過的。

（註一）在中國，一直到最近，家內工業在廣泛的市民間，還是存在着的。例如有三十萬居民的甯波是個舊式的商業都市。「婦女是爲了她的丈夫及自己而自己製造靴鞋，帽子和襯衫的。當時，甯波的青年女子如果把手製的東西出售，那是很惹人注目

的。』——Dr Nyok Ching Tsvr 寧波工業理學的形態，一九〇九年。

(註二)蒙受資本主義生產的影響的農民經濟史之最後一章中，他的關係當然是顛倒的。沒落了的小農，常爲了資本主義的出資者在家內工業，乃至單在工場中爲工銀勞動者(成爲男子的主要事業)，一方面，農業的經營全然落在婦女，老人和小兒等的肩上。烏爾倍柯的小農，就是典型的一例。

在完全相異的歷史舞台——南非洲，資本主義與小商品生產者的競爭之「和平方法」，更明示了與此相同的行程。

前世紀的六十年代前，開波殖民地和布魯人的共和國地方，實行純粹的農民關係的。布魯人從福台特人和咖富伊爾人那裏奪取最好的牧場，用暴力滅絕他們，驅逐他們，使他們永遠過着放浪的遊殖民生活。十八世紀時，福台特族全體差不多經過幾次滅絕，因爲荷蘭的移民而把土地讓渡了。向東擴張的荷蘭人，又和巴芝族相衝突，於是咖富伊爾戰爭的時代便開幕了。然而，這種自以爲富有古風，清教徒的嚴格的「選民」，並精通舊約聖書的荷蘭人，僅僅掠奪土人的土地尙不滿足，他們更完全破壞了黑人的農民經濟。火酒在那時，表演了極大

的住務，英國政府在開波殖民地的禁止火酒，遇到了清教徒的反對。一般地說來，開波人的經濟在六十年代以前，是家長的，自然經濟的。到了一八五九年，開始在南非洲敷設鐵道。家長的性質，自然不妨礙布魯人的極端的頑固性質和粗野性質。布魯人以爲黑人是天然的爲他們從事於奴隸勞動的，而且爲農民經濟上所不可缺的基礎。一八二六年英國殖民地的廢止奴隸，雖然對於奴隸所有者給與三百萬磅以爲妥協，但他們仍以「大出兵」相對付呢。布魯人逐出開波殖民人，使他們彷徨於奧萊基和巴爾，那時的馬太倍萊人也從里波勃地方被逐到北方，他們更放逐馬加拉加人；布魯人這樣的追逐黑人到北方，恰像美洲的農業者受着資本經濟的打擊被逐到西方去。奧萊基和利波勃之門的「自由共和國」，對於那些確認奴隸制的神聖化而企求獲得權利的英國資產階級的陰謀，發生了抗議。這個小農民共和國和巴芝種的黑人不絕地發生遊擊戰鬥。爲了黑人，布魯人和英國政府間，繼續了十年的戰爭。英國和這個共和國間所爭論的是黑人問題，即在表面上英國資產階級是努力於黑人解放的。實際上，這是由於農民經濟及大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之相互間，獲得福台特人和咖富伊爾人，即他們要得到土人和勞動力而開始競爭的。他們兩者間爭奪之目的完全相同的。這就是：征服，驅逐並

絕滅有色種人，破壞他們的社會組織，獲得並擄取他們的土人，強制他們勞動。不過方法上是根本不相同的。布魯人是代表小規模的家長的農民經濟之基礎的「舊奴隸制」的，英國資產階級是代表土人之近代的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擄取的。托拉斯巴爾共和國的基礎法上，很粗暴的宣言着：「人民不論在國家中或教會中，白人和黑人之間，不許一律平等的」。在奧萊基和托拉斯巴爾地方，一個黑人也不許可所有土地，無旅行券而旅行，及夜間在街上行走。在布拉斯地方，雖是一個農民(英國的)，可以打死自己使用的咖畜伊爾人的。這種農民在法庭上判決無罪時，他的隣人們都是唱奏音樂來迎他歸家的。白人也常常虐待土着的自由勞動者，使他們不得不逃走，自己可以奪取他們的工銀。

英國政府的戰術是相反的。他們立於土人的保護者的地位，特別是那買收會長的歡心，保護他的主權，強制的給與處分土人的權力。不但如此，英國政府在可能場合，也一反黑人習慣和事實上的社會的諸關係，用最善的方法使會長為他們種族的土地所有者。土地為全種族的共有財產，譬如馬太倍萊的會長羅倍哥拉是專制的支配者，對於各家族有分配耕作地的利和義務。英國政策的最後目的是非常明白的。即企謀大規模的掠奪土地，在這種時候，

土人的酋長爲他們的工具。最初，他們以很大的軍事行動來撫慰黑人。九次血腥的咖富伊爾戰爭，爲了打破巴芝種族的反抗，繼續到一八七九年。

一八六七——七〇年的發見基巴萊的金鋼石礦和一八八二——八五年的發見托拉斯巴爾的金鑽這二件重要事情，在南非洲的歷史劃一新時代；那本來有企圖的英國資本主義才以一切力量公然現露出來。不久，英屬南非洲公司開始活躍起來了。英國輿論之中，也急激的變化了。對於南非寶庫的貪慾，驅使英國政府踏進一步。爲了征服南非各國，雖是拿出莫大經費，犧牲很大，英國資產階級也是願意的。向這些國家的移民突然增多了。在此以前，移民是很少的。但金鋼石礦和金鑽發見以後，南非殖民地的白人數便飛躍的增加了。一八八五——九五年間，僅僅烏芝脫渴特沿岸已有十萬英人移住了。保守的農民經濟，今後は落後了，鑛業及與此相關聯的鑛業資本則極大發展了。

英國政府現在一變牠的政策，到了五十年代的英國，由於聖特利巴條約和波萊夫泰因條約而承認布魯共和國。現在牠是占領了圍繞這些小共和國的一切領域，開始政治的包圍那些農民國，同時，那些一向受到保護之恩的黑人也被吞迫了。英國資本家一步一步地逼迫着了

。一八六八年，英國把巴斯脫蘭特置於自己支配之下。一八七一年從奧萊基國奪取烏芝脫灣特沿岸的金鋼石礦，變為王室殖民地。一八七九年，征服沙蘭特後，合併於殖民地納大爾；一八八五年，征服倍基阿蘭特，編入開波殖民地；一八八七年，英國征服馬太倍萊和馬喜納蘭特；一八八九年，英屬南非公司獲得在此二個領域上的特權；一八八四年和一八八七年，東海岸地方(到聖特爾喜灣和葡領)完全被英國合併；一八九四年，英國取得脫加蘭特。馬太倍萊和馬喜納的蹶起反抗，南非公司最初用暴力鎮壓暴動，其後用文化手段撫慰土人。在形勢險惡的地方建設二大鐵道。

布魯共和國這樣地被包圍着，感覺得不安了。內部的一切相逆而進。移民的大潮流和新的熱烈的資本經濟之波浪，忽忽破碎了小農民國守壁。耕地及其他國內的農民經濟和資本蓄積的要求及欲求之間的矛盾，實際上已很利害。共和國每事都拒絕新的任務。管理的不適用和幼稚，受到咖富伊爾人的不斷的危險，在議會中議員的被收買而貫徹大資本家之意志的背德行為，缺乏抑制投機商的無統制的公司之治安警察，爲了十萬移民忽然流入而發生水運和交通機關的不備，使增高資本家所收買之勞働力的價格的高率保護關稅，煤炭的高額運費

——這些，都是給與農民國急激的可驚的破產之力量。

他們以原始的手段守着，乃是非常愚笨的。他們以為自己人數極多，對抗他們，只要把代表資本權力和時代之特徵的「他國人」大眾的一切權利除去！然而，這不過是空談。形勢已非常迫切了。紅利使農民共和國痛感在經濟上的失策。鑛業資本旺盛了。英領南非公司建設鐵道，征服咖富伊爾人，組織他國人的暴動，最後則煽動布魯戰爭。農民經濟的吊鐘響了。合衆國的戰爭是變革的開始，但南非的戰鬥是牠的終結。牠的結果，自然是打倒了土人的原始的自然經濟的組織，資本對於建立在這個廢墟之上的小農經濟得到勝利。布魯共和國的對於英國的抵抗，和美國農業對於資本支配的抵抗，同樣是不可能的。代替了小農民共和國，設置一個近代的大國家；在現在的新南非聯邦中，資本是公然的獲得支配權了。英國人和荷蘭人之舊的對立，現在變為資本和勞動之新的對立了。這兩國的五百萬有色勞動人民的市民權和政治的權利，全被百萬白色榨取者所剝奪了。在這個時候，布魯共和國的黑人果然是兩手空空，就是開波殖民地的黑人，從前受到英國政府的政治的同權的，也被剝奪了一部分的權利了。而保守黨的帝國主義政策——依靠無恥的暴力行爲的大事業，現在正由自由黨

來完成呢！(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世界的分割

地理學家蘇巴(A. Supan)在他的『歐洲的殖民地之領土的發展』(Territori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and Colonies)一書裏，關於十九世紀末葉歐洲的殖民地之領土的發展有了下面的約略敘述：

屬於歐洲的殖民地所有列強之面積百分比(包括美國)

	一八一七年	一九〇〇年	增加率
非洲	一〇・八%	九〇・四%	一七九・六%
波倫尼西島	五六・八	九八・九	一四二・一
亞洲	五一・五	五六・六	一五・一
澳洲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美洲	二七・五	二七・二	一〇・三

蘇巴更斷然地說：「這一時期的特徵，自然是分割非洲與波倫尼西島(Polynesia)。』因爲在亞美二洲沒有未佔領的地域——就是未屬於任何國家的土地——剩餘着，所以蘇巴的結論是不得不加以擴充。我們須說這一時期的特徵，是地球上終局的分割——所謂終局的並不是指新分割沒有可能之意義，反之，新分割不但有可能，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終局的分割，是指資本主義國家的殖民政策終結了地球上未佔領地域底領有之意義。因爲世界早已分割淨盡，將來的重新分割只是由一個領有者向其他領有者轉移，而互相代替而已。

我們可以親眼看見這一個世界殖民政策底特殊時代，同資本主義最近發展階段即金融資本有最密切的關聯。而且，爲着要正確地規定這一時代與前時代底不同，與近日情勢底不同，就有詳論以上諸事實之必要。開始，這裏就發生了兩個具體的問題。殖民政策底激烈化與殖民地攫取鬥爭底緊張化，可以在金融資本時代正確地觀察得到嗎？關於這方面，在今日又是怎樣分割世界呢？

美國的著述家莫理斯 (Morris) 在他的『殖民史』(The History of Colonization) 一書中，收集了十九世紀各時期關於英法德三國的一切殖民地領有。他得着如下的約略結果：

殖民地領有

	英國		法國		德國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 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 萬)	面積 (單位百萬 平方哩)	人口 (單位百 萬)
一八五——一八三〇年	?	二二六·四	〇·〇二	〇·五		
一八六〇年	二·五	一四五·一	〇·二	三·四		
一八八〇年	七·七	三六七·九	〇·七	七·五		
一八九九年	九·三	三〇九·〇	三·七	五六·四	一·〇	一四·七

就英國而論，一八六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為攫取殖民地最多的時期，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間也是非常重要的。至於法德二國所攫取之殖民地，大部分是在十九世紀最後二十年間，這些殖民地獲得也是重要的。

上面已經看見，在蘆斷以前的資本主義發達底最高點——即自由競爭全盛時代——是在

一八六〇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間。現在可以看見這一時代是緊接於前時代的，是殖民攫取底『飛躍』之開始，是分割世界地域底鬥爭之異常尖銳化時代。所以，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與金融資本主義推移，無疑地是同世界分割鬥爭底激烈化密切地結合起來。

霍蒲孫 (Hobson) 在他『帝國主義論』(Imperialism) 一書上指出一八八四年至一九〇〇年，爲歐洲的重要國底最大擴張殖民地時代。依他的估計，在這數年中，英國攫取領土三・七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五七・〇〇〇・〇〇〇；法國攫取領土三・六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三六・〇〇〇・〇〇〇；德國攫取一・〇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一四・七〇〇・〇〇〇；比利時攫取九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三〇・〇〇〇・〇〇〇；葡萄牙攫取八〇〇・〇〇〇平方哩及有人口九・〇〇〇・〇〇〇。在十九世紀末葉，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對於殖民地之爭奪，在外交與對外政策史上已成一種周知的事實。

在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六〇年間，英國的自由競爭達於最隆盛時期，英國的卓著的資產階級政治家當時也表示反對殖民政策，他們以爲殖民地底解放與殖民地脫離母國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非常有希望的。貝耳 (M. Beer) 在一九九八年所發表『現代的英國帝國主義』

一文中述繼：在一八五三年，狄斯累利(Derby) (英國的政治家——譯者註) 雖是傾向於帝國主義政策，但他却說：『殖民地是盤繞於我們頸項上的磨石。』然而至十九世紀末葉，羅德斯(Cecil Rhodes) 與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 ——他們倆是帝國主義的公開辯護者與帝國主義底最無恥的遂行者——可說是時代的產兒了。

但是，當時英國資產階級的卓著的政治家，關於所謂近代帝國主義的純經濟根據與社會政策根據之關係，反是完全明白，這確是極感興趣的事。

張伯倫讚美帝國主義而說帝國主義是一種『真美善和經濟的政策』，而且他還格外注意德美比(比利時)三國是英國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者之事實呢。

從來的新迦嘉，卡特爾及托辣斯的創造者都說救濟只有在壟斷中獲得。然而在壟斷中獲得的救濟——資產階級政治家也應和此說——只是促進世界上未分割部分底佔領而已。

新聞記者斯忒德(Lead) 傳述他的知友羅德斯(Rhodes) 在一八九五年告訴他關於帝國主義思想：『昨天我在East End(街名——譯者註)的失業者大會中，聽到熱狂激怒的演說；但他們只是在叫喊着：我們需要麵包，我們需要麵包！後來我在歸途上把這件事思忖一番，使

我更確信帝國主義底重要。我的有涵養的思想給社會問題一個解決：爲着要拯救大英帝國四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口於流血的內亂之中，我們的殖民政策家就有開拓新領土以適合收容自己國家的過剩人口之必要，在新領土中亦須有新市場以供我們的工廠與礦山所生產的商品的銷售。正如我時常所說，大英帝國是一個胃腹問題。倘若誰要避免內亂，誰就非要做一個帝國主義者不可。』

以上這些，是財界大王兼巴阿戰爭 (Boer War) 的主謀者羅德斯 (Cecil Rhodes) 在一八九五年之供狀。

世界領土底分割與最近十年間的變化，若正確地把牠列表記其綱要，那就要利用以前引述過的蘇巴 (Supan) 的著作中之數字。蘇巴觀察一八七六年及一九〇〇年。現在用比較的方法擇用一八七六年——這一年是很適合的時期，因爲恰在這個時期，西歐資本主義底發達，大體上其壟斷的前階段是已經終結了的——及一九一四年。再用許布涅 (Tahner) 的最近統計 (地理學統計表) 代替蘇巴的數字。

蘇巴所告訴我們的，只是殖民地的面積和人口。我們要使情形更加完滿，所以，也要加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進非殖民地 (Noncolonial) 與半殖民地 (Semi Colonial) 如波斯，中國，土耳其這幾國的面積和人口。波斯已差不多完全為殖民地。中國與土耳其也漸漸變為殖民地，我們得以下的結果：

列強的殖民地領有 (面積單位百萬平方哩，人口單位百萬)

	殖民地		『本國』		總計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面積	人口		
英國	一三·五	二五·九	三三·五	三九三·五	·三	四六·五	三三·八	四四〇·〇
俄國	一七·〇	一五·九	一七·四	三三·五	五·四	三三六·二	二·三	一六九·四
法國	·九	六·〇	一〇·六	五五·五	·五	三九·六	一·一	九五·一
德國			二·九	一二·三	·五	六四·九	三·四	七七·二
美國			·三	九·七	九·四	九七·〇	九·七	一〇六·七
日本			·三	一九·二	·四	五三·〇	·七	七二·七

合計	四〇・四	二七三・八	六五・〇	五三三・四	一六・五	四三七・二	八一・五	九六二・一
其他諸國(荷蘭，比利時等)的殖民地							九・九	四五・三
半殖民地(波斯，中國，土耳其)							一四・五	三六一・〇
其他諸國							二八・〇	二六九・二
全世界的總面積及總人口							一三三・	一六五六・六

由這些數字可看出十九世紀末葉及二十世紀初葉，整個世界已被分割淨盡。在一八七六年以後，殖民地領有擴張得很大，其面積從四〇、〇〇〇、〇〇〇平方籽增至六五、〇〇〇、〇〇〇平方籽。六大強國的總增加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平方籽，即較本國的面積（一六、五〇〇、〇〇〇平方籽。）大二分之一。

在一八七六年，三大強國尙沒有殖民地，而屬於第四等底法國也不過只有些微而已。至一九一四年，這四大強國攫取面積一四、一〇〇、〇〇〇平方籽（或較歐洲面積還大一倍）及人口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之殖民地。

殖民地領有底擴張之不公平，已是非常顯著。以德法日三國——三國的面積與人口是無差異的——相比較，就可以明白；法國的殖民地領有之增加，比德日二國幾大三倍。但當這時期的開始，法國的金融資本也許亦比德日二國的金融資本高出幾倍。

除了純經濟的原因以外，地理的條件及其他原因亦影響到殖民地之發展。最近幾年間，在大工業，交易及金融資本的高壓之下，世界的平衡化與各國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條件的平均化之進程，都是非常強烈；然在六大列強間總是依舊保存着非常的差別。新資本主義國家（美，德，日）有飛躍的發達，而舊資本主義國家（英，法）反是異常落後，但是在經濟最落後的俄國，近代資本主義底帝國主義，依然蓋覆於資本主義前期諸關係的密網中。

弱小國家的小殖民地已同列強的殖民地領有相並舉出，這些小殖民地實都是殖民地新『分割』之目的物。大部分弱小國家僅因列強間的利益衝突——這種利益衝突使小國避免了列強的瓜分——而得保存自己的殖民地。

至於半殖民地，是在自然與社會的一切領域中之一個過渡形態的例子。金融資本對於經濟的國際的一切關聯是佔着偉大——截釘斷地說——勢力，而且實際上金融資本能夠征服享

有政治上完全獨立的國家，以後就可以看到這種實例。但金融資本在附屬國中——包括喪失了政治上的獨立之國家和國民——自然獲得非常「便宜」與鉅大的利益。

在這裏，半殖民地國家是表示一個「中間物」底特徵。當這世界其餘部分已經分割淨盡之金融資本時代，對於諸半屬國攫取的爭奪之日趨兇猛，也是必然的事。

在資本主義底最近階段以前，甚至還在資本主義以前，就有殖民地政策與帝國主義存在過。建築於奴隸制度上面的羅馬（Rome）就已經施行過殖民地政策而實現了帝國主義。然而關於帝國主義底「一般的」觀察——忘却了或漠視了社會經濟制度底根本的不同，必然地會陷入絕對的空虛迂論或歎歎——例如以大羅馬同大英帝國相比——之深淵中。

資本主義初期的資本主義的殖民政策與金融資本時期之殖民政策，也是有本質上的差別。

現代資本主義的主要特徵，是大資本家的壟斷集團底統治。當一切原料資源都被一個集團支配着的時候，這種壟斷都是非常穩固的。上面已經看見，國際的資本家集團欲使對方沒有與之競爭底可能，怎樣狂熱地努力於購買一切鐵礦油田等等。所以，只有殖民領

有，可給壟斷對於競爭者的鬥爭危險——這種危險包含競爭者以法律手續建造國家壟斷底可能性——以完全成身之保證。資本主義愈發達，原料需要愈是急切，全世界上的，競爭與掠奪原料也愈激烈，殖民地攫取鬥爭也愈加兇猛。(帝國主義論)

帝國主義的觀念

金融資本不要自由而欲支配。牠不願個別的資本家獨立，却要求束縛；牠嫌惡競爭的無政府狀態而欲組織。自然，牠是在更高度的規模中進行競爭的。但爲了要遂行這個，並且維持和增進牠的優勢，金融資本是需要一個國家——爲了金融資本而由於關稅政策以確保國內市場並容易征服外國市場的國家。這是一個政治的有力國家，即在遂行自己的貿易政策時不必要顧慮到各外國之利益的對抗的有力國家。結果，便是一個強力的國家，牠的金融的利益伸及到外國，發揮牠的政治的權力，對於弱小國家強迫訂立有利於自己的供給條約和通商條約。這樣的國家，變爲在全世界到處要干涉，且以全世界爲自國金融資本的投資市面的國家。金融資本最後遂行膨脹政策，必要一個把新殖民地合併於自國的強力國家。自由主義是

國家的權力政策之反對者。換言之，自由主義在小範圍中承認國家的權力干涉，以對抗舊的權力——貴族階級和官僚階級，而確保自己的支配的。但現在是需要毫無限制這個權力政策的金融資本主義了。

膨脹政策的要求，更是變革了資產階級的世界觀。他們停止了平和的人道的觀念。從前的自由貿易論者的信仰自由貿易，以爲這不僅是單純的正當的經濟政策，且是和平時代的出發點。但是金融資本是沒有這種信仰的。金融資本已經沒有資本主義的利益之調和的影跡，而競爭戰則成爲一個政治的權力鬭爭。和平的理想消滅了，國家之偉大和權力的理想代替了人道主義的理念。然而近世國家是努力實現國民的統一而發生的。以民族爲國家的基礎，當做國家的自然界限的民族思想（這種思想是承認一切民族有構成自己國家的權利，而所謂民族是由自然的界限形成國家的界限），現在則變爲以自己的民族顯揚於他民族之上的思想了。現在的理想是要確保自己民族的支配世界；這樣努力進行是和努力於追求資本的利潤是同樣無限制的。資本是世界的征服者，征服了新的國家便又超越了新的界限。這樣的努力是經濟的必然性，牠要把小經濟領域成爲大經濟領域的屬國。在這個時候，各民族的政治的自

決權和獨立權是不承認了，一切有人面的人類民族的平等之民主主義信條也不表現了。同時，獨占的經濟的優遇，反映爲自己民族必要立於優遇的地位了。這個民族對於其他一切民族是特別的。他民族的征服是由於強力——即由於極自然的方法而進行的；支配民族的這樣支配，是負有牠特殊的自然性質的，即自己的人種性質。在此人種觀念上，金融資本對於權力努力的理論是復活了自然科學的假裝，而這種權力努力是由於金融資本之行動的自然科學的制約和必然性而證明了。寡頭政治的支配理想，代替了民主主義的平等理想而顯現了。

這個理想，在對外政策的領域中，驟然看來是包括全民族的，但在對內政策的領域中，那就一變爲以雇主的立場對抗勞動階級了。同時，勞動者的權力增進，那末，對抗無產階級的要求之國家權力更加強大的「資本的努力」也要強大了。

這樣，克服舊自由主義的各種理想之帝國主義觀念便發生了。牠嘲笑自由主義理想的空洞——「這是何等的幻想；僅以權力決定國民的運動，而期待永遠的和平王國和提倡國際法，真是愚呆呀！人道主義的無思慮是妨害進行的，在國內，造成了勞動問題而用工夫於社會改良，在殖民地方面，廢除那合理的榨取的契約奴隸制度，夢想那永遠的公正，但是，這樣

的做法，我們怎樣能征服世界呢？」

帝國主義是呼出了個更偉大的理想，代替了資產階級的空想。帝國主義是率直的爲了資本主義的利益，牠的全政策是互相鬥爭，但有互相結合的資本主義的組織。然而帝國主義如果一推究牠自身的理想，那便恍惚和洵然了。帝國主義自己不要什麼東西，牠不是幻想家，也不是夢想家。以冷酷透明的眼光，牠觀察各民族的集團，在一切民族之上，發見了自己民族。這個民族是現實的。這是住在強力的國家中的，這個民族的向上，乃是牠一切努力的目標。個人利益的奉獻於更高的一般利益——這是一切生存能力之社會的觀念的條件——達成了，於是不是民族的了，國家和民族結合爲一個統一體，而民族的理想被利用爲一種政策。階級的對立因爲全體的利益而被消滅。爲了那「民族的偉大」這個共同目標而結合成民族的共同動作，是代替了使有產者沒有出路的階級鬥爭，而出現了。（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保護關稅

帝國主義是資本蓄積過程中的「政治的表現」，在互相爭奪那還沒有消滅之非資本主義的

世界環境的殘存部分。從地理方面來說，這個環境現在還是包容地球的最廣汎部分。然而，如果一測那爲了剩餘生產物之販賣的可能性和剩餘價值之資本化的可能性而爭鬥的舊資本主義諸國所蓄積的巨大資本額，更一測在今日還是前資本主義文化的領域中所急變爲資本主義文化的速度，換言之，以資本生產力的發展已達到高度階段來測定，那末，免除牠的侵略的殘存分野是很少了。所以資本的國際活動，是在世界的舞台上進行的。資本主義諸國要遂行高度的發展，要獲得非資本主義領域的競爭也愈益激烈，帝國主義在對於非資本主義世界的進攻活動中，以及在競爭資本主義諸國間之對立的激化中，也增加力量 and 狂暴了。然而，帝國主義越是狂暴，越是執拗，那末，非資本主義文化也跟着根本的沒落了，而自己的資本蓄積的地盤更急速地失却了。帝國主義是延長資本壽命的歷史的方法，並且是用最簡單的方法在資本存在上設定一個目的的最確實之手段。但是，這個目的不是容易達到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傾向最後目的，是形成資本主義的向破滅時期的最後階段這個形態而表現的。

對於資本蓄積之和平發展的希望，對於「僅在平時繁榮的貿易和工業」的希望，以及調和世界各商業國民間的利害——的曼徹斯特學派的全部觀念，是發生於古典經濟學的青年時

代，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歐洲自由貿易時代中見出實踐的確證。這是立於英國自由貿易派的錯誤之上的——好像以商品交換為資本蓄積的唯一前提，又以資本蓄積和商品經濟為相同的。里加特學派都是以資本的蓄積及其再生產的條件和單純商品生產及單純商品流通的條件相同的。最後，這些自由貿易實際家，都表現為淺薄的學說。哥台同盟所證明的一切是為了解開夏地方輸出木綿製造業者的特殊利益。他們的主要目標是得到購買者，而他們的信條是：我們為了發見購買者，不得不向外國購入。要求他的利益——自由貿易，特別是食料品價格的減下——的消費者，不是吃麵包的勞動者，而是吃勞動力的資本家。

這個福音決不是資本蓄積全體利益的現實的表現。英國自身在四十年代，由於鴉片戰爭明示牠的虛言了。在歐洲大陸，六十年代的自由貿易，已完全不是表現工業資本的利益了。當時大陸的主要自由貿易國，還是農業國，這些國家的大工業還不能和農業相對的發達。自由貿易的體制，毋甯說是成為中央歐洲各國之政治的形成的一方策而實施的。在德意志，這是俾斯麥的政策，普魯士的手段，即要把奧國除出於聯邦及關稅問題之外，由普魯士的指導以建設新德意志帝國的。從經濟上說來，自由貿易在德國，不過是以商人資本的利益——特

別是在世界貿易上有利害關係的漢桑都市的資本的利益，和農業者的利益爲基礎吧了。只有國內工業中的鐵生產是在要求廢止來因關稅的自由貿易方面的，而南德意志的木棉工業是斷然反對派的保護關稅派。在法國，那個以全歐自由貿易體制爲基礎的最惠國條款是由拿破崙三世結成的。然而這個條款沒有得到那些由工業及農業出身的頑固的保護關稅派議會之多數贊同，並且受到他們的反對的。第二帝政府爲要開闢通商之路，只好採用一個應急策而訂立了這條約；而英國方面呢，爲了避免法國議會之反對，乃隱身於立法機關之背後，以國際的方法，去承認實施自由貿易，法英間最初的基礎條約結成後，法國的輿論沸騰達於極點。法國的舊保護關稅是由於一八五三年至一八六二年間的三十二個勅令而破棄的；其後，於一八六三年，不顧形式如何，由立法上的手續而承認了。在英國，自由貿易是卡維爾政策的必須條件，而且是依賴法國之欲求的必須條件。一八七〇年，因受輿論的督促，開一調查會；在此會中，可以看出那些有利害關係者還不十分贊護自由貿易。最後，講到俄國。在六十年代，自由貿易的傾向不過在商品經濟和大工業方面漸形成了廣泛的基礎。然而農奴制的廢止和一個鐵道網的建設却伴着成功了。

這樣的成爲國際系統的自由貿易，最初就不僅爲最早資本蓄積史上的一插話了。因此，七十年代末以來的一般的恢復到保護關稅，乃是完全對於英國的自由貿易之防禦方法。

然而，如下面的事實，却是相反的。這就是，法國、意國和德國在恢復保護關稅的時候所表演的主要作用是爲農業上的利益——成爲問題的不是英國，乃是美國的競爭。七十年代的恐慌以來所繼續的不景氣，以及那準備保護關稅之氣運的世界市場的普遍不景氣，都是和英國的獨占不相關的。但保護關稅派轉換戰線的一般原因還有更深刻的呢。世界市場上大工業的資本在得到其蓄積地盤前已經揚棄了，然而，爲了得到那對抗資本主義各國之利益相關性的非資本主義環境這個鬭爭中，利益的對立關係和競爭是顯現了。

自由貿易時代的開始時，東亞細亞是由中國戰爭而開放了，歐洲資本在埃及也侵入了。在八十年代與保護貿易政策並進的伸張政策，加力的開始活動了。即：英國占領埃及；德國侵略非洲，占領殖民地；法國占領突尼斯及遠征托開；意國的侵入亞塞不及馬塞烏埃；阿比西尼亞戰爭和亞利托萊的建國；英國的侵略南非洲——這些都在八十年代繼續不斷的進行着的。爲了要在突尼斯獲得勢力範圍的法意戰爭是七年後法對意的關稅戰爭之獨特的前奏曲。

舊資本主義國家的內部及海外各國非資本主義的領域之獨占，成爲資本的中心問題；一方面，自由貿易，即「門戶開放」的政策成爲非資本主義國的對於國際資本的無防備及其在競爭中資本間相均衡的特別形態；且是部分的或全體的占領非資本主義國爲殖民地或勢力範圍的前階段。英國是一向忠實地採用自由貿易的，牠自始是一個殖民國，具有非資本主義的廣大地域爲活動基礎的。

國際保護關稅政策之內部的矛盾，是和國際借款體制的充滿着矛盾性質同樣是歷史的矛盾的反映。

近代的高率保護關稅制，在本質上是基礎於軍備擴張而開始的。在德國，法國，意國，以及在俄國的恢復到保護關稅是伴着軍隊的增加的。因爲這個原因，歐洲的準備戰爭的系統——先陸軍後海軍，成爲基礎的進行了。歐洲的自由貿易乃讓席於帝國主義的軍隊組織之基礎的保護關稅。

這樣的資本主義的蓄積是具有二個相異方面的。一個是在產生剩餘價值的場所——工場，鑛山，農耕地——及在商品市場中完成的。從這方面看來，蓄積是一個純粹的經濟的過程

——這個最重要的階段是於資本家和工銀勞動者之間進行的。這是在工場及市場方面，全然活動於商品交換，等價物之交換的界限內的。在這裏，形式上是和平及平等支配着的，但在蓄積中，終是暴露着：所有權變為掠奪他人的財產，商品交換變為榨取，平等變為階級支配。

資本蓄積的另一方面是在資本和非資本主義的生產形態間完成的。牠的戰場是世界舞台。在這裏，殖民政策之方法的國際借款的體制，擴大勢力範圍的政策，以及戰爭是支配着了。於是暴力，欺詐，壓迫，掠奪等事發現了，而在這政治的暴力行為及混沌中，便可看出經濟過程的嚴密法則。

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理論是僅僅看出「和平的競爭」，技術上的奇蹟及純粹商品交易的領域這一方面；他方面，即資本的暴力行動方面，那是認為「對外政策」之偶然的表現而脫出資本的經濟領域的。

在實際上，政治的暴力，也不過是經濟過程的補助手段，資本蓄積的二方面是由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而相互地組織的結成的；這個東西的結合，才產生資本之歷史的進路。（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軍國主義及其機能

軍國主義是在資本的歷史中具有一個完全明確的機能的。軍國主義是伴着在蓄積的一切歷史階段中的蓄積手段的。所謂原始的蓄積時代，就是在歐洲資本的初期，軍國主義是演出了決定的作用的。即：在侵略新世界及印度的香料各國的時候，在侵略近代的殖民地破壞原始社會的社會團體及強奪這個社會的生產手段的時候，在具有防害商品經濟的社會構成的國家中強制其貿易的時候，在以暴力把土人無產化，於殖民地強制工銀勞動的時候，在把歐洲以外之地作為歐洲資本的勢力範圍並且擴大牠的時候，在獲得後進各國中敷設鐵道權的時候，以及在執行由國際借款而生的歐洲資本之請求權的時候，軍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各國相互間競爭的手段——爲了要得到非資本主義的文化的領域。

軍國主義還有個重要的機能。從純經濟方面來說，軍國主義是實現剩餘價值的好手段。

最初加強對於農民的商品經濟是近代的租稅制度，這是誰都知道的。租稅的壓迫是強制農民使他們生產物的更多部分變爲商品，同時使他們更加成爲購買者，引出農民經濟的生產

物投於流通狀況中，更使農民成爲購買資本生產物的人。再在農民的商品生產之前提下，稅制度是由農民經濟來引出更大的購買力的。

此外，在貯蓄銀行和普通銀行，爲了增大找求投機者的資本，由農民和少數中間層所蓄積了的，現在依國家的名義，反爲都被資本所需要及投機的可能性了。而且巨大的，統一的，總括在緻密勢力上之國家的需要是出現而替代了數多的，細小的，分散的，時間不定的商品之需要。然而要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自始便須以有利於達到了高度階段之大工業，以至剩餘價值生產及蓄積上的條件爲前提的。大大集中了之消費者大衆的購買力，此外又取了國家定購軍需品的形式，而移到個人消費的選擇意志，即主觀的動搖之外，差不多以自動的正確和律動的成長而增大。最後，由議會立法和所謂製造輿論之新聞紙的機構給與了這個在資本自身手中之軍國主義的資本生產之自動的，律動的運動槓杆。資本蓄積這個特殊的領域，因此好像具有了無限的擴張力。一方，其他一切成爲資本的販路及活動之基礎的領域擴張，是保存而爲歷史的。社會的。政治的種種動力——這是作用於資本之意志的範圍外——，反之，軍國主義的生產則表現一個好像規則正確，不絕擴張，依資本的意志而加以決定的領

域。

資本爲了得到這個蓄積條件而進行激烈的世界競爭之歷史的必然性於是變爲最合於資本之蓄積的領域。資本爲了依世界政策和殖民政策使非資本主義各國及非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手段和勞働力變爲自己的東西，而更加堅執地使用軍國主義，則資本主義各國間相同的軍國主義向外更堅執地從這些國家的非資本主義層，即單純商品生產的代表及工人階級方面奪去了購買力，換言之，就是漸漸奪去前者的生產力，降低後者的生計，以這兩者爲犧牲，而增大資本蓄積。然而蓄積的條件達到了一定的高度時，便變爲這兩方面資本之沒落的條件。

資本因軍國主義的援助，更激烈地消滅外則海外各國內則本國以內之非資本主義層的存，牠越是降低所有工人階級的生存條件，世界舞台上資本蓄積的歷史越是變而爲形成繼續的連鎖之政治的社會的破局。這樣的情形同時又使蓄積的繼續陷於不可能，必然地導引國際工人階級對於資本支配的革命。

資本主義是具有傳播力之最初的經濟形態，即具有擴張於地球表面而驅逐其他一切經濟形態之傾向的形態，是絕對不容有其他形態相併存的形態。但同時又是如果沒有其他成爲牠

那環境及培養土壤的經濟形態那便不能存在之最初的經濟形態。資本主義自身充滿了歷史的矛盾，牠的經濟運動是矛盾的表現，是矛盾之持續的解決，同時又是矛盾的增大。達到了發展的一定高度時，這個矛盾便只能由社會革命，即生而為世界形態而且牠自身為一個調和之體制——因為這不是以蓄積為事，乃是以由發展地球表面上一切的生產力來滿足勞動者自身的生活欲求為目的——經濟形態而得到解決。（盧森堡：資本蓄積論）

金融資本之史的傾向

企業的加爾貼化，不斷地進展，理論上不能發見其絕對的界限。其究竟的結合，沒有十分的理論的根據，可以說普遍的加爾貼不能成立。因其實現在表示着什麼事象的意義，我們就可以明白金融資本的歷史的使命。

只有在普遍的加爾貼底下，全資本家的生產必為其著定一切部門的生產的種類分量的機關，所謂意識地統制。附於商品的價格，早已不是需給調節的結果的自然發生的現象，而僅是分配全生產物——分配最大可能部分於加爾貼貴族，最小可能部分於其他人們——的手

續。牠已經不是生於人們間的事實的客觀的諸關係的成果，而僅是一部分人對於其他多數人分給財貨的一種計算法。

貨幣早已沒有可營的職能。即使把牠全廢也是可能的。何故呢？因為分配既經不是價值的分配，而是物的分配的原故。即是隨着生產的無政府之消失，其物的假象，商品的價值物象即貨幣也同時消失。生產物由加爾貼將他分配，物的生產要素，再生產後被使用於新的生產，新的生產物的一部，被給與勞動階級和知識階級，其他的一切歸於加爾貼而聽其任意使用。這就是意識地統制着的社會。而且是最確然的階級對立的社會。對立雖然是分配的對立，然因為分配自身受着統制的原故，貨幣就不得不失其存在的理由。金融資本，現在也已由育成自己的『培養基』脫離了。川流不息的貨幣的運轉已完成其使命了。隨着有統制的生產社會的成立，流通之恆久的運動終於停息。

這種向着普遍的加爾貼的傾向和那向着一大中央銀行的傾向，會集融合就成為金融資本的強大的集中的勢力。金融資本引導着一切部分的資本形態向着整個的結合，金融資本以貨幣資本出現，而保有其固有的運動形態，貨幣——（貨幣十貨幣。這是產生貨幣的貨幣）在

一切的資本運動形態中採取最一般的最沒概念的形態。作爲貨幣資本的金融資本，以貸借資本及擬制資本兩形態，爲生產的資本家所使用。其處理者銀行，將其大都轉變爲自己的資本，而賦與金融資本以銀行資本的形態。而這種銀行資本遂越發爲實現活動的全資本——全產業資本——的一般形態。這樣的隨着銀行資本和生產的資本的融合過程的進行，同時商業資本益發喪失其獨立性。

在產業資本自身的內部，也隨着以分立爲原則的產業部門間結合的進展，撤廢其傳統的障壁，私有制生產社會固有的分業，遂不斷地爲技術的分業所替代。

要之，資本發展至於金融資本，其特性已經褪色。資本，現在已現爲在社會的生活過程上行使主權的支配的不可分的力。其力的源泉是生產手段的所有。是自然源泉及過去的勞動的全蓄積的所有。對於活潑勞動的處分權，現在單發源於所有。而其所有，是集中集合於若干巨大的資本家組合，直接和無資本大眾對峙。所有關係的問題，這樣的獲得其最明確最尖銳的表現。而且，一方面全社會經濟的組織化的問題，也由金融資本自身的發達，越發達到完全的解決。（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獨裁

無產階級對於金融資本之經濟政策——帝國主義——的回答是什麼呢？那不是自由貿易。那只能是社會革命。不是什麼恢復自由競爭之反動化的理想，只有由克服資本主義以完全廢棄競爭才算是現今無產階級政策的目的。保護關稅呢？自由貿易呢？無產階級是以下列的答語，逃出了這個資產階級的圈套，即是說，既不是保護關稅，也不是自由貿易，而乃是社會革命，是生產的組織，不是為資本貴族的利益之資本貴族的組織，而是為社會全體的利益之社會全體的經濟之意識的統制。這個社會自探求社會的運動法則以來，漸漸克服了這個自然，終至連經濟也克服了。社會革命已不是遙遠的理想，不過是給現在的要求以一個標準，牠也不是終極目的。牠是成了無產階級直接的實際政策之本質的構成要素。

金融資本使社會生產的支配權掌握於最強大的少數資本團體之手，牠又分離生產的指導和所有，使生產的社會化在資本主義的範圍內，進行得非常有限。至於資本主義的社會化之障壁如下：

第一，各個國家對於世界市場各自建築牠那國民經濟的密網，這種密網只能由國際的加迭爾化，勉強得能克服，但同時加迭爾和托辣斯籍國家權力手段的幫助，延長了互相爭持的競爭戰。第二是妨害農業上的集中之地租的形成。第三是延長中小經營的生存能力之經濟政策上的各種方策。

就金融資本的傾向說，是在樹立對於生產之社會的統制。不過牠是對立形態上的社會化。社會的生產的支配權依然是殘存於寡頭政府的掌中。這個爲了寡頭政治的鬥爭，才形成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階級鬥爭的最後階段。

金融資本之社會化的職能是使資本主義的克服變得異常容易。即金融資本將最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歸屬到自己的統制下時，社會便可由牠那意識的執行機關——無產階級獨裁下的國家——掌握了最最重要之生產部門的支配權。其餘的一切生產部門是隸屬於上述各部門，所以對於這些大產業的支配，即沒有更進一步之直接的社會化，已能實現了最最有効之社會的統制。處理鑛山業，製鐵業，機械工業，電氣工業，化學工業等而且支配了運輸系統的社會是由於支配了這些最最重要的生產部門，掌握到其餘各種產業之原料分配，生產物輸送等的

關鍵，而得以支配了這些產業。就是在今日，柏林六大銀行的掌握，已經可說是等於掌握了大產業之最最重要的各部門，在過度期中——資本主義採算的方法尙合時宜的時期中——使社會主義政策的端緒異常容易。革命絕沒有收奪到農工業之多數小經營的必要。因為這些小經營已是隸屬於大產業，要是直接把這種大產業社會化了，上述小經營便因這種大產業的掌握，也是間接地社會化了，

這樣，金融資本是有組織的創造了實現社會革命的最後前提，同時使政治上的推移也更加容易了。帝國主義政策上所表示之資產階級的行動對無產階級指示了一般地克服資本主義之獨自的階級這條道路。在流行自由放任的原則，國家對於經濟事象的干涉以至國家成爲階級支配一種組織的性質被隱蔽着，要理解政治鬥爭的必然性，必須有比較高度的洞察。所以在干涉主義之古典國的英國，工人階級獨自的政治行動之所以難以出現，也決不是偶然的。但到了現在，事情是變化了。資產階級毫不隱蔽地公然的直接掌握了國家組織以實現他們的擄取，這一點，在無產階級中任何人都能感知到的，現在，他已認識由無產階級掌握政治權力最是有利於他自身。資產階級的公然地掌握國家權力是驅迫一切無產階級終結他的擄取之

唯一的手段。

在這反帝國主義的戰爭中，無產階級日益可以期待從其餘的諸階級得着許多的援軍。在帝國主義的發展的盛期的金融資本，有糾合一切階級而支配之，且使其隸屬化的傾向；這是無容疑的。甚至能夠把純勞動階級的一部——例如形成所謂『勞動貴族』的一部的熟巧職工——變成自家的政策的支持者，也爲事實。但是金融資本促進其自身的發達過程愈速，則這種事態也必然的愈速成爲過去的事態。在隨着帝國主義的諸政策的繼續進展而顯現出來的固有的反社會諸力的重壓底下，從前聚集於金融資本的旗下的諸階級，次第背叛而去。隨着大資本企業上的獨占化的過程的進行，其他的諸階級所貢獻於他們的特殊利潤的重荷，不得不日益加重。諸原料和諸材料的獨占的價格，因轉嫁而益發提高一般物價，提高生活費，而因農產物價格騰貴的一般的傾向，既已不免於使生活的最必需品的騰貴，再加上工業品的騰貴，其苦痛實不堪言。同時帝國主義的諸種設施所要求的租稅負擔，雖在中產階級也不能免。不，相對的主觀的在這個階級却常爲最重，最爲難堪。至少由這一點，也使這個階級對於支配的資本的政策不得不十分生起反感和反抗。這樣的一方面，漸次使許多領薪生活者不能不

從榮達的幻夢醒覺而正視着已成爲被搾取者的現實，同時在他方面，使許多依存於獨占的企業的小商人，小工廠主等體驗着其爲單純的夥計的地位和生活的苦況。

這些反感，反抗和背叛的傾向，在支配的資本的膨脹力遲鈍的時候，會更加增其尖銳，這是很易明白的。這種苦况使股份企業及加爾貼化的進展發生弛緩；減少發起利得獲得的機會，因而現爲資本輸出的衝動力不及舊時的事態。這種事態是隨投資地域的爭奪『行不通』而必然的發生的東西，然也是使『行不通』成爲當然的東西。爲開發半開國而投下的資本，隨其職能的完成，便會成爲使該國傾向着排斥以更多的搾取爲目標的外國資本的東西。使一八九五年以來的金融資本能夠有跳躍的發展的，就是加拿大，南亞和南美的開發，就是其資本主義的發達。但是，這些地域的發達，顯然是不容易無限地以同一程度繼續着進行。這樣的窮於海外的出路，同時獨占的諸企業加諸內地市場的壓力，也自然不免峻烈起來，何故呢？因爲唯在這種行情衰沉的時候，資本的集中能急激地進行的原故。不待說，這樣的世界市場的擴大發生阻礙的時候，爭着各自的分子的資本主義的諸國家間的外交關係，也最險惡化了。

加之此際，從來比較接近自由貿易主義的國家，也易傾於保護主義，因為縮少了這麼多的自由市場，就使對於殘餘的市場的競爭戰趨於激烈化。而受戰爭的危險刺激着的軍備的「充實」和隨伴着的增稅，愈促着許多的中間階級加入無產階級的陣營。但是，無產階級要糾合半無產階級或農村中的準無產階級的先決條件，就是無產政黨的存在。究竟能夠吸收至什麼程度呢？這不待言須由無產黨自身的強弱如何而決定。概言之，無產政黨所受的其他本質的看風色的諸階級的支持，越近於其勝利漸明的最後的時候，越急激的增加起來。和中間階級的提攜，雖則在無產黨固有的使命上有許多的危險，然因着無產黨自身的強大和其基礎的構成的堅實，很足以防止這種危險。

於此有一個無論誰個都能認識的歷史的法則。就是：凡植基於階級的矛盾的社會構成所生的重大的社會的變革，都是發生於從來的支配階級達於其權力集中的最高可能階級段的時。支配的階級的經濟力，常同時是支配着人們的力，就是對於人的勞動的處分權。然而這事實的一面，就是經濟的支配者，常依存於被支配者之力。何故呢？因為要增強自身之力，就必然的不得不增強和自己對立的階級之力。但是，這樣的被增強了的被支配階級之力，作

爲被支配階級而存在的時候，不會顯現出來，其以現實之力開始作用，就在自己代替了從來的支配者的時候。

但是經濟力，同時就是政治力。經濟上的支配，同時賦與運用政權之力。在經濟領域的支配集中愈完全，則該運用力也愈完全，愈近於這種完成，則握於經濟的支配者們手裏的政權，愈益爲應該解放的階級的桎梏，並且其爲桎梏的事實愈益明顯。所以，近世布爾喬亞脫却被支配者地位的鬥爭的勝利，發生於封建諸候的地方的權力已實行所謂中央集權之後，而且其中中央集權的成立的先決條件，又必須政權已集中於少數大諸候的手裏。

金融資本的發達，使社會的生產的支配愈集中於少數最大資本家團的手裏，使他們所操縱的政權愈超於絕對的。但是，因此無產階級的鬥爭目標也愈明確起來，鬥爭力就向着牠集中。集中了的力和統一的支配力對峙的時候，無產階級更能明瞭地把握着整個的事態，認識着解決問題的根本的方法和其所必要有效手段(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三 烏託邦的及科學的社會主義

空想的社會主義

我們現在並不是想批評一切近世大革命時援助無產階級底著作：像巴布夫（Babouin）及其餘人底書。

無產階級爲達到牠的目的的最先直接的企圖，發生在封建社會將要顛覆，到處正在擾亂的時候。這些企圖遭了必然的失敗，一是因爲當時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十分發達；一是因爲使牠解放經濟狀況還沒有出現；那種經濟狀況是尙待發生，且必須在快要到臨的資產階級時代纔會發生的。所以跟着這種無產階級最初運動所生的革命著作，必然地帶着反動的性質。牠的內容是些些普通的禁慾主義和粗疏的社會均衡論。

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就是聖西門（St. Simon），傅立葉（Fourier），歐文（Owen）等人底學說，像前面會說過，都是在資產階級和勞動階級鬥爭還沒有發達的時代發生的。

創立這些學說的人，在當時的社會組織中，的確看見了階級對抗的狀況和離析分子的生活

動。但因那時的無產階級還是十分幼稚，所以映到他們眼裏的，不過是一個沒有歷史的基礎或任何獨立政治運動底階級罷了。

後來階級對抗雖然和產業同時發生；但經濟情勢，在他們看來，還未能成爲足以解放無產階級物質狀態。於是他們想找出新的社會科學，新的社會法律，好造出這種狀態。

這些發明家以爲歷史行動是要依從他們自己所發明的行動；歷史所造成解放條件是要依從他們空想的條件；無產者漸次自發的階級組織是要依從他們特別創造社會組織。將來的歷史，在他們看來，是要照他們的社會計畫底宣傳和實行來自行解決。

當他們構成計畫時，他們是意識到要注重勞動階級底利益，因爲這是受苦的階級。無產階級之所以能在他們的眼中存在的，便只是由的最受苦的階級這一個觀點。

這種社會主義家，因爲階級鬥爭幼稚的狀態及他們自己環境的緣故，把自己放在一切階級對抗上面很高很高的位置。他們想改善社會上個個人底境遇，就是對於最有幸福的他們也想加以改善。所以他們的說話，總是對於社會全體，不分階級——不，且寧願是對統治階級說的。他們以爲如果懂了他們的學說，怎能不採用那學說中所說社會最善狀況的最善計畫

呢？

因此他們排斥一切政治的尤其是革命的行動。他們想用和平手段達到他們的目的，想用小小的實驗（必然地歸於失敗的實驗）而且由這個例證底力量，爲新社會的福音開闢道路。這種將來社會底空想的圖案，即當無產階級尙極幼稚，單用空想描出自己的地位時所一時描摹的，是和無產階級想改造社會全體底最初本能的渴望相適應的。

但是這些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出版物也不是沒有批評的分子在內。他們攻擊那時社會上一切的主義。所以他們對於啓發勞動階級給過最有價值的材料。他們所提出的實際方案，例如廢止都會和鄉村底區別，廢家族制度，廢止私人經營產業，廢止工銀制度，主張社會調和，主張變更國家底職務使單是監督生產事業等，凡這種種，都是專爲消滅階級對抗的。但是在那個時候，階級對抗才開始發生，因之在這些出版物中不能有明白的確定的認識。所以這些提案不能不具有純粹空想的性質。

這種批評空想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是和歷史發展相背馳的。近代階級鬥爭一發達到一定的狀態，那離開了鬥爭底空想的立脚地及對於鬭爭所發空想的攻擊就完全失了實際的價值和

理論根據。所以創立這些學說的人雖在許多地方是革命的，却是他們的門徒無處不只是反動一派。他們死守師說，反對無產階級進步的歷史發展。所以他們總是堅持要滅殺階級鬥爭，調和階級對抗。他們還在夢想用試驗方法以實現他們的社會空想：有的設立孤獨的『社會主義殖民地』(Phalansteres 是傅立葉計畫的)，有的設立『家庭殖民地』(Home Colonies)，有的設立『小伊加利亞』(Icaria 是加伯理想鄉底名稱——加增了許多新的聖地，他們爲要實現這些空中樓閣，遂不得不哀求資產階級的同情和金錢。他們終於漸漸地沉滅到前面所說復古的保守的社會主義裏面去了；所不同的只在他們稍有組織的學理和相信社會科學上神奇效果的迷信，狂熱罷了。

所以他們極力反對勞動階級底一切政治的行動；這種行動，在他們看來，都是從不知道信仰那新福音來的。

所以英國歐文反對改進黨，法國底傅立葉派反對『社會改良家』(馬克思恩格斯：宣言)

偉大的烏託邦主義者和他們的學派

歷史上的社會主義是發生於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先。資產階級在獲得政治的支配權以前，牠須先到達了較高的發達階段。在牠到達較高的發達階段以前，又必創造出無產工銀勞動者的廣大集團，使大部分民衆都失去了資產。站在堅固的資本主義經濟之中心的有識者，在十九世紀的初頭，已是見到這個黑暗的半面，而打算新社會的計畫了。這在法國有聖西門和傅立葉，在英國有渦文。

烏托邦主義者一般的共通點是對於法國革命，一般地說是對於工人階級一切能動的政治的作用之敵視的態度。這可用法國革命中所創出的秩序和革命時所揭市民的理想——即平和，正義，平等的理想——間之悲慘的矛盾來說明。烏托邦主義者想完全實現了這些理想。他們想改良社會上一切成員的狀態。當然的，最貧乏最多數之階級——無產階級——的狀態也是爲他們所最注意的問題。然而在這樣的場合，他們以爲必須取一條和革命所取的道路不相一致的另一道路。他們主張以思索的理性說服支配階級，而使他們承認有計畫並建設新社會的必要。在對於尙是誕生中的無產階級不能見出何等活動的歷史的力量時，烏托邦主義者爲了貫徹自己的目的，只有這一條道路。聖西門是訴於王權，傅立葉每天等待大富翁的訪問

給他們以實現烏托邦的費用。渦文則避免政治的煽動，僅僅從事平和的宣傳。

聖西門自上而下地研究自己這個時代的生活，具有了同時超越法國的啓蒙派和浪漫派之宇宙的頭腦。他和啓蒙派的人們相反，他能夠理解到歷史之內的連鎖，中世之史的解釋和宗教的能動力。他和浪漫派的人們相反，他排斥主張回復到封建的國家秩序。本來爲法國大公的他，現在力說主權不在教會和軍隊，只是屬於產業和學問的。站在資產階級略取世界之第一線的優秀之技師的他對於資產階級之一時的歷史的使命，却不能瞞住不說。

他一生的根本觀念是在主張保證各人能夠最自由地發展他的才能。在過去，把人類作爲農奴和工銀勞動者而加以榨取。現在呢，只有自然，只有地球成爲榨取對象的時期是到來了，這是一切的人們都須工作的，所以人人一致聯合的時期是到來了。產業已不是榨取人類了，只有人類的榨取自然，同時，政府從此也不是管理人類，而是管理事物了。這才是新基督教所主張的無產階級之道德的，肉體的向上，這才是已經住在地球上之人們的幸福，這才是舊基督教所區別之肉和魂的一致。在聖西門之天才的豫見中，尙是混雜着資產階級的乃至教主政治的癡笨見解。然而由他所授下的種子對於後年的社會主義，在種種領域，都表示出豐

稷的作用。從他那充滿了矛盾思想的世界中，不絕飛散出好像輝煌的星光那樣之豫言的啓示。

傅立葉是比聖西門更偉大之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家。他見到在一切政治上的變化時，繁榮的只有資本家。他又見到商業是怎樣地從領地的沒收，大陸組織和供給法蘭西軍以武器被服及糧食，簡單說是從拿破崙——革命的權力者及其後繼者——的一切政策方面不絕引取利益。對於商業組合，對於商業的封建主義，他放射了最最銳利的矢。不過傅立葉也是從大革命之理想的前提方面出發的。他是站在法國唯物主義的基礎。他承認一切人類的性癖及本能都是良善的，想在這些合理的滿足上，建設自己的新社會。

這個社會是那空想的嘗試。自然，我們對於他那奇妙的敘述，也不能一笑置之的。我們承認傅立葉由批評當代文明給這個領域開了條新的道路。他痛烈地，徹底地說，這個文明是不絕新創造的。他自始便指示說，貧困在文明中是從過剩中生出來的。他猛烈地嘲笑資產階級的結婚。他以為婦女解放的階段，就是一般的解放之自然的尺度。

雖然都是夢想，但聖西門和傅立葉終於是革命的思想家。不過他們的追從者和後繼者却

成了反動家。他們都是從有產階級出身的。聖西門在他死後(一八二五年)，便出現多數的祖述者，七月革命後，大大地活動於社會的舞台上。然而聖西門主義一遇到實際革命的試金石，便陷於四分五裂。指揮祕密政治結社反對波爾(Bourbon)王朝復古黨的巴薩爾，用政治宣傳的方法擴大聖西門的學說，由此承認國家的權力。反之，亞富德是從事學派之教職的宗教的組織，提倡肉的再生。生於銀行家之家庭，自身也從事某種銀行事業的亞富德具有若干豫言者的風格。他一生沈溺於幻滅中，在這一點他是在巴薩爾之上。

後來，從這個學派中，生出多少健康的要素。其中有一位是巴薩爾的舊同志比希哀。他給聖西門主義宗教的要素附加了實踐的傾向。他想用平和的手段把基督教道德的聖約實現於社會的領域。依他說來，工人須創立產業的同胞主義。比希哀不是爲了使各個的工人變爲企業家，而是爲了從工銀勞動的組織中解放工人階級，深深囑望於工人階級的連帶精神。他想喚起良好的同志感情，將各人純粹儲蓄的一部分形成共同資本，作爲階級全體所有之不分讓的財產，徐徐地將一切職業的工人融合於同胞主義下。這個計畫是基因於完全不懂得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本質。雖然這樣，聯合觀念的普及在法國工人階級間還是起了強力的作用。

隨着這學派若干會員的進出，亞富德導引聖西門主義到不名譽的滅亡。當一八三二年六月發生市街戰時，聖西門主義者之夢想家的共同團體隱匿到僻遠的鄉間去。聖西門學派從此分散，有的是走到了傅立葉那邊去。

傅立葉也和聖西門一樣，是於極貧中死亡的（一八三五年）。傅立葉主義雖在更狹的範圍內以引起較少的反響，但因此牠的繼續性反爲勝過了聖西門主義。不過到最後，牠也終於滅亡了。一部分爲了實現傅立葉的烏托邦，作沒有結果的嘗試，一部分竟是去反抗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渦文在許多的關係上似乎更是狹窄，但在對於經濟的認識站在較高場所一點上，他是和法國的烏托邦主義者不同的。在法國，大企業尙未發達，在英國，大企業當時已經足使市民社會的一切基礎革命化了。只有大企業能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間的敵對——即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的矛盾——導引到最後的一線，只有這樣，才能創出征服這個敵對和這個矛盾的方法。渦文的實際試驗，是從成爲社會革命之端緒的工場組織方面出發的。和傅立葉相接觸的地方，例如分業之破滅的結果，即工人的退步和工作質能的低下被更多樣，

更短時間之勞働的手段，所排除的要求等，使得在批評英國比較發達的現象時給他了優先權。傅立葉只想在自己空想的法拉斯幾爾遂行他的理想，渦文則是從大企業開始的。他的慧眼發現出未來社會的教育。這是對一定年齡以上的孩子，施以生產勞働的教育，這不單是增加社會生產的方法，而且是廣泛地創造高度發達之人類的唯一方法。

就原理方面說，渦文也和傅立葉一樣，是依據十八世紀之法蘭西唯物論的。他在人類中見到他那自然傾向和圍繞他之條件的產物。英國的產業革命給他確信自己所主張者是優秀的機會。從一八〇〇年到一八二九年間，他在紐拉克經營巨大的紡績事業。他從那些因工銀惡劣，工時過長和女工童工的無限榨取的結果，而墮落而頹廢的工人二千五百人，組織模範的部落。他所取的手段是十小時工作和良善的青年教育，一般說來，他是爲工人創造合於人類的條件。他所引起的良好結果是喚動了全歐的注意。王者們紛紛以高貴的博愛家這個名義相贈。俄國皇帝也宣稱他自己是渦文的保護者。就是默視萊茵地方產業上之嬰兒虐殺的普魯士王也以金徽章和愛慕的信送給他。然而，在實際上，加於渦文頭上的月桂冠，一到他開始走進他的道令時，便變得萎靡色衰了。自紐拉克所得到的結果，一些也不能滿足他。即工人還

是他的「奴隸」，離開映在他頭腦中的狀態即人類發達的最終目的，還是遙遠得很。但在又一方面，這二千五百的工人為社會所產出的巨大財富勝過了半世紀不到以前說不定要六十萬人才能產出的財富。渦文自問說，二千五百工人所消費的財富和九十萬人所消費的財富間之差異是怎樣呢：這個回答是很明白的。即這個團體除了對於收入資本的百分之五的利息外，更以三十萬磅以上的純益付給了紐拉克的所有主們。從這個見地出發，渦文遂到達了社會主義。這種大企業的強大生產力，在現存的條件，只能使個人富有而陷大眾於奴隸化，但渦文想用牠來作為新社會的槓杆。即這個生產力作為共有財產，為全人類的共同福利而運用。渦文以為創造這種社會的大障礙是「惡的三一一致」，即絕對宗教，私有財產和結婚的破棄性之三一一致。他充分認識危險，起作反抗，實際上使他喪失了一切。社會把他放逐，新聞紙向他攻擊。他的財產在小規模地試驗社會主義社會的端緒中完全化盡了。這種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地盤中的試驗，必然地會得歸於失敗的。雖然這樣，但是於此也能見出主唱者們手腕的巧妙和觀察的廣遠。渦文對於工作具有高深的知識，明白詳細的技術。描出了自己之殖民地的計畫。他的勞働商店是用以一小時的勞働為一單位之勞働券的方法來交換勞働生產物的設備，

他豫想由此直接把勞動社會化，而完全地撤廢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

馮文於實際的方針是從大企業抽出社會主義的結論，同樣在理論的方面是從尙是以科學的客觀性來研究政治經濟學之古典的代表者們那裏抽出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這種社會的財富是由商品成立的，而商品的交換價值是個謎，所以關於牠的決定一事，從十七世紀的末葉起，成了英法經濟學者爭論之點。後來有利加圖出來說明商品的價值是由勞動時間所決定的。在他的主著上，證明這個法則同樣地支配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然而他說出了一切社會勞動的生產物都是分配於三個階級之間——地主(地租)資本家(利潤)工人(工銀)之間——的事實。這樣說來，依然是殘存着很大的矛盾。要是生產物的交換價值等於包含了牠的勞動時間，那麼在這個時候，勞動日的交換價值必須是等於牠的生產物。換句話說，工銀必須等於勞動生產物。但一方在現實上，工人的報酬只限於由社會的生產物中控除了地租和利益以後的殘餘部分。一切價值的生產者在大企業時代是陷於比任何時期的工人階級都來得悲慘的狀態中。如果要真是幫助他們回復他們的權利，那只有給與了他們以他們之勞動生產物的全部價值。

渦文以爲用自己的勞動貨幣來解決了這個問題。如果勞動時間是價值的標準，那麼在這個時候，其他表面的標準——金——究竟是什麼呢？因爲一切其他的商品只有在這個商品上決定了自己的價值，交換價值成爲價格，勞動生產物分割爲地租，利益和工銀。然而渦文因爲很能理解生產之資本主義方法的內部機構，所以不想把商品生產照舊放在一切其他關係中，便能以自己的勞動券來驅逐了貨幣。爲了消滅地租和利益，必須將私有財產變更爲共有財產的生產手段。在達到這個最後目的前之過渡的階段中，活動的有渦文的勞動商店。這是一個空想鄉。因爲由這種小試驗的方法。是不能傾覆了現存社會的。

渦文對於工人階級，比較法國的烏托邦主義者接近得多。他爲了這個階級，不單以紐拉克的活動爲限。至少，關於英國工場法和工會運動的存在，大有負於渦文之指導的努力。渦文又煽動無產階級爲實現社會主義的理論而戰。他這時已備受了後來爲無產階級的利益而戰者所慣常遭遇的命運。自集會的被禁以至生命和健康之個人的脅威。然而渦文終由猛烈的憲章黨運動和以政權爲目的之勞動階級的鬥爭中退縮了下來。他力主藉助平和的宣傳來說服了有產階級。他不很信任無產階級，因爲在他熱心活動那時代，無產階級還沒有成熟。

渦文的弟子們更是加甚。果然，哀波來曾經發表過確信支配階級沒有理解偉大真理的能力。但這並不足以使他認可了工人的政治運動。依他的一派喀布來的意見說，憲章黨運動只是證明了無產階級沒有能力足以掌握自己的任務。他們療治社會病害的唯一方法，是他們在頭腦中所想出之福利的方法。渦文的追從者成了崇拜渦文為絕無謬誤之豫言者的一派。隨着憲章黨運動漸漸發展而為革命的，渦文主義者漸漸處身而為平和的。他們就是和大衆間失去了連鎖，也是不足驚異的。渦文主義是完全縮小而為陶醉於「自己目的」的團結，宗教的自由思想人之一團了（墨爾林：「德國社會民主黨史」第一卷）

由空想的社會主義到科學的社會主義

近世社會主義從他的內容說來，則一方面為現在社會內部所存在的有產者與無產者，資本家與勞銀勞動者的階級的對立之產物；他方面則為認識生產界的無政府狀態之產物。但是，由其理論的形式言之，則近世社會主義乃是十八世紀法國的諸大家所主張的諸學說之後繼者——不過較彼更前進的，更徹底的而已。所以，雖其根本完全基於物質的經濟的事實之

上，近世社會主義亦與其他的一切新學說相同，總有與先存的一切的思想的材料互取聯絡的必要。

在法蘭西，爲對於將到的革命努力於啓發人心之諸大人物，皆置自身於極端的革命家的立場。他們對於一切的外來的權威，——不問其種類如何，——皆予以否認；宗教，宇宙觀，社會，國家制度以及一切的事物皆付於無假借的批判台上。一切的事物若不在理性的裁判席之前，立證牠自身的存在理由，就非自裁此後的存在不可了。理性成了對於一切的事物的唯一的尺度。這誠如黑格爾(Hegel)所說的：世界是被立於頭腦的時代。這話的意義第一是；要求人的頭腦與這頭腦的思維所產生的原則應爲人的行爲與人的結合的基礎。但是這第一意義到後來漸形擴大，就是與上述的原則相矛盾的現實(Realität)實際上應受上下的顛倒。從來的一切的社會形態及國家形態，一切的傳來的舊思想，這種都應當作不合理的東西看待而投棄於垃圾桶去。世界從來只由偏見導來的。過去一切的事情只值得憐憫與侮蔑。現在呢，太陽的光，理性的王國方纔出現了，迷信，不義，特權，抑壓，從今以後將由永恆的真理，永恆的正義，基於自然的平等及人類不可分的權利的出現而被廢除。

然而我們是明瞭的，這理性的王國是不過資產階級的王國底理想化。這永恆的正義當作一個資產階級的正義纔算實現了的。這平等只歸於在法律之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而已。資產階級的所有權是當作一個最根本的人權之一而被宣言了的。理性國家，盧梭 (Rousseau) 的社會契約說雖是實現了，但牠的實現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制。如此，十八世紀的大思想家輩，亦與其先行者相同地總不得超越於自己的時代底制限的重擔。

然而，封建貴族和其餘的一般社會的代表者商工市民間的對立之外，同時尚有榨取者與被榨取者富裕的遊惰者與貧困的勞動者間的一般的對立。有這樣的事情，資產階級的代表者所以能夠標榜自己不但代表特殊的一階級，而且是代表一種惱於疾苦的人間全體。但是，資產階級隨牠自己的發生就負擔了自己的對立物；資本家沒有勞銀勞動者是不能存立的。所以，像與中世的同業組合的商工市民發達到資產階級同比例地，無產階級是從同業組合的弟子，職人及組合外的日傭工而發達起來的。如此，大體上資產階級當他與貴族爭鬪之時，雖有主張這戰爭同時地是代表當時的諸勞動階級的利益之權利，但是在各個的資產階級的大運動之內，依然地存着近世無產階級的多少地發達了的先驅者的階級之獨自的爆發。例如在德意

志則宗教改革(Reformatio)及農民戰爭(Bauerkrieg)之時有再洗禮派(Widertraener)及繆再爾(Thumasmueller)。在英國的大革命之際，有平等黨(L'Égaux)；在法國大革命之際，有巴勃夫(Babouf)對於這個未發達的階級之革命的叛亂，發生了與牠相應的理論的表現；就是十六十七世紀有理想的社會狀態底空想的描寫，在十八世紀已有直接的共產主義的學說，而平等的要求亦已不專限於政治上的權利，已經擴大至個人的社會的地位了。要被廢除的不單是階級的特權，却是階級差別的本身。所以，禁欲的，否認一切人生的快樂的，結合於斯拍爾脫(Sparta)的共產主義是這個新學說之最初的表现形態。其次就出現了三大空想家。聖西門(Saint Simon)他以為資產階級的方向與無產階級的方向同樣地有幾分的意義；傅立葉(Fourier)及過文(Owen)——他生於資本家的生產最發達的國家，且受着由此所生的諸對立之影響，所以他所唱導的階級差別的廢止是直接地與法國的唯物論結着關係而組織地發展起來的東西。

他們三人有共通的一點，就是皆不是當時歷史地產出的無產階級的利益之代表者。他們與啓蒙學者相同地，不是先想解放特殊的一階級，却想一舉地去救出全人類。他們又是同樣

地想實現那理性的王國及永恆的正義。但是，他們的王國與啓蒙學者的王國相比較，則有天壤之別。在他們，基於啓蒙學者的學理上的資產階級社會已不是合理的正義的東西，因而這與封建制度及一切前時代的社會制度同樣地應該投棄於圾拉桶內。所謂真實的理性與正義所以迄今不能在這世界實現的原因，他們以爲是在於不能認識牠們。從來最所缺乏的天才的個人，現在恰已出生了而且認識了這真理；而此天才所以至今纔能出現與此真理纔被人認識了的原因，他們却不以爲是一種從歷史的發展之連鎖而必然地所發生的，亦不可避免的事情，却只以爲這是一個幸運而已。所以，假使這天才誕生了於五百年以前，那末，他們以爲救助了人類在這五百年中所受的迷妄，鬥爭及苦悶，也未始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我們已經曉得那十八世紀時的法國哲學者輩——即革命的先驅者——如何訴說理性爲萬物的唯一的審判者。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是應該建設的，與永恆的真理性相矛盾的一切的事物是應該無假借地排除的。而且我們同樣地也已經知道那永恆的理性在牠的現存狀態中不過是當時發達到資產階級的中流市民底理想化了的狀態而已。當法國大革命現在實現化了這理性的社會，理性的國家之時，這新制與以前的社會狀態相比較，當然地確爲合理些的了，

但是這仍不是什麼絕對的理性的東西。理性的國家完全地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說在恐怖時代中得到了牠的實現；在這恐怖時代中，但是，失掉了自己的政治能力的市民階級不得不先向執政官的腐敗之中去逃避，終至隱居於拿破崙的專制政治的保護之下。所謂永遠的和平至此變化到無際涯的征服戰爭了。理性的社會仍不能經驗到較善的狀態。貧富的對立不但不能在社會底一般的繁榮之中去融和，反因下述的原因而格外地尖銳化了：一即因廢除了兩者間的渡橋之基爾特及其他的特許制度，以及有緩和兩者間的對立之任務的教會的慈善事業而格外地尖銳化了。『財產所有的自由』雖免去封建制度的桎梏而實現了，但這對於小市民及小農民祇是被大資本家及大地主的壓倒的競爭所擊敗，而自賣其小財產於大戶人家（Grossherren）之自由，因而對於小市民及小農民不過是一種『離開財產的自由』而已。如此，在資本家的基礎上的產業的繁榮要以勞動大眾的貧困與悲慘為存續社會之條件了。依克拉雷（Carr-Saunders）的表現，純然的盤算（Die bare Zahlung）漸為社會的唯一的紐帶，犯罪之數與年俱增了。從前白晝公然地所行着的封建的罪惡雖不會絕滅，但總算逐到於暗黑的後方；不過，替此而起的，就是從來祕密地所行着的資產階級的罪惡現在却開花結子地繁茂起來了。商業

漸漸地變爲詐欺之術；革命時的標語——博愛——在競爭的戰場中變成奸策和嫉妬而實現了。暴力的厭服雖消失了，不義不德却替此而興。社會的第一勢力的武力雖已隱居，黃金却代此而囂張了。初夜權由封建的領制移到資產階級製造家了。賣淫的擴大及散布至於前代未聞的高度。婚姻本身與從來相同地繼續公認的合法的形式，——那賣淫的公許的外套，——但增加了無數的姦通。總之由『理性的勝利所產生的社會上的及政治上的諸利益，若與彼輩啓蒙學者的燦然的期待相比較，不外一幅苦痛的失望的漫畫而已。所以，所缺乏的只差一個能明言這失望的人物而已。然此種人物却與世紀的轉迴同時地出現了。一八〇二年聖西門發表他的蓋甫書簡 *Gaier Briefe*』。一八〇八年出現了傅立葉的第一著述——雖然他的學說的基礎附着一七九九年的日期——一八〇〇年一月一日過文着手他的 *New Linnark* 的工場經營。

但在當時，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伴隨於此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尙未充分地發達，蓋大工業纔在英國開始發生，法國還不曉得這個東西。但是，大工業在一方面雖發展一種以生產方法的變革及資本家的性質的除去爲絕對的必然性之矛盾——不僅僅限於由大工業所產生的階級與階級的矛盾，還是有由牠所生的生產力與交換形態的矛盾，——然他方面却在

牠自身的巨大的生產力之中，發展一種可以解決這矛盾的方法。所以，若以一八〇〇年爲新的社會制度開始發現矛盾的時代，那末，解決這個矛盾的方法格外可說也同樣地存在了。在恐怖時代中，巴黎的無產大衆一時掌握了支配權，這使資產階級革命——雖反於市民階級的本意——得到勝利，不過他們自身，由此一舉，只證明在當時的狀態之下，要想維持他們的支配權是怎樣地不可能的事情而已。纔從這無產的大衆分離出來而將開始將自己形成於新階級之根幹的無產階級，在當時還完全地缺乏獨立的政治運動的能力，只得將自己作一個被壓迫的受着困苦的階級，——因此階級還沒有自助的能力，所以非有外部或上方予以援助不可。

這個歷史的狀態亦影響於社會主義的創設者。未熟的學說照應於未熟的資本家的生產及未熟的階級狀態。當時還潛存於未發展的經濟關係中之社會問題的解決法，他們不得不用腦力去製造出來。社會只提供惡事和壞事，要想除滅這惡事乃是能思維的理性之任務。這樣，所以有發明完全的新社會制度——用宣傳方法，可能的時候用模範的實例——從外部去強制社會的必要。但是，這新的社會組織開始就是完全的空想底產物，所以牠的細目愈臻完備，愈不免於純粹的幻想。

確定了這一點，對於這個屬於過去方面的問題，我們已無議論的必要。我們可任此事於世間的羣小文士去嘵舌，任他們去嚴肅地熟慮那使人微笑的幻想，又可任憑他們對於那『狂的思想』去誇耀他們的素朴的思維方法的優越。我們則寧願歡迎那打破幻想的外殼而到處流露出來的且爲俗物者流所不能認知的獨創的思想之萌芽及思想。

聖西門(Saint Simon)是法國大革命之子，大革命爆發的時候，他還只三十歲左右。這革命是第三階級——即從事於生產和商業的勤勞的國民大眾——對於怠惰階級——即貴族和僧侶——的勝利。然而第三階級的勝利，實質上只是這階級中的一小部分的獨占的勝利，即這階級中的有特權的社會層——即有產資產階級——的政權獲得；這是事後就暴露了的。實際上資產階級所以成就了急激的發達的，是在革命的進程中沒收了貴族僧侶的土地而賣與民間的投機事業及由軍需供給者對於國民所行的詐欺手段的結果。而這詐欺師等的支配是使執政官時代的法國和革命頻於滅亡的，而且予拿破崙以實行政變的口實的東西。所以，在聖西門的頭腦中所謂第三階級和特權階級的對立是一種『勞動者』與『怠惰者』的對立。這『怠惰者』不單是曩昔的特權者，亦是不參加於生產及商業而祇以利息爲生活的一切之人；又『勞動者』

不只指勞銀勞動者，亦包含製造業者，商人，及銀行家等。這種種的怠惰者失掉了精神的領導及政治的支配者的資格老早就明白了的，不過因革命而愈決定了他的最終的沒落而已。又無產者沒有這個資格，聖西門以為由恐怖時代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那末，誰配做支配者領導者呢？依聖西門，科學與產業二者應由新宗教的紐帶結合起來，去回復自宗教改革後久被破壞了的宗教思想的統一，——這是必然地帶着神祕的而又嚴密的有體統的『新基督教之 *Christentum*』。不過，此地所謂科學是指學者，所謂產業就指着活動的資產階級，製造業者，商人及銀行家等輩。所以資產階級應變為一種官，公吏，一種社會的信任者，但對立於勞動者而保持命令權及經濟上的特權的地位；尤其是銀行家，因能調節信用，應當擔負那社會的生產底總體之管理的任務。——這個見解照應於當時的法國之大產業及由此而生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纒形發生的狀態。但是，聖西門特別地方說的是如次的一事：到處地而且時常地惹他注意的是最多數的亦最貧困的階級之連命。(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s pauvre)

聖西門在他的最初的著作『蓋甫書簡』上，就有『一切的人應該勞動』的提言。他又在

「著明白地說：恐怖時代是無產大衆的支配。因此，他對民衆說道：『看，當諸君的同志支配着法蘭西的時候，生起些什麼東西？饑餓不是他們贈呈你們的麼？』但是，他承認法國革命是階級鬭爭，而且承認牠不僅是貴族與資產階級的，還是貴族和資產階級與無產者間的，階級鬭爭；這在一八〇〇年的時代，不能不說是天才的發見。一八一六年，他定一個政治爲生產之科學底解釋，預言政治的全發展依存於經濟。經濟狀態爲政治的組織的基礎之思想雖尚在萌芽時代，但統治人民的政治的支配性應被轉化於物的管理及生產過程的經營，和至近來纔被議論紛紛的『國家的廢滅』問題，已經在此地明瞭地說明了。更於一八一四年聯合軍侵入了巴黎的以後，及一八一五年百日戰爭之間，提唱英法同盟，及此二國與德國的同盟爲唯一地保證歐洲的繁榮的發見及平和，這又是他優越於同時代的人們的證據。因爲，在一八一五年的當時主張與英國——在滑鐵盧(Waterloo)戰勝法國人的英國——去同盟，實在要有深刻的歷史的先見與多大的勇氣。

我們若於聖西門的博大的天才的眼界之中，發見了後代的社會主義者所唱導的一切思想——雖非嚴密地經濟的——都被萌芽地包含於他的思想之中，那末我們可在傅立葉處，發見

那純法國式的穎敏的但不因此而減少深酷味的社會狀態的批評。傅立葉率直地捉住資產階級底，革命前的他們的熱狂的預言者底，及革命後的他們的偏頗的頌德者底，言語；毫無假借地摘發資產階級的世界之物質的及道德的醜惡，並指摘那前代啓蒙學者的燦然的期待——只應行着理性之社會，到處充溢於幸福的文明，人類的無限的完成——及該時代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之美言麗句；他又指示那最有光彩的言語到處與那最足悲哀的現實相照應着的事實；用痛烈的譏嘲，罵倒那不可救藥的文飾的大失敗。傅立葉不僅僅是一批評家，他的常住的平靜的氣質使他成一個諷刺家——而且是古往今來的第一個大諷刺家。他以有力有文的筆致描寫那與革命底沒落同時地興旺的詐欺的投機及在當時的法國商業界各處所流行的商人風氣。更勝一段的是他對於兩性關係底資產階級的形態及無產階級社會底婦人的地位的批評。在所與的社會，婦人解放的程度如何是一般的解放底自然的尺度，這是他最初地喝破的話。

革命的暴風在法國的全土上狂吹着的時候，在英國則有較平靜的，但不因此而見微弱的。大變革進行着。蒸氣及新機械將手工的製造業變化到大工業，由此一事將資產階級社會的全地盤革命了。手工的製造業的遲緩的發達變化到生產界的真的狂風暴雨時代了。社會因不斷

地增大的急速力，分裂於大資本家及無產勞動者；在兩者之間，代替曩昔安固的中產階級的是不安固的職人和小商人的大羣；他們是全國民中的最易動搖的部分而繼續那無常的生存。這新生產方法還是在牠發育期的開始，而且在當時的狀態下實爲唯一可能的正規正常的生產方法。但是，牠已經產生了迫切的社會的害惡。即大都市的貧民窟底放浪者的羣集；一切的風俗習慣的拘束力，上下主從的關係及家族關係等的弛緩。勞動過度，尤其是到可恐怖的程度的婦人小兒的勞動過度。勞動階級由鄉野至都會，由農業而至工業，由安固的生活一變而爲日日不定不安的生活；總之，因急激地投降於完全新奇的狀態中，發生了一般的墮落。當這時候，出現了一個社會改良家之廿九歲的青年製造家。這人有像小兒的，却可說是崇高的，純情的性質，而同時地賦有指導人類的稀有的天稟。他——就是渦文——相信唯物論的哲學，以人的性格一方面雖爲遺傳的產物，他方面却是在生存中，尤其是在發育期的環境的產物。他的同階級的人們，看了產業革命時的紛亂與混沌，大抵都想混些漁夫之利(Gut mit'rüben zu fischen)做一個暴發財主。但是他却於其中，實行得意的理論，欲由此建立秩序於混亂之中，他起初在曼徹斯特(Manchester)爲一個使用五百人的勞動者的某工場底支配人(Direk-

cott)，試練了自己的理論，得着很好的成績。從一八〇〇年至一八二九年爲止，更於蘇格蘭的紐拉克(New Lanark)以合股公司的業務擔當者的資格與前同樣地，但保有更大的活動的自由經營了一個大紡織公司(Baumwollspinnerei)，得了很大的成功，博着全歐洲的名聲。本來他的勞動者是由種種雜多的分子合成的，并且其大部分是最墮落了的人們，漸次增加到二千五百人的多數；但是他把這些都感化了，造成一個模範的殖民地；沒有爛醉者，警察官，裁判官，打官司，救貧法，慈善等等都絕然不聞了，這完全是由於置人於人的境遇之中，尤其是配着注意去教育在發育中的兒童的結果。他是幼稚園的考案者，最初開設於紐拉克。小孩從二歲起入幼稚園，因爲在園裏可以愉快地過活，大家都不願意歸家。又他的競爭者使職工一天做十三四小時的工作，而在紐拉克却只使勞動十時半，當棉花貿易起了恐慌，休業至四個月之久的時候，他的勞動者於這全期間仍舊領着勞銀的全額。雖做着這樣的事情，而公司方面於價值上增加至二倍以上，對於股東最後地也配當了許多的純益。

這種種都還不能使渦文滿足；他爲勞動者所造出的生活，映在自己的眼中的，依然還不是像人的生活。『他們終歸是我的奴隸。』他所給予勞動者的比較的良好生活狀態，還完

全不能使他們的性格及智力有全面的合理的發達，何況使他們自由地發揮各自的才能呢？「然此二千五百人分的勞動，若在約半世紀以前的時候，恐怕要費六十萬人的人數，方纔能夠爲社會產出這麼樣大的富厚吧。因此我問我自己，二千五百人所消費的富與六十萬人所應消費的富底差額究竟怎樣了呢？」這答案是明白的，就是當作工場所有者之放下資本的五萬利子及外加的一萬鎊以上斯得林 (Sterling) 的純益。這是紐拉克工場的事實，其他的英國之工場當更增加的是不難想見的了。『假使沒有了這機械所產生的新的財富，那末，顛覆拿破崙與擁護貴族主義的歐洲戰爭到底不能遂行了的。而此新的力量就不外勞動階級所創造的東西！，所以這新的成果應該屬於他們。從來只用這新的強大的生產力去富庶個人及奴隸化民衆，然在渦文看來，則這個生產力是建設新社會之基礎，而且應當將牠作爲一切人的共有財產，只許爲一切人的共同福利纔去運用牠。』

渦文的共產主義如上述地完全是純然的事務的也可算是由商業的打算的結果。這純然地貫着實際的特質。所以，當他於一八二三年爲救濟愛爾蘭的困窮所提議的共產殖民地案的時候，對於其建築費，年年的支出及預想的收入都編成了完全的預算。如此，他對於將來的明

瞭的設計，自其細目之技術的考案起至本面圖，前面圖，側面圖及鳥瞰圖爲止，都依專門的智識而做成的，所以渦文式社會改良案若一旦被採用了以後，則對於其細目的個條，從實際的見地決不能施以非難。

渦文的進出於共產主義是他的生活的轉迴期，若他祇止於博愛家，則他只獲得了財富，稱贊和榮譽而已。他在歐洲是最有人望的人物，不但他的同階級的人士，就是政治家，王候也以贊意去傾聽他的議論過的。但是他一旦標榜了共產主義，形勢就忽然地一變了。他以為障礙社會改良的三大制度是私有財產，宗教與現行的婚姻制度。攻擊了這三種東西，他所應遭遇的不外公社會的破門，全社會地位的喪失，這是很明白的事，但他對於這些却不顧慮地繼續他無所客氣的攻擊，終歸受了那預期的壓迫：被公社會追放，被新聞紙所默殺；而且加上了他犧牲全財產所建設的亞美利加的共產的實驗的失敗。其後就直接地對着勞動階級，在他們之中繼續此後三十年間活動生活。所以，英國的一切爲勞動階級的利益的社會運動及實質的進步皆與渦文的名字相連結了。他於其後五年間的奮鬥，在一八一九年始獲得關於制定在工場的婦人小兒的勞動的制限之最初的法律。他又爲英國的一切勞動組合統一於一個大同

盟時的最初的大會之議長。他又發起一個共產組合——消費與生產組合——以爲達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過度的方策。這個事業，至少地在一方提供了商人及製造家都爲可省的人物的實證，他方面他又開設勞動賣店，建立以勞動時間爲單位的勞動紙幣去交換勞動生產物之方法。這個計畫當然是必然地失敗的運命，但是預見了後年的蒲魯東(Proudhon)的交換銀行。不過所差的，渦文不是以此爲改良社會害惡的萬能藥，只以此爲一種正有根本的根本的社會改革的第一步而已。

從這時以後，社會主義已不是從某某天才的腦中所偶然地發見出來的東西，牠是歷史地發生了的二階級——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鬭爭的必然的結果，牠的任務已經不是在於想出完備的社會組織，乃是研究使這二階級及對立必然地發生起來的歷史的經濟的經過，并在由此所造出的經濟狀況裏去發見解決這矛盾的手段。像法蘭西唯物論底自然觀不能與辯證法及近世自然科學相容納一般的，從來的社會主義可是亦不能與這唯物史觀相容納。從來的社會主義雖也曾批評這現存的資本家生產方法及其結果，但因不能說明，所以不能去處理，只以牠爲惡的而排斥之而已。所以牠(從來的社會主義)對於與資本主義不可分離的勞動階級

的榨取愈覺得猛烈的憤怒，則愈不能明瞭地去說明這榨取究竟成立於什麼及爲什麼纔能發生的。因爲，要說明這個，一方面非明示資本家生產方法的歷史關係及在一定的歷史的時期中的這生產方法之必然性，因而有明示其滅亡的必然性，而他方面則有剔抉還被隱蔽着的資本家生產方法的內的特質之必要。剩餘價值 (Mehrwert) 的發見就是造成這後者的偉業。依剩餘價值說的證明：——不給 (Unbezahlt) 勞動的估有爲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在此底下所行着的勞動者的榨取底基礎；又資本家雖以全價值去買收當作一種市場上的商品的勞動者的勞動力，但仍從勞動者榨取着比給付了以上的價值；這剩餘價值結局構成價值總額，而在有產階級的手中所堆積着的不絕地增加起來的大資本就是由此產出的。資本家的生產的及資本的生產的行程就可由此說明了。

這二大發見——唯物史觀和依剩餘價值而暴露了的資本家生產的祕密——我們實應歸功於馬克思。有這大發見，社會主義方成了科學，其餘的只是完成這細目及其諸關係而已。

社會主義理論與無產階級鬥爭

社會主義也是和工人運動同時勃興的。然而這並不發達於無產階級方面。不用說，社會主義也和工人運動一樣，是資本主義的產物。社會主義和工人運動同樣是爲了反對資本主義的榨取陷工人階級於貧困而出現的。然而工人運動——無產階級反抗資本主義的抑壓——要是在多數工人所住居的地方隨處自然地發生的話，那麼社會的勃興已可豫想到現存社會機構之本質的深切理解了。在一切社會主義學說的根底上面都橫着現代的貧困在資本主義存續的範圍內到底是不能排除的，這個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在生產手段的私有，只有消滅了私有財產才能沒有貧困等自覺。一切社會主義體系在這些地方是一致的。他們所分歧的只是在決定消滅私有財產的方法和取而代之以的新社會之財產的見解等方面。

社會主義者的期待和計畫有些是非常幼稚的。橫於這些根底上的理論，在十九世紀最初的十年間，是完全及不到無產階級之社會的認識。當然，只有能夠站在無產階級的見地上而觀察資產階級社會者，才能到達社會主義的見解。但這種人同時必須要有學問的教養。而這種學問的教養在當時又是僅僅爲資產階級的所有物。要是工人運動在資本主義的某種發達階段於資本主義生產的地盤上到處自然地而又必然地發生了的話，則社會主義的勃興必是和難

能遭遇的幾個條件相符合的。在種種場合，社會主義最初只能發生於資產階級。在英國，直到最近，社會主義的宣傳還是特別由資產階級中人所進行的。

於社會主義這樣的發生中，往往有馬克思的階級鬥爭說見出了矛盾的人。但這只有在資產階級於某種時期和場合階級地所有了社會主義，或是馬克思不容許無產階級中人在某種條件的影響下能夠接受無產階級的見地時，才稱正當。

馬克思常常確切地說，只有工人階級是能夠實現社會主義機構的唯一力量。用他的話說來，無產階級只有靠自己才能解放了自己。但這決不是說，只有無產階級能指示到解放之路。

要是廣汎的工人運動而沒有牠的指示者，那麼社會主義便沒有何等實際的意義，這一點現在已沒有議論的餘地。但到了工人運動能夠接受社會主義作為自己的綱領時，始能使所有自己的力量得到發展，這也是很明瞭的事。

社會主義決不是超越了時空的，決不是和一切階級對立相獨立而具備何等倫理體系的產

物。

社會主義在本質上，不外是關於站在無產階級見地上之社會的科學。然而科學不僅在滿足我們的知識慾，牠又遂行了經濟的目的，即精力的節約。科學是使自己的力量能夠更便宜地運用，由此教示獲得最大限之所與的條件。在科學發達之初期的階級段，意識地，直接地把他利用到節約力量的目的上。隨着科學次第發達，遠離了牠的出發點，許多的中間連鎖環逐漸繫住了科學的研究及其實際的適用。這種連鎖並不消滅，只是難以識別罷了。

無產階級的社會科學也是一樣，社會主義使無產階級最能使宜地利用自己的力量，發展大量的精力。牠那發達的階級越高，把握現實的程度越深，越能美滿地克盡自己的任務。社會主義的理論決不是書齋中學者們任意的娛樂，恰恰相反，牠在鬥爭的無產階級說，是具有偉大之實際意義的。

無產階級的主要武器是在結合一切工人大衆於強有力的自立組織，而這個組織是脫離了所有資產階級影響的。然而無產階級也只能靠社會主義理論的助力，才能成就這個結合的工作。只有這樣，始能從種種無產階級層之雜多的利害中，撰出無產階級的共通利害，劃然地而且斷然地從資本主義世界區別出無產階級來。在工人大衆中自然地勃發對於資本主義的反

抗，連何等理論都沒有。原始的工人運動是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之能力的。

現在，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間必須融合的條件已是到處存在了。至在十九世紀最初的十年間，尚是缺乏這種條件。

當時工人大衆對於發達中的資本主義的壓迫，因在強力的高壓下，差不多不能有何等的反抗。他們連以最最原始的形式來防禦差不多也是不可能。社會問題的真實研究，因此連問題都不成其爲問題。

所以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在由資本主義所引致的貧困中，單是見到了一方面——牠那壓服的傾向——，對於另一方面，即在無產階級中所喚起之革命的傾向，却並沒有注意到。

據他們說來，解放無產階級的唯一力量，是奇特之資產階級的同情。他們希望在資產階級中能夠發見足以實現社會主義政策的同好之士。

在資產階級博愛家之間以滿腔同情歡迎這種社會主義的宣傳。就是資產階級，也不盡是苛刻的人。貧困在資本家中引起同情，因貧困而不能爲自己引致利益，遂進而請求救濟。要是資產階級不惜對困苦的無產階級抱同情，那麼鬥爭的無產階級實是陷資產階級於苛刻。

資產階級感覺到被無產階級掘毀存在的立足點。無產階級的請願雖受到資產階級的同情，但要求却遭遇到苛酷的敵意。因此工人運動就是在烏托邦主義者之間也引起了不滿。這是因為他們所囑望的要素即奇特的資產階級的同情是大感威嚇了。

當時一般地不信任尚未自覺之無產階級的力量並意識到初期工人運動之缺點的社會主義者們，在工人運動中見出了遲滯的要素。因此，他們屢屢努力證明不向工銀勞動的整個組織——一切罪惡的根源——鬥爭，而實是指導為增加工銀之鬥爭的職業工會是怎樣地沒有用處，同時又宣言反對工人運動。

但轉換是徐徐地準備了。在四十年代，工人運動是大大發達了。因此由自己的階級層送出了許多富有才能之士，這些人體會社會主義的思想，承認關於社會之無產階級的科學。這些工人依自己的經驗，知道期待資產階級博愛家乃是完全沒有益處的。同時，資產階級出身的一部分社會主義者也斷絕了對於資產階級的期待。自然，他們是不信任無產階級的。他們視工人運動為脅威整個文化的破壞力。依他們說來，只有資產階級的知識階級才有建設社會主義社會的資格。然而對於無產階級革命的恐怖使資產階級屈服。他們見到無產階級的偉力

漸理解到工人運動是資本主義生產之必然的產物，工人運動是跟着後者而日益發達。

這明白是一種的進步。然而從這些見解中，尚不能出現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結合。社會主義的工人中就是有豐富才能的幾位，也缺乏建設社會主義較高理論的必要知識。這種理論，便是說，社會主義必須和工人運動爲有機的結合。他不過是體會舊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即烏托邦主義，把牠適用到自己的必要。

在這方面，接受憲章黨或法國革命思想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是成功了。後者，即接受法國革命思想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在社會主義的歷史上有特別偉大的意義。偉大的法國革命明白指示政治權力的獲得在一切階級的解放上具有怎樣的意義。強力的政治組織約各黨籍革命手段的幫助，得以占領了巴黎。經巴黎的仲介又占領了全國。還有當革命時，巴勃夫從這個事實得出純粹具有無產階級意義的結論。

巴勃夫的記憶在法國工人間是決不磨滅的。因此在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者說來，政治權力的獲得，是早已成爲實現社會主義的手段了。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也和法國革命的傳統相結納。不過，他們以爲革命是獲得資本主義之權力的手段，利益是很少的。他們是和向來的社會

主義者們一樣，絕不看重工人運動的力量。他們明白在小資產階級存在的基礎上橫着和資本相等之生產手段的私有。他們期待無產階級籍小資產階級的助力得以解決和資本間的問題。他們認共和國和普通選舉權是必要的，到那時候，國家權力便進入社會主義的路。

同這種迷信共和國者相對立的代表是路易柏郎了。他的思想更由若干的教授和觀念論者加以發展。

路易柏郎的國家社會主義有單獨流行的傾向，有時也帶了煽動的文句，這決不含有真正實際的意義。布浪葵和路易柏郎的傾向是具有這種意義的。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時，他們是占領到了巴黎。

他們的理論遭遇了強有力的批評家蒲魯東。他對於無產階級，對於國家，對於革命，都不信任。他本來也承認無產階級必須靠自己以解放自己。他又以為無產階級爲了解放自己而戰時，更須爲獲得政權而戰。因爲在沒有團結權的場合，就是經濟鬥爭，也一定是和政治的鬥爭相結連的。蒲魯東爲了對於政權的鬥爭，感覺到絕望，所以他忠告無產階級，在達到解放的努力上，須避免一切鬥爭，只能利用平和組織的手段，例如設立互惠銀行，保險協會和

類乎這樣的機關。他對於職業工會的意義，好像對於政治的意義一樣，也是不很理解的。

在馬克思及恩格斯確立自己的立腳點和自己的方法時的十年間，工人運動，社會主義以及要把這些融合爲一的種種嘗試，都呈現了系統衆多的混沌狀態。這些都各各一部分的包藏了真理。但能包藏全部真理的，却是一個也沒有。所以遲早陷於不成功。

歷史唯物論的解釋遂成了爲這些傾向所不能成就的工作。於是，牠獲得了科學上偉大的意義以及在社會之實際的發達上有同樣重要的意義，這不論在科學的領域，或是在社會關係的領域，同樣是使得轉換容易了。

這個時代的社會主義者們承認工人運動爲無力的。要使工人得到安全的生活，廢止一切的榨取，怎樣的方法最是適當呢？工人運動（職業工會，爲獲得選舉權的鬥爭等）呢，還是……？他們對於這個問題完全不能正確地理解。保證無產階級的生活，或廢止一切的榨取，這完全是同一的概念。問題的本質如下。即無產階級要走怎樣的一條路，才能實現社會主義呢？階級鬥爭的理論對於這個問題回答說，是要走工人運動這一條路。

不用說，階級鬥爭並非立時可以建設保證無產階級的生活，或廢止了一切的榨取。然而

這個唯一的方法不只給各個的無產者防衛貧困。無產階級藉階級鬥爭的幫助雖同時增強了無產階級的榨取，但依然漸次擴大了自己之經濟的，政治的，精神的力，即生長的偉力。不是用榨取的減少，而是用無產階級之力的生長來計量工人運動之意義的。既不是布浪葵的革命，也不是路易柏郎之煽動的社會主義，也不是蒲魯東之平和的組織，只有階級鬥爭，才能實現了社會主義，且又創造了當然實現的力量。進行經濟的政治的鬥爭，無限地發展組織和無產階級的活動，所有這些，由馬克思及恩格斯說來，實為即不是無產階級而站在無產階級的見地上要求無產階級解放之一切人士所當做的工作。

無產階級之力的成長，結局是由資本主義的方法替代了生產之小資產階級的方法。資本主義增加了無產階級的人數。牠使無產者集中為巨大的團塊，擴大了他們對於社會的意義。但同時，資本主義由資本日益生長集中的道路，建立了生產之社會的組織之準備的條件。這個組織已不是烏托邦主義者從空想中所發明了的，這是從資本主義的現實中發達出來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由這樣的路徑建立了社會民主主義的基礎。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是創作了動員自己之凱旋隊伍的出發點。

在社會主義沒有脫出資產階級的科學而獨立具有自身的科學時，這個工作是不能實現的。馬克思及恩格斯以前的社會主義者們一般地都通曉政治的經濟學，但他們並不下何等的批評，照樣的接受了資產階級思想家所創作的形式，從這中間引出適於無產階級的結論，僅僅這點是和後者相區別的。

只有馬克思是開始對生產之資本主義的方法作獨創的研究。他明示如果不從資產階級的見地而從無產階級的見地以觀察資本主義，那便可以理解得異常明瞭而深刻。因為前者是局處於資本主義的範圍內，後者是站在範圍以外或範圍以上的。

馬克思於「宣言」（一八四八年）上說明了自己這個新社會主義的見地後，又得到恩格斯的援助，在自己的「資本論」（一八六七年）中，實現了這個偉大的工作。

那時候，無產階級的解放鬥爭尚未獲得偉大而又堅固的基礎。像現今無產階級那樣能夠接受這樣巨大的事業者是沒有。無產階級要根本改造由資本主義所建立的世界。幸運得很，無產階級並不是哈姆萊脫。他對於接受自己的事業，絕不抱着不平。他在那豪壯的偉大中，只是感到確信和力量。（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

社會進化之鐵則(下)

社會學說體系
第三分冊

史的唯物論
(上)

史的唯物論(上)

一 馬克思主義之史的準備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史觀

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以唯物史觀與歷史的動因為兩個特徵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之前，也早已散見於各處。三百年以前的意大利著作家麥客衛利(M. Machiavelli, 1469—1527)曾把他誕生的都市佛羅稜斯(Florence)之政治的機構，加以說明，他在所著『佛羅稜斯的歷史』一書中這樣說：最初是封建地主與都會商人，在後則商業及產業閥與小手工業者及勞動者大眾相鬥爭了。佛羅稜斯在一直從前(從十四世紀直到十五世紀)早已轉化而為商業民主主義。這頗有足以令人想起今日的英吉利與美利堅者。佛羅稜斯的工場主把種種的商品(主要的是羅紗)供給當時的全部歐羅巴，佛羅稜斯的銀行供給金錢於全部歐羅巴的國主。在住慣今日資本主義社會的我們，一切都習而不察，但在當時的封建歐羅巴，有許

許多多所不會知道着的事物，我們早可發見於佛羅稜斯。那譬如交易所的勝負，保險，公債及統計等就是。這世界最初的產業民主主義，對於決定現代資本主義的諸國，不免總有若干的意味吧。就是在佛羅稜斯，累進稅已經存在着了。這種累進稅的構成，其最低率為百分之五，最高率為百分之三十三。這樣的累進率，實在是達到非常的高度了。再者，在佛羅稜斯，無論是經營者，無論是勞動者，若是全然不參加生產者，那就絲毫沒有政治上的權利了。所以名門的貴族，爲了想免除被排擠而爲無權利的人，也不得不加入了毛織業者或機業者等的組合，把羊毛的毛堆或羅紗的匹頭放在自家的門前，作爲招牌，以表示自己的『職業』。雖然是現在的資產階級，也沒有這樣的進步。只消從資產階級的觀點來說，懶惰閒蕩的人們纔享受着像今日英美所共通的一切權利，有時或者名譽呢。

佛羅稜斯的在經濟方面的早已成熟，就可以表示佛羅稜斯著述家的思想的早已成熟。但是隨着亞美利加的發見，印度航路的開拓，世界的貿易向着大西洋移動，意大利完全喪失了經濟上之優越的地位，而從歷史的舞台下場了。佛羅稜斯終於成爲沒落之淵。麥客衛利正是這沒落的目擊者。但是做了資本主義寵兒的各新興國家，與佛羅稜斯的制度及佛羅稜斯思想

家的概念，實在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佛羅稜斯的歷史』全然成了孤獨的作品，除出小範圍內極少數的學者外，殆世無知之者。而且著者自身也是雖然確實地看破了事實，但是不能概括這事實，而與以科學的意義。社會現象的合律性及社會現象以一定的合則性而反復着的這樣思想，在十六世紀還未產生。社會科學還沒有佔到位置哩。何以故？因為當時科學的發達，尚極幼稚，科學的世界觀還沒有形成。

科學的世界觀的形成，始於其時一世紀後的十七世紀。到了十七世紀，關於自然諸現象的過程——人類行動的過程也包括在內——機械的合則性底觀念，次第強烈地展開起來了。笛卡爾（R. Descartes, 1596—1650）指示出一切現象的基礎都有着運動，而且萬物都受着運動的法則，就是機械的法則底支配。霍布斯（T. Hobbs, 1588—1679）與斯比諾柴（B. Spinoza, 1632—1677）則更由此演譯出唯一正確的一個結論，就是說人類的行動同樣表示着原因與結果底機械的連鎖，而且關於『意志自由』之中世的學說，純然為無稽之談。

『假設隕石若能思索，那麼它將依了善的意志而下落，我們可以確信的吧』。斯比諾柴這麼說。從此其他一切現象和人類行為之合法則性的說明，就是到科學的歷史理論底第一步，

已經開始了。

這理論是怎樣的一個理論呢？譬如霍布斯把爲生活的鬥爭，爲生活底福祉的鬥爭，看做爲全人類行動之基礎的要素，這就可明白了。他把政治的行動，就是爲權力的鬥爭，看做派生的行動，而不認爲自立的行動。就是因爲人人爲權力而鬥爭，權力的把握就可以給生活的全福祉於他們。這樣，霍布斯已經很接近着經濟史觀了。所謂十八世紀的哲學者，他們不過繼承上世紀偉大的唯物論者，揮發而光大之罷了。立在同一的地盤——就是立在以物質的原因說明一切事象底地盤的那有名的『自然的體系』著者霍爾白克（Holbach, 1723—1789），他先探知過去，次研究到支配基於過去的人類歷史底法則，得到了我們對於將來也是可以豫測的這樣一個信念，這已全然達到科學的歷史底解釋了。『有時捕捉了政治的社會，屢屢在招來革命的鬥爭底震撼之中』最接近於法蘭西革命的先驅者他們這麼說着：『在參加革命的登場者，這登場者適應了他佔有的位置，那並非必然的，他們好像不得不行動，但是却不行動，他們好像不得不造成結果，但是沒有造成結果，這樣的一個行動，一句說話，一個思想，一個意志的運動，甚至連一個熱情都沒有存在了。……這樣的事，在對於參加者的精神

與肉體所起之各個活動或反動，具有理解與評價的智能者，是很易明瞭的。』

而且科學及哲學發達的全過程，必然地向着這歸結而進行。這不但是唯物論者，就是這時代最偉大的哲學家，觀念論者康德（J. Kant, 1724—1804）也是以同一的眼光看歷史。

在康德的時代，歐羅巴諸國對於人口增殖，犯罪率，死亡率等規則的統計的觀察已經存在着了。此等觀察，就是最『偶然的』最『任意的』人類行動，也是好像裝置了機械似的那樣合則性，每日每日反復着。譬如在那一個月自殺多，那一個月自殺少，豫先可以前爲斷定，這是最明白的例證。

康德底主張歷史法則的存在，是以上述單純的統計觀察爲出發點。而且他——雖然不能說是唯物論者——想推動歷史的發達之主要的要素，就是爲生存的鬥爭。這就是康德也與『經濟史觀』相接近着了。

這樣，『共產黨宣言』的思想，代替了十七世紀十八世紀之中世公教會主義在把握了的新世界觀底基礎之下，已深深地深深地伸展着它的根了。革命期前，雖然是偉大的思想家，映在眼裏的印象還是曖昧而很不明瞭，但是法蘭西革命後，早已明明白白的表示出來了。

階級的利害的相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害的相反，在『宣言』尚未發布的二十年前，因了聖西蒙（St. Simon, 1760—1825）已經建築成基礎了。

歷史底經濟現象的先行性，一切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如聖西蒙，佛梨哀，渦文等，）都是無異議地所一致承認的，他們曾經想把人類將來的幸福，建立在生產關係改革的上面。

經過了三個世紀，急湍一般地流着，及近於現代，更次第變為奔放闊大的巨流一般地這思想的潮流，勿必說，因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加盟而形成，而在我們的眼前，『宣言』著作者的意義，絲毫沒有減却，一切偉大的作品，都是多年間人類頭腦中所貯蓄下來的一盤總帳。（巴克洛夫斯基：經濟的唯物論）

維哥之歷史的法則

歷史家，社會學者，哲學者等在舊書中，只懂得維哥（Vico）的錯誤引用着錯誤說述着的二三著述，實在算不得懂得維哥的著述。所以維哥在所著『新科學』一書中將歷史之基礎的法則，定了一個公式。

維哥以爲一切的民族，不問人種的起源如何，不問地理的住所如何，都是經過同一歷史的進程，他提示了這樣的一個見解，以爲人類社會進化之基礎的法則。因此之故，所以所給與了的民族的歷史是發達到較高階段的他民族歷史的復。

他說，『從野性，野蠻，血之渴望的狀態直到人類文明開始的階段』就是到了人類成爲定住者的階段（前揭書第二章第二節五）『一切民族的歷史所經過的理想的永久的歷史存在着。』

維哥所一點不知道的摩爾根（L. H. Morgan.）他以更實證的完全的公式選擇了與此同一的法則。亞美利加的人類學者（即指摩爾根）將奈破利（Napoli）的哲學者（即維哥）所說一切民族都依了一個預定的計畫而發達，從這樣見地演繹出來的民族的等質性，歸着到兩個原因，其一是人類精神的相似，其二是人類在發達中不得不克服障礙的同一性。維哥也是相信着人類之精神的等質性。

『在人間性之中，一切民族不得不創造共通的精神的言語，這言語一樣標示演生活上活潑的功能物之本質，而且包含對應物之種種關係的同一表現。這樣的言語的存在，雖然顯現

於為民族哲學的生活法則的俗諺，但這俗諺在一切古代及近代民族，不管它的表現方法千差萬別，却具有同一的內容。』

摩爾根說：『一切個人，一切種族及民族的人智是同一的，因為他的能力是受着限制，所以他的人智不可避的只以僅少的偏差，發現於同一的形態。最最遠隔的國家，最最遠隔的時代，人智到達着的成果，形成相一致的經驗結果的連綿的論理的鎖的諸環。』（II.C.IX）』和地質的漸次形成一樣，人類的諸種族，在發達的途上，也可看出堆積着的盤層系列。把人類的諸種族這樣區分起來，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到從野生的狀態到文明的人類進化的過程。』（II.C.I）『何以故？因為人類發達的過程到處差不多發現同一的形態。』（III.C.I）（註）研究經濟的進化之過程的馬克思，保證着摩爾根的思想，他在資本論的序文說，『在工業的關係發達較高的國家，表演着發達較低的國家的將來的光景。』

（註）摩爾根著『古代社會』一八七九年出版。

這樣，依照了維哥的意見，一切民族無例外地不得不造成的『理想的歷史』，不是表徵因了何等崇高的存在所豫定了的神的計畫，是表徵純人間的歷史的進步的計畫。而且這計

畫，試研究種種民族所造成的諸階段，把這諸階段相互比較，因了那諸民族所到達的發達之相對的高度，因了那諸階段所分類的歷史家，是可以認識的。

經過了半世紀，關於野蠻民族古代民族現代民族等不絕的研究，證明了維哥的法則的正當，而不容否認。此等研究表示一切人類不關地理的及人種的起源，在發達上不得不通過同一的家族，財產及生產形態，而且也不得不通過同一的社會的及政治的機關。丹麥的人類學者早確認了這事實，區分前史時代爲三期，依了最初所製作的器具材料的如何，可以叫做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及鐵器時代。諸民族的歷史——不論其民族的人種屬白屬黑屬黃屬紅，也不論其民族住在赤道或南北極的那一方面——其所異的地方，維哥名之爲『理想的歷史的階段』或摩爾根名之爲『歷史的所堆積的盤層』的高度，就只這點而已。所以若是保存馬克思的形容，那就是立在發達較高階段的民族，在發達較低的民族表示其民族自身將來的光景。

人類之精神的活動。服從維哥的發達。言語學者與文法學者發見了言語與國語的形成是依了以此同一的法則而演進的。人類學者對於種種野蠻及文明民族，像維哥底探求出了同一

的俗諺一樣，探求出了同一的傳說。許多的人種學者，他們想此等同樣的傳說與 *Saga*（北方民族之古代的傳說）並不是直到今日因了彼此講述還是保存着的各民族，各各所製作的，而是在全世界有一個擴大了共通的中心，在那里創造出來的。但是這意見因為對於人類創造力的其他精神的社會的或物質的產物之觀察相矛盾，所以不得成立。

靈魂的觀念及由此觀念所發生的種種其他觀念之發達的歷史，是人類精神發達最顯著的同一性底好例。靈魂的觀念，在一切的民族，就是連最野蠻的民族裏也可發見。爲了想從佔領在迷信家頭腦中的死者靈魂解放出來，就想着不可不爲靈魂找尋新的住所，使靈魂不致作祟人間，想回返到這世上的希望也就不致發生，永遠可以繼續冥間的生活，而吾人得安然過活了。在野蠻種族間的靈魂觀念隨着較高發達的階段的進展，牠的功能的重要性也就減低了，但在較次的發達階段，爲了更安定，而且護得支配的意義，自然而然創出神的觀念『偉大的精神』來了。在英雄時代雖博得一般的承認，而靈魂的觀念，據歷史家的立證，在住於地中海週圍歷史的諸民族，是沒有的。基督時代之數世紀前這觀念重又出現，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繼續佔領在人間的頭腦了。歷史家單止確認了有這一件顯著的事實，所以不會試欲加

以說明，因爲在他們自己研究的範圍內，雖欲探求說明而亦不可得吧。何以故？因爲這樣的說明，適用馬克思之歷史的法則，研究經濟的環境中所行的變化，纔可以期待這種說明的發見呢。（拉法格：馬克思之史的唯物論）

『人間性』的觀點

把『人間性』看做解決在法律，道德，政治，經濟諸領域內之一切『糾紛事件』的最高法庭，這是十九世紀的著述家全然繼承了前世紀啓蒙派的思想。

假設人類當出現於此世之際，沒有帶了先天的『實踐的觀念』以同來；又假設德行如洛爾克所主張，並不生而俱有，乃因利益而發生，所以是可尊敬的；又假設社會的功利主義如愛爾培修斯（Helvetius）所說，是最高的法則；又假設相互的人間的關係，在所說一切的場合，人類是物的尺度；那麼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人類的天性當然是我們判別所受關係的利益與惡害，合理性與不合理性的立腳點。十七世紀的啓蒙派從這個立腳點考察當時存在的社會制度及他們所希望了的改革。人間性對於他們是他們對於反對論者論爭上主要的論證。

這論證在他們的眼中是如何重大呢？譬如像孔道爾綏（Condorcet）所論斷：『正義與權利的觀念，對於感得觀念有作成能力的一切以必然而同樣構成着。所以這兩個觀念是同一的。』不錯，人類可以增減他。『但是正直判斷的人類，一切與數學一樣，就是道德，也是到着不可避的一定的觀念，此等人間性是從人類有感覺思維的存在，無異論的真理之中，所生的必然的歸結。』實際，法蘭西啓蒙派之社會的見解，當然不是從這貧弱的真理中歸結而得的，因了圍繞他們的環境，使得他們是這樣說吧了。他們頭惱中的所謂『人間』，不但在感覺與思維的能力是卓越的。而且也要求着天性的一定的資產階級秩序。（霍爾白克的著述，在後因了憲法會議所實現的要求，也正包含着）這人間性是要要求着對於商業自由，市民財產關係等之國家的不干涉『放任吧！給我們通行券！』等等。啓蒙派通過所給與的社會的必要及關係之波利斯姆而看着人間性。但是歷史把某種波利斯姆放在他們的眼前，他們却沒懷疑。他們靠了他們的口，因了人類所啓蒙的代表者，所理解所評價的『人間性』其本身就這麼說，這是可以想像的。

爲了表演最高戶度師功能，人間性當然不能不想做永久所給與了的不可變的東西。依了

前述孔道爾綏的話，也可知道啓蒙派實在把人間性想做這麼一樣東西。但是假說人間性是不可變的，那麼人類之智的以及社會的發達底行程怎麼可以用人間性來說明呢？所謂一切發達的過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那是種種變化的系列，把是等變化用永久所給與了的什麼不可變的東西，所得而說明的嗎？不可變量是以不可變量而殘存着，所以可變量是變化的嗎？啓蒙派意識着不是這麼一回事。而且爲了想避去困難，指示着不可變量自然在一定的限度內也成了可變量。人們經過了少年期，青年期，壯年期等種種的年齡。在是等種種的年齡，人類的要求，不是同一的。『少年期以感情，想像，記憶而活着，只求慰樂。只感到歌與傳說等的缺乏。於是熱情的年齡到來。精神上要求震動與波浪。漸次思考力發達，理性也發達了，這理性要求理性自身的練習，其活動可以適用於智識慾所接觸的一切。』

個個人都是這樣發達的。是等推移，因了各人的天性而受着制約。是等推移既在各人的天性，所以那在全人類之精神的發達，也是顯現出來的。是等推移，說明了諸民謠爲什麼以敘事詩始而以哲學終呢。

這樣的說明差不多什麼也沒有說明，單是對於人類之智的發達過程，給與了某繪畫意

味，這是容易明白知道的。（比論是常常把所敘述的對象的特性，附以陰影。）又，給與這樣說明的十七世紀的啓蒙派，迴旋在我們所知道的螺宮之中，這也是容易明白知道的。所謂螺宮就是環境創造人間，人間創造環境。然而實際上，一方面人類之知的發達，換句話說就是人間性的發達，因了社會的必要而說明，他方面社會的必要之發達，因了人間性的發達而說明。（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

王政復古時代的法蘭西歷史家

「政府是國民性質之最有效的原因；國民的品位與缺點，其精力與弱點，其才能，其文化與無智不是因了氣候關係或所給與了人種固有性；自然雖然給與了一切的人們以一切的東西，但只唯政府，它把原始的爲人類共通財產的性質，保存或廢棄於它所支配的民衆之中；這是以歷史的研究爲根據所得的最重要的歸結之一。」在意大利，氣候上人種上都沒有發生了變化（野蠻人的侵入對於其固有性所起的變化，是甚屬微細）。『自然對於一切時代的意大利人是同一的。所變化的，只有政府而已。——這變化每先於國民性的變化，或

者伴隨了這變化。」

諸國民之歷史的運命絕對的依存於地理環境的學說，雪斯蒙地 (Simondi) 這樣加以反駁。他的反駁有着他的根據。真的，地理不是說明歷史的一切之第一物。何以故？因為這歷史是歷史。依了雪斯蒙地的表現，就是地理的環境雖然不生變化，政府也會生變化的。

雪斯蒙地把地理的環境之不可變性與諸國民歷史的運命之可變性相對比着，把這運命歸着於一個基礎的要因，於『政府』，換言之，就是歸着於所給與了的國家之政治組織，這是讀者所承認了的吧。一國民的性質全然因了政府的性質而決定。但是，雪斯蒙地範疇的表明了這關係，同時忽然把其本質緩和了。就是他所說的政治的變化先於國民性的變化，或者伴隨了這變化。因此，政府的性質有時也會因了國民的性質而決定的。但是在這場合，雪斯蒙地之歷史的哲學當面就遇到一個老樣的矛盾，就是法蘭西啓蒙派困惑了的矛盾：『所給與了的國民的風俗倚存於其政治的組織，而政治的組織倚存於風俗。』雪斯蒙地與啓蒙派同樣不夠解決這矛盾的能力，就是他不得不把反背的二律之某一部分適應了各場合以爲自己判斷的基礎。但是無論那一部分，國民的性質既限於依存其政府，他對於『政府』的概念，太給與廣

泛的意義了。就是這概念，在他包含着所給與了的社會的環境之全固有性與全特殊性。更正確地說，在他所給與了社會的環境之全固有性就是『政府』，就是政治組織的結果。這是十八世紀的觀點。法蘭西的唯物論者把環境之對於人類底全能的影響，簡單而強烈地表現出來時，就說『一切倚存於立法（Est la egislation dni tout）』而且話題碰到了立法的時候，他們就把其他的一切除外，頭腦中滿貯着政治的立法，國家的組織。在有名的維哥著述中，有一篇題名為『以政治的革命說明羅馬民法之法律制度的經驗』短論。這『經驗』雖然是十八世紀的最初所寫的，但表現於其中的民法對國家關係之見解，跋扈於法蘭西王政復古以前。啓蒙派把一切都歸着於『政治』。

但是『立法者』之政治的活動，雖然不能說是常常是合目的的，但通過一切的場合却是有意識的。人類之意識的活動，倚存於其『思維』。這樣，法蘭西的啓蒙派，所謂環境之全能的思想，欲鮮明地表現出來時，尚且無意識地回返到了思維的全能。

雪斯蒙地還未立在十八世紀的觀點（註：他研究意大利諸共和國的歷史，於一七九六年已經開始）。而且年輕的法蘭西歷史家們已經抱着他的見解。

把『被啓蒙了』的思想家所最陷於迷路的，發生種種事情的法蘭西革命的過程與歸着，徹頭徹尾，是絕對的真理之具體的否定。而大多數的人雖然對於『理性』的力是絕望了，但是其他並不絕望的人越加容受了環境全能的思想，開始研究革命發達的過程了。但是把這環境於王政復古時代也開始從新的觀點來觀察了。這歷史的大事件因為拋棄了『立法者』，拋棄了政治的憲法，把所給與了的社會環境之全固有性之基礎的要因歸着於這憲法，這是在現在想起來是很奇怪的。現在呢，政治的憲法，已開始看做並不是原因而是結果的什麼派生的東西了。

魏若 (F. P. G. Guiso) 在他所著『法蘭西史論』中這麼說：『著述家，學者，歷史家，新聞家的大部分努力想以該社會之政治的設施說明社會所給與了狀態，說明其文明的程度與種類。但是要懂得政治的設施而理解它，那須得從社會的本身出發，纔算賢明。在成爲原因以前，是等的設施本來爲着結果。社會在因了設施的影響而變化之前，是創造這設施的。而且依了政府的形態而推察國民的狀態，我們反不如先來推察政府畢竟不得不爲怎麼一樣東西，而且或許可以有這樣的一種東西，因此不得不研究國民的狀態……社會，它的構

成，依存於社會的地位底個個人的生活式樣，諸階級的關係。要之，人類之市民的狀態（*Etat des Personnes*）毫無疑義地是推求諸民族是怎樣生活來著的歷史家，與推求諸民族是怎樣受着支配來著的新聞家所注意的第一個問題。』

這是恰與維哥的見解正相反對的見解。在維哥民法的歷史因了政治的革命而可以說明，在魏若則以爲政治組織因了市民的組織即民法而說明的。但是這法蘭西的歷史家，在『社會的構成』則更進一步。據他說，西羅馬帝國沒落後，歷史的舞台上所顯現的一切國民，人類之『市民的狀態，與土地關係（*Etat des terres*）有密切的關係。因此之故，其土地關係的研究，不得不先於其市民的狀態之研究。就是說要理想政治的設施，不可不研究爲社會之種的階級層與其相互關係。要想理解社會的這種『階層，不可不明白土地關係的本然』。倘若從這點研究最初二王朝之法蘭西的歷史。這歷史在他說起來是當時社會種種階級的鬥爭史。在敘述英吉利的革命史，他描寫着把這事件作爲對於貴族制的資產階級的鬥爭，他爲想說明其國之政治的生活，容認了不但應該研究其土地關係，而且也應該研究其一般的全財關係，到達更進於新的一步了。

對於歐羅巴的政治鬥爭，具有這樣見解者，當時決不僅魏若而已。許多其他的歷史家，也懷着同一的見解。其中我們指點出的，是采利與米耐。采利在『英國革命的展望』中，把英國諸革命的歷史作為資產階級與貴族的鬥爭而敘述着。他在第一革命裏說，『其祖先是英吉利征服者中是可數得到的一切者，棄了自己的城而赴王之陣營，在這陣營中佔據了適於自己的位置。都市的市民都成羣結隊的投入了於反對的陣營。其時，軍隊可以說是一部分以儀式與權力的名而集合的，其他一部分是以勞動與自由而集合的。參與了一切儀式的，不問其出身如何，只求不勞而護的享樂生活。而且擁護着適合於他們自身利益的利益，立在王旗之下。與此相反對的，則為當時從事於產業的舊征服者子孫出來的，集合於自治黨之下。』

（注：見歷史研究之十年間，采利全集第六卷）

當時的宗教運動，據采利的意見，不過是積極的生活利益的反映。『雙方為了積極的利益而構成戰爭。其他都是體裁或口實。擁護了臣民的人大部分是新教徒。就是他們在宗教方面尚且不欲如何的服從。加盟於反對黨者屬於英格拉特教或天主教。這因為在宗教的領域尚且他們翼求着權力與到人間的課稅。』采利在這場合引用着福克斯的『詹姆斯二世時代的歷

史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James the second) 的話，如下說：『民黨黨員把一切宗教的意見都是以政治家的眼光來看的。甚至對於羅馬教的反感，以為與其說是因了這不知宗派的迷信或所謂偶像而發生，毋寧說是因了對於國家想設定絕對的權力的冀求而發生的。』

依據了米耐的意見，則以為『社會運動因了支配的利益而被決定。在種種障礙之中，這運動指向它的目的，它的目的若能達到，則運動就停止，而且其初雖是平靜的，而隨着一成優勢，就讓席於表面所發現出來的其他運動。封建制度的發達過程，就是這麼一回事。封建制度在它尚未實現的時候，已經於人人的必要中存在着了。這是第一期。在第二期，對於必要的對應就逐漸停止，而且在現實上存在着了。所以終於這實際的存在也是終熄了。在除此外的方法，連一個的革命也未嘗行過。』（註：見聖路易的封建制度與這主朝時代的法律的應響）

在這法蘭西的革命史，米耐起了質問。所給與了的國民之國家組織的創造者，是它的風俗嗎？或者反之，國家組織是創造它的風俗的嗎？這兩者間之相互作用，不管怎麼大，不管怎麼也許為當然的事實，而結局兩者對於第三者即所謂『人間之市民的狀態，人人的財產關

係』，遙遠地深深橫着要因，負着它的存在，這是可以回答的。這樣，十八世紀的哲學者，迷離惆恍的矛盾，被解決了。

但是上述的矛盾，我們已經明白着不過是從十八世紀的社會觀，即（一）人類，其一切思想與感情都是環境的果實，（二）環境是人類的創造物，是人間『意見』的果實——從這樣社會觀的根本派生出了來的東西。然則新的歷史觀，可以說是解決了這法蘭西封建制度之根本的矛盾吧。王政復古時代的法蘭西歷史家，他們雖然想到了理解歷史事件之唯一的鍵是存於市民的狀態及財產關係之綿密的研究，但是他們怎樣說明那市民的狀態及財產關係呢？

人人的財產關係，屬於他們的法的關係之領域。所有首先就是法的制度。所謂理解史的現象的鍵應該求之於人人的財產關係，這話就是說這個鍵存於法之諸機關的意思。但是這機關從何處發生的呢？魏若謂政治的憲法是為原因以前的結果，社會先創造憲法，然後在憲法的影響之下，開始變態了，這話完全把它說明了。但是同一的事果然也可以財產關係而言明的嗎？財產關係果然不是為原因以前的結果嗎？社會果然在受着這決定的影響以前不會創造

出它嗎？對於此等至當的質問，魏若的回答是非常的不充分。

在西羅馬帝國沒落後歷史的舞台上所顯現的諸民族，市民的狀態與農業有密切的因果關係。對於土地之人類的關係，決定了人類之社會的位置。經過封建制度的全時代，全社會的設施，結果是土地關係。就這個關係看起來，同樣依據了魏若的話，這關係『最初蠻族侵入後的初期』，因了土地所有者之社會的位置而被決定着的。『土地因了土地所有者的勢力的程度，帶着某種性質。』但是這樣的場合，土地所有者之社會的地位因了什麼而被決定的呢？『最初蠻族侵入的初期，』土地所有者之自由的程度，其勢力程度的大小，因了什麼而被決定的呢？因了爲蠻族的征服者之從來的政治的關係而被決定的嗎？但是魏若已告訴我們，政治的關係不是原因而是結果。在羅馬帝國沒落以前，試理解當時的蠻族之政治的狀態，我們依從了我們著者的勸告，不可不研究其市民的狀態，其社會組織，他們相互間的諸階級的關係等吧。而且這樣的研究重復因了人人的財產關係而被決定的嗎？所給與了的社會之所有形態因了什麼而決定的呢？這些問題將牽回我們去吧。而且假設爲想說明種種的社會的階級，我們依恃其自由與勢力之相對的程度，那麼我們什麼也沒有得到，這是很明白的。

這怕不是答案吧。這是加上了若干詳細之點而成新形之質問的反復吧。

(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

史的浪漫學派

史的浪漫學派是怎樣的接近於歷史的唯物主義的見解，我們所知道的，只依賴着勃連托諾的心之善良。他從拉魯尼，培格衛亮的著述中，指示了如下的理論——『社會科學到了現在不過只有這一點的進展，這恐怕因為我們不能充分地洞見經濟形態，又因為全然看錯經濟形態是形成一切社會的國家的組織之基礎物吧。我們忘却了生產，產物的分配，文化及其普及，國家立法及國家形式特別是從經濟形態受取了其內容及其發達。而且我們也忘却了此等一切極重要的社會的契機雖然在當然可以適用的場合，那也是從經濟形態之中必然而發的，以為從授胎力與受容力的相互作用之中的萌芽。又忘却了在社會的病患所曝露者，一般是這社會的病患於社會形態與國家形態間的矛盾之中植其根源的。』這是於一八三八年馬克思在『德法年誌』因了給與這樣的抹煞的批評的史的浪漫學派之一個著

名的代表者所寫着的話。但是若不注意馬克思的見解——即生產與產物的分配並不是從經濟的形態而引導出來的，反而經濟的形態是從生產與產物的分配之中而發生的這樣思想——一見似乎可以想到馬克思他的歷史之唯物的見解之大體的企圖，從拉魯尼與培格衛亮借取來的。

但是在那里顯現着這適當的應用，史的浪漫學派宣着：把生產之資產階級的方法解作是自然的，把資產階級的社會形態以為自然之永遠的法則。這是表演了對於資資階級古典經濟。對於此等的誇張，史的浪漫主義，擁護了貴族階級而起來，投下族長的陰影於地主對農奴之經濟關係，對於往政治的自由之自由主義的冀求，浪漫學派相對下了一個論題，以為國民之真正的組織並不在關於憲法之一片法則之中，而在它的經濟關係之中。講到這有什麼意思呢？就是在從封建時代因了傳統而遞傳下來的主權者對奴隸的關係，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與史的浪漫主義間的理論的鬥爭，反映了資產階級與貴族階級間的階級鬥爭趨向於 *Justice*。這兩階級對於他給與美麗的色彩於生產方法，以經濟的形態並不是永遠地自然地動搖以為法則。

粗惡的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在這一點雖然依據了抽象的空想，但是史的浪漫主義者們却依據了現實的峻嚴的事實。前者多少總具有點理想主義的色彩，後者——多少總帶有點唯物主義的色彩。這是與這相鬥爭的二階級之各自的歷史的發達階段的差異相應的。資產階級想做支配階級，所以表現了自己未來的王國作為萬人幸福的王國。貴族在實際是支配階級了。所以為這支配權基礎的經濟關係之屬性之浪漫的着色，不得不引為滿足。

而且從來拉魯尼與培格衛亮前提所引用的句子看來，除出這樣的浪漫的着色以外，什麼東西也沒有了。他獨斷的極力想說的是封建的經濟形態不得不為一切社會的及國家的組織的基礎，又國家的構造及國家的法則不得不與這封建經濟形態相應；而且社會的疾患是在從這封建的經濟形態離反時而發生的。而且繼續了前揭所引用的句子，在下面的論證，拉魯尼與培格來克亮，對於這企圖一點沒有說及。

『市區之富裕而有教育的人們，是該市區的立法者，又是該市區的執政者，在對於受他們保護的市區民之大眾的關係，利用可表示的權能，貴族可以君臨市區。握有這貴族政權及勢力者，雖然是專制政治，但是那雖然在最極端的形態，却也並不致破壞為『法律之壓迫』

的社會力，是無『利己主義』的王政，『從那所提高了的位置，以同等的愛，擁護一切人的利益』。所以拉魯尼與倍格衛亮狙向着什麼，這是很顯明的吧。他想喚回封建時代的華美。

『*Und der konig absolut, wann er unseegeu willen thot*』（若革命是置重於我們的意志，那麼就使革命為獨裁者吧）他的勞動早已於對封建的社會主義之共產黨宣言的論說中，找出他的價值了。『他時時把資產階級用痛烈犀利的論斷，加以明白的擊破。但在平常因為全然沒有理解近代歷史步驟的能力，說出滑稽的印象。』

封建的經濟形態以外之經濟形態，無論對於那一方面，連表面的理解能力都沒有的，這是浪漫學派之一特徵。透徹了鈍感的階級的自我主義的浪漫學派要想以這封建的經濟形態，浸潤着宇宙間一切法律的，經濟的，國家的，宗教的，及其他關係。所以有時從遠遠的聽起來，雖然講說着令人似乎想為與史的唯物主義近似的論斷，但是在實際，那與科學的知識之階級的利己性是同樣的，離開史的唯物主義着實遠哩。二十年後的格爾略夫與秀太利對於拉撒爾佔了與此同樣的位置。格爾略夫屢屢在地方裁判所員所組成的普魯士的議會中，在自由主義的反對黨之前，開陳在後近似拉撒爾所發展了的組織理論。但是給與了這史的浪漫學派

之最後的人們以科學的致命的打擊的，不是別人，就是拉撒爾，其言論見之於其所著『所獲得了的權利的組織』一書中。這學派與史的唯物主義之共通點，實在一處也沒有。（墨爾林：論史的唯物論）

爲英國經濟學，法國革命及德國哲學之結晶體的馬克思主義

在十九世紀，有三國的國民，爲近代文化的捧持者。體會得這三國國民的精神，研究由這三國國民所創造了的成果的一切，而且以自己時代的一切知識武裝了的，總可以成就了由這世紀的手段所成就了的最大的事。

這三國國民之思想的結晶體，是除去了其各國民思想偏倚的一切之最高的統一，在那里就是馬克思與昂格思之歷史的活動之起點。

如前所述，英吉利在十九世紀的前半、資本主義，比其他任何國家達到了較高的發達階段。這先由其經濟狀態而可說明。由那經濟狀態說，英吉利在十八世紀，已從征服與掠奪的殖民政策，佔着了巨利。但是大西洋沿岸歐羅巴大陸諸國，爲了這政策而全然陷於衰弱。英

吉利托島國的狀態之福，常備軍非所必要，把全力傾注於海軍的發達，自己一點不會吃虧地就能夠獲得了海上的支配。

煤與鐵的豐富，給與了英國以由殖民政策所獲得的資源，適用大資本主義的工業的可能。這大工業，因了英吉利在海上的優越，對於在鐵路未發達前，若不由海路就不能運輸的這大量消費生產物，獲得了全世界的市場。

所以在英吉利不但比任何國家先具有了資本主義與其傾向，而且因資本主義的長成而發生的無產階級鬥爭，也足供研究。又無論在那一個國家，關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法則的認識，即經濟學，沒有像英吉利這樣發達。關於托世界貿易之福而發達了的經濟史及人種學，也是一樣可以這麼說。在英吉利比任何地方可以發見容易隱藏着於未來的奧祕的東西。在英國，新的社會科學發達，那是貫通全歷史支配社會發達之法則的認識，因此，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築成一致的基礎就容易了。但是這一點，英吉利只可說是給與了最良的資料，決不能說是給與了最完全的研究方法。

在英吉利因為它是資本主義的發達上為最先進國，英吉利資產階級之獲得了社會上支配

的地位，封建制度的功能，在政治的，經濟的，精神的生活方面，尙未完全消盡，其時，資產階級還未獲得完全的自立性。而且那樣強烈地助成資本主義發達了的殖民政策，賦與了領主以新的力。

加以因了上述的原因，常備軍在英吉利並不會有顯著的發達。這一件事，就妨害了強大的集中的政府權力的發生。官僚不能編入於強大的組織，與這官僚相並的支配階級的自治，握着顯著的權力。但正因此故，所以階級鬥爭不帶嚴密地被集中了的性質，屢屢採取着分散了的衝突的形態。

這樣，一切的生活與思惟，馴至以新舊間之妥協的精神而貫串了。新興階級的思想家與前衛的鬥士，在原則上就沒有排斥了基督教，貴族制，和專制。其政黨沒有揭出廣泛的綱領。他們並不想把其理念，貫徹到論理的終局。而且將包攬了一切的綱領，只努力於所給與了時真正可想爲有益的實踐的方策之實現。這狹隘性，保守主義，政治的領域之瑣細的日常工作之再評價及對於遠遠的前景之否定的態度，一切的階級同樣地帶着了特質。

在法蘭西的狀態，完全與這不同。法國經濟發達的水準遙遠地較爲低下，其資本主義的

工業，以生產奢侈品爲主，在國內小資產階級控制着大勢。像巴黎這樣大都市的小資產階級給與着全國的生活調子。有這樣人口五千以上的大都市，在鐵路建設以前是很多的。而且其功能遠較今日爲大。鐵路雖然把大衆的迅速輸送，始變爲可能，但在其發達以前，軍隊真是很少數的。軍隊散在於全國，欲迅速地集在一處，這是辦不到的。而且實際，巴黎人常以特殊的頑強見勝，在大革命以前，強制了政府的讓步，並不只一次。

在普通義務教育的實施以前，在郵政通信的改善以前，在托了鐵路與電報之福週刊新聞還未通行全國以前，大都市住民之知的優越，即其精神的勢力，比較他國是非常之大。對於廣泛的無教育的大衆，私信或對談往往是政治教育之唯一的源泉。又依了這方法關於藝術的見解作成了，科學的認識也獲得了。這可能，在大都市中，與小都市或鄉間比較起來是何等的大呵。以知的興味而生存着的人，都集於巴黎，使發達其精神的力，盼望能發見其應用。而且住居在巴黎的活動家，無不押打了精神的優越的印章。

所以在具有這批判的意念的，勇猛而果敢的住民的眼中，展開了支配階級未曾有的破產的光景。

阻礙法蘭西經濟發展的原因，漸漸招致了封建制度與國家的沒落。尤其是從殖民政策國家要求莫大的犧牲，使得國家的兵力與財力兩陷於衰弱，就中農民及貴族之經濟的破產，加緊了速度。國家，貴族及教會，除了其政治的，道德的教會以外，不管是財產的破產，不擇什麼的手段，巧妙地擁護了其專制的支配。因為那是靠了常備軍，發達了貴族制及國民中自立組織的缺如，權力所以常常集中於政府之手。

這不久就引起了我們叫做法蘭西大革命的巨大的破局。巴黎的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其時於短期內使全法蘭西服從了其支配，以至發生與全歐羅巴的鬥爭。但是在其前由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所指導的民衆的要求，爲國家權力所擁護的貴族，以及僧侶的利益，這其間激烈的愈益增大的矛盾，在思想的領域送來了充分的革命。對於一切傳統的權威，布告了革命在英吉利不過單是退化了的貴族之玩意兒的唯物論與無神論，及隨着資產階級的勝利同時迅速消滅了的唯物論與無神論，在法蘭西成了新興階級圈內最果敢的改革者的見解。階級的諸矛盾與階級鬥爭之經濟的基礎，到處沒有像英吉利一樣地明瞭的表現，但是在革命之國的法蘭西，一切的階級鬥爭，是爲了獲得政治的權力的鬥爭，大政黨並不以什麼的改革的實施爲

目的，不得不以政治的權力的獲得爲目的了。這權力獲得，因了被奴隸化了的階級而遂行時，認定所謂伴着全社會關係的改造之事實，在法蘭西是比任何國家都容易。十九世紀的前半，在英吉利的經濟思想雖然是最發達，而在法蘭西達到了最高發達的却是政治思想。在英吉利雖然瀰漫着妥協精神，但在法蘭西却貫徹了急進主義。在英吉利組織的建設之瑣細的日常工作雖然是繁榮着，但法蘭西却是如暴風雨一般的有着革命的熱情之國。

在果敢的實踐上的急進主義，是先於果敢的思想上的急進主義。對於這思想，絕對是神聖的。這思想無恐懼地無寬恕地使了各種的思想貫徹到了其最後的終局，從這思想作成了一切極端的歸結。但是這一塊牌子，還有着它的背面。這思考與行動之燦然而熱烈的結果，密切地結着了幾多的缺點與謬誤。因爲連最後之最極端的目的也想快快貫徹，革命思想遂致向着實行下準備的餘暇也沒有了。以革命暴風雨想奪取的堅壘的，那燃燒着的冀求之中，誰都忘了到包圍去的組織的準備。最高真理的火焰一般的熱求，送來了完全以不充分的材料爲着基礎的急遽的歸結。把堅忍研究的場所，佔據了警拔的往逆理的理想的好。以若干簡單的公式與標語努力想汲盡生活之無際限的多樣性。被英吉利的覺醒所對照的，在這里是言

辭上的陶醉。

在德意志我們又看見了別種的狀態。國內的資本主義比起法蘭西來，只有發達了一點點。德意志差不多被為全歐羅巴世界貿易的大海路的大西洋所切斷着。所以三十年戰爭之可怕的荒廢後，其回復就遲遲的了。德意志是小資產階級國，比起法蘭西來，其差度更大，加以沒有強大的集中了的國家權力。德意志分裂着為多數的小國。而且大都市一個也沒有。這小國家與小都市之多，就造成了狹隘的薄弱的心怯的小資產階級。德意志封建制度所以終於崩壞了者，並不是為國民的革命所壓潰，是因為由於異國的侵入。從德意志主要的諸州掃蕩了封建制度，不是德意志市民，而是法蘭西兵。

實在，在英吉利及法蘭西的資產階級的莫大的成功，對於德意志小資產階級也喚起了強度的昂奮。但是其最精力的而有教養的分子所貫徹着的實行的熱望，西歐羅巴資產階級其贏得的一切的活動範圍，爲了他們而被閉鎖着了，所以不能被充滿。他們創立大商工企業，指導它，在議會及有力的新聞，給與國政以影響，佔首席於陸海軍等的可能，把它奪去了。現實對於他們是愉快的。他們離開了現實，努力想行於純思考純藝術的範圍。在此等領域，

他們舉其精力而活動。在這里，實際上創造了他們的偉大的東西。而且在這原野，德意志國民凌駕了法蘭西與英吉利。法蘭西與英吉利雖然產生了比德，福克斯，鮑爾克，彌拉鮑，但頓，勞伯斯比魯，納邇遜，拿破崙這些人，但德意志却產生了像雪萊，哥德以及斐希脫，赫克爾這樣的人。

恩索，成了德意志偉人們的主要職業。若是依了他們的見解，世界是理念支配着的。而且在思索領域內的革命，對於他們，是為把全世界革命化的手段。因為現實是不愉快的，所以那樣地漂浮於現實之上，想脫出了現實的範圍，擁抱了某種廣大的東西的這樣思想就增強了。

英吉利人思考着為他們的海軍與工業保證勝利之最善的方法，法蘭西人思考着為保證他們的陸軍與革命的勝利之最善的方法，同時，德意志人以新的方法開拓着至思想與學術的凱旋之道。

但是德意志人的凱旋，與法蘭西人英吉利人的凱旋同樣有着不利的方面，那一樣地表現了於理論與實踐的領域。現實的忘却，是使繼續了從世界的離反與理念意義的再評價。他們

以自立的生活，開始了生活。而且理想離開了實現這理想的人們而獨立了。德意志人滿足着其理論的公正，却不冀求想獲得把理論具現於現實的力。在深奧的德意志哲學的背後，在德意志科學的基礎性的蔭面，在德意志理想主義高翔的底下，藏匿着從無實際的實踐的無力與一切權力鬥爭中出來的完全的逃避。德意志的理想比起法蘭西與英吉利的理想，遠為高超。但爲了接近這理想，什麼事也沒有做成。人人皆承認着所謂理想者是難以到達的。

而且與在英吉利人的保守主義，在法蘭西人的言辭之急進主義，壓打了其印章一樣，在德意志人，冥想理想主義，直到現在還壓打着其印章。當然，最近數十年間的大工業的發達使其影響顯著地縮小了範圍。但是比什麼都在先，這理想主義是遭遇了侵入德意志的法蘭西革命的精神。法蘭西革命思想與德意志哲學方法的合流，給與了許多的偉大的智者與德意志，——我們試想想亨利希，哈伊納與非爾迪南，拉撒爾，也儘夠了。但是因了英吉利思想而受胎的合流，得了更壯大的結果。我們把這合流可以歸屬於馬克思及恩格斯的體系。

這兩個人理解了政治與經濟，瑣細的組織工作與革命的狂飈在高度制約了相互關係，大的指導的目的之無強力的刺擊之日常工作終於沒有成果，爲了貫徹這目的若是沒有給與必

要的力之無形的預備工作，這目的在其下面失了一切的基礎。但是他們又理解了這目的，那不是靠了單純的革命熱情而發生的，那由於科學方法之忠實的適用而發見的，那是在與人類知識的總額相合致時，從幻影與自己偽瞞而變為自由。而且最後及於把德意志哲學的方法適用於英吉利經濟關係的研究，他們理解了經濟關係為社會發達的基礎，只有在經濟關係之中，可以求得這發達是以自然的必然所行的法則。依了這樣的方法，他們發見了爲了那個貫徹，如法蘭西舊例的所訓，我們護得了力，不可不贏得政治的的權力這樣的目的。

這樣因了被包含於英吉利，法蘭西及德意志思想之偉大而豐富的一切之統一，他們創設了近代科學的社會主義。（考茨基：馬克思及其歷史的意義）

史的唯物主義是歷史的產物

資本主義社會之對於史的唯物主義的態度約略相等於在前代的社會之對於達爾文主義的態度，及半世紀以前之對於社會主義的態度。資本主義社會嘲笑着史的唯物主義。但是沒有理解着。次第帶有了非常的困苦，資本主義社會纔承認了達爾文主義是『猿的理論』以上之別

的東西，又社會主義是逐漸到達於『分配』或『幾千年文化成果的掠奪』以上的什麼東西。但是史的唯物主義，在這資本主義社會的眼裏還只視為因了『有才能的煽動政治家』（Demagogue）的一組所考慮出來的空想，只不過值得噪嘴嚼舌的呆氣廉價的論爭的言辭吧了。

歷史之唯物主義的理解，在本質上是依從着其理解自身所表現着的歷史的法則。這史的研究的方法，是史的發達的產物。以前，這理論靠了最天才的智叡也是想不出來的。只有在歷史的某水準以上，人類纔能了解了其祕密。在以前一切的時代，促動歷史之原因的究明，因為這等原因與其手段的關聯複雜而被隱蔽着，差不多是不可能的事。我們的時代，這關聯變了非常簡單了。而且這個謎也可以解釋了。在巨大產業的侵入時代，即至少在一八一五年的歐羅巴世界的時代，英國的一切政治鬥爭是迴繞着了從地主貴族（Landed aristocracy）與資產階級兩個階級側面之權力要求的周圍，這樣的事，在英國已成了家常便飯。這同樣的事實在布爾彭家再興時代的法蘭西的一般意識之中發生着。這再興時代的歷史家從沙愛爾直到魏若，米尼愛，推愛魯把這事實都說是為中世紀法蘭西歷史理解之鍵。而且一八三〇年以來，在這兩國無產階級成了權力獲得之第三次的鬥士而出現了。在這三個偉大的階級中，在

這三階級利益的衝突中，要是不承認推動着這時代的社會——至少是這兩大國的社會的力量——除出閉了眼睛以外，若無其事的種種『條件單純化了。』恩格斯這麼寫着，敘述了他及馬克思之中所引起了關於歷史之唯物主義的見解之最初的概念之史的發展的水準。這最初的概念，其後是怎樣發達了的？讀者可以求之於恩格斯自身。（墨爾林：論史的唯物論）

一一 達爾文和馬克思

達爾文學說之基礎的要素

達爾文從其研究旅行帶回來了植物及動物的種類不是不變的而是變化的這樣見解。要是
在家裏想把這思想更有發展，除出動物及植物的培養以外，沒有更好的手段了。不錯，關於
這種的培養英吉利正是古典的國家。在別國，譬如德意志，關於此項的業績，尙且不能與英
吉利相比較。還有許多的結果，是遠古百年發生的事。所以要確證這事實並不怎麼困難。達
爾文現在發見了這種培養對於同種的動物及植物，人工的與一般認為別種的種類相較，引起
很大的區別。這樣，在一方面，種類之有可變性已可立證，同時在別方面對於具有異屬性的
有機體，該有共同的祖先這樣可能性也可立證了。因此，達爾文其次就探求，自然之中——
培養者無意識的企圖——不絕生長着的有機體依了人工的栽培也可使惹起同樣變化的原因，
有呢還是沒有？在依了自然所生產的可驚的多數胚種與實際可以成熟的極少數的有機體之間

的不平衡，他把這原因找出來了。現在一切的胚種，因為都努力自想發展，所以在那里必然的起了生存競爭。那不單是直接的肉體的競爭，或在競食上所表現出來的而已，連植物都尚且有想佔有空間及光綫這樣競爭的發現。在這種競爭縱令是極瑣細的事，在什麼的生存競爭具有有利的個別的特質者最是多數帶有成熟而且繁殖的希望，這是很明白的。因此，個別的特質有着遺傳的傾向。若是那在表現於同種的許多個體的場合，依了遺傳的累積，在已經一度所選定的方向，有越益增強的傾向。反之，沒有具有這特質的個體，在生存競爭容易敗北，次第消滅。這樣，「種」是依了自然的淘汰，依了適者生存而變化的。

對於這達爾文的學說，但尼林是這麼說：生存競爭觀念的起源，如達爾文自己所說一樣，是可求之於經濟學的人口論者馬爾薩斯之見解的一般化。從而關於馬爾薩斯人口過剩之牧師的見解之特徵其一切缺陷就糾纏不清。——在這里所謂生存競爭觀念的起源可求之於馬爾薩斯這一句話，並不是全憑達爾文的思想。不過僅僅這樣說着而已。就是說關於他的生存競爭的學說，是將馬爾薩斯的學說適用於全動物界及植物界。達爾文以其素樸的態度老實地採用了馬爾薩斯的學說，不管得了怎樣巨大的錯失，但是去認識自然界的生

存競爭，並不要馬爾薩斯的眼鏡，這事，誰都可以一見明白。——那是自然消費的生產之無限的胚種之量與一般地可以成熟的這小量之矛盾，而且這矛盾，在實際，它的大部分——依了場合是很殘忍的——依了生存競爭而被解決。曾爲李卡圖（Ricardo）立論之根據的馬爾薩斯理論雖然在既已消滅之後，而勞銀的法則是被行着——同樣，在自然的生存競爭，也是不要何種馬爾薩斯的解說而可以成立的。同樣又自然的有機體有着其人口的法則。但是那是從來差不多全然沒有被探究過。而其確立對於種之發展的學說是有着決定的重要性吧。然則給與了這方面以決定的刺激的是誰呢？不是別個，就是達爾文其人。

（恩格斯：反杜林格）

達爾文的理論

生物，植物及動物的研究，引導注意深摯的觀察者，歸爲同一的一般性的結論。凡此一切的生存物，在其共通的複雜性之中，是可驚的完全。而且在這完全性之下所可理解的，各部分即各器官對於其機能是相適應的，全有機體在對於其安置的環境也是相適應的。

此等生存物爲什麼有機地這樣完全？這樣巧妙地組織着？又與其存在的諸條件是這樣的調和？——這自然然是引起自然科學及哲學者等注意的問題，是意識地把追求世界觀的一切思想家驅入於執拗頑固的問題。事實更加多量的推積起來，對於這完全性，這便宜性，這組織之自然的調和之驚愕更加長成起來了。許多的思索家學者們以事實之單純的證明就滿足了。他們以鮮明的，有時甚至帶了誇張地鮮明的色而描寫這完全性這奇蹟。但是倘若受到了『爲什麼是這樣完善的呢？』這樣質問時，聽取的人，他的回答的話就是『爲什麼？那就因爲被創造着而爲這樣的東西。』但是這樣的回答只可使少數的人滿足而已，——或者全然連不成回答，這樣的事是明白得很多的。這是回答的可能性本身的否定。沒有智力來理解這自然之一般的，而每次以新的形式返復着的謎之這樣屈辱的自覺，把某學者們陷入於別的極端性之中了——即自然之對於便宜性與調和之一切新的指摘是伴了嘲笑與愚弄的。我們對於科學及哲學之激劇的諸問題，可以找出對於問題之這樣態度的標本於平常注意深切的哈伊內之評論中他在赴額爾芝的旅行記中，因了關於自然的調和性的考案，敘述着他對使他發惱的單純的市民是怎樣的應付。哈伊內說：『忍耐已是無可復忍耐了，我極力合着調子，而且接續

說，足下是對的呀，在自然之中產生着一切的便宜——自然爲了造出甘美的肉汁，創造了牡牛；自然爲了常有其比較之對照物，創造了驢馬。最後，自然創造了吃肉汁的，與驢馬異類的這樣人類。』

哈伊內這方面顯然有銳智。但是真實，至少是真實的小部分單純地是在他的談話對手。嘲笑若是連關於組織的自然之便宜性也不能解明，那就不是沒有。但是事實不但止於嘲笑這樣情形而已——就是可怕的事實，因了沈默可使回避，可使失念，可使否定的——何則，因爲是想作太可怕的事，因爲是太使智力焦躁，因爲智力想起了沒有解明它的希望。這樣的，即十八世紀的七十年代發見了食虫植物。——這發見直到達爾文在這百年後，樹立了真理，開明了更一層可驚的事實時就被否定着，而到處探求便宜性於自然之中的智力，作爲被感了的一例，似乎鮮有引用的了。

依了自然之奇蹟的抒情的歡悅，與近似前述哈伊內遁辭的輕蔑的嘲笑，把否定現實比之自覺不能理解現實的無力，甯可選擇的僞懷疑主義不使略減少事實的意義，這已是很明白的事了，組織形態及生活現象的便宜性，常常對於其週圍的現象繼續征服着自覺的一切人類。

作爲嘲笑自然的回答，恰像故意罵着人類，每當新的研究，每當新的發見，在人類之前，更刻刻變新的完全性就被開明起來了。直到達爾文帶來了對於所顯現的這問題的鍵之間，問題毫不解決的依舊以一個謎，麻煩而苦痛的一個謎而殘存着。

從這遠遠之前所期待着，所探求着的鍵，在一八五八年六月一日那一天的利納夫的會議，被藏在所讀到的兩頁記錄之中。在這記錄的乾燥無味的學術的覆皮之下，新的獨自的世界觀，自然的全哲學，或許還未究盡吧，藏着其論理的奇怪的歸結。

這個鍵在什麼地方呢？以推論之怎樣的聯鎖，達爾文完全解明了所預期的組織世界的便宜性與調和的原因呢？

爲這進步的原則的解明，達爾文所採用的例，因爲太過是爲獨創的，他的敵人與辨駁者——這當中我們祖國的人雖然也有好幾個——雖然到了今日，還不能理解他，或者也是所不欲理解。爲了解明在自然之中，在物理的力的影響之下，所作成的，他與在人類智的意志的影響之下所作成的，兩相來比較。

人類之一切人工的作物，依了人類所作成了的動物及植物的性質，恐怕不是從附有毫無疑義的條件的印章——即其有機體自身利益的見地。帶着從人類利益的見地看起來的完全的印章，在此等一切的有機體，反映人類的思想與意志。這些是表示着人類所想出了的某目的的實施。依從了什麼的方法，人類來實現此等目的的呢？依從了什麼的方法，人類使有機形態變化為適應於人類的希望的呢？對於這一點，在園藝家與牧畜家的實際之中就存在着從刻以前叫做所謂選擇的這一個一般的方法。這個方法是基於有機體的下面兩個共通的性質及下面的兩個根本原則之上。子似其親的嗎？可以說是似的，也可以說是不似的。大概的說，雖然是相似的，但這不是無條件的。其所以相似者，是自然的一個原則——即遺傳的原則的表現。其所以不相似者也是自然現在的一個原則——即變異的原則的表現。有機的生存物必能將其特殊性傳之於子孫。但是也能異變，把這變異也能傳之於其子孫。無條件的彼此相似這樣兩個有機體是不能存在的——從一種的植物，從一個的果實，所採取了的許多種子，表現種種的樣相。而且此等種種的樣相被遺傳到子孫下去。把這遺傳與變異的兩個性質的結合，即變異之遺傳的相傳，人類從其願望而利用於模造所謂有機體的形態。變異性給與人類

以不可缺的材料，遺傳性確保這材料，給與所集積的方法。因此人類只鄭重地在各代選擇最適於人類目的生存物，而且想使之別離而結實就好了。在這事之中，有不是這選擇的複雜之一切的方法。那若是依據了其根本思想就不是複雜的，而且爲使實現成功，非常的觀察與熟練是必要的。選擇在闊大的步調的場合，在其苗床中，就全部鄭重除去某種不滿足的苗株，勿使傳之於子孫，這樣，園藝家不單是保護而已，每年每年是逐漸接近了他所考案中的理想，把其種族變成完全起來了。

使完成人爲種族之一切成功的祕決存在於這選擇或選取的過程之中。爲了確實這一件事，達爾文發生了在自然之中想選擇，無人稱的選擇，即無選擇者的選擇，沒有像人類選擇之有意志指導的選擇，尤其是在我們所知道着的有機體之性質環境等影響下的選擇，是沒有存在着吧這樣的疑問。

因爲飛躍不能想爲太過激烈的，這使他想起了在動物及植物的種族之完成的工作，人類終於到了近頃變做了智識的活動家。他對於這組織的意識的選擇，說明先行着無意識的選擇，在這無意識的說明，對於其到達了的結果的關係，人類是全然無意識的力的要素。譬如

蠻人們在飢饉年間，不得已，不能不減少其所有的犬數。顯然，使他們撲滅不很歡喜的犬，而且其結果表現了全然想也想不到的這樣種族的改良。假使蠻人沒有減少犬數的必要，那麼依然保存着這樣不歡喜的犬的吧。

因此不必問在自然之中，有沒有存在着無意識的選擇，我們可以有更簡單，更明瞭的質問——即在自然之中這樣不歡喜的生物之潰滅與根絕有沒有存在着呢？

對於這一個質問的答案，達爾文展開了在我們週圍實實在在時時刻刻行着的光景——在其前，令人不覺茫然自然這樣的實在大規模的潰滅的場面——讓我們看。這樣過程存在着證明，在下面不動的數字的材料之上有着根據。生物的再生必定與增殖結合着。一切的植物，假使它是地上唯一存在着了，那麼在最短的期間內，一定佔領了這植物所能盡力達到的地上的全表面。一株蒲公英的全子孫，若是被保存着——即風把其全部種子吹散了，這各種子若是給與了這植物的根源——那麼在第十代，雖然地球上也要變為狹小了吧。在我們的森林裏假使長成着一種不全的植物——譬如千鳥蘭這樣的全部種子，那麼在第三代——即一種植物之孫的一代，全地上要遮蔽得像緻密的絨氈吧。在水的一滴之中，（最近關於它

總之可以聽到可怕的許多事實）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細菌。而且這細菌是每二十分鐘中倍起來的。就是非常緩慢增殖起來的人類，尚且也不能爲其例外。假使人類像合衆國一樣地到處增殖起來，那麼在二五三五年，人類要擁擠成羣，肩背相摩，蔽住了地上，不論硬地水上吧。

從這些數字可以作成一個結論。對於一個被保存了的有機體，幾百萬的有機體是將消滅下去吧。許多的生命的大部分，雖然生存可能的狀態，也將消滅下去吧。但是誰爲這種的選出者呢？在此等幾百萬的生物之中，那一種是可生存，那一種是將滅亡，是依了怎樣的狀況決定的呢？顯然，在一切的競爭者之中，鬥爭——或者更正確地說，競爭必將發生，而且爲這競爭的賞與者就是生命其物。但是究竟誰是給與這判決的呢？自然是盲目的，而且此等判決之所以確實者，爲了這判決是盲目的機械的緣故——把正當的判決的思想，我們眼上縛着繃帶，手中持着槓桿，來思考着，並不是無故的事。爲這競爭之結果的自然之判決，只不過其競爭者因了價值而受制約。成爲勝利者的，在她本身的組織（Organization）之中，縱有不好的特徵，那也是足以使他本身更完全，卽在這場合條件之下足以使他本身更適應於生活

的這樣特徵，是可看到的。而且這勝利，並不是決定鬥爭的結末，這是不可不加以注意。這樣事的可能，就是各有機體，在其生存的各瞬間，是生存於其他許多想奪取這有機的一片土地，一線陽光，一塊養分的有機體之一切的壓迫之下。在一切的生存物之上，常常發生着「生存呢？死滅呢？」這樣的問題。而且這生存物，在其生存的各瞬間，只有在比其自己的敵手更完全這樣——條件之下，對於生命纔保有其權利。

這樣，在這競爭，在這對於生存的鬥爭，給與決定的狀態就是其競爭着者自身的完全性。其他什麼的條件都不能想是對的。就是這過程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最完全者的保存即選擇吧。這種選擇，是無選擇者的，自動的，盲目的，無毫不容情的疲勞與休息，無限地通過一切的世紀而活動着，這樣的選擇連大的外的特殊性與內的構造的最微小的一切，——在此等可以說是對於其有機體有益的這樣唯一的條件之下，同樣地被選擇着。自然的選擇——這是有機世界完全性的原因；時間與死——這是其調和的調節者。

（幾米利亞柴夫：達爾文及其學說）

馬克思主義與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對於在生存競爭動植物之種是怎樣發生的這一個問題，得了成功的解決，而馬克思對於在人類的生存競爭社會組織的種種形態是怎樣的這一個問題，得了成功的解決。論理的，馬克思的研究正是從達爾文研究的終點而開始的。動植物在自然的環境的影響之下。而且基於生產力——依其固有性或緩或速而發達的生產力——所發生的社會關係以爲媒介，自然的環境作用於社會的人類。達爾文不像拉馬克的以生體固有的發達力去說明種之起源，而依了對於在其外部的條件之生體的適應而說明之。就是他的說明不是依據了生體的天性，而是依據了外的自然的影響。而且馬克思不是依據了人類的天性而說明人類之歷史的發達，而是以依了對於外的自然之社會的反作用所發生的人類間的社會關係的固有性而說明之。研究的精神，在兩思想全然是同一的。所以馬克思主義是進於社會學的應用之達爾文主義（我們雖然知道在年代上講不是這樣的，但這也無關大旨）。而且這是唯一的科學的應用。何以故？某資產階級學者從達爾文主義所作成了的結論，並不是把達爾文主義科學地應用於

社會人類之發達的研究，而單是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主觀派〔指勞洛夫，哈伊洛夫斯基等的十月黨的學者——譯輯者〕諸君從事於美的內容的宣傳，同樣，這是非常醜的內容之道德的宣傳。資產階級學者雖然利用達爾文，但實在對於其讀者並不介紹達爾文的科學方法，而單只介紹達爾文所著書中所論着的動物之獸的本能而已。馬克思與達爾文相一致。資產階級學者與做達爾文研究對象的獸和家畜相一致。

（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

人類勞動的過程

第一勞動是人類與自然間的一過程，換句話說，人類依了其自身的行為，媒介，規制或管理其自己與自然間的物質代謝的一過程。人類對於自然的物材其自身亦為一種自然力，相與對立。人類爲了想佔有自然的物材作爲可以用作他自己的生活的形態，使運轉屬於他自身的諸種自然力如腕，腳，手等。他依了這運動，起作用於他自身外部的自然，使之變化，依了這樣，又使他自身的自然起變化。他展開休眠在他自身性質中的諸種潛在力，置其活動於他自身支配之下。

這場合，動物的，本能的最初的勞動形態是不成問題的。勞動者作他自身勞動力的販賣者而出現於商品市場的狀態，比之人類勞動尚未脫却其最初本能的形態的狀態，已遠離於原來的背景之中。我們所前提的勞動，是人類特有形態的勞動。蜘蛛做着類似機械工的作業之諸種作業。蜜蜂在其蠟窠的構造可以使工程師失了他的面子。但是，雖然最壞的工程師却具有着最良的蜜蜂所不及的本來的特色。那是在蜜蠟窠築房以前，頭腦先已有了開築它的計畫。這樣在勞動過程之終，在其初的時候已在勞動者表象之中，因此，已經觀念的存着的成就為其結果。他不但是變化自然物的形態而已，同時他又意識着，法則上實用決定他行爲的種類及樣式的，而且不得不使他的意志從屬於其下的這種目的。還有這意志的從屬，決不是離散的行爲。勞動之身體的諸器官的緊張以外，還有意向上所表現的合目的的意志，在勞動的全繼續上是必要的。再者，勞動以其自身的內容與遂行的樣式魅困勞動者的程度，即勞動者以其勞動爲他自身肉體及精神的諸力的遊戲的歡喜越少那越被認爲必要。

勞動行程之簡單的諸契機，一爲合目的活動或勞動的本身，二爲勞動是所勞動的對象，三爲勞動的手段。

土地（在經濟學上水亦包含在內）對人類供給本原的可以被使用爲食料的生活資料，所以那無待於人類的協力；不過因了作爲人類的勞動的一般的對象而存在着勞動，而從與大地之直接的聯絡相分離的一切物，是自然的存在的勞動對象。譬如從爲其生活的要素的水相分離而捕獲的魚，在原始森林所倒伐的木材，從礦脈裏分裂出來的礦石，這些都是的。反之，若勞動對象是依了過古的勞動所謂有被濾過的時候，那麼我們就可叫它爲材料。譬如從礦脈分裂出來，而更將加以洗滌的這種礦石，就是其例。材料雖然是一切勞動的對象，但勞動對象並不限於一切材料。勞動對象依了勞動而受了變化時方始成爲材料。

所謂勞動手段（Arbeitsmittel）是勞動者侵入他自身與勞動對象之間的，而且爲了勞動者以他的活動作爲傳於其對象的導體之功能的一種物或諸種物的複合體。勞動者以一方的物作爲加勞動於他物之上的手段，如他的目的，爲使其起作用，利用此等物之機械的，物理的，化學的諸性質。勞動者直接所左右的對象——譬如把採取像果實這樣的完成的生活的資料的場合若把牠度外視之（在這樣場合，只有他自身的器官作爲勞動手段而發生功能）——不是勞動對象而是勞動手段。這樣他附加他自己周圍的世界之種種的物，於自己的活動的器

官——不管在聖經上怎麼的說——把他的自然所具的體格變爲可延長的一器官。土地爲他生活必需品之本來的倉庫，同時也爲他勞動手段之本源的倉庫。那譬如他爲或擲或壓或切等供給所用的石。土地其本身也爲一種勞動手段。但是爲了作爲農業上的勞動手段的功能，那更以別的勞動手段的準備與已經成就了比較高度的發展的勞動力爲前提的。假使勞動手段，不管多多少少，若是發展的話，那麼既已加工着的勞動手段是必要的。吾人在人類住的最古的洞窟中尙且可以找出石的器具，石的武器等。在人類之歷史的端初，除出加工的石，木材，骨及貝殼以外，馴詞了的家畜——其自身已經因了勞動而被變化的家畜——作爲勞動手段而演主要的功能。勞動手段的使用與創造，雖然不能說在某種動物既已表示其萌芽，但那是特別帶有人類的勞動過程的特徵，所以法蘭克林（Franklin）把人類下了一個定義，叫做 *A toolmaking animal*（造器具的動物）。認識既已滅亡了的動物種族的身體組織，知道其遺骨的構造實爲主要，與此同樣，知道勞動要具的遺物，在判斷既往社會的經濟形態上，實爲主要的頭緒。區別經濟上的各時代者，不是說創造什麼，而是說以怎樣的勞動手段而創造。勞動手段不但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度器，而又是其中勞動所行的社會諸關係的指示器。勞

動手段其自身之中，其總體我們叫牠爲生產的骨骼系統及筋肉系統的機械的勞動手段這方面，那不過作爲他的單純勞動對象的容器而生功能，而且比之其總體極概括的可稱爲生產的脈管系統的勞動手段，如導管，桶，簍，瓶子等，表示着對社會生產時代的更深一層的特徵。此後種類的勞動手段，演某種主要的功能者，是在成了化學工業所行以後。

除出將勞動的作用媒介給對象，從而以什麼的方法爲其活動的導體，而發生功效的諸物之外，假使勞動過程所行成爲必要的一切的對象諸條件，在廣義上，是計算於勞動過程的階段之中。此等，直接不歸入於勞動過程。但是勞動過程沒有此等則全然或只有不完全的進行。在這種勞動手段之中，最一般的，依然是土地這東西。何則？因爲那對於勞動者供給他所站的基礎，又對於勞動過程供給其工作的地盤（Field of employment），因了勞動而既已受着媒介。這種勞動手段，譬如作業場，運河，道路等等就是。

要之，在勞動過程，從最初所意圖着的勞動對象的變化，是人類的活動通過了勞動手段而惹起的。所以這過程在生產物之中是消失了。勞動過程的生產物雖然是某使用價值——依了形態變化而使適用於人類欲望的某自然的物材，但是在那裏勞動已經與其對象物化合着了。

勞動受着對象化，對象物受着加工。在勞動者這方面以動搖的形態所表現出來的，現在在生產物這方面作爲休止的性質以不動的形態而被表現。勞動者既已紡績了，其生產物就是紡績品。

我們若把這全過程從其結果——生產物——立場來觀察，則勞動手段與勞動對象的雙方是作爲生產手段（Produktionsmittel）而表現，而且勞動本身作爲生產的勞動（Produktive Arbeit）而表現。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動物的器官是人類的器具

法蘭克林把人類叫做「造器具的動物。」器具的使用與生產真是人類的特徵。而達爾文把只有人類使用器具的能力的這樣意見；加以駁論。達爾文舉了許多例，以示在端緒的形態器具的使用在許多的哺乳類是固有的事。而且他所說的，當然在他的觀點，即有名的「人類的天性」，動物之任何的種不能見的這樣徵候一個也沒有的。所以在把人類，想做爲什麼特殊的存在的人類崇奉歸爲特殊的「王國」並無何等根據這樣的意見，全然是妥當的。但是不

可忘記量的相異移向質的相異。某動物的種作爲端緒而存在的，可以成爲別的種的區別的徵候的。這件事，尤其可以說對於器具的使用而言，象折了樹枝，以驅拂蠅類。這是具有興味及教訓的事。但是在『象』種的發達史，對於與蠅的鬥爭之樹枝的使用，恐怕沒有演了何等的本質的功能。象、其多多少少類似象的祖先已能用樹枝驅拂，所以不是到變了象纔能夠的。但是在人類的場合，却與此相異。澳洲土人的全生存，像現代的英吉利人的依存於其機械一樣，是依存於其飛去來器。試從澳洲土人收拾起其矢弓，叫他們變爲農夫，那麼他們必然地將改變其全生活樣式，其全習慣，其全思想樣式，其全『天性』吧。

我們說過試把他們變爲農夫。雖然在農業的例裏，人類對於自然的生產作用，也不僅以勞動用具爲前提。勞動用具對於生產不過僅僅構成必要的手段之一部分。所以關於勞動用具的發達，姑置不論，而論關於生產力的發達，容易精確。關於這發達重要的功能，屬於勞動用具呢？或是至少屬於從前的（重要的化學的生產出現以前）？全然無疑，雖然倒也難說。

在勞動用具，人類所謂獲得變更其解剖學的構造之新的器官。人類自從達到使用器具以

來，全然賦與了其發達史以新的外見。到了這裏，人類的歷史歸着到與其他一切動物一樣的，他的自然的諸器官的變形。現在，這歷史比什麼都成爲私的人爲的諸器官之發達的歷史，他的生產力之成長的歷史。

人類是器具的動物——并且又是經過了許多年代，從多多少少成了大羣居住着的祖先傳來的社會的動物。對於我們，在這裏所謂爲什麼我們的祖先至於成羣住着的呢，這不是重要的問題。——那是動物學者既不得不說明，而說明着——但是從歷史哲學的觀點，人類的人爲的諸器官在其生存達到演了決定的功能以來，他的社會生活本身可以看取依隨了其生產力之發達過程，而至於變形，這是非常重要的事。

（普列哈納夫：一元史觀）

達爾文和馬克思

在一八五九年不但『種之起原』出現了，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也出現了。這不僅是年代的符合。在這關係於彼此相距人類思想的領域之兩著述間，可以發見兩者之足以對比的

充分的相似點。達爾文著述（『種之起原』）的結論之頁，與馬克思著述的燦然的第五頁，以可驚的明白與簡潔，表示這兩人思想過程的總計。前者若是爲達爾文二十餘年間活動的完成，則後者爲馬克思智力最旺盛時的著作，爲他自己所承認，因了他的死，對於好容易達到了盡頭的二十餘年間的活動，變了『道路嚮導之絲』了。這兩部著述遺下了深深的痕跡經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初葉的歷史，把牠們簡單地對比起來，則如下述。

『達爾文是近代科學的——不，更正確地說，是一切時代之科學的，偉大的革命健兒。』
育德孫這麼說。達爾文『從後街的粗陋的作業場，引導一切有思索的人們的智腦，入於歷史上殆無類例的運動，看起來是愉快的。』列甯(Lenin)是這麼說。從倫敦的鄞街的貧民屋中出來，把握了全人類的意識與實在的這運動，實歷史之所未曾知。帶着濃厚的神學的形而上學的色彩的當時的科學，懷疑關於生產創造之聖書的教義，於其發生之『特質的條件』，發見了對種之起原的真正的說明。與此同樣，馬克思對於赫格爾派形而上學的『法律哲學』，抱着懷疑，通過了他的全活動，而到達於成爲『道路嚮導之絲』的歸結。即國家的法制與形態，不是由其自體，由人類的精神所可得而說明，發見了其根源在乎生活之物質的條件。這兩個

理論，求說明的出發點於物質的條件之科學的研究。這一點是有着共通點。那是馬克思以『經濟的唯物論』『經濟史觀』這樣的言辭明確地表現着。在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是法制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哲學的，一言蔽之，所謂『意象的諸形態』，作為『上層建築』而聳立於其上，決定其『真實的基礎』。但是『在其發達的一定的階段，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是以前存在着了的『與生產關係的衝突，而且這生產關係，從生產力之發達的形態，轉化為其桎梏。其時，社會的革命之時代就到來了』。

關於達爾文說與馬克思說的議論是以前述數語為機軸而迴轉的。

有的說，達爾文主義是進化的學說，但進化不是革命的正反對嗎？實際，達爾文的著述中，沒有所謂革命的言辭。但是這恐怕因為關於哥伯尼的『地球的革命』*Revolution du globe* 的栩栩如生的追憶，蘇軾着於當時的生物學界吧。哥伯尼的『地球的革命』，就是說像舞臺背景眼花撩亂地變化着一樣，地球上的生物無盡次的全滅，每次又創造出新的生物。這可解做為關於地質學者所想出的『改造說』。因為恐怕與改造說相混同，達爾文所以不用革命的言辭的。反之，在繼承父親的性質的獨生子達爾文約翰（有名的天文學家）在政治的現

象的範圍及宇宙的或力學的現象的範圍內的革命之諸概念間，有科學的聯繫這樣思想已展開着了。

達爾文與馬克思在其說明都是從現實之具體的研究出發的。但是前者的研究，以說明全生物界之黑暗的過去爲主，後者不但基於『動向』，由於現在以豫言未來，且以活動於未來爲主。何則？若依馬克思的話，因爲『哲學者們各各任意說明世界來着。但是最要緊的却是變革世界這一回事』。在這裡不得不預先聲明者——達爾文並不是給與『自己流的』哲學的說明，是給與了基於現實的說明，而且幫助使人喚起注意於半意識的利用着了的新種創成的過程（人爲淘汰），使其研究達成了譬如爲近代奇蹟創造者的，新生物形態創造者的鮑辦克所達成了的這樣可驚的結果。這是我們不可不指及的。

馬克思認定經濟的要因爲決定歷史的發達之基礎的，基點的，物質的要因，其餘都看做爲『意象的上層建築』。而達爾文則認定從隱喻的所謂『自然淘汰』（奧古斯特康德的消去法）即馬爾薩斯所謂人口論的法則所發生之歷史的過程爲生物發達的主要要因。這一回事雖然成爲從查爾奴伊雪夫斯基，裘林等的對於達爾文的非難，但是提出了這非難的人們並不曉得馬

爾薩斯從已經應用這法則於動植物中博物學者（林耐 Linne 法蘭克林 Franklin 那里借來的，或者已經忘却着了。然則這自然淘汰的現象存在於何處呢？那是存在於對於生存條件之生物的適應。譬如達爾文在他的著述中劈頭就說明着，其中有理解生物界的鍵，有對於其根本的謎的說明。這種用的諸語，雖然成了近代生物學界的標語，但只對於許多的生物學者所己了解的，是可說是適應的歷史的現象。對於創作新名稱得了巧妙的海格爾對於研究適應的現象的這分科提倡用 *Ecologe* 的名稱。但是這一句術語與 *Economi* 及 *Economic* 同一從希臘語源轉出來的。與其說是創作出來的新語，不如說是保存表示概念近似的舊語，更為適切吧？所以我在數年前已經提了一個案，把植物學的這一部分，稱之為『植物經濟學。』但總之，這樣，不管在達爾文，不管在馬克思，我們已可看到他們所研究的歷史的過程之經濟的要因，完全是合符節的。而且其過程在語的標示之完全同一而表現着。我們得了生存之經濟的條件之說明。

但是相似點不僅此而已，還有關於這經濟的過程的說明，也酷相類似。依據馬克思則以為在發達初期諸階段的人類行動，即從動物到人類的轉化期的行動，表現於生產要具的發

見。即『勞動要具的製作……特別爲附於人類勞動過程的特質。……所以法蘭克林把人類下了一個定義叫做 Tool making animal（造器具的動物）即製造勞動要具的動物。喀夫斯基當傳述馬克思的這利用了德意志語的特性，做着有興味的說法就是說動物可以在自然之中發見（Finden）器具，而只有人類纔有發明（Erfinden）器具的能力。路德福爾特在最近的演說中，顯然表現着人類發明力初期的諸階段。他說，問題是歸着於把同一量的勢能（Energy）次第集中於最小限的空間；棒棍多少打了平面，刀及 Knife 等早已局限其作用於一線了，而且終於槍箭集中了作用於一點。

但是對於生存條件動植物的適應之過程，把諸器官即器具的製作除外，則在別的什麼地方了呢？就在這里，簡單地一吟味與此有關係的言辭，立即可以明白，在十九世紀初葉俄羅斯的學者，把生體即被組織了的肉體名之爲『器具的』肉體着了。要說明生物爲什麼是器具的肉體或器具的生體，——依據達爾文的話——那是希望想說明其起原的自然實驗者之主要的任務。在我國已經到了了的理論斷片之中，他這麼說：『我們不可不把身體之種種複雜的機構與本能，看做對於外界良好的適應之永遠的歷史的總計——如藝術品一樣地被統一了的

總體』。因此，對於依了達爾文生物形態之起原的說明與依了馬克思人類社會形態之起原的說明，作為基礎的是生存之經濟的條件。這活動之最初的一產物，是器具的製作。但是這活動的方向，僅不過把原始人之最初的步武附以特質吧？雖然在活動之高階段不也是碰到同一的現象吧？最初宣揚馬克思與恩格思以史的唯物論為基礎的世界觀的人，雖說是倍根，但是倍根却把『人類的王國』即科學的王國之對於自然的人類勝利的到來，宣揚於世界，把新發生了的實驗科學的活動方向附以『*Ner manus nuda, nec intellectus sibi permissus multum valet: instrumentis et auxiliis res prebicitur*』（註）的特質。

（註）『裸的手與為其自己所操縱的理性，並不算怎麼高價的東西，工作是以器具及其他補助物而做成的』。——編輯者。

『裸的手與為其自己所操縱的理性，並不算怎麼高價的東西，工作是以器具及其他補助物而做成的。』在這思想，不但近代科學誕生的黎明，可以碰到，就是在近代科學充分發達了的二十世紀，也可以碰到。

有名的理學者胡耐爾在『我們感覺的感受領域的擴大』中，這樣寫着。就是說，理性之

最重要的功績，與看似不過爲感覺器官——依據了巴洛夫之確實的表現，卽爲外界的「分析器」——的模仿的器具之可驚的完成有密切的關聯。最後，鮑爾芝曼以獨特的警句明白地表明了與上面同一的思想，關於爲分光器的發明者的基爾高爾夫說「他從眼球起，創造了完全新的器官。」這樣，不管對於全生物界的起原的考察，或人類社會的起原的考察，我們都可於其基礎，遇見生產之經濟的過程。這或許爲植物之原始的生產，或爲人類活動之王冠的科學的生產最初的問題是歸着於研究這生產的器官乃至器具的起原。史的唯物論與達爾文主義，只有其對象，一方爲人類，他方爲動植物界，全然相異着，而其間的相似之點，已如右述。但是在達爾文主義也有與馬克思主義研究的對象之同一的其他的部分。「種之起原」與「經濟學批判」發表以後，經過了二十年，乃有達爾文的「人類的起原」的發表。達爾文爲了立證從動物的類型而發生了人類的，於是其考察，在必要的範圍內，問題就不局限於生物學方面，而移向於社會學方面去了。而且人類對於動物之智的及精神的優越（馬克思所謂上層建築），說是濫觴於神經系統最高部的腦髓之發達——其結果是智力的發達——與附着於高級動物的「社會的本能」之發達的這樣兩個物質的特殊性。這樣，就是達爾文也和馬克思

一樣，社會的本能與社會的性質成爲人類之智的及精神能力之發達之自然史的過程之起點了。英吉利與德意志的學者們把達爾文視爲現實的倫理學派之建設者，要亦不爲無故了。若要把在這關係的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展開起來，恐怕比之在這里所應佔的紙面要更多的紙面吧。而且要超過在這里所論着的一八九五年的限界吧。

這偉大的兩個作品的出現，不可思議地正同其時候，因此，相互間受到直接影響的可能是一點也沒有的，而兩者根本的概念之相似，已如右述。但是在這里却起了一個疑問：二十年間完全作爲近鄰同志（不過只有一小時的旅程）而住着的兩偉人竟未曾直接地結了交際，這是什麼道理呢？關於這點，有馬克思女婿亞倍林的證明。亞倍林明明白白地說着。無其比類的博讀家馬克思，大概綿密地研究着達爾文的全著述，而且他當『資本論』第一卷出來時（在一八七三年是第二版），把牠贈示給達爾文。達爾文寫了下面這樣的一封信，『承惠大作『資本論』，既感光榮，彌深謝意。衷心自祈，對於社會經濟深遠而重要的問題，將更有根本的理解，而冀無忝於足下之惠賜。吾人研究之領域，雖彼此相異，然同爲努力於科學之普及。而且預料此科學結局必要貢獻人類之福祉。』下署尊敬足下的忠實的查理斯，達爾

文。

我回歸到我起筆的地方，將結束這短短的小論。被當時所等閒看過的一八五九年與也可稱為達爾文及馬克思十年間的六十年代，受了其意義的印象，我們留意於兩者是在自然科學旗幟之下進行着吧。兩者在自然科學之中，帶來了把人類的『意識』及『實在』根本起了動搖的使命。我們可以找出了革命的理論之唯一的鞏固的基礎。

（幾米利亞柴夫：科學與民主主義）

受了達爾文主義及馬克思主義光照的美學

達爾文在他的名著『人類的起原與雌雄淘汰』一書中，如大家所知道，舉了許多的事實，證明美學在動物的生活方面演着非常重要的功能。他示我們以此等的事實，所以使有的人作出了一個歸結，說從此等的事實，美感的起源不得不依生物學來說明吧。又有說，把人類的這感覺的進化單只附着於人類社會的經濟，是不能容許（『狹的』）的吧。而且關於種的發展之達爾文的見解，無疑地是唯物論的見解，所以只有生物學的唯物論比一面的史的（經濟

的）唯物論更爲本源的吧，對於我們這樣指摘的也有。

我們理解這樣反對論的重要性。這點想暫置不論。

我們回答這點，同時就是回答從動物之心理的生活可以借用的這樣反對論之一系列。所以更爲有益。

我們先把基於達爾文所舉的事實不得不作到的歸結，盡我們所能，努力精確地來決定一下，因此，且看在這事上，達爾文自身建立了怎樣的結論呢。

關於人類的起原，他的著述的第一部第一章（俄羅斯譯），我們讀到下面的各點——。

『美感——這感覺，因了人類固有的性質所宣言的。某種雄鳥故展其翼，在雌鳥之前誇示其鮮明的色彩。但是沒有美麗的翼子的其他的鳥就不求這樣的媚態。若想起這事來，那麼雌的愛賞雄的美，我們當無疑議吧。以許多的趣味，依了鮮麗地裝飾了的物品，裝飾其遊戲的有外套膜類或裝飾其巢的某種蜂雀，明白地表示着她們有着關於美的觀念。在鳥類的歌唱亦可說明同樣的事。在戀愛期的雄的優美的歌唱，無疑地是愉悅雌的。若是雌鳥沒有評價雄鳥之鮮麗的色彩與與美的快樂的聲響之能力，那麼以其特有性想盡感雌的之雄的一切努力與

用心，必將喪失吧。但是這樣的事，無論如何是不能豫想的。爲什麼以一定的方法所配合的聲音是可發生愉悅？這個問題，正與爲什麼某一種物是對於嗅覺及味覺等會發生愉快一樣，是很不易說明的。但是同一的色與音，不管我們，不管下級的諸同動物都會同樣地發生愉快，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這樣，達爾文所舉的事實，證明下級的諸動物也是如人類一樣，有體驗美的快感的能
力，而且我們的美的趣味常常與下級諸動物的趣味想合致。抑又生物學雖然對於我們沒有說
明我們美的趣味的起原，可是生物學尙能說明其歷史的發達。再讓達爾文自己來說吧。

「關於美的東西的觀念，至少那是關於女性美的限度內，在人類沒有具着一定的性質。
實在這觀念，如後所見到的，依隨了種類的差異而多所紛雜。而且在人種之間，尙且因了國
土的各異而並不是同一的。從大多數的蠻人所熱愛的可憎的裝飾與可憎的音樂觀察起來，他
們之美的觀念，可以說是譬如比某種下級的鳥種更爲不發達，也未可知。」——他繼續這麼
說。

若是關於美的東西的觀念，雖然在同一人種也是因了國土的各異而種種不同的話，那麼

其相異的原因，當求諸生物學以外了，這是很明白的。達爾文自身說着，我們的探索不可不另換方向。不管他的著述之第二英吉利版，現在我們在引用了的節中，我們發見下列這樣的話。Wich civatdmen su（即美的）Sensations are however intimately with Compized Ideas and trains of Thoughts。（註：『人類的由來』倫敦，一八八三年二頁。）這話在梭催諾夫監輯下的俄譯本（不在我們的手頭）是不見的。

這意思是說：『在文明人，但是此等的感覺密切地附著於複雜的觀念與思想。』這是非常主要的指示，這指示把我們從生物學送入了社會學。何以故？因為依據了達爾文的意見，在文明人的美感與許多複雜的觀念聯合着這樣的事情，顯然受着社會原因的制約。但是達爾文以為這樣的聯合只有在文明人而發生的，這話是對的嗎？否，不對的，那是容易可以納得的。試舉一例：動物的皮與爪與齒，在原始民族的裝飾，演着非常重要的功能。這功能以什麼來說明呢？以在是等物之色與線的配合來說明嗎？否，譬如蠻人以虎之皮與爪與齒等，野牛之皮與角等作為飾身之具，這是表示他們的敏捷與力量等。在那里有真正的事情。打倒了別的敏捷者，那他就是敏捷，打倒了別的強者，那他就是強者，除這心理以外，在那里夾雜

着某種迷信，也未可知。斯克爾克拉夫脫傳述北美西部銅色諸種族最歡喜以該地方最慍悍的猛獸灰色熊的爪所製作的裝飾品，銅色人的戰士，他們想着灰色熊的慍悍與勇氣，可以傳達於以其爪飾身者的。這樣，灰色熊的爪對於戰士，依據了斯克爾克拉夫脫所說，一部變為裝飾品，一部變為護身符。這場合，我們想：獸之皮與爪與齒等最初是為銅色人所悅意，全然因為在是等之物具有特殊的色與線之配合；當然錯誤。否，遙遠地蓋然性之多是與此相反對的想像。即是等之物，最初只不過作為勇氣與敏捷與力的標榜而附着於身上，到了後來，漸漸因了勇氣與敏捷與力的標榜而喚起美感，而進入於裝飾品的範疇了。所以美感雖然在蠻人也不但可以與複雜的觀念聯合，有時而且在這樣觀念的影響下發生的。

再舉一個例吧。許多亞非利加種族的女子，手腳上帶着鐵環，這是大家所同知的事。

這當然是非常不便的。但是所謂不便，如秀惠因福爾特所說，是無妨於奴隸之喜纏鐵的。為什麼黑人的女子身上纏着這樣的鐵是愉快的呢？那由了這鐵她自己與他人人都為想做美麗的嗎？那是由於與非常複雜的觀念的結合而發生的，對於這樣裝飾品的欲望，照秀惠因福爾特所說，在現下正在通過鐵器時代的種族，換言之，就是在以鐵為貴重的金屬着的種族，

所發生的。貴重東西就可想做爲美的東西。何以故？因爲富的觀念與貴重的東西聯合一起的。譬如纏到二十磅的鐵環基加族的女子，比僅僅纏着十磅時，即比更貧乏時，不管自己與他人人都想做美麗。這場合並不在手環之美，明明在乎與這環之結合了的富的觀念。

再來舉第三個例吧。在盛倍琪河上流的白德加族對於不脫上顎犬齒的人，以爲是醜陋的。這異樣的美的觀念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那同樣是爲因了與非常複雜的觀念的結合而形成的。因了自己犬齒的脫落，白德加族冀求想模仿反芻動物。在我們的見解——這多少有點是不可解的冀求。但是白德加是牧畜種族，差不多把自己的牛馬已經神化着了。這場合也是貴重的東西，以爲是美的，而且美的觀念，全然發生於別種觀念的地盤。

最後再來舉一個達爾文自己從利倍因斯頓的話引用着了例吧。在馬卡拉族把上唇穿了洞，而且這洞嵌上金屬或竹做的環。所以會問這種族的某酋長，爲什麼女子箴着這樣的環的呢？於是那酋長對於這愚笨的質向現了非常驚異的樣子，『就爲了美啊！這是女子唯一的裝飾品。男子有鬚，女子是沒有的。沒有這樣的環的女子還像什麼東西呢？』這樣回答，嵌這樣環的習慣是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現在頗難以確信來說。但是這起原是應該求之於什

麼非常複雜的觀念的聯合，不應該求之於生物學的法則，這是很明白的。全然，這習慣對於生物學的法則恐怕沒有絲毫的關係吧。

由上述諸例，我們可以確認從色的某種配合與物的形態等所喚起的感覺，在原始民族尚且與極複雜的觀念結合着了，至少，這樣的形態與配合之大部分由於這樣的結合方纔想爲美的。

然則與這觀念的聯合因了什麼而喚起的呢？而且由物的形態與我們之中所喚起的感覺相結合之複雜的觀念，從什麼地方發生的呢？足以擔當這回答者，無疑地不是生物學者，而只有是社會學者。而且對於歷史之唯物論的見解，若是比之對於歷史以外之什麼的見解更多有貢獻於其解決，而且我們若是相信上記的聯合與上記的複雜的觀念，畢竟由所給與了的社會生產力的狀態與其經濟創造的，那麼達爾文主義，我們不得不承認與前面我們努力想附以特質的之唯物史觀，是一點沒有什麼矛盾了。

（普列哈納夫：二十年間）

自然及人爲的環境

環境不但對有機能的器官（譬如在鋼琴家及掘地人的場合是手）給與了直接的影響。對於一切其他的器官也會波及間接的影響。對於全生體的這影響使自然實驗者，伊拉，名之爲『器官的附隨』，哥伯尼『各有機體形成着單一的孤立着的體系，即相互對應，由相互作用以同一終局的結果爲目的之諸部分的總體。而且其任何部分對其他部分沒有惹起變化，就不能生變化的』（關於地表變革的演說）以這樣的話說明了，承認伊拉的理論。譬如經過數世代慣於吃新種類的食物了的某種動物之齒的形態，不喚起別的諸變化就不能生變化的。即兩顎，給與兩顎以運動的筋肉，密接着筋肉的頭蓋骨，包含於頭蓋骨中的腦髓，支撐着頭部的骨與筋肉，腸之形態與長度等——要之，對於身體的一切部分發生變化的。達爾文說蘇格蘭某種牛的骨因從專放牧於斜坡的習慣蒙了種種的變化。自然實驗者一致承認海豹與鯨魚等最初是陸棲的哺乳類，後來於海中發見了較適合的營養條件而成爲水棲的。這新的生活樣式，因之，根本地變更了他們的器官，使多餘的器官退化單只留了痕跡而已，反之，使其

他器官發達，使牠適應於新的水中生活的要求了。撒哈拉與其他沙漠的植物爲了適應其乾燥着的環境，制限其成長，使其葉數不得不退化爲二枚或四枚的了。其成長的過程不能依照如普通的條件而行。在夏季的盛暑期，中止長成，一年之中，在比較有涼濕氣候的冬期而成長的。

這其中，動植物在死的恐怖之下所不得不適應的宇宙的乃至自然的環境，也是如有機的存在一樣，形成着無精確的境界的複雜的體系。而且爲其構成部分的是地盤之地質學的構成，又其化學的構成，從赤道的離隔率，海拔的高度，灌溉上述構成的水系，雨水及太陽熱之量，而最後是棲息於其間的動植物界。是等一切的部分是非常地密切地相交錯着，其任何部分不喚起其他諸部分的變化，就不能起變化的。若然，則在自然的環境的變化縱令不像有機體的存在的變化這樣顯著，但那是依然可以認識的。譬如森林給與着濕度雨量及土壤的濕度等的影響。倍德洛與德意志的解剖學者——格爾利格爾與衛爾福爾特，表示寄生於莢豆類的微生物是可使土壤豐穰。使植物與家畜等的繁殖，人類給與自然的環境以影響。在羅馬時代已經開始了的森林的採伐，把亞細亞與亞非利加豐穰的地方變做了無人的沙漠。動植物與

人類在野生的狀態，一味蒙環境的影響，其器官的適應能力之外，沒有何等防衛的手段，所以若是經過數世代，棲息於相異的環境中，不管有一種共通的起原，也就不能不受分化。種種的環境使動植物及人類分爲種種的種族。人類不但使用自然的環境變化，而且從自然的環境之有害的影響保護其生體，或者至少創造減弱這影響的全然新的人爲的乃至社會環境。但是這人爲的環境又如自然的環境一樣，給與人類以影響人類這樣地蒙着二重環境的作用。由人類所創造了的人爲的環境之種種的諸形態，相互間有着顯著的相似點。所以人類同時蒙着他所住着的異質的自然的環境之分化影響，及產生同一要求，同一欲望，同一文化，引起人種的差別縮小之同質的人爲的環境之影響。向着這方向活動的，就是所給與了的地方之寬度與高度的同一性，及與此相關聯的植物區系並動區系系的同一性。

這樣，人爲的環境想使由自然的環境所區分了諸人種的人類相合同着。

自然的環境的進化，異常遲遲地行着。所以與此相適應的動植物之種，看起來好像沒有變動。

在人爲的環境，與此相反，進化以愈益增大的速度行著，正因此故，所以人類史，與動

植物史相比較，有異常的流動性與可變性。

（拉法格：馬克思之史的唯物論）

人類的環境之功能

自然的環境不管在四十度乃至五十度的溫度圈，不管在水銀都要凍結的兩極附近地方，都使可以能夠生活地創造了人類。真的，人類在這應注意的特性有着與鼠同樣的性質。而且人類因了自然的環境之這樣多端，就被分化而為種種的人種了。

但是人類又如蜂，海狸及其他動物一樣，因了人爲的環境，換言之，就是因了由人類的技術之生產物，使可以能夠生活地而創造成的。此等人爲的影響，承自然的事業之後，使變化自自然人，而漸漸創造成社會人起來。就是牠與自然的環境之分數作用相對立而逐漸回復人類的統一。

在同緯度下的自然的環境，差不多使生育同種動物與同種植物，同樣，在經濟的生產樣式，彼此類似之人爲的環境，在生存在那裏的人人的習慣，其家族的政治的體制，其宗教與

哲學等，使發達了顯著的類似。即資本主義的生產樣式所支配着的地方，不問爲冰雪的加拿大，爲酷熱的意大利，爲澳洲的新地方，無論什麼地方可以找出議會主義與制限選舉，更進而普通選舉，與理神論的理想主義哲學。這樣的類似，不但在幾世紀以來步着同樣社會發展的道路之民族間可以看到。就是在歐羅巴歷史以進化的，急速地通過了進化諸階段的諸人種的國民之間，也可看到。譬如日本人把機器的產業輸入於其本國，同時突然地就從封建的環境飛躍而爲資本主義的環境了。他們不得不改變其政治的制度，其法律，乃至其衣服之徵。他們現在雖然還戴着我們的醜形的軟呢帽，但不久一定會戴上巴拿瑪帽與羅維意帽的。

這樣，就是人類因了他自身所創造的環境的媒介，自己決定了自己，且至支配其社會的命運了。

（拉法格：和約來斯的論爭）

三 自然的條件和技術

地理的關係與生產

當歷史之唯物物的說明——如前所述——最先成爲問題的是社會關係之現實的發達原因。『公民的社會（Die 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解剖』依了其經濟而規定，這是我們已經學到的了。然則這經濟依了什麼而規定呢？

馬克思回答道：『在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人類於與其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的發達階段相對應時——就從他們的意志而獨立，進於必然特定之生產關係。此等生產關係的總體。構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即支持法律的並政治的上層建築之實在的基礎』。

這樣，馬克思把經濟發達的問題，使歸着於社會的生產力之發達原因的問題。而且在這終極的形式，後者依了自然的地理的關係的舉示而解決的。

赫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已經確證着『世界史之地理的基礎』之重要的功能。但是，

在他，發達的終極原因是觀念，他只關於偶然的，而且不很重要的事實，非本意地採用了現象之唯物的說明，所以上述的全然正當的思想方法也是不會使他下了從此所發生的結論。這結論由唯物論者馬克思纔方抽出了的。

自然的狀態，規定使人類欲望滿足的自然產物的性質及人類爲了同一目的所產生的生產物的性質。在沒有金屬存在的地方，人類不能由了自己的力踰越所謂石器時代的限界。同樣，原始漁人及原始獵人等，爲了可以移向於牧畜及農耕，與此相對應的自然地理的關係！即一定的植物及動物——是必要的。摩爾根說：『在西半球馴養動物的缺如及在兩半球穀類之種的差異，對於兩半球住民之各時期的發達，就給與了顯著的影響。』華茲關於北美的印度人是這麼說：『他們沒有家畜。這回事隨伴着主要的意義。何以故？因爲正唯這樣的事情是爲使他們不得不停留在低度的文化之主要的原因。』又依據了秀惠因禰爾德的教訓，亞非利加的工人已經離開了人口成了過剩的地方，移於新的地方，因此，變更了與他們的生活力相應的這樣自然的地理的關係。他關於中央亞非利加產鐵地的住民，更這麼的說：『牧畜之民變爲農耕者，而農耕者變爲牧畜之民。鍛冶的工作在他們的藝能之中，是最最主要的。』

然而不但如此而已。在低度的文化階段，種族既已相互接觸，交換其產出物的大部分。這樣，波及影響於各種生產力的發達之自然的地理的環境之限界就被擴張，發達的速度也被提高了。自然的地理這事情可以把這關係變為容易，或變為困難，這是很明白的。赫格爾既已說過河流海洋是使人類結合，反之，山脈是使人類分離。但是海洋只有生產力之比較的高度的發達階級是可以結合人類的，在低度的階級，海洋反使種族分離，反使他們的相互關係困難，這已如拉追爾之所正當地指示及了。不論那一種，自然越是多樣，對於生產力的發達越是有利，這是確實的。馬克思說：『構成勞動之社會的分配，通過周圍之自然狀態的變化，直到欲望能力，勞動手段勞動方法的多樣，刺激人類的東西，不是土地之絕對的豐饒性，而是土地的差別性，土地之自然的產物的多樣性』。拉追爾差不多也以同樣的話這麼說，『問題不在於食物的盡量容易獲得，而在於人類本身的特定的性向，習慣，欲望的喚起』。

自然的地理的關係，制約生產力的發達。馬克思把這關係說明如下面：『隨着生產手段之性質的差異，生產相互侵入的社會關係，或生產者等，交換其活動，且參加生產的共同行

爲之條件等，自然不得不相異了。新的戰鬥用具，火器的發明，同時軍隊的全內部組織必然地被變更，個人編制軍隊，且可以作爲軍隊而活動的關係也生變化，更進而種種軍隊相互的關係也生變化了。」

對於社會的發達之自然的地理的條件之機能的理論往往可以以氣候之對於社會的人類直接影響的意味來解釋。就是某『人種』在『氣候』的影響之下或許愛自由的吧，反之，別的人種至少甘心服從專制君主之支配，又更有別的人種族信心堅固皈依於僧侶的吧——這樣的議論發生了。這思想譬如白克爾所唱導的就是。依據了馬克思的話，自然條件的作用，以特定的方法處於特定的生產力的基礎上所發生的生產關係爲媒介的。而且這作用的本身，正以這土地之自然的關係爲發達的第一條件。近代土俗學常常執住這樣的立場，因此，漸至輕視文化史之人種的功能了。拉追爾說：『人種，與文化的獲得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某文化狀態到了達成時，那會波及影響於『人種』之物理的及心理的性質，就可無疑了。

自然的地理的之對於社會的人類的影響，是表示種種的度合。被牠所制約的生產力的發

達，提高了人類對於自然的力，因此，既使人類建立了對於自然的地理的環境之新的關係。今日的英吉利人，與在凱撒時代該國住着的民衆，以不同的方法，對着其自然的周圍，加了反作用。這樣，某國住民的性格，不管其自然的地理的環境是同一的，本質的是可變化的，這樣的主張是決定的受了反駁。

（普列哈納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自然的條件的影響

社會的生產發達的大小，姑置不論，無論在怎樣的形態之社會的生產，勞動的生產力，不能離開諸種的自然條件而獨立的。這等條件，如人種等一樣，都可歸着於在人類自身的自然與圍繞人類的自然，外部的自然條件，經濟上可以分爲兩個大部類。其一爲生活資料之自然的富源之肥沃的土地與富於魚類之河海湖沼等。其二爲急激的湍流，可以航行河川，森林，炭礦與金屬礦山等之勞動要具之自然的富源。在文化的初期，屬於前者的自然富源給與決定，在文化已是很發達了的階段，屬於後者的自然的富源給與決定。試比較英吉利與印

度，或在古代世界的雅典與黑海沿岸諸邦，就是一例。

在外部的自然條件若不能充足，絕對不能居住地方的自然欲望之數就減少，而且隨着天然的土地肥沃與氣候恩澤增大起來，對於生產者的生存及再生產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愈益成爲小量，這樣，超越了爲他自身的勞動範圍，爲他人所做的勞動部分就可愈益變大了。所以關於古代的埃及人，裘道爾斯也是這麼說——「他們對於養育兒童所必要的努力與費用，會是怎樣的僅少，全然似難相信。他們只烹煮在手頭近邊的極單純的食物與兒童。或者炒了綠草之莖的可食部分給他們，又或把種種水草的根或莖等，或生的，或煮或烤之後，叫他們吃。因爲空氣溫暖的緣故，大抵的兒童，簡直不穿鞋子，不着衣服而步行，所以一個兒養育到成長，大概不要二十圓以上的錢。埃及的人口爲什麼這樣衆多？又爲什麼這樣多量的大營造物建造於該國？主要的原因，都可從這點說明。『但是古代埃及的建築物，與其說是基於人口衆多的這一個事實，毋寧說是基於在可利用的人口部分廣大的這一個事實。在各個勞動者的場合，必要的勞動時間愈小則可供給的剩餘勞動愈大，同樣，對於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人口部分愈小，則對於其他勞動可利用的人口部分愈大。

假定爲行着資本主義生產，他項事情無變化，而且勞動日大小是一定的，那麼隨着勞動的自然條件，就中土地的豐穰程度如何，對於剩餘勞動的量，就有變化發生了。這樣說來，豐穰程度最高的土地，是最適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達的土地，這樣反對的結論就不會發生了。資本主義方法的成立，以對於自然之人類的支配爲前提。太過豐饒的自然，『其關心人類，恰如依仗搖籃的孩子。』在這樣的自然之下，人類自身的發達並不是成爲被迫於自然的必要之必然的現象。成爲資本之母國的，不是有蔥蘢的草木的熱帶地方，實在是溫帶地。成爲社會的分棄之自然的基礎的，而且通過給人類之自然的事情之變化，把人類的欲望能力，勞動要具，勞動方法等成爲多樣的刺激的，不是土地之絕對的豐穰程度，實在是土地的分化，是土地之自然的產物的多樣性。社會的統制節約自然力，依了人類手的勞作，大規模地佔有或馴致牠，是必要的這樣的事實，那在產業史上演了最決定的功能。而且如埃及，隆瑟爾琪，荷蘭等所行的灌溉工事就是其例證。印度，波斯及其他諸國所行的灌溉工事也是一樣，在此等諸國，不但依了運何的灌溉，供給了土地以必不可缺水，又以沈泥之形，從山裏流集攏來了礦物性的肥料。屬於亞位伯版圖的斯配因與西西利，其產業之所以與隆的祕密也

是在於這樣運河工事。

依了有利的自然條件所給與了的，僅僅是剩餘勞動（因之，剩餘價值或剩餘生產物也是一樣的）的可能，並不是牠的現實。在勞動的自然條件有差異的結果，雖然以同一量的勞動來做，而所充足的欲望量，也是因國而不同的。因此，在別的事情無差異的範圍內，必要勞動時間也是種種不同了。這樣的自然條件，單只作為自然的制限，換言之，單只作為決定為他人的勞動可以開始的限點，而發生作用。與產業的進步相比例，這自然的制限就變成退却。西歐社會的勞動者，雖然不外在以剩餘勞動購買為自己生存的勞動之許可的位置，但是這樣社會的內部，供給剩餘生產物，這是似乎很容易想得到是人類勞動本有的一性質。阿齊耶羣島東部諸島在森林中野生着莎麵樹，試考察該地的住民，以為一例。『住民鑽孔於莎麵樹，依了這方法，直到確定樹髓成熟了時，斫倒其幹切斷之，挖出其髓，混以水而濾過之，這樣就成功完全可以使用的莎麵粉了，從一株樹中所採取的莎麵粉量，通例為三百斤，有時也可採取到五百斤至六百斤。要之，此地的住民，到森林去斫薪木一樣的，去斫取麵包』。

（註：菲希奧蒲著『土地與植物與人類』，一八五四年發行。）現在，這樣東阿齊耶的麵包

採取者，充足其一切的欲望，假定一週間十二勞動時間是必要的。自然的恩澤直接給與他的物，是多大的閒暇時間。把這閒暇時間爲他們自身，生產的利用起來，以一系列之史的事情爲必要，若是作爲他人的剩餘勞動而支出時，以外部的強制爲必要。假設資本主義，生產已經實施了的話，那麼這善良的男子，爲了佔有一勞動日的生產物，恐怕一週之中就不得不行六日間的勞動吧。他爲什麼一週之中要行六日間的勞動？爲什麼以至供給五日間的剩餘勞動？那不能依了自然的恩澤所能說明的。依了自然的恩澤所能說明的，只有爲什麼他的必要勞動時間一週之中限於一日這一點而已，無論怎樣，他的剩餘生產物，並不是基於人類勞動本有之祕密的性質吧。

以自然條件的勞動生產物也是作爲勞動所合併的資本的生產力而表現的，這是與歷史的發達了的社會的勞動生產力並無所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風土種族生產方法

在全然同一的風土，同一的種族，生產的種種方法，以種種的形式，決定着生活之共通

了的過程——在這裏來引一個非常有興味的例吧。這個例是從有名的亞美利加旅行家劍南的著作中借用了來的。這所謂劍南其人者，當他還是二十歲的青年時，無論關於馬克思恩格斯，甚至為其同國的摩爾根，一點沒有什麼知道的地方，但是因了他的明敏的智叡，自立的把握了史的唯物主義。在卡姆查加半島的北部——地球上最乏味的場所之一——住着約莫由四十個族長的家族組成的種族的可掠克人，靠牧鹿與野鹿的馴育以為生活。這樣的生產方法，使他們的生活，採取遊牧的形態。『從四五千匹的鹿合成的鹿羣，翻掘約莫週圍一平方哩的雪原，而且在那里食盡一切的苔，其後就無論如何不得不找出其他還未接觸過的場所。可掠克人為了不致使其自己的鹿羣餓死，不得不從這一個場所步到別的場所。否則，接續着他們鹿羣的破滅之後，當然，不可避的就將發生他們自身的破滅吧。』這可掠克人的自然與其生產方法的關係，在他們幼稚的宗教上也是反映着。一切他們的宗教，由對於惡鬼的服從而成立着。這宗教的祭司們，為了證明其自己的天啓，非得經過絞紮全身這樣肉體的苦行不可。假使這些祭司能夠不現肉體衰弱的證候，勝任這試鍊，那麼他們就被認為惡鬼的下僕，而且他們的命令就被尊重。這是對於在這樣條件下的這樣人們，唯一可能的宗教。……假設使無

智未開的謨罕默德族的一羣移住於東北西伯利亞，而且使經過若干世紀生活於斯丹山脈荒涼峻嚴的場所，使他們受到不知原因的可怕的風暴的煩惱，對於牠，一切人類的手段就變爲無力，爲了疫病致失其牧鹿，又顯然使在變爲宇宙的炎之北方的奧洛拉，抱着恐怖之感，又爲了不知原因的，而且對於其運命的追究他們沒有了戰鬥力這樣的傳染病，使他們死滅的話——那麼其時他們無疑地將捨棄亞拉哈與謨罕默德 (Mahomet)，與西伯利亞的可掠克人將同樣成爲妖教的信者吧」。俄羅斯的教會努力想使西伯利亞的異教徒變成基督教徒。但是其教會的宣教師們多少能獲得成功的，只不過在土著的民族中而已。在遊牧民族之間，他們的努力，就無影無蹤的消滅了。劍南說，要把這些遊牧民族完全變成基督教，其準備上，他們一切生活形式的變化，即他們的全生產方法的變化是必要的，這話很是不錯。

這生產方法不僅把可掠克人止於孩子般的宗教表現，而且連劍南所說「人類自然性的最強烈的震動」還不算在內，那是他們的許多野蠻風習的原因。他們殺戮一切的老廢者。他們到了疾病沒有回復希望的時候，堆積或拋撒石塊於病人之上。「以最最可怕的正確，他們區別殺人的方法。一切可掠克人們，從其最近身的肉親的手，受了強制的死，這其中就看到自

然的逝世。除此以外的死，誰都不願的」。北東西伯利亞的不毛之地與峻嚴長期的冬季，使各人找出了馴育牡鹿一事爲唯一衣食的方法。牡鹿的馴育，使採取遊牧生活的形式成爲必要。但是不絕地移動使了病人與年老者等，對於其環境感受非常的痛苦。而且其結果就引起殺戮病人與年老者等的風習。這是對於他們想爲由理智與同情所命令的手段。而且這種可怕的風習，劍南頗以爲一點不能說是訴說着可掠克人生來的野蠻性，這也是完全不錯的。這風習是使這遊牧可掠克人爲正直的，好客的，寬大的，勇敢的，獨立不羈者的其生產方法的結果。可掠克人們尤其對於他的妻子兒女是非常溫柔的。二年間逗留於這可掠克人之中，其間，毆打婦人孩子的事，劍南一次也不會見過。劍南自身，在他們的身邊也遭遇到就是在基督教徒的非常的文明國也是稀有的許多的善良與寬大的待遇。

三四百個可掠克人，因疲勞的結果。失其牡鹿，於是就不得不開始土著的生活形式。他們生活於海岸的木造小屋中，分享着漁獲與腥膻獸的漁獵。他們又搜尋亞美利加捕鯨者在海中的抽出鯨油後所丟棄的由海波打上岸的鯨骨。他們又與俄羅斯的農民及捕鯨者等做商業交易。因此等生活方法變化的影響，這些可掠克人的全生活過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關於這

一點，來聽聽劍南的報告吧。他這麼寫着：『已經成爲土著的可掠克人，無疑地，是北東西伯利亞中的最下等，污穢，粗野的土人……他們性質粗野，殘酷，破廉恥，復仇，不正直，不誠實。一切之點，他們——與遊牧的可掠克人全然正相反對。』特別是，劍南以爲這些的變化原因見之于土著可掠克人之商業交通中，於是在結論是這麼說：『我對於遊牧的可掠克人抱着從真實的發生出來的同情。但是他們土着的一般人，從伯林海峽直到烏拉爾，在北方亞細亞，我是看他們在碰到的一切民族中爲最下等的種族。』而且還有關於風俗，種族及其他自然條件，在月下尚且不能看出這土著可掠克人與遊牧可掠克人之間更小的差異。（墨爾林：論史的唯物論）

爲什麼以技術爲基礎而不以自然爲基礎

當考察社會的發達條件，形態，及內容等時，不可不先從生產力的分析或社會之技術的基礎加以考察爲始。

若然，我們在下面就來檢討對於這見解所發生的或將發生的若干反駁吧。

第一大大概是承認唯物論的觀點的學者中所發生的反對論。例如克納烏，據他的主張說，技術『顯然受着自然條件的制約。一定的原料的存在，譬如一般是決定一定種類的技術得以發達與否，或者對着怎樣的方面發達的呢？譬如在一定的岩石的種類，木材，礦物，纖維，或貝殼等沒有存在的地方，勿必說，這些地方的土人一個也不會覺知把是等的自然素材加工起來，而可以造成器具武器等的。』我們在本章冒頭，曾經舉了自然的條件的影響的諸例。那麼爲什麼我們不從自然的環境的分析開始的呢？爲什麼不把方法論的出發點正當地放在這自然界的呢？自然，勿必說，在克納烏所說這樣の意味給與着技術以影響。在另一方面，自然在社會以前已經存在着，這是誰都明白的。我們採取人類社會之物的技術的機構作爲分析的基礎時，我們不致冒瀆『正當的』唯物論嗎？

但是要觀察克納烏這樣的議論有怎樣的錯誤，那須少注意於這個問題就好。勿必說，沒有炭床是不能得到石炭的。但是所可悲者，手指頭是掘不出石炭的呀。而且尤其是在人類連石炭的有產性都不知道的場合，要去獲得牠是困難的。『原料』決不存在於像克納烏所主張的這樣自然中。『原料』照馬克思說，是勞動的生產物，和辣斐爾的畫衣或克納烏的

膈衣一樣，差不多不會『存在』於自然界。（克納烏在這場合把原料與各種的『勞動對象』混同着）。木材，礦物，纖維等爲了可以演原料的功能，要有與之相應的技術，這一點克納烏却全然忘卻了。石炭要待至技術發達，深掘了起來，把石炭從黑暗之國運送到地上，那方纔成爲原料哩。連在素材提供等意味的自然之影響，尙且爲技術發達之一產物。何以故？因爲技術在不到獲得石炭之間，石炭未嘗可以發生『作用』。技術在未以其觸角湊近鐵礦之間，這鐵礦可以貪其長眠，而且對於人類其影響等於零。

人類社會在自然界對於作爲勞動對象的自然加着勞作。在那里一點沒有疑議的。但是在自然界儘這麼着所存在的諸要素，在這場合是不變的存在着。所以以此等諸要素去說明種種的變化，這是不可能的。所變化的，是社會的技術，這可勿必說，是適應於在自然界儘這麼着所存在的。（我們不能適應於無，無論怎樣的大砲，也不從一個空虛作成的）但是假說技術是可變性，再者技術的這個變化，使自然對社會的關係，也起了變化的話，那麼社會的變化之分析的出發點，也該存在於這裏了，這是很明白的。（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人類——自然——社會

把全人類生活歸作爲人類——自然——社會三要因，這是可能的。不過我們把這被壓縮了的，所以也就是不精確的這公式有擴大的必要。他們把上面的諸要因解作爲形成 Homo（人類）之種的諸要素。即就是各各所給與了的地方之自然的環境——宇宙的，地質學的，地勢的條件及動植物界等，而存在於人類間的恆常的關係。人類獲得爲生活的手段，不得不從一切的危險中擁護他的生命。這個必要使人類織入於與別的人們的繫聯。

爲要從根本的變更自然與生活的關係，——不論在人類的場合與動物的場合，以社會繫聯這一個事實就已綽有裕餘了。何以故？因爲社會的繫聯，是立在人類及動物與自然的環境之間，創造成把自然的環境的影響成爲社會成員的利益這樣地所變形的人爲的環境。

但是盡力想旺盛其生產，盡力想改善自己擁護的組織，這一種企圖不但帶了來社會的形成，也帶來了器具的創造。而且這器具與人類之自然的器官並無何等的差異，只不過那個爲通過自然的環境而被強化，因了人爲的方法使得成爲更善於適應的器官而已。人類以孤立的

那一個的力，無論多少，是不能達到顯著的器具之完成的，因此之故：人類在極初期的發達階段，既已爲器具的製作，與社會結着密切的關係。然則這兩要素——社會與器具——是相互制約的，同是從外的自然保護人類，形成使爲獨立的單一的人爲的環境。人類的特徵就在這裏。因爲動物也有器具，並不算稀有的事。而且社會的共同生活這一事，更是屢見不見的了。但是只有在人類，器具是帶着社會的性質的。而且這社會的性質，非常提高了人爲的環境之保護的獨立的力，因此使人類得高高的位於全生物界之上。

這人爲的環境之力之最初顯著的表現，是在見諸人類特有的適應方法。在一切的動物，對於新的自然的環境的適應，是因了器官之對應的變化，一般是因了對應有機的變化而達成的。而且倘使這樣的變化不能實現，那麼這動物一落入新的環境，就不得不立即滅亡。人類則與此相反，單只因了器具的變化，最便於適應種種的環境。而且托其福蔭，人類得以生活的自然的境界，他——他的自然的肉體，在場所與時間之種種的條件差不多沒有變化，而愈益被擴大。

器具是代替人類之肉體的器官而生變化的……。

但是這變化迅速而明顯的運行是始於器具取得社會的性質時。在這以前，人類經過了幾百年，住在地球之種種地質學的及氣候的變革之中，蒙着其變革的一切作用。而且如一切的動物一樣，人類過着沒有顯著的心的變化，也沒有歷史，單調的常常同樣的生活。那樣短促，那樣內容豐富的人類史直到生產與保護的器具帶了社會的性質方纔開始其第一步的。但是通過人類史的全期，在下管圍繞人類之自然的環境與人類之肉體的器官差不多不見有什麼變化的歷史的發達。過剩，變化的是社會。這樣，社會的進化，社會的歷史，因了生產要具的發達而被制約。（把保護的器具我們視為生產的器具之單純的異形態。若是與生產的要具比較比起來，保護的器具的意義越加低下了。）

生產的器具，與自然的環境同是制約生產方法。若是除出了最原始的生產方法——苟有自然的把握器官及咀嚼器官就為已足，果實與樹根的採集——那麼就可以說狩獵，漁撈，牧畜，耕作是因了社會所有的器具，即社會適用於自然的富的開拓器具，而受着制約。

說到生產的器具時，我們不可忘了火。何以故？因為火是人為的所創造出來的，最最狹義的器具。火，最初是自然的發生的，其後雖然人類利用牠，但若我們把利用於人類之自然

器官之強化與補足之一切的物，附以名稱，叫做牠爲器具的話，那麼，這火依然是屬於器具的範疇的物。火因了原始的社會的發生，又因了社會之種種形態的發生，曾演了怎樣卓越的功能，勿必說，這是大家所周知的事。

其後，生產方法到了由近代的巨大的機械的生產方法，隨着器具之社會的體系之發達，從這個交替爲那個。而且這體系因了想求得更高勞動生產力之無底止的欲求，便被增大而複雜。對於生產方法及全社會生活之自然的環境之影響，與這發達就成爲反比而進行。何以故？因爲器具給與社會以作爲器具而加勞動於自然的可能，到了某程度則變革自然。生產方法及爲生產方法所制約的社會的關係，又影響於人類之生理的生活，使其感覺銳敏或遲鈍，使某器官發達或退化——總之是助成「人種」的退化，或完成，必居其一。因了爲同一社會的產物之種種的思想，在人類的惱惱所發生的生理的變化，關於這點，無說明的必要。假說鮮克的理論是正當的話，那麼是等的要因，在什麼時候將到來的世代之性，會及到決定的影響，這尙且帶着某蓋然性。

這樣，自然的變化，及人類肉體器官的變化，尙且因了有史以來人類之生產的器具與方

法，受着制約的。器具之社會的體系，使人類支配了自然時，這體系形成了人類與自然之間如橋梁般的東亞時，從這時起，這體系制約人類與自然間之一切的關係。何以故？因為這體系第一是制約人類相互間的關係，因此也制約全社會生活。（克拉池：經濟的唯物論）

人口增加不是第一義的要因而是第二義的要因

向着增殖這方面的衝動，實在牢不可破的存在於人類的天性。這衝動，我們在人類社會以前也可找得出。那是自然的，動物的，生物學的過程，在社會的經濟以前已經存在了。唯有這過程不是成爲全發達的基礎嗎？社會的發達的過程不是唯有因了人口密度的增大而決定的嗎？

但是這合律性在這場合容易看做爲逆的合律性。即在生產力發達的過程，換言之，即在技術的發達階段，人口之數的增加的可能性繫聯於其本身。人口數的增加（多多少少繼續的無加）正不外是社會的組織體之擴張與增大。而且這增大只有社會與自然的關係適宜地展開

時是可能的。比在以前數的方面所增加的人類沒有社會的生活基礎之擴大是不能生活前。反之，這生活基礎的縮小又是必然的成爲人口數的減少來表現的。但是這以怎樣的方法來行的呢？當然是別一個問題，就是依生產數的減退呢？還是依生產之人爲的制限？又還是依死亡，換言之，即依因疾病或肉體的早老，或平均壽命的減退等之死亡數的增大呢？——無論怎樣，社會的生活基礎與其社會的容量，這根本的關係須以什麼的方法來開拓血路吧。

而且又若把人口增大想做爲純生物學的，『自然的』增加的過程，那麼這是完全錯誤的。這過程依存於一切社會狀態，即階級分立，此等的階級的狀態，因此，也就依存於社會的經濟的形態。社會的形態，即其構造，將如我們後面所說明，是存於生產力的發達水準。這樣，如誰都所知道，技術的發達與人口的變動，即人口數的變化，其關係決不是這樣的簡單，只有素朴的人們是能相信人類的增加也與動物的增加一樣，是原始的，是單純的。譬如在一社會內爲了人口增大，生產力也不得不增大。不然，如我們已經說過，過剩的人口將盡失其食物吧。但是在別方面，未必常常，又未必對於一切的階級物質的富之增大限制發生人口的增加。即無產者的家族，因其主要的生活條件的結果，人爲的減少孩子數，但上流社會

的婦人却爲了不願損毀容姿而避忌做母親，法蘭的農夫爲了不使分割遺產而不願有兩個以上的孩子。這樣，人口變動相應於社會的形態，又相應於各個的階級及集團的狀態，而依存於許多的社會的條件。

所以我們關於人口可以說到下面的話。人口增加，無疑地以生產力的發展爲前提，又社會的各時代，各形態，階級的種種狀態是惹起人口變動的特別法則。『一個抽象的（布哈林插入——一般的即從具體的形態而獨立着的）人口法則，在人是沒有歷史的干涉的範圍內，只不過存在於植物及動物。……各個特殊的生產方法都有其特殊的，歷史的妥當的人口法則。』（馬克思：資本論）但是歷史的生產方法，即社會的形態是因了生產力的發達，即技術的發達而被決定。所以人口變動的合律性並不是決定的東西，反而生產力的發展及此發展（或衰退）的合律性是決定人口的發達，這是很明白。（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機器的發達

數學者及機器學者等說，器具是單純的機器，機器是複雜的器具。（且連英吉利的經濟

學者中也模仿着這話，這是到處可以找得見的，（他們說這樣話時，不但對於兩者間的本質的區別一點沒有辨明，而且對於槓桿，鉤，螺旋，楔等這樣單純的機械力，也給與了機器這樣的名稱。（註：參閱哈得遜：數學教程）無論怎樣的機器是從此等單純的機械力——這不管是如何的假裝，或是如何的複合成的——而組成的，這是事實。但若從經濟學上的立場來說，上面這樣的說明，是一點也沒有益處的。這因為缺乏歷史的要素。

再者：在器具，人類是動力，在機器，如獸，水，風等與人力不同的自然力是動力，這一點可以求得兩者的區別。從這見地來說，使牛引犁，雖是種種生產時代所行了的，但是這樣的犁是機器，反之，譬如以一個勞動者的手所能運轉的一分間給與九萬六千個織目的克倫生式迴轉織機却不過是單純的器具，不，雖然是同一的織機，在用手來運轉時，就成爲器具，在用蒸氣來運轉時就成爲機器吧。但是利用獸類之力爲人類發明中最古之一，所以機器生產在事實是先於手工生產，這是可以說得通的吧。約翰·華衛爾特雖在一七三五年提供了他的紡織機器，使十八世紀的產業革命開其端緒，但在當時他一句話都不會提及驢馬代人類而運轉機器。這且不管，這功勞總屬之於驢馬。他給與了這個（不用指頭而紡績）機器以這

樣的說明。

一切已經發達的機器，從性質上三個各異的部分而成。發動機與配力機，最後與器具機即作業機就是。發動機作為全機構的動力而作用。其中有的造出為蒸汽機關，熱氣機關，電磁機等其自身的動力，有的也可以從外部的自然力，如對於水車的落流，對於風車的風及其他，受到刺激。其次配力機，是由節動輪，動軸，齒車，滑車，帶索，綱，調帶，小齒車等各樣種類的聯動機而合成的。那是調節運動，在必要的場合，使運動的形態，譬如從垂直狀轉代為圓狀而且配傳運動於器具機之上。以上兩機構部分傳運動於器具機，使捕捉運動對象，使之為目的地變更，——只為了這點而存着的。成為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之出發點的，實在就是所謂這器具機的機械部分，那就是在今日，對於手工業經營與工場手工業經營等推移為機器經營，也不絕成為這樣的出發點。

所以把器具機即在嚴密之意義的作業機，更進一步而觀察起來時，我們雖然不能說在那裏只有形態顯著變化着的場合屢屢是有的，在大體還能找出手工業者或工場手工業勞動者所使用的裝置與器具是再現着，但是從前作為人類的器具而使用的，今日是作為機器底器具，

換言之，即作爲機器的器具而使用，這一點是不同的。要之，全機器，譬如力織機，不過把舊來的手工具略加多少的改訂而出版的吧。不然，如紡績機的紡錘，織襪機的編針，鋸木機的鋸，截斷機的刀等是把從古所知道着的作業器官，裝設爲作業機的骨格。這等器具與嚴密的意義的作業機體的區別，即在前者的出生，也可看得到的。就是此等器具即在今日尙且大抵爲手工業的或工場手工業的生產，到了後來，裝設爲機器的生產之作業機體。

要之，器具機這部分，適當的運動被傳達到了自己上面以後，與從前勞動者以類似的器具所做的一樣，做同一作業的機構。而且動力從人類來的呢？還是從別的什麼來的？這與問題的本質並無何等的關係。在嚴密的意義之所謂器具，從人類的手移轉到機器時，在這里代以單純的器具，一種機器是被表現出來了。此區別，就是在人類自身尙成爲第一動力的場合，也是立即可以看取。勞動者同時可以使用的勞動器具的數，依了爲他的自然的生產器具之他自身身體器官的數而被制限。在德意志最初曾試過想使一個紡績工踏兩部的紡車。就是想使一個紡績工同時以兩足來勞動，但是這須要過大的努力。到了後來，雖然發明了裝着兩個紡錘的踏紡車，但同時可紡兩條紗的這樣熟練的紡績工却是與兩頭人一樣不見得有存在。

但是多軸紡績機從最初就以十二乃至十八紡錘可以紡績的而被裝置着了，又織襪機也同樣以幾千枚的編針可以編織的而被裝置着了。以同樣的器具機，使同時可以運轉的器具的數，把手工勞動者的器具從狹隘的身體器官上的制限，一向已被解放着。

成爲產業革命之起點的機器，是把管理單一器具的勞動者，代以同時操縱同一或類似的多數器具，而且依了單一的動力——不拘是怎樣形態——以所運轉的機構來做。在這裏。機器方總算成立了。但這不過所謂的機器來做的生產之單純的要素的意味而已。

擴大作業機的範圍，同時增加作業機所運轉的器具數，那時更大量的發動機構就成爲必要，而且此機構又爲打勝其自身的抵抗，比人類的動力更強大的動力是必要的了。——作爲造成劃一的無間斷的運動之生產機關，人類是極不完全的，這一點雖然不放在念中，其實確乎是這樣的。人類止於作爲單純的動力而作用，他的器具假定依了器具機而可以代用了，這場合，現在自然力作爲動力而可以代替人類的位置，這是很明白的。從工場手工業時代所傳下來的一切大的動力中，馬力是最惡的動力。這一方面因爲馬有着其自身的欲求，他方面馬的價格高，而在工場的用途又是有限的。

然而不論怎樣，在大工業的幼稚期，馬是屢屢被充用的。那不論由當時許多農業家的愁訴，或流傳到今的以馬力表現機器力的習慣，都就可明白知道。

風既因非常的不定而難制的，在爲大工業的誕生地的英吉利，即在工場手工業時代也已經水力方面的應用來佔優勢了。以一部水車，使運轉兩個上臼與兩個下臼，這在十七世紀中已經通行的了。但是待至配力機的範圍擴大，用從來的水力，遂至不能充足。而且這成了喚起摩擦力的更正確的研究的事情之一了。同樣，即在前後轉動杆子而運轉的磨穀機，其動力的作用是不規則的緣故，所以喚起了，後年在大工業上演了極重要的功能的節動輪之學理及應用。

這樣，大工業最初之科學的及技術的要素，在工場手工業時代已經被展開了。阿克拉依特的斯洛花路紡績機，一向雖以水力而運轉的，但以水力作爲主要的動力而使用，却也伴着諸種的困難事情。因爲水力這東西，不能任意增大，過與不足的場合，就無補充的方法，有時簡直完全沒有了，尤其是純地方的性質的水力。

待至複作用式瓦特的第二蒸氣機發明以後，方纔消費石炭與水造出了其自身的動力，

其力全然立在人類制馭下的原動機所給與的，這原動機其自身是可動的，同時又可作為使別的機部移動的手段，是都會的。——不是像水車這般的是鄉間的，而且不是像水車般的使生產分散於國內，而是使之集中於都會。其在工業上的應用是普遍的，依了地方的情形，受到所在地方的影響，比較的少。瓦特的偉大表示在他一七八四年所得的特許的說明書中。他在這說明書中，敘述着其蒸汽機關並不是供特殊的目的之一發明，而是普通的可利用於大工業上的力。他在那裏所指及的考察之中，例如汽槌這物，要待至半世紀餘以後方總被採用的，實屬不少。但是在航海上果然可以應用蒸汽機關與否，他却懼怕而無把握：他的後繼者鮑爾頓與約翰瓦特可供使用於大洋汽船的巨大的蒸汽機關列於一八五一年倫敦勸業博覽會。

最初依了人類的手足所運轉着的器具，從轉化為一個機器裝置的作業機的器具以後，發動機也從人類力的制限，全然得了解放，而成爲獨立的形態。到了這裏，爲上述的各個作業機完全被引下爲以機器所行的生產之單純要素的位置，現在以一個發動機同時得以運轉多數的作業機了。而且隨着這樣同時可以運轉的作業機數的增大，引起了發動機發達的配力機也擴大而爲普及多方面的一裝置了。

唯有依了配力機的單純的媒介從中心的自動機受到運動的各種作業機的組織體，爲機器經營之最發達的形態，在這里代替了個個的機器而出現了機器的怪物。那是以自身的軀體充滿着工場屋宇的全部。其魔力最初雖然因了巨大的四肢之莊重緩慢的運動而被隱蔽着，但是**一次勃發**，就使無數的作業器官呈現了狂熱的旋風運動。

在一個產業部門的生產方法的革命，惹起其他產業部門的同樣的革命。這關於——先是因了社會的分業而相互受到個別化，繼續生產的獨立的一商品，而且作爲同一全過程的各階段而成相互錯綜的諸種產業部門可以說明的。這樣，機器紡績業使機器織業的成立成爲必要，兩者相合，使漂白業，捺染業及染業的機器化學的革命成爲必要了。

在別方面，木棉紡績上的革命喚起把木棉的纖維從棉種分離時所必要的綿紗機的發明，到此方纔使今日所要求着這般的大規模的木棉生產成爲可能了。

在農工業上生產方法的革命又特別使爲社會生產行程之一般條件的運輸及交通機關的革命成爲必要。弗利哀雖然關於以小農業及其家庭的生產業與都市的手工業爲樞軸的一社會，加以論述，但是以這樣社會的運輸及交通機關來行，早已不能使伴着擴大了的社會的分業，

勞動要具及勞動者的集中，殖民市場——等的工業時代的生產上的欲望，得到滿足。所以在此等運輸交通機關之上也終於未曾發生事實上的革命。同樣，從工場手工業時代所傳下來的運輸及交通機關不久使生產病之熱病的速度，生產上的龐大的規模，多量的資本及勞動者無間斷地從一個生產部門移轉到別個生產部門的這事實，重新造出的世界市場的聯絡——對於這些為特徵的大工業化為難堪的桎梏了。這樣，帆船建造上所發生的革命的變化，無論暫且不管，而河川汽船，鐵路大洋汽船，電報等的組織所給與的結果，遂致運輸及交通機關次第使適合於大工業的生產方法了。與此同時又發生鍛鍊，鍛接，截斷，穿孔，形造可驚的大量之鐵的必要，因此之故，以工場手工業的經營來行，到底把不能製造的各種巨大的機器，成為必要了。

要之，大工業終於不可不掌握為其特徵的生產機關的機器自身，以機器生產機器。到此，大工業方纔造成了適於其自身的技術上的基礎，以自己自身的足站住了。自從進了十九世紀以後數十年間，機器經營顯然增大，隨着，機器在事實上遂致次第支配了作業機的製造。但是到了巨大的鐵路敷設與大洋汽船的航行終於使原動的製造，出現可應用的龐大的機

器，這是在一八六七年更前十數年間成功的事。

以機器來行的機器製造上最本質的生產條件，是能供給任何量的動力，而且是同時可以完全制御的發動機。這個條件在蒸汽機關之中，已經存在着了。但是發生了一個問題，既然同時又構成如線，平面，圓，圓筒，圓錐，球等個個機器部分，須有必要的嚴密的幾何學的諸形態，則不得不依了機器而生產。這問題依了十九世紀初葉十年闢亨利·莫芝來所發明的滑台而解決了。這個發明不久變為改造成自動的形態，以致被應用為本來作為目的的旋盤以外的機器部分製造機了。依了這種的機器裝置所取而代者，並不是特殊的器具，實在是依了使截斷機的刃等向着為勞動對象（譬如的話）的鐵而接觸，所發生的一定的形態的人類手的本身。這樣，以至造成了，『以最大熟練工，不管依了手之怎樣蓄積了的經驗，也所不能給與這樣的容易與迅速』個個的機器部分之幾何學的形狀。

所以被機器的製造所應用的機器之中，關於嚴密的意義所謂作業機這一部分考察起來，在那裏極大規模地再現着手工器具。譬如鑿孔機這些作業部分雖然是巨大的錐，以蒸汽機關來運轉它，但是沒有這作業機，這樣蒸汽機關，水壓機等，要生產圓筒（Cylinder）屬於不

可能吧。機器旋盤是通例的踏旋盤之巨大的再生，機器鉋是以與木匠加工於木材時所使用的鉋為同一的器具加工於鐵的鐵製木匠。又在倫敦的碼頭切被木所使用的器具是巨大的剃刀。宛如以前剪刀剪布一樣，剪鐵的剪截機這器具是怪偉的剪刀。如汽槌雖以通例的槌首而作業的，但這個槌首有着雖為雷神也所不能打動這樣的重量。這樣的汽槌雖為依了鍛冶工所發明，但其中也有六噸以上的重量，以及於七呎的垂直落下，打三十六噸的銳砧者。如以這種的汽槌，粉碎一塊花崗石，全是類於兒戲的事，又如打釘於輕滑而柔軟的木材，那也不會比比更難的事。

勞動要具成為機器的時候，那是給與使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使以自然科學之意識的應用代替經驗的常規之物質的存在樣式。工場手工業社會的勞動行程組織，是屬於純主觀的，依了大部分勞動者的給合而成的。但是大工業的機器組織，是純客觀的生產組織，那是作為完成物質的條件與勞動者對立的單純的協業，即使原來依了分業而分化了的協業，為社會化的勞動者之個別的勞動者的驅逐多少成為偶然的事實而被表現着。若是除出後述各場合觀察起來，機器只是直接社會化了勞動，換言之，只是通過共同的勞動而作用的，勞動行程之協業

的性質；現在成爲基於勞動要具本身的性質之技術上必須的條件。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作爲生產力基礎的技術

我們若是從物質的構成部分的見地來觀察勞動生產能力的量，那麼我們可以找出三個的量，第一：所生產的財貨的量，第二，生產手段的量，第三，勞動力的量即活的勞動者的數——。一切此等三個的量，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實際，我們若是要曉得生產手段及勞動者的狀態如何，我們能夠曉得了在一定的勞動的時生產若干的物，就可明白了。依了此等兩個的量，第三者——所生產的財貨——又可決定了。此等兩個的量，要之，我們稱之爲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假設我們曉得了關於其社會，其社會有多少的生產手段，有多少的勞動者，那麼，我們因此又可曉得這個社會以怎樣的程度支配着自然，以怎樣的程度使自然隸屬於自己了。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找出對於生產手段及勞動力指示社會發展的程度之精確的指針。

但是我們對於此事須加較深的洞察。我們可以說，生產手段也決定勞動力的。若是把單式印刷機加入於社會的勞動的體係，那應與之相應的熟練勞動者也就會出現的。在勞動過程作協力動作的諸要素，同樣不是人類與諸物之單一的集積。各物及各人說起來，這在自己的立場，一個適合於別個的組織體。若是把生產手段給與了我們，那麼，與此相應的勞動者也就存在了，這是自明的道理。又在生產手段本身之中，可以區別二大集團——原料及勞動要具。而且正唯這勞動要具纔是能動的部分，這也是立刻可以明白的。就是人以此加勞動於原料。但是我們如其說被給與了的社會有這種器具的場合，那當然勿必說其意思是說有與此相對應的原料。（我們考察常規的再生產過程的場合）這樣，我們敢確信地說——社會的勞動要具的體系，即該社會的技術，是自然與社會相互關係之精確的指標。這技術是表現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與社會的勞動之生產力。

（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技術的發達

所謂經濟的發達畢竟不外技術的發達，即發見與發明的系列。而且這發見與發明並不是

人類精神與經濟的條件之間的「相互作用」。恐怕還是別的什麼吧？

決不能否定社會的人類精神之積極的功能的史的唯物論，只有它給與了與從來諸理論以不同的這個力的活動的說明。

人類精神導社會於運動，但那不是作為經濟的條件的主人，而是作為它的下僕。經濟的條件在人類精神之前，提出了促成這解決的任務。經濟的條件給與人類精神以這解決的手段。所以經濟的條件可以到達於人類精神給與了的歷史的條件之下。又決定了不得不到達的結果。因了解決立在人類精神之前的任務之一，人類精神所到達的最近結果，正是他所豫見，他所喜歡的。但是各任務的解決，未必是他所豫見，而且屢屢生出與他的意嚮正相反對的結果。經濟的發達是經濟的條件與精神間相互作用的產物。但決不是任自己的意左右經濟的條件之人類自由計劃的行動的產物。

某一個技術的任務的解決，在我們之前，提出了新的諸任務。若是克服了一個自然的障礙，我們的當前又碰到了應該克服的新的諸障礙。一個欲望的滿足，生出新的欲望。而且各個的技術的過程提供了為解決新的諸任務之新的手段。

然則自然科學的情形是怎麼樣呢？白克斯把它歸着於單純的『外的自然諸現象的觀察。』但是這一點也沒有進步。觀察，連蠻人也是能夠的。否，在一般，對於外的自然諸現象蠻人而且比我們有更深銳的觀察力呢。但是這並不是說蠻人是哲學者的意思。自然的觀察要成爲自然的征服後。方纔其觀察會提高到自然的研究。哲學者與蠻人的區別並不是自然觀察這一個事實上，前者懂得自然，反之，後者以自然爲謎。單純的觀察雖然只不過表示給我們以自然的諸現象是怎樣的運行着，但自然之哲學的研究是始於爲什麼這一個疑問。人類最初不知用了什麼方法不得不把連結人類與自然的臍帶割斷了。在可以意圖自然之哲學的研究之前，不得不在某程度克服自然，而駕於自然之上。對於自然之人類支配的增大——與技術的進步相應。方纔自然之科學的研究，其領域也被擴張。哲學者諸君若是沒有望遠鏡與顯微鏡，沒有度量衡器，沒有實驗所與測候所，雖則可以以『思想的進化』來行研究，但在自然科學怕將束手無策一步不能進展吧。一切是等之技術的裝置，不但提供了解決自然科學諸問題的手段，而且發見其問題的本身。一切是等的器具是經濟發達的結果——因了人類的媒介成爲新進步的起點結果。自然科學的發達，與最廣義的技術的進步互相提攜而進步的。無論那一個

時代之技術的條件不單是這時代的器具與機器。近代化學的方法及近代數學也是加入於現在技術體系而作為其構成部分。不籍數學，試請建造汽船與鐵橋。若是沒有近代數學，資本主義的社會是不可能的吧。而且所給與了數學的狀態，與機器技術乃至世界貿易所給與了的狀態是同樣參加現在社會經濟的條件的構成。即一切此等的要素，是彼此最密切地相關聯着。

這樣，關於自然的科學及關於社會的科學之哲學的發達，與經濟的發達為內的關聯。這時代之經濟的條件對於哲學者不但給與了觀察上所必要的餘暇，而且給與了更大的，即由於所給與了的社會所提起的，思想家早一刻好一刻的應解決的任務及其解決的手段。

（考茨基：和巴克斯的論爭）

技術的發明

一 精神與發明

我們已經說過，生產技術是生產關係的基礎。然則我們不應承認人類的精神是生產關係

的基礎吧？

當然，那是不應承認的。因為所謂生產技術者，就是有思考力的人類意識的發明應用生產器具。而且我們又從唯物史觀的立場來看，全社會的基礎若說是在生產技術，那麼也就直捷可以說一句，全社會的基礎是在人類心身的勞動。

然則這樣的話，豈不是與前所說的話相矛盾了嗎？豈不是依然歸到精神爲社會進化之主要的動力嗎？

若是精神造生產技術，生產技術造社會的話，畢竟，精神仍然爲社會之第一原因。所以關於這一點，還想稍加詳細的考察。

唯物史觀決不拒絕精神爲生產技術之一部分這一句話。因爲生產技術是人類的事業。人類，勿必說，是思考的動物。而且生產關係（即財產關係）就是人類的關係。人類的行爲與思考，一切都在這關係之中而活動。生產技術與財產關係同爲物質的，而同時又爲精神的。我們實在不能加以否定的。

我們只可以否定精神與其活動的自立性。並否定其起自然性不可解性。所以我們敢說：

若是精神發見新的科學，即使發見了新的科學，那決不是因了精神之自主獨立動作，實在完全是社會的欲求之結果。

技術上的發明，從前大抵依了直接從事生產事業的人而行，在他們的心中，想把勞動更有效，更迅速，增進他或社會全體的富裕及安樂，以這樣的意志而活動着的。

不論在怎樣性質的社會，假設那只要是一個社會，那麼不問其大小如何，不問其為遊牧民或家族共產體，不問其為封建社會或資本家社會，這樣的衝動常是屬於社會的，而且又為經濟的欲求之結果。

就是在共產社會，那是在團體之下想貢獻點什麼之社會的衝動，在私有財產為基礎的階級社會，那是想為階級的個人，即有產者或有產階級做點什麼之社會的衝動。

這是一點不足奇怪的。原來人類是社會的動物，人類的勞動是社會的勞動，所以勞動改善的衝動也並不是從個人之特殊的精神發生的，須是從各個人之社會的關係而發生的。對於生產技術之改善的勞動，即發明的衝動，完全是一個社會的衝動。就是從一個社會的欲求而發生的。

這就是唯物史觀要想說明的地方。就是唯物史觀否定精神之自立性，排斥其最高權。唯物史觀說：精神因了社會的欲求之強制，被推入於一定的軌道內。而且這欲求又從一定之物質的生產關係而發生的。所以在這一點，已經全然拒絕精神之至上絕對權了。

此生產技術與科學的關係，是極重要的問題，我們還不能暫時離開這問題的攻究。我們現在爲了稍加詳細的說明，試舉左列一二實例。

一 中世的發明

試先來觀察中世的職人。爲要充足當時社會織物的需要，一般手織機十分發達。商業，交通與外國市場，當時其發達尙十分幼稚，所以並不要有怎麼強大的生產力的發現。社會對於這樣的欲求還一點沒有感到。

但是即在當時，特具慧眼的織物職人，對於自己的生產器具已加以多少的注意了。因爲他們曉得生產若能便利而迅速，對於他們自己是有利的。

所以他們總之已有多少的發明，而加以應用了。這種發明不久爲他們同行中人所週知而被模仿了。但是也只有這一點而已。真是僅少而且差不多沒有進步般的這樣一點生產上的變

化，那是經過當時十年百年的唯一的變化。而且又是全然基於個人欲求的變化。

然其後（譬如從十五世紀直到十八世紀）試假定通商有了顯著的發達，外國市場非常擴大，需要母國製造品的殖民地初被新建設了。只有這時候，生產技術的改善即對於勞動生產力的增進之社會的欲求普及擴大，不是單如從來的一二人，實在已多至到幾十人，幾百人這樣多數人注意到了生產技術的改善。這樣多數的變化，以急速力而累積集中，在此愈加促進了這器具的完成。

三 過渡期的發明

其次我們來考察最初蒸汽機關的發明者譬如配賓這一個人。

許多的人對於生產技術有着特別的趣味與才能。那是幾百萬人類進化的恩物，這趣味與才能，一受到生產關係的助勢，在某少數人的心中就立即燃燒起炎炎的火焰了。但是此等人的社會，因為既已有着發達了的生產技術，他們更改善其生產技術，因此，企圖着想確保社會的生產之發達增進。這一種企圖，即依了一個社會的思想，以至注意於被壓搾了的水蒸汽的魔力。他們實在以許多的人類及獸類或水力或風力所運轉的舊器具為基礎，於這個基

礎之上考案出一個新機器。他們有偉大的社會的感情。他們對於考案出這樣的機器具有一個大大的歡喜與欲求。所以他們爲了想完成它，應用它，有時竟不屑以財產健康及一切爲犧牲。

但是這機器還不是成爲社會一般的要求。生產技術的進步過於大了，經費也過於大了。所以一旦所成就的發明，結局就不見應用而中止，不久却葬送於忘却之中了。所以發明者往往成爲失敗落魄之人而告其終。他們雖然明明感知社會的欲求而着手的，但是社會呢，在實際還沒有這個要求，或者還沒有十分的要求。畢竟，發明還是過早。

四 現代的發明

其次我們又看看現代的發明家譬如愛迪生其人。他是一個專門的技術家。他的一生實在對於生產技術思索的一生。但他決不是秀而不實的發明家。他的思索決不是不能商酌。他只歡喜社會，不，有產階級所歡喜的，因爲在資本家生產技術的改善就是利益的增進。所以把生產更使一層迅速，一層廉價的發明，立刻一切就被採用。這用了促進發明家的勞動力，又使發明家自然而然而考案出特殊的問題。就是他們已經不是爲偶然的發明，全然依了自

己的意志而成就的了。

然則如愛迪生這樣發明家所有的發明慾實在是一個社會的欲求。他的技術趣味，實在在現社會之中，或由現社會所發生的趣味，就是社會的趣味，而且他那動作的基礎依然也是社會的。所以不管他實際徹頭徹尾是成功的了，或者一定可以希望成功，總之一切是這個社會的福庇。

這雖然是常套話，新的機器雖然發明了，因為太過高價，不見得是可應用的。譬如農具，雖有很出色的，但大抵尙未使用。即有使用，也是限於極小的部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因為社會的生產關係還是十分狹小。所以個人感得一定社會的欲求，雖能以既存的生產技術為基礎而成就了新發明，但那是未必會受一切社會的應用。社會在實際上只採用社會所要求的，或在特殊的關係內可以應用的發明而已。所以生產要具在其發生與發達的兩觀點，同是全然為社會的東西。其根基決不能求之一個人的精神之內。那只有在社會之中纔能觸發的。

（布哈林：史的唯物論）

發見與發明

如馬克思所說：若是最深的觀察起來，那麼所謂問題者，它的出現只有在對於其解決的條件成立了時，或者在其成熟的過程時。

這個關聯性，在那偉大的發見及發明的起源的研究，最容易認識。此等的發見及發明，若是依據了不管史的理想主義或科學的唯物主義自己所歸着的歷史之意識形態的理解，那麼可以看見，如從裘比泰（Jupiter）的頭上所生的 Minerva（掌理知的女神）一樣，從人類創造的智識之中所生的，而且因此惹起了某種重大的經濟的轉機。此等一個個的發見及發明，有着比它更先的長遠的歷史。倘若我們這歷史的個個階段一加研究，我們到處可以發見喚起這發見與發明的要求吧。如『使地球的外貌全然變化了的』火藥的發明，書籍印刷的發明等許多偉大的發明，因了傳說與口碑的積層而被遮蔽着，這並非是無故的。這是單藉着此等發明在本質並非從天才獨自的神祕深處所引出來的個人的產物而可說明的。當然，事實上發明者是個人，他們有着很大的貢獻——但這因為最深切地明確地理解了那時代之經濟物要

求的性質與爲滿足這要求的手段之緣故。發見及發明並不是喚起社會的轉機，反而社會的轉機喚起這發見與發明。而且只因爲社會的轉機發生了發見與發明的結果，所以後者具有世界的意義。亞美利加在哥倫布以前早已被發見着了——就是在紀元一千年時，諾爾曼人已經到過亞美利加東北岸及現在合衆國的領土。但是不久此等發見了的國土被忘却了，而且終於成爲不明瞭了。但是資本主義發展最初的步程，喚起了貴金屬與新的勞動力與新市場之必要，其時，亞美利加的發見方纔有了經濟革命的意味。哥倫布並不是因了其天才之漠然的確信而委身於想發見新世界的目的，只不過想探求往古代文化之國的印度之神話的寶庫一條最近的道路。這是有名的事實。第一島發見的第二日，他在他的日記中守寫「此等心地善良的人們大概是可做很好的奴隸的吧」。但是他的每日的祈禱，是這樣唸着：「上帝，托汝恩惠，請幫助我發見砂金！」上帝，托汝恩惠——這是當時的意識形態。但是現代的意識形態，當然，更是一層的虛飾的了，報告着「被黑暗所包圍的這世界部分的人類性與文明的普及。」

最天才的發明家的可悲的宿命，其中雖然歷史之意識形態的理解，由其表面性而發見了人類之忘恩的例證，但是這宿命，在現實上，發明並不是作成經濟的轉機的，反而經濟的轉

機作成發明，這是事實之正當的歸結。具有洞察力的淵博的智叡，物的條件爲了牠的解決，沒有成熟着，存在在那里的社會形態，還沒有使其一切的生產力發展着，這形態爲了生產力，在還沒有充分的餘裕時，已經感知問題，認識其解釋。使得人類的生產力比以前更可擴張的這樣發明，對於其創始者成爲宿命的，屢屢於幾世紀間全然無痕跡的消滅着了。這樣事實，是極有興味的。安東彌來爾一五二九年時，在坦芝依格地方六種的織物一次而織成。發明了所謂立織機。但是這地方的委員會，以爲這發見有足使勞動者大衆變成乞丐的危險，所以不許這機器的使用，準備祕密地絞殺，或溺死這發明者。在來依田這同樣的機器雖於一六二九年被使用了，但是織師們的一流，引導了這織機的禁止。在德意志，這織機既因一六八五年及一七一九年的敕令而被禁止着了，在漢堡由長官的命令公然燒却了『促動世界這樣許多騷擾的這機器是本質引起十八世紀之產業革命的紡織機器及織物機器的先驅。』在馬爾堡，爲數學的教授的，爲了產業的目的企圖想創造蒸汽機關的台尼斯·伯新的運命，曾不亞於這樣的悲壯。碰到了從一切方面的反對而落膽的他，放棄了已經完成了的他的機關，作成了蒸汽船，於一七〇七年坐着經過佛洛達而向著英國去了，但是苗觀市賢明的官廳，禁止他

比此以上的航行。而且惠稅爾的漁夫們把他的船破壞了。伯新在貧困之中見棄於一切的人們而死於英國。如一切人們之所熟知，一五二九年安東彌來爾紐織機的發明，或一七〇七年台尼斯、伯新的蒸汽船的發明比之一七六四古爾格來夫斯所發明的紡織機的機關及一八〇七年爾華頓所發明的汽船遙為更大的人類創造的重大的事件。而且假定前者不管差不多沒有什麼的意義，但是後者可以說是釀成世界的轉機的結果這樣成功，就可證明發明不是創造經濟的發達，反而經濟的發達創造發明，人類的智力並不產生社會的轉機，只是使社會的轉機完成而已。

對於依了史的理想主義，為其思想之怪異的飛躍，最所利用的書籍印刷及火藥的發明，現在暫且停步。隨着商品商業與商品生產的發達，在中世紀末葉時，喚起了文學作品的急速的團體的準備之必要，熱心的宗教的交通是非常發達了。這是引起從昔日的厚板為印刷的結果。

所謂文書印刷物者，在十五世紀的初期，像形成職業組合的必要所表現了的發達的了。在這組合之中，最大者是紐蘭堡、奧古斯堡、開侖、馬因及留倍克的組合。但是文書印刷

者，其時不是書籍印刷者一起的，歸入於與畫工爲同一的組合之中。而且他們，與書籍印刷者同樣地長期內存在着，從事於小作品的複製。書籍印刷並不是從文書印刷發生的了，是從金屬業發生的。把供印刷用的木製版板，一個字一個的切了開來，而且把此等字用了合意的組合方法，如是，到着想把書籍的複製變爲非常容易的這樣思想，就無困難的了。但是這樣的企圖因爲要從木製的文字版，全得到行數的平坦技術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沒有成功。與此更近的企圖，因了彫刻金屬製的文字版而成功了。但是這也沒有成功。用手來彫刻金屬的文字版，要許多的時間，加以用這方法，文字版的凹凸雖然十分稀少了，但是要完全除去却不能。這兩個缺點，因了鑄造金屬製的文字版而被除去了。而且這活字的鑄造，本質的是書籍印刷的發明。就是靠了可以活動的文字的帮助，排成一句話，一行，序言，各頁，而且是能夠把牠們複製起來之技術的發明。格天倍古與當時在佛羅稜斯說是發明書籍印刷技術的鮑乃德、追比尼完全同樣是黃金細工的名人。書籍印刷之實際的發明者是誰，這是長遠的激烈的論爭決不能解決的事吧。這樣說來，在問題的提出是依了經濟的發達所提出的，到處都是，對於這問題的解決，不管多少，是有了成功的企圖，而且若是只有格天倍古以勇氣與確

實最大的成功成就了這方向最後決定的一步的話，又若是這樣新的技藝把從馬因擴張到了全世界的事，歷史的研究因了某種材料而有着確言的權利的話，這意思不過是那格天倍古對於所集積的企圖，即先驅者所不成功乃至半成功的一切企圖，是比誰部行了好好的總結算。而且這事一點沒有減削了他的功績，他的功績是不朽的而留存着，他的發明是人類創造的可驚的產物而留存着。但是他並不是把新的未知的植物栽植在地土上，不遇清清楚楚地蒐集了緩緩地在成熟的果實罷了。

火藥的發明，演了人智最光輝的表明者的功能——演着這樣功能的意思的有名的諺，在牠自體，有着多少的根據。但是在這發明，在其歷史的說明與哲學的理想主義同樣碰到了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悲慘的破壞。克拉斯教授列證着說，火藥破滅了暴力的權利與奴隸的從屬性，這因為火藥對於社會的幸福征服了個人的權力。差不多我們的一切，我們能夠自由行動，不致固著在地上，這一點，是火藥所賜的。但是裘派·來蒙教授則說，羅馬人假設曉得了火蠟銃，那麼對於從金鮑爾人，德夫頓人直到古德人凡達爾人等德意志人們的襲擊，就容易打滑而成功了吧。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甚至凌駕了住在老是自鳴從意的術學主義之中的哲

學的理想主義。〔在自然科學的古代人之未發達性，演了在人類運命中的宿命的功能〕。來蒙教授這樣寫着。〕在這未發達性之中藏着一個引導古代文化於破滅的重要原因。是人類所受到的最大的不幸——爲那野蠻人所做的地中海地方的征服，古代人若是有着我們所說的近代意味的自然科學，怕是不會起來的吧〕。來蒙氏並不是古代的羅馬人，這是何等可惜呵！但是關於這一點，是不當可惜的，何以故？據他的歷史哲學所表示，假使『古岩遮來爾之精神的近衛兵』（他名之爲德意志的學生團）的指揮者，在普尼戰爭時不管他就是羅馬軍團的指揮者，他們一定不會考案出火藥吧。但是資產階級史家中有一個台利蒲留克他是反對克拉斯及來蒙之此等可驚的假說的。台利蒲留克離開史的唯物主義尙遠，但他却承認發明是存於與其相適合的必要性，這必要性在許多時代，有時只有在經過數世紀給與刺激的時，可以想得到的。他又承認發明不能從其時代的要求而引離，這恰如人類不做母親就不會生育一樣，只是幻想空虛的遊戲可以享樂這樣假說，還有某種發明，就是在別時代也有其位置的，使了歷史的步履全然發生變化。而且對於克拉斯及來蒙之思想的『銳智的』遊戲，把自己的見解成爲科學的而對置着，在這範圍內，他全然是對的，尤其是他把這火藥的發明，或者更

正確地說，他把這火藥的使用，並不視為封建主義沒落的原因，而視為手段，這一點他同樣是對的，他甚至把牠視為非常微弱的手段。而且這樣的手段，本質的視為即使沒有也屬無妨——這一點，照我們的意見，他早已走到過於遼遠的地方，但這在我們，於今並沒有特別的意義。

經濟的轉機導引了封建主義的沒落。但是無論在怎樣的領域，產業之唯物的方法之政治的上層轉機，如在軍事方面一樣，這轉機沒有迅速明瞭的反映。這在資產階級歷史家，同樣是很明顯的。尤其是在普魯士的軍國是這樣。高斯塔夫·福來德格看得很明白，把德意志的歷史視「德意志精神」的產物。但是德意志藝術創作的特殊性，瑣細的人們之集團的生活之反映，使他無可奈何常常對唯物主義讓步。他這樣寫着：「梅羅因（譯者著：五世紀中頃法蘭克王國第一朝因其王之名為梅羅耶，故有此稱）的法蘭克軍隊，持楯武裝騎馬騎士的軍隊，宗教改革時代的瑞士人及朗德斯克納夫德人（譯者：從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存在着的雇傭步兵）又與此相同的十三世紀傭兵軍隊，他們都是對於其時代之非常性格的組織，又他們都是從社會的條件之中發生的，而且與這條件同時變遷的。這樣，有產階級在古代之地方自治國

及地方州的組織之中有其根源，騎士的騎馬隊——在封建組織中朗德斯克納夫德人的軍隊——放浪於年輕資產階級的發展中的偉力之中的傭兵的軍隊——在候國之地方的君臨的發展中，各有其根源。而且在此等軍隊組織的形態之後，在十八世紀的專制國家之中，繼續了受俸給而被訓練的兵士之規律的軍隊。而且在這留特衛居十四世紀及愛定瑾皇子時代之此等「規律的軍隊」，銃槍因了火器而完全受了排除。此等步兵的羣，因為，以各種各樣的強制方法，從各種各樣民族的殘滓之中，被榨出了，因為無論對於怎樣的攻擊及襲擊成爲無能的了，所以單只使用着作爲射矢的機械。這樣雇傭的步兵，在其一般性與特性，給與了十四世紀封建騎士的軍隊，以馬格拉典及詹伯夫時代之最初的大敗北。這是那步兵的民族的直接的反映。這步兵民族，與楯相戰，甚至又與投石器這樣原始的武器相戰。但是這強力的力，把他們一切從一個一致團結着的古代地方州組織之中，掘出來了。

從這單純的對置，火藥的發明爲封建制度沒落的原因，這一個確論的無根性已經發生着了。封建制度爲了都市的成長及依了這都市之王政的成長而沒落的。自然經濟讓位於金錢經濟及產業經濟了。而且封建貴族又不得不讓位於都市人及侯爵。新的經濟力爲了自己創造成

與他們經濟形態相適合的軍隊形態。因了金錢，侯爵們從因了封建制度的沒落被投出於廣闊的道路的無產階級中，爲了自己創造成軍隊，因了這樣發展起來的產業之助，他們不但凌駕了封建時代的武器，就是在其生產之資本主義的方法，即準備了凌駕封建的方法的武器。而且他們雖然沒有發明了火藥——火藥是十四世紀初葉阿拉伯人移入於歐洲的——但是他們發見了把這火藥使用於火器的方法。被利用的火器，確立了對於封建的攻擊之市民們之攻擊的手段之無條件的優越性。對於大砲的彈藥，城寨之壁就不得保住了。這恰與騎士的楯不能抵禦銃的彈丸一樣。但是射擊的技術，並不是一日之中所發明的。一樣，這場合也是經濟的必要爲發明之母。又封建制度的沒落，那樣迅速地完結了，都市與侯爵的努力，那樣迅速地成長了，所以人智的創造力，是非常不足賴的，而且對於如矢或比矢較優的這樣最初的火器的改良之充分的刺激一點不會受到，還有如猗利遜蒙旦時，火器的優秀已在他們的傍邊，尙且受着騎士們敗北之味，這樣的場合，畢竟從什麼地方，能夠受到這樣的衝動的呢。這樣，火器的發達，是非常緩慢地前進着。我們對於一切步兵的武裝，已經悟到適宜的小銃，即火蠅銃一直到了怎樣的後日纔使用的。這小銃是只有在資本主義發達之某種較高階段纔是可能的。

而且這小銃，使專制主義以這種銃與軍隊的組織，及適合於絕對主義之經濟的基底之兵法與戰術，成功地引導了商業的軍國。而且若是有誰在古代世紀的火器的緩慢的發達中看見只有可以說人智不振的這樣遺憾之事的徵候——我們敢這樣說——那麼一定可給他一個確證，就是經濟的發達，在這場合，資本主義之狂暴的追跡，所謂在依了她的鞭而驅逐人智時，人智在事實上於這殺人武器的發明是無盡藏。在這現代的世紀，若是放眼一看，那麼他一定可以高枕而臥吧。

（哥德爾：史的唯物論）

自然——人類生活體——社會

在觀念形成的過程，不但外的世界，就是人類的的生活體也演着功能，這是很明瞭的事。但是人類生活體，其思考能力，藝術的創作能力等，歷史上果有多少顯著的變化呢？勿必說，是沒有。凌駕亞利斯多德的思想能力者，實在沒有。就是關於古代希臘史之藝術的能力，也是一樣。別方面，在外的世界，有了什麼的變化呢？自然嗎？自然也沒有變化。在希臘之上，與配利克來斯時代是輝耀着同樣的蒼天。變化的，只有是社會。畢竟——也只有經

濟的關係而已。而且若是自然與人類發明了變化的話，這是在經濟的關係之變化的影響下面發生的。

這樣，經濟的關係並不是決定『全人類行動』，『成爲全體的全人類生活』之唯一的要因。但是在影響於人類生活之諸要因中，經濟的關係是唯一可變的要素。其餘一切的要因，是不可變的，而決不發生變化的。而且若是變化的話，這只有依了這可變的要素的影響。因此，其餘諸要因，縱令爲構成人類生活之必然的要素，也決不成爲歷史的發達的動力。

（考茨基：唯物史觀與心理的要素）

史的唯物論(上)

社會學說體系
第四分冊

史的唯物論
(下)

史的唯物論（下）

四 基礎及上層建築的理論

人羣無選擇社會形態的自由

所謂形態是怎樣，所謂社會是什麼？這不過是人羣相互作用的產物罷了。人羣是依自己的意志各自去選擇社會形態的嗎？斷不是這一回事。假使人羣的生產力有一定的階段的話，如此便持有交換和消費的一定的形態了。若有了生產交換和消費的一定的階段，那末這裏一定的社會制度的形態，家族，種族，階級的一定的形態，總而言之，就得着一定的市民社會了。假使在這裏有了市民社會，那在你的面前不過僅是市民社會的公的表現出來的一些法律制度就產生了。這是普魯東決沒有得着把握的。爲什麼呢？對於從國家轉移到市民社會時候亦即從社會的公的要約轉移到公的社會時候，似乎是做些壯觀的事情，是他所空想的。

這裏講到人羣在全歷史的基礎上不得任意處理自己的生產力的話，實屬贅言。爲什麼

呢？蓋一切生產力其所獲得之力，必爲若干的較先的活動之產物，因之生產力是人羣的實踐的力之結果，這個力的東西，其間爲人羣所存在的地方，卽受諸項條件的限制，——因其獲得的生產，因社會形態而受限制，這個社會形態是從他們人羣以前就存在的，不是他們所創造的因之較先的是世代的產物。一切の後繼世代因較先世代而獲得，並且樹立新的生產的基礎，從已成的生產力而看到的單純的事實，在人羣史中創始了聯絡人類之歷史由是而起。因此這些歷史是人羣的生產力因社會關係發展愈多，愈成爲綿綿無窮之人羣歷史。從這裏產生了下面的結論，人羣的社會史不過是表現他們個人的發展的歷史罷了。但是人羣不論是否以此爲意識，人羣的物質的關係是形成他們一切關係的基礎。此等物質的關係不過是實現他們的物質的和個人的活動的必然的形態而已。

普魯東是將理想和事物混合了。人羣決不拒絕他們所獲得的。所以此事的意義並非在達到他們內部生產力的一定的標準之社會形態就不加拒絕了。宛如相逆的，人羣爲不使失去已得的成果，爲不使喪失文明的果實，他們的社會關係（Commerce）的方法不論是否適應所獲得的生產力，非即將自己傳統的社會形態變更不可的。——我們所謂（Commerce）一語比德

語的 Verkehr (商業交換，交通) 還要用得廣義些。——譬如由中世紀的特權，同業組合，和國體的制度，規則而支配的是社會關係，僅是這一點是適合已得的生產力及此等制度所產生的較先的社會組織。在組合和規則支配的庇護下，積蓄資本，發展海商，創始殖民地。如此倘使人羣希望保存這些形態，在這種庇護下所成熟的形態，那末他們完全發展的果實便要失掉了。因此兩種囂囂的爆音起來了——就是一六四〇年和一六八八年的革命。一切舊的經濟形態，與此相適合的社會關係，舊的市民社會所公的表現出來的政治制度，在英國都被這兩種爆發所破壞了。如此人羣所生產、消費、交換的一切經濟形態，便是過渡的歷史的東西了。人羣獲得了新的生產能力，同時自己的生產的方法亦變更了。所以他們一切的經濟關係亦隨同生產的方法而變更。這種經濟關係僅於一定的生產的方法是必要的關係。(馬克思「給安耐可夫的信」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生產——社會關係——觀念

所謂經濟的範疇，不過是社會的生產關係的理論的乃至抽象的表現而已。真的，哲學家

的普魯東君是將事物顛倒了，現實的諸項關係，僅如哲學者普魯東君所謂人羣的非個人的理性橫在胸間，除將這些諸項原則諸項範圍具體化外亦無所見。

經濟學者普魯東君對人羣在一定的生產關係下製出了毛織物、麻布、和絹織物的一點是十分瞭解的。然而他所沒有瞭解的，是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下，麻布和亞麻布亦同樣由人羣所生產的一點。所謂社會關係是與生產力締結得很密切的。人羣得到了新的生產力，同時他的生產方法就須變化。生產方法，——即他們獲得生活資料的樣式，起了變化，同時他們一切的社會關係就有變化了。用手搖麵粉車，就產生了封建君主的社會，用蒸氣來發動麵粉車則有產業資本家的社會的產生。

他們跟着物質的生產力而成立了社會關係，同樣的人羣亦會跟着他們的社會關係而制出原則、觀念、和範疇。

所以這些觀念，這些範疇，和牠所表現的諸關係亦是同樣的非永久的東西。那是歷史的，一時的產物。

就是生產力的增大，社會關係的分解，觀念的形成，是不斷的運動着的。一定不動的東

西、祇有運動的抽象——不死的死而已。（馬克思「哲學的貧困」）

精神的產物是和物質的產物一同變化的

人羣生活上的諸關係與社會諸關係，社會的生活，同時思想觀念、見解、一言以蔽之，能理解他的自覺亦須變化，這樣洞察力是否深入呢？古來思想的歷史所啓示的，不外是精神的生產是同物質的生產一同變化的一事罷了。支配某一時代的思想，常是僅爲支配階級的思想。

某種思想會發生全社會革命的事情，這不過指舊社會的內部發育了新社會的要素的事實，舊的生活關係的解體同時舊的思想的解體是取同一步驟的事實罷了。

上古的世界將瀕滅亡時，舊的各宗教都被基督教所征服。到十八世紀基督教的思想伏在啓蒙思想（合理思想）內時候，封建社會正與當時的革命的資產階級從事苦戰。所謂良心的自由及信仰的自由的思想，不過智識界早已明言只是自由競爭之好勝罷了。（馬克思、恩格斯、「宣言」）

對經濟學批判的反駁之批判

此際在美國有某種德國報章對拙作「經濟學批判」（一八五九年出版）出版時，有一種非難。該報謂：——一定的生產方法及不論那樣情形下與其所照應的生產事情，約言之「社會底經濟的構造」是依法律上及政治上的上部構造而成立的，並且是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所照應之現實的基礎」然而「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方法是決定社會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全般生活過程」我的所見——此種見解，就受物質的利害所支配之現世界而言事實上可謂得當，但在受舊教所支配的中世紀，和受政治的支配的雅典及羅馬怕不能通用罷，僅就這一點先要感到奇特的，是在中世紀及古代世界對於這種舊的語句，到現今誰都不知道的和假定是有一事。然而在中世紀並非是依舊教得生活的，雖然在古代世界也不是依靠政治而得生活的，是很明顯的。不若說將他們如何得到他的生活資料的方式，為什麼一方面演出以政治為主要的任務，在另一方面以舊教為主要的任務弄得明白些。還有譬如一觀羅馬共和國，構成他的秘密史的實為土地所有的歷史，這種事實只要對羅馬共和國的歷史少少有些研究的就可懂得了。

同時在別方面如蕩吉訶以爲浮浪騎士不論在什樣的形態的社會下，也同樣的能夠容納的，是受着忘想的錯誤之結果。（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

基礎和上層建築

全社會生活是以生產的方法爲從違的。爲什麼呢？第一，在社會上人羣一切的意志的及知的活動，是從包含着我們所謂原始的一藝術「哲學」和「宗教」的人羣意志的知的活動所表現出的東西，和以生活的維持與充足迫切的物質的欲望爲最初目的而來的。牠的結果，物質的同知的欲望長成了，等到漸形複雜時，我們這些一個一個新的欲望僅在社會的物質的富力允許牠時候所表顯的纔能看到。——這是消極的生存。一方積極的更加重要的生存，是表顯着在賦與生產的方法須由人羣去担任處理的，應得資料的幫助方能充足的一點，所以最重要的物質的欲望（至少在賦與的社會有重要地位的人們的欲望）的充足祇要不使受着困難和蹂躪，而且祇是這個充足不過在使牠得更加良好的程度下所得充足的一點。再則賦與的欲望所得滿足或不能滿足的方法，是以這個欲望的性質所規定的，不是明白的事情嗎？換言之，雖

少覺艱澀，用一般所用於表現的——道德、法律、政治、宗教、藝術、科學、誰都不是例外的，在功利的基礎上發生和存在着。因此生產的方法不會矛盾的，而且是非順應不可的。

生產的方法第一先須直接順應的是分業（或非分業）的體系和適應牠的事物的指導形態。這個指導形態是以從自己身邊而起的生產品的分配和流通為條件。次之，順應牠的東西是生產物的消費。所以在這些一切的經濟組織中，經濟的道德和經濟上的法律有密切的關連，這是家族及國家組織和國家及親族的法律道德相結合的緣故。然而道德及法律的一般的本質是含蓄的承認社會方面的一定的規範是以社會組織的力所允許的。因此這個社會組織是「牠的自身」即物質的價值的生產所欲適應的經驗為手段而發生的。所謂科學這個東西倘使不從事於將道德，法則及其他社會制度組織在一個的體系之中，那在實質方面不過是因生產而成為必要的知識的總體罷了。所以在這個科學的結局無論什麼使他成為滿開的花，怎樣使牠專門化益臻精緻，怎麼使牠的高度更加增高，牠的中心的焦點依然是生產。言語是一切的社會的生產之必要的手段，然後成為因移到藝術的領域的「知識」的一部。如此藝術在一方面看起來還是物質的生產品，是和這些東西的用具密切的依存着，然而從另一方面看起來，更從一般

的立場看起來，這可說是「本能的道德」。即舉措和思想僅在失脫了自己的最初功利的基礎之一切的痕跡時，可說是對各各的個人欲使強些的社會的道德的影響之舉措和思想的體系。這不是成爲藝術的特殊的特色嗎。世界一般的說明，自己所對稱的宗教與哲學是表現着上面所舉的兩種藝術與科學的結合。並且表現着支配了賦與的社會之一切的觀念和一切的命令而企圖將牠包括在一個的體系中。

我們將觀念的總體普通是用基礎和上層建築或內容和形式的術語去表現的。這是和一切的高等科學所用的同樣的描寫的，比喻的表現。這裏我們是將個比喻向建築等的領域——是更能表現出的靜的要素——去追求的，或是向地質學的領域——這裏所明示着動的要素——去追求的，我們或是將社會在數層相疊的建築物的形式上去想像，或是在從若干的核中的周圍所延長的地層——從內部順應到外部的——所成功的地球的形狀上用速寫描在心裏的。

社會的諸現象中之經濟的範疇形成了一切社會的上層建築底基礎，形成了一切社會形態的內容。而在「上層建築」中道德爲法律的基礎，政治，藝術及科學爲哲學及其他的基礎。至於經濟的「基礎」則生產品的分配是以其生產爲基礎，生產的方法這個東西是以其用

具爲基礎。其理由爲社會生活底建築物之各層是對着高聳上層者而成爲基礎的，一切的社會現象是依着與生產用具距離的程度始得編列了一定的秩序……。

他們的各層是含着裕餘的若干部分的一點，是很容易明瞭的。諸現象中的一個範疇是和所成爲牠的基礎的其次的範疇相一致。所以此項種種的環因相互關連着的，其環的各個痕跡在所裕餘的一切的環中去找認却也困難。其實，是從成立了體系的法律，哲學及宗教而來的後期的社會的生產在一方是以道德爲基礎，別一方則是以藝術和科學作基礎。在創造組織的法律以前，早是依着與物質的生產同時發生的藝術所創造的法律與科學萌芽存在着……。

其次，社會的形態對他的內容不僅是比喻的功能，還須討究其多少有些實在性，如此觀察，我們即可覺悟到對這些東西中間之目的的手段關係。卽如生物學的慾望的充足是產業活動的目的，產業的活動是因產業的活動而同時是社會的目的的基礎的條件，亦是牠的最重大的欲望。道德從牠的本身看起來，是爲保證產業組織的適當的機能化和鞏固的手段。爲除去破壞生產分配及消費的正當的進展的手段。法律強化了道德，政權去保證法律的適用等等。例如科學是供獻因生產的技術的手段，同時科學的結論當是爲安置現存的道德規準——適應

支配的生產的方法底道德規準——的基礎爲前提。因此爲了人羣的精神的物理學的性質底特殊的特性，方纔將從屬於目的底手段經過相當時間，結果遂弄到成爲自己唯一的意識的目的。這裏我們倒可看到真的目的反成爲以副的意義的手段。手段之向自己目的轉化，在實行分業的地方，在社會分成諸階級的地方是特別容易實行。蓋在這種社會裏全科學恰如個個的專門科學中之政治，藝術及其他專門部分一樣，在他們專門家，及對此特別注意的人們就成爲自己目的，如此就可得到在某一程度所發展的「固有的理論」。這樣藝術和科學是持有「清廉的」特質的，一般的講起來，一個的社會形態在一定的發展下可以從社會的內容裏獲得其某種程度獨立性。這個獨立性在社會的形態所示的——對社會的內容之進化的新興的傾向——抵抗比什麼都先表現着。社會的形態有警戒和保存外廓的功能，猶如結冰會妨害結冰以上的冰凍的過程，沸騰會阻當沸騰以上的加熱的過程，同樣的她會阻止其內容的發展的。從一般法則看起來，經過某種過程的產物，因了他自己集積的事實，會影響到阻止他的過程之往後的進展的。

社會的技術的基礎雖是在形式上表示着抵抗，並且不斷的變化着發展着。如此隨着從內

容的發展所棄置的瞬間必然會到來的。

社會技術的基礎，不管是表示着形式的抵抗，可是仍然是不斷底在變化而發展。因此由內容的發展而產生閒棄形式的瞬間，必然底是會到來。這個形式的閒棄，若社會的上層建築層愈高，所與底社會的地層與中核之距離愈遠，則愈大的。蓋是各層對其上面的層，演有基礎之役，所以隨着上進而閒棄也加大。道德由技術的發展而遭閒棄，科學也是相同的。我們屢屢在民法、親族法、政治、藝術、宗教及哲學發見與已經消滅了許久的基礎相應底形式的殘存物，殘渣。然而技術的基礎因為是在不斷底發展，就到來了將保守的外廓剝落而應粉碎的瞬間。內容與形式的鬥爭，常常是被內容有利底解決。形式或者是自動的適合於新底內容，不然——假如形式未具有如是的伸縮性——就以革命的爆發而使之適合。

這個適合的過程，自動底由構成第一上層建築物底社會的諸現象之範疇開始；其次，把持着與物質的慾望之充足無直接關係而具有比較大底獨立性的比較高度底範疇。最高範疇的現象，不過以中間範疇為媒介，由基礎的範疇所制約，所正常化而已。此等中間範疇的現象，是為最高範疇，形成將由基礎發出的光綫屈折的獨特底新人工的環境。猶其經過長期被

保有的狹義底殘存物，以前雖是能使適合的形式；可是在比較發展了的階段，使其適合的力量，這種力量縱然尚不能認為充分危險，總之——破碎其他更重要底形式的抵抗——沒頭於自己的任務，表現着將其無視的形式。我們在美學的及宗教的諸現象的範疇，更是常常底見着這樣的殘存物。其他一切的範疇，沒有包含那樣底多。這確是事實。

這件事可以由：向着基礎的變化底上層建築的適合過程，未施行於體系均整了的變化形態的事實說明。

在生產方法的一切變革，不是由貫通社會建築一切的層底直綫傳達自己的作用，由其變革所喚起的結果形成極複雜底網，這個網交相重疊，相互之間具有無數難多底接觸點而把持一切的層。以這個原故，無論社會建築的那一點，由基礎的變化不能直接衝動，完全有的事實。不待說到以後這個變化，就是在這樣底點也是被感動的，可是因此就必要一連的世紀。不管那樣，在經濟的方面死滅了底基礎的上層建築物，縱然不是從記錄之上，但是從實殘的生活，是一定要到來一全然必須消滅底瞬間的。然而在這個瞬間來了的時候，基礎已經終畢他的最後底發展，從新更在前進了。（克拉池：經濟的唯物論）

生產力——生產關係——財產關係——階級

由技術的變化而生底物質上的變化，無論何人都是即刻知道的。不論那種工業，那種交通機關，假如技術變化，生產力也必定變化。這在每天我們都是如像在眼前見着的。

就是活版的活字，直到最近的以前，一般是以手做；但是技術的進步，遂有植字機械的發明，這個機械運轉手隨意一次可以運轉多數的活字，而勘置於各各適當的場所。吹玻璃最初也是用口，後來技術發明了無論是板玻璃，是瓶都可自由吹的機械。黃油起初也是用手製作，但是在現在有了短時間之內製造多量的牛乳爲黃油的機械，現今一般是旅行機械製法。搗粉也是，在小底燒麵包店是用手在春中搗，但是在大底工場是用機械搗。以前夜間燈亮是使用洋燈，每月家中的人要拂拭，灌洋油，換燈心等等；但是在現在無論那家，都是從遠方的機械通送電氣，或煤氣。這樣生產力的變化，在各種工業到處均發生了。並且更是在以上的急激底變化發展着的。惟其是這樣，就是在以爲用機械無論如何都是不能底手細工，仍然是在使用着機械。

那樣生產力的變化，同時生產關係也變化，生產方法也變化。由機械的發生，在機械業者相互之間及機械業者與職工之間，發生了與前種種不同的關係，這件事情是曾經說過的。即是在以前，是多數的小匠頭相並立，各有小的織工場，使用比較人數少的工銀職工；可是在現在，是有幾萬幾十萬的工銀職工，而工場主企業者也成爲比較的少數了。又這些工業家都是大紳士互相對立，對於勞動者則成爲東洋風的專制君主。這是怎樣底一個大變化！並且這都是因機械而生的結果。

如此，其使機械所有者得富，使制勝於競爭者，使利用莫大的資本，終於使造成托辣斯的，即是機械。又剝奪小資產家的資產，驅逐成千成萬的人爲工銀勞動者的，也即是這個新生產力。

例取黃油製造，觀察新生產力是如何底影響了。由數千立方米的牛乳一時製造黃油的機械，在普通農家過於高價不能購買，又在一家沒有這樣多底牛乳；於是百戶農家聯合購買這部機械，共同底製造黃油。即是生產力的變化，成爲生產關係也相隨的變化，生產方法種類一切也變化。在從前百人的農夫別個工作，妻子和女兒幫助在自已的家中製造黃油；然而

在現在變成百人互相聯合，共同計算使用工銀勞動者了。農夫自身，妻子，女兒，其他的雇傭人，對於相互之間，以及對於社會，也都是立於新底生產關係之上。

如取洋油燈的例：在從前洋燈的看管一切都是妻子的役務，幾萬幾十萬的妻子，在各個家中作燈火的役務。但是假如在村市附近煤氣公司建設了的時候，電燈事業開始了的時候，對於燈火的生產關係就立刻變化。即是今回已經不是一個人生產，而是村市的大底社會機關生產。在這個地方發現了從來沒有的新種類的勞動者，他們立於具有與從來的燈火生產者完全相異底關係的社會。

從前是貨車，旅宿馬車勝任國內運輸的任務，然而技術終於發明了蒸汽機關與電信，成爲資本家的近代政府，把貨物，人間及新聞等等的運搬收於自己之手的事件。在這個地方成爲數萬數十萬的勞動者與辦事人立於新底生產關係。今日在自治團體及在國家，對於公共經營的事業有直接的生產關係底人，比之從前武裝了的武士更加多數。

大概無論什麼事業，因新技術之權而未輸入新生產方法的恐怕沒有。就是在學術上的研究室，發明家的實驗室，以及如像排除塵埃那樣底最下等的勞動，自上而下，技術都是不絕

底生變化，隨着勞動的方法也在變化。因此今日的發明不是偶然的結果，也不是天才的作業，乃是特別以此而教育，依照既定的方針從事研究底人們的作業。如此各種的事業，是受着革命的。

照這樣，生產界的各部門，一個一個逐漸底遂行變化，或者完全是被廢止。因為這原故，近代資本家的國家底經濟生活，恰如與近代大都市改正市區將舊房屋與舊道路順次底改築或新築很想類似。

近世的新技術，又造出大資本，跟着還造出銀行與諸種的信用機關，因此而倍加大資本的勢力。

新技術又興起近世的商業，產生多量的貨物與資本的輸出，因為這個原故而以多數的船舶遮蔽海上；再因採取礦產物或農產物的原故，而使全世界成爲資本主義的奴隸。

新技術又發生強大底資本家的利害關係，擁護這種利害關係祇有國家的力量纔能充分實行。所以新技術又造成近世國家的本質，作陸軍，殖民政策，帝國主義。更作成多數的官吏與官僚組織。

此等實例既是表示了，新生產關係卽是新財產關係，這件事情毋須贅述。在德意志帝國生產機關所有者的數，從一八九四、五年到一九〇七年之間，雖然人口大增加，可是在工場約有八萬四千人的減少。以賣勞動力而生活底人的數在工業約有三萬人，農業約有百六十六萬人的增加。滅亡小經營的諸企業而使小市民和小農的學徒幾千萬人降落於工銀勞動這不單是因爲生產關係的變化，而是與此同程度底財產關係變化的結果。今日所謂的中間階級，豈不就是有這個新財產關係的一階級嗎？例如官吏，將校，學者，文士，技師，律師，醫生，藝術家，事務員，零賣商，中商人等等，都是由資產家，或者直接間接由國家之手，領受一點報酬，這個中間階級與昔時獨立的中間階級立於完全不同的財產關係之上。又有銀行，有辛迭克，有托辣斯，有卡特爾，把世界政策握於手中底近世的大資本家，與昔時的佛羅冷斯，威里斯，漢沙的商人；或者英吉利和荷蘭的昔時的商工階級相比較，對於社會全體完全立於不同的財產關係之上。

所以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不單是個人關係，而是階級關係。

新技術在一面又造出比人口的增加，更急速底不斷增加的無產者。這些無產者漸漸占了

人口的大部分，對於社會的富，幾乎何等分配也不會領受；同時又造出佃農，小農民，農業職工以及種種中等業者的一大羣。然而在他一面，造出藉經濟上及政治上的權勢領收社會之富的大部分底比較少數的資本家。

這些資本家們，更將年年產出底莫大的餘剩供對於無產者，小產者，勞動者，佃農，小農民，及資本制度尚未發達的外國底掠奪榨取之用。其急速底複利的集積，遂使一方發生激增底缺乏，一方發生社會之富的大過剩。

像這樣，技術的進步，不單作成新底生產關係及財產關係，即新底階級關係也作成，如就現在而言，作成大底階級的懸隔，大底階級鬥爭。

以上的事情，想來無論何人也沒有異議罷？像這樣底事情，無論誰人的眼大抵都能認識的。階級與階級漸次更加懸隔，今日的階級鬥爭，比五十年前更大，更高，更強。其間年年進步，都在進展於強，進展於高，進展於大。其原因在於技術，確是明白的事實。（高爾特爾著「唯物史觀解說」）

史的唯物論典型的公式

在其生活（指人類——譯者注）的社會底生產中，人類進入於一定的，必然的，從他的意志獨立的關係內，即是與其物質的生產力之某一定的發展階段相應底諸生產關係內。此等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底經濟的構成，即是形成法制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聳立於上，而一定底社會的意識形態與相應底現實的基礎。物質的生活底生產方法，將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附以條件。不是人類的意識決定其存在；而是反對的，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決定其意識。

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在其發展之某一定的階段，達到與從來在其中活動過的現存底生產關係，或者僅是其法的表現底所有關係相衝突。此等關係，從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轉變為他的桎梏。在這個時候，到來社會革命的時代。伴隨着經濟的基礎底變動，全巨大底上層建築，或者徐徐底，或者急速底變革。

當考察這種變革時，我們常常不能不將在經濟的生產條件之上發生，而以自然科學的，

忠實的能夠證明底物質的變革，與人類於此而認識此衝突且至決戰底法制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者哲學的，簡單底說：觀念的諸形態相區別。將該變革時代由其時代的意識而判斷，恰與某一個人欲以自身的某種見解判斷其自身，同樣底不僅是不可能；而且這種意識，是必須從物質的生活底矛盾，從現存於社會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底衝突說明的。

某一社會組織，當一切的生產力在其組織底可能的範圍內充分發展之前是決不滅亡；又新底比較高的生產關係，當其物質的生存條件在舊社會自體的胎內孵化完了之前是決不代替舊社會組織的位置。所以人間常常是以自己能夠解決的問題為問題的。蓋是假如更正確底觀察的時候，常常問題自體，祇是在其解決之必要底物質的條件或是已經存在或是至少在生成的過程底場合纔能發生的。

我們極概括底，可以以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當做經濟社會構成底進步的時代而表示。資本家的生產關係，是社會的生產過程底最後的敵對形態。所謂敵對不是個人的敵對底意義，而是從個人底社會的生活條件發生的敵對底意義，但是在

資本家的社會母胎內發展着底生產力，同時造出解決這個敵對的必要底物質的條件。如是人類社會的前史，就以這個社會構成爲終結了。（馬克思「經濟學批判」）

社會的生產關係

資本是從原料工具及一切各種的生活資料而成立的，而且是爲生產新的原料，新的工具及新的生活資料所使用。這個資本的構成分的一切是勞動所產生的，是勞動的生產物所積蓄着的勞動。對於以新的生產爲手段而得着成效的所積蓄的勞動就是資本。

黑人的奴隸是什麼？是屬於黑色人種的人羣，經濟學者說明着，這個說明自有相當的價值。

黑人是黑人，但在一定的狀態下方纔成爲奴隸。紡織機械是織絲的機械，但在一定的狀態下方纔成爲資本。倘使離開了這些狀態，那末在金的本身即非貨幣了，也不是砂糖的價格了，也就不成其爲資本了。

人羣對生產，非僅僅對於自然發生關係。祇是從他們一定的方法下互相交換他們所從事

的活動而生產。因為要生產，他就互相加入一定的連絡和關係，並且祇是在這些社會的聯絡和關係下，成立他們對於自然的關係而從事於生產。

生產者所互相加入的這些社會關係——他們在這裏交換他們的活動，分擔生產的總體的事務之諸條件，——依生產手段的性質自然不同的。發明了一種新的武器，同時是必然的，軍隊的內部的組織要全部從動了，從各個人形成了一個軍隊所以得從事於軍隊的工作的諸關係要變化了，各種軍隊相互的關係亦須變動了。

如此各個人在這裏所生產的社會關係，社會的生產物質，是和物質的生產手段的生產力之變動及發展同時變化的。生產諸關係的總和是社會關係或所謂社會的所構成立的，並且是構成一定的歷史的發展階段中一個社會，即含有固有的特殊的性質的一個社會。古代的（希臘，羅馬的）社會，封建社會，資產階級社會是這樣的生產關係的總和，各去表示其人類歷史中一個特定的發展階級。

資本亦是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牠是有產者社會的有產者的生產關係。生活資料，工具，原料——資本是從這些東西所成立的嗎——這些東西不是在社會的條件下所付與的一

的社會關係裏面所產出及積蓄的嗎？這些東西不是在社會的條件下所付與的一定的社會關係裏面爲新的生產所利用嗎？如此在這裏一定的社會的性質下，新的生產而有成效的生產物就成爲資本。

資本不祇是從生活手段，工具，及原料而成立的，也不祇是從物質的生產物而成立的。他是從交換價值而成立的，同時構造成他的一切的生產物是商品。所以資本不僅是物質的生產物的定量，他是有了商品的交換價值的社會的大量之定量。

我們用棉花來換羊毛，用米來換麥，用汽船來換火車，假使棉花，米，和汽船，——資本的形體——與以前資本所體化出來的羊毛，麥，和火車有了同樣的交換價值，同一的價格，那末資本依然還是原來的樣子。資本這個東西，雖然一些沒有變化，可是資本的形體還得不絕的變化。

但是譬如一切的資本是商品的即交換價值的和的話，而商品的，交換價值的，一切的和却不能說是資本。

交換價值的一切的和是一個交換價值。（交換價值不論怎樣去合計不過依然是一個交換

價值)所有各個的交換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總和。(就一個一個的交換價值看起來，牠都是交換價值的合計量)例如有二千法郎的價值之一所房屋是一千法郎的交換價值。(僅與此同樣)價值一生丁的一張紙是百分之一生丁的百倍的(也是)交換價值的總和。(有時)和別的生產物所交換的生產物是(一切的)商品，(這樣)那些東西所交換得的一定的比例，是形成那些東西的交換價值，用貨幣來表現牠的就是價格。在所謂此等生產物的分量(的大小)是這些東西的商品，而且表現着一個的交換價值有一定的價格，至於其性質是不受影響的。不論樹之大小，依然不失其爲樹。我們用鐵來交換別的生產物時，不論牠是一斤或一噸，仍是商品，是交換價值，至其物的性質，是沒有發生怎樣變化的理由。祇是對牠分量(的大小)是有大的或小的價值，或是高的和低的價格而已。

那末爲怎麼商品的定量，交換價值的定量會成爲資本呢？

這是靠着這些東西獨立的社會的力，即社會的一部分的力去維持和增加牠因直接的活動的勞動所交換得的自己。在勞動能力以外甚麼亦沒有的一个階級存在着，這乃是不可缺少的資本的前提。

直接的、從事勞動工作上的、積蓄着的、以前的、物體化的勞動的支配，所積蓄着的勞動方纔成爲資本。

積蓄着勞動，因爲勞動而達到新的生產的手段得着成效的，是不會成立資本的。牠是靠着爲從事勞動所積蓄的勞動，去維持和增加牠的交換價值的手段得着成效的方纔成立。

資本和工銀勞動間的交換，會發生什麼的事情？

勞働者用他們的勞動去交換生活資料。然而資本家呢，將他的（所有的）生活資料去交換，將勞動，勞動者的生活的活動，創造的力——勞動者不僅靠此去收回他所消費着東西，對於積蓄着勞動（即資本）比以前所有的還要大的價值所付與的力——撈到手裏。（馬克思「工銀勞動和資本」）

五 理論的精煉

歷史底唯物論的說明底限界

歷史底唯物論的說明底對象，不是一般的，人間的東西，即是不是一切時代的人間所具有底共通的東西，而是區別各種時代的人間底歷史的特異點。因為這個原故，若從他方面觀察，爲其對象的東西，不外是結合所與的時代，所與的民族，所與的階級底人們的特徵，而非將一個的個人從其生活活動底其他的個人之全體切離底特徵。

直到今日歷史家們選擇了普通的事件，比社會的事件更異常的事件和個人的事件底事實，絲毫也未把上面所述的事實推翻。爲什麼呢？因爲唯物史觀自己的對象，並未假借於過去的歷史家。

唯物史觀，例如西莎沒有兒子，以阿庫塔維亞魯斯爲養子；安東紐惑於克列阿巴物拉；列比得乃無能力者；等等事實，並未企圖說的，而完完全全底使之歸着於經濟條件。並且唯

物史觀是沒有這樣底能力的。因此唯物史觀，祇能說或者羅馬共和國的沒落，或者西莎主義的繁榮等等。

假如這樣說，巴克斯欲以唯物史觀是「要說明莎克斯巴亞，和哥德詩作上的才能底特殊性」的，照這樣底說來，他關於唯物史觀，是明明白具有全然錯誤的觀念。我們的理論，是未想着這樣底事情，並且就是要這樣做也不能的。或者這是一個缺陷也未可知。巴克斯在別地能夠指摘這樣做的歷史理論麼？假如唯物史觀就是祇將或者莎克斯巴亞或者哥德與當時的人們之間共通底思想的內容，能夠與我們說明，也好（譯者補加），然而就是這一點點事情，也是異常的不可能。

巴克斯，從到今日世上所有的馬克思主義文獻之中所謂史的唯物論，天才是能夠無遺徹底分解於經濟的事實底見解，是一定確使着什麼也不會把握着的。爲要證明這一點，可以引用自著。

我在關於杜馬斯莫爾的著作之中，將影響於他的活動底三個要因曾經分類過：第一的而且最重要底要因，是當時國家的社會生活之一的條件，此等條件可以使之歸着於經濟的條

件；第二的要因，是莫爾生長於其中的特殊底社會的環境，其中不僅是他生活的特殊底經濟條件，凡他所接近的人，他所發見的傳統，和他手所接觸的書籍，以及其他等等，也包含在內的。可是在此等一切的要素，完全考證他的所謂「理想鄉 (Utopia)」底創作是不充分的，必須更要留意於他個人的特殊性。

就照這個例也容易底理解，馬克思主義者底歷史的研究，不是像一部批判家們，偷偷竊竊底很蠢的鄉臭爲特長的。

在別的例我可以舉出關於馬克思「資本論」與「哲學之貧困」的著作，和關於佛里得里赫恩格思的著作。因爲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思的創造，我將他們的時代底一般的，社會的——在結局經濟的——條件，和他們生活於其中的獨特底環境也觀察了。假如莫爾將人道主義與法律家底實踐的活動結合於自己的個性，在英吉利人之間占了例外的地位，因此之故即能理解倫敦的資本家底工業生活；那麼，馬克思與恩格思也將當時德意志的革命要素與法蘭西和英吉利的革命要素，結合自己的個性，而占着例外的位置，可是這却是不充分的。蓋是爲着完全理解他們底歷史的活動，是不能不更將他們個人的天分加入於注意的。

但是在我們當做社會的現象檢討社會主義的場合，我們將他看做階級的現象底程度愈高，則當着說明他的時候愈是可以無視個人的影響。如要理解現代一切社會主義運動底一般的內容，祇是知道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底社會關係就完全充分的。

所以在正確底理解歷史上個個的個性，如將唯物論的方法除外也是不行的。所與了的個性底個人的特殊性，這個個性與其時代之間是具有如何底共通點，這個時代的發動力是什麼等等，我們知道之後纔能理解的。要知道個性從時代取受了的東西，纔能夠規定個性給與時代的東西。（考茨基著「唯物史觀想給與什麼，並且能夠給與什麼？」）

意識形態底歷史的作用

……我們將政治的、法律的及其他意識形態的觀念，與受了此等觀念的影響底作用，從基礎的經濟的事實分離，特別是認為重要底事件，而且是不得不認為重要底事件的。我們在這個時候過於注意着內容，而在形式方面——即是以如何底方式生起了這個觀念？——不會有必要底注意。這件事，是使我們的論敵，對於思致不足之點，將引起攻擊的意志。這個好

例就是鮑爾巴爾特。所謂意識形態，乃是一個過程，惟其具有意識，可是具有錯誤了的意識，而由所謂思想家們所遂行底過程。將思想家引入於運動底真的促進力，在他是不知道的。因為假如不是這樣他就不是意識形態的過程。於是人類就成爲抱有關於促進力底假的幻想的觀念。因為這是思想過程的原故，不管其內容，其形式，都是人類或者由自身的純粹思惟，不然就由自己的先行者底純粹思維抽出來的。他依賴於一個思想的材料，無批判底當做是由思維所創造的東西而受納，不研究比此較遠底思維與無關係的過程之可能底連絡。這件事情，在他是議論之外的事情。蓋是一切的作用，在最密接底由思維所制約了的他，終局還是想着以思維爲基礎的。歷史的觀念論者（這個所謂歷史的這句話，在這個地方，是代表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神學的一般的表現，簡單底說，不僅單是自然，是當做表示在社會有關係的一切領域底表現而使用）——歷史的觀念論者，如像上面那個樣子，在各個科學的領域是具有從先代底人們的思維獨立底形成，而在後代底人們的頭腦中完成了獨立的獨身的進化底資料。不待說在這個領域又別的領域有關係底外的事實，對於這個進化受着一定的影響底事情是有的；然而就是在這種地方，這些事實自身，亦因暗默之約，被認爲是思維過程的

結果。因為這個理由，我們常常都祇是停止於將最可怖底事實也如意偏曲了的思維之世界。這個纔是國家憲法，法律體系和各專門部門底意識形態的表象之獨立底歷史亡靈，這個纔是晦暗了大多數人們的東西。在路德和卡爾文克服了御用的天主教；赫格爾克服了康德和費特；盧梭提着社會契約論克服了孟德其鳩的場合，他們在這個地方，停頓於神學哲學和國家法學的領域，表現在此等思想領域的歷史階段，但是在全然未出乎思想領域的過程。從那個時候以來，以爲是構成人間社會最後的發展階段底關於資本家的生產之永遠性底資產階級的幻想，是如何底彌增了呢！那個時候以來，就是重農主義者，與亞當斯密所代表底重商主義的克服，也單是認爲一種思想的勝利，不是當做是變化終了底經濟的事實之思想的表現，是被認爲在到處存在的事實上底諸條件之結局獲得了的正當理解。因此假如獅子王李賈特和菲理樸略雅斯特，不起十字軍而代之以自由貿易的遂行，我們就將能免除五百年間的貧窮與黑暗罷？我對於在此地得以敘述了的問題之一面，心裏是想着：我們恐怕不會是有必要底注意罷？

……下面之觀念論者的愚蠢觀念，也與這個相關聯。即是：我們假如否定在演有歷史上

作用的意識形態底各種局面之背後獨立底歷史的發展，就成爲否定在此等東西的背後一切底歷史的作用。在這種確認的基礎，是存在着關於原因與結果的流行之非辯證法的觀念，這是關於不動底是相對立着的兩種之原因與結果的觀念，是絕對的無視了他的相互作用。此等紳士諸君，是將一定歷史的契機，結局是由經濟的其他之原因所喚起；和從自己的方面也開始反應，在這個狀況就是在固有的原因也反作用的事實，深慮底都忘却完了。（從恩格思與墨爾林的信。一八九二年七月一四日。引用文，墨爾林著「德意志社會民主黨史」第一卷註）

經濟自動的不作用

史的唯物論底「批評」的原因，往往被引用的，是一八九〇年及一八九四年兩次所寫，在「*Sozialistischer Akademiker*」之中所發現的恩格思的兩封信。柏倫斯坦因是慣於採用這兩封信，因此之故，如照他的見解，因爲這是包含着關於馬克思——恩格思流的世界觀底進化的無疑義之證據。他從那裏面選擇了最可確信的思維底二種引證。我們亦想將他在此地引照一下，因爲他是證明了柏倫斯坦因想證明的地方的正反對。

恩格斯在第一書簡（一八九〇年）如像下面的記載着：「即是由相交又底無數的力，由力的並行四邊形的無限之羣發生某一結果——社會的結果——，後者更可以看為在全體是無意識的並且無意志的在活動底力的產物。」

一八九四年的書簡中，恩格斯說：「政治的、法律的、哲學的、宗教的、文學的、藝術的等等之發達，是基礎於經濟的發達。可是，這些東西是反動於一切相互之上，並且經濟的基礎之上的。」愛德華柏倫斯坦因，他發見了上面的所說，與在指示經濟的「基礎」和其精神的「上層建築」之關聯底「經濟學批判」的著述中，幾分調子是不同。可是，為什麼是這樣呢？在該書簡之中，與在右者的序文，是完全反復着同一的事情即是：「政治的及其他的發達，是基礎於經濟的發達。柏倫斯坦因似乎是因為「可是這些東西是反動於一切相互之上，並且經濟的基礎之上」的（一句話的陷於錯誤的。假如不是這樣，就不能不說：他將「經濟學批判」的著者之序文，解釋成了某種別的意思，即是在經濟的基礎之上何等反動也沒有的意思。然而，在上面已經是說明了的，將馬克思的思想這樣解釋底錯誤是再大沒有了。柏倫斯坦因底批判的努力，祇徒招嘲笑而已。立意要將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的人，是不肯費去理解這

個學說之勞的。

在柏倫斯坦因所引照的第二書簡之中——在闡明馬克思及恩格思的歷史觀底真實意義，存在有比之柏倫斯坦因所誤解了的地方還更重要底地方。其一，所謂「照這樣，他如像往往任意底被觀念，而不是經濟的狀態之自動的作用底東西，人類是創造他們的歷史，可是他是存在於制約人類的環境之中，存在於既存事實的關係底基礎之上的。在此等關係之中，經濟的關係——縱然因其他政治的及精神的關係而能影響——終局是決定的東西，而是引導理解唯一的赤綫。」

在將馬克思及恩格思的史觀任意觀念，而以爲是有在歷史上「經濟的狀態是自動的作用」的意義底人們中，就是柏倫斯坦因在他的「正統派的」氣概底時候，也是屬於此的。「從馬克思主義到唯心論」改換步調底許多「馬克思批評家」，也是屬於此的。一切此等思慮深底人們，將所謂他們的：歷史是由人類所造成不是由「經濟的狀態之自動的作用」所造成的發見，能夠「偏見的」保留於馬克思及恩格思的時候，是非常歡喜。他們想以馬克思攻擊馬克思，並且他們所批評的馬克思與現實的馬克思除姓名之外什麼共通點也未具有的，這件事情

是他們所未注意到的那樣底極其可幸。蓋是他們所批評的馬克思，他們將材料誤解成種種而是獨特創造出來的。元來在這樣「批評家」們，是缺乏「補充」又「改良」史的唯物論的能力。如此與乎停留於他們之前，毋甯研究史的唯物論之首唱者，較為得策。

特別的將重要點舉出一個：恩格思在其死期稍前，否定經濟的狀態之自動的作用，不過是單將馬克思曾從一八四五年關於前記的費爾巴哈第三論文之中所記載的地方——幾乎是以全然同一的話——反覆論述而已。在該論文中，馬克思非難從來的唯物論，從未考慮過：人類雖是境遇的產物，然而「境遇正正是由人類而變化」的一點。在歷史領域底唯物論的任務——如照馬克思的解釋——是在說明：自身是境遇的產物底人間，如何始能變更境遇。又這個任務，是舉示在不倚存於人間意志底諸條件的影響之下所發生的生產關係以解決。所謂生產關係，是人間在生產過程所站立的關係。所謂生產關係變化了，即是說在生產過程人間相互的關係變化了。此等關係的變化，「自動的」，即是不倚存於人間的活動而發生。是不可能的事情。蓋是此等關係，是在人間相互之間隨着他們活動的經過而發生的。

但是此等關係，決不是能夠照着人間所希望的方向變化——很常常底是在相反的方向變化

的。「經濟的構造」的性質，與該構造變化的方向，不是依憑於人間的意志；是由生產力的狀態，及由跟着生產力發生，並且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在社會是達到了必然的變化所規定。這件事情恩格斯是如像下面表白過：人間雖是自家創造他們的歷史，可是這不是由共同意志共同計劃所能做到，又在斷定爲截然底是被局限了的東西底社會之中是不能做到。他們的努力是相交義着的，並且在該社會一切的必然性是支配着的，又其補充及發現形式是偶然的。」在這個地方，人間的活動，不能思考爲是自由的，祇能思攷爲是必然的，猶其是合法的，換句話說：是能夠科學的研究的。史的唯物論，常常是說人間相互的關係是能夠變更的。要如此纔能把這個變化的過程賦與科學的理解底可能性。因此我們具有如像下面底立言的權利等於史的唯物論，是對於能夠成立爲科學的所有將來底社會學作序論的東西。（普列哈納夫著「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史的唯物論不否定觀念

史的唯物論的反對者說：史的唯物論否定一切觀念的能力，使人類成機械的發展底受動

的玩具，否定一切道德的尺度。

史的唯物論，不是以萬古不變的原理所飽和了的，完成了的體系。他不過是因為研究人類發展過程的關係而表現底科學的方法。他是出發於人間不但是生活於自然之中，而社會之中也生活着的事實。所謂孤立的人間，還不會有過。就是偶然的發現於人間社會之外的人間，也是不到許久即刻就滅亡了了的。史的唯物論從以這個出發點為命題，就已經將非常廣泛底活動分野，分割與觀念的能力了。「在自然之中所行的一切事情之內，在所期底意識的目的之形態所行的一件也沒有。可是在社會史中一切登場人物，都是賦與了意識的人間，隨着理智的命令和感情激發慎重底活動，而追逐一定目的的人間。在這個地方沒有意識的企圖和希望的目的而行的是一個也沒有。在個個場合底人間的意志，是由理智的命令，不然就是由情慾的激發所規定。然而情慾的激發，和理智的命令，在自身所規定的旋條是極其多種多樣。有往往是外部的對象；又屢屢是或者觀念上的動機或者名譽心，或者對於真理與正義的忠實，或者個人的敵意，各種個人的血氣。」（恩格斯）。在此地有自然的進化與社會的進化兩個東西底本質的差異。可是個個人間的活動，和希望之間的無數底衝突，在歷史上，是

與在自然得着無意識的盲目的力量，引起同樣的結果。蓋是在歷史的表面，與在自然的表面同樣，所謂偶然那種東西，是支配着的。「希望的東西得實現，實是稀有，在許多的場合，所望的目的多是違反，或湮沒。其目的或者從起初就不能達成，不然，就是達成的資力不足。」可是，如像是君臨於無意識的自然的那種樣子，就是在此等偶然性的渦卷之中，尙表現着運動的一般法則底事實，假如是真實；在意識的活動着底人類的思維與意志，恐怕也是依從着這樣底法則的疑問是要發生的。

假如尋求將人間一切觀念的旋條引入於活動底原因，就可以發見這樣底法則。人間在社會的交際之中，始能到達於意識，始能意識的思考與活動。人間爲其一員的社會的同盟，刺激人間的精神力，決定人間的精神力底方向。但是一切社會的交通底基礎，是物質的生活底生產之方法。其結果生產的方法，結局是將生活之精神的過程規定於多種多樣底表現。史的唯物論一點也不否定觀念底能力的活動。只是對於觀念的能力徹底的加以研究，說明觀念是從何處得着他的能力而已。自然人間是在創造自己的歷史。可是他們是如何底創造歷史呢？這就由在他們頭腦之中事物底物質的連絡反映底明瞭乃至不明瞭的什麼程度，決定其個個的

場合。觀念是從無中而生，是社會的生產過程底所產，因此所與的觀念，假如將這個過程在其自身之中愈是正確的反映，則其觀念將獲得愈多的能力。人間的悟性，不是聳立於人間社會底歷史的發展之上，而是存在於其自身之中的。人間悟性是從物質的生產之中生長，而與此共同發展的。這個生產由各種種種雜多底混合物開始發展到單純底大底矛盾的時候，其時人間的悟性，纔起始達到於能夠理解其生產底內的全連絡。最後的矛盾或者是消滅或者是被除去的時候，人間的悟性，纔獲得支配社會的生產底能力。正正這個時候纔將是「人類前史被完成」（馬克思），「其時人間完全意識的創造自己的歷史，其時人類從必然之王國到自由之王國的飛躍得以完行」（恩格思）的罷！

又惟其如此從來社會的發展，人類不是當做沒有意志的容體而奉公的死底機械「Mechanism」。人間的一個世代，因為充足自己一切慾望所必須消費的比較自己的生命還更多底部分，假如愈不消費；則人類愈是依存於自然，人類精神的發展底自由天地愈是狹少。這個自由的天地，隨着人間由獲得了的技巧與集積了的經驗而學習支配自然底事實，更加擴大。人間的悟性，愈是成爲自然之死底機械的支配者。就是在生產過程底精神的支配，人類進步的發展

是業已被完行了的，並且在現在也是正在完行着的。「由在生產的必要底物資之生產的技巧與技能，對於土地的人類支配就被附加了條件。人間值得是在食料獲得能夠獲得絕對的支配底唯一的存在。人間在原始時代就是關於這一點，比之其他的動物，是不曾具有何等的優越的。……因此所謂：人間進步偉大底時代，多多少少是合致與生存資料獲得領域的擴大之說，是極正當的。」(Morgan) 爲照莫爾根對於原始人間史所加的分類：蒙昧時代的第一階段，可由有節制的言語底發展規定；第二階段，由火之使用規定；第三階段，由弓箭之發明規定，這個弓箭是表現極其複雜底勞動用具，是以長久之間所蓄積的經驗與所磨練的知力，及關於其他種種發明的通曉爲前提的。在蒙昧時代的這個最後的階段，對於生產底人知的某一程度之支配，是已經發現的了，即是人間當時已經知道了木製的食器和什器，以樹皮和蘆所製的編籠，磨石而作的器具等等。

莫爾根以規定野蠻時代初期的磁器生產之遂行劃分向野蠻時代的推移。野蠻時代的第二階段，以家畜的馴化，因灌溉底食料植物的栽培，在建築上石煉瓦的使用等等爲特長。最後，野蠻時代最後的階段，鎔鐵鑛共同到來了。屬於這時代的，是英雄時代的希臘族，羅馬

創造直前的意大利族，塔西塔斯時代的日耳曼族等等。在這個時代已經知道了鑪，泥製的灶，鍛冶店的爐，鐵的斧，鐵的鋤，鐵的刀，銅尖子的鎗和楯，手舂和陶器轆轤，貨車和戰車，用木材和板的造船術，有石壁和銃眼的都布，有門和塔及大理石的殿堂的都市等等。荷馬的詩，將在這個野蠻時代的末期所達成了底生產上的成功，明瞭底描寫出來了。又這個詩自身，即是以這個生產為基礎，成長了的精神生活典型的證據。如此我們知道人類不是未具死的機械之意思的對象。蓋是人類進步的發展，正是在對於自然之死的機械底人知之更加生長的支配。可是如從別方面觀察，此件事情，史的唯物論所謂的人間悟性，是從物質的生產方法發展，並且是伴隨着發展的。物質的生產，是人間悟性的系圖；反面，人間悟性，不是物質的生產的系圖；又這個精神的與物質的底關係，是最明白的表現於原始人類社會——這個學說，祇有確認而已。

如斯，史的唯物論，所謂：人類是在沒有生命的機械之手中底事實，無意志的玩具底事實是何等承認也沒有。又他是一點也不會否定觀念能力的影響的。否，反轉史的唯物論，是將下面汲取「觀念論」的德意志有教育底俗物們的西列爾之名句，完全承認。

人間的悟性發展愈高，

破裂渾沌之夜的神祕也愈表露，

彌遠底殿堂世界展露於其前，

生命流注着彌廣底生氣之波，

運命盲目的力將愈衰弱。

史的唯物論，祇是尋求這個精神的發展底法則，而他是將這個法則的根源，在將人間使成爲人間的東西之上，即是在直接的生活之生產與再生產發見的。曾經嘲笑過達爾文主義爲「猿之理論」的誇大妄想者們，聽其對於這件事隨便嘍囉囉底反駁！這些誇大妄想狂，聽其滿足於人間悟性有如像鬼火那樣無意思底閃亮，以其如像神那樣底創造力從虛無創造新世界的信仰，而莫理會他！關於這個迷信，從前列新庫曾經用下面那樣底辛酸的俏皮話根本的決算過——「隨意所向並不顧慮周圍的神氣底那個時候，就是自由底石女之空虛底愚論。」更有一句：「縱然祇是一分間的時間要使之作爲是銀幣，以銀製的柄想從爐中取起來的鐵貨幣」列新庫的話，舉於此地想是得當的。（墨爾林著「論史的唯物論」）

「相互作用」的理論

但是，說到這裏，聰明的反對者的合唱隊就要打斷我們的話頭：「好吧——他們喊着——就假定政治關係是植根於經濟關係之中吧。但是，政治關係一被造成，那政治關係——不管從那兒來——自身又給與影響於經濟。所以在那裏就有交互關係存在着；而且除了交互關係以外什麼東西也不存在。」

這種反對論，不是我們憑空捏造的。這種反對論受「經濟的唯物論」底反對論者尊重到什麼程度呢，可以用下面底「明顯的事作」來證明。

馬克思在其所著「資本論」之中，引用了英國貴族爲要成就一些關於領有土地的事利用了自己底政權的事實。在「Die Geschichtsphilosophie Hegels und des Hegelianer」黑格爾及黑格爾學徒底歷史哲學」的名目之下做了「批判底嘗試」的波爾，巴爾特博士，企謀非難馬克思底矛盾了。博士說，馬克思自身已經承認着交互關係底存在了。但爲證明這種交互關係真實地存在着起見，我們底博士就引用了對於德意志底經濟史底研究多所貢獻的著述家修藏

爾涅希底著書來。卡列埃夫氏以爲「幾頁割愛而用於經濟的唯物論底批駁的巴爾特氏底著書，可以把牠舉出來作爲經濟的動因在歷史上所演的脚色這個問題底解決方法底模範。」這是當然的事，但卡氏忘掉了把巴爾特底反對論及伊。修鐵爾涅希底有權威的聲明告訴讀者。伊。修鐵爾涅希，是「把政治和經濟之間底交互關係爲一切國家及一切國民底發展底根本的特性這個一般的命題，公式化了的」人。於是現在就不能不略略分析一下修鐵爾涅希底這種混亂。

第一伊。修鐵爾涅希本來說了什麼呢？他如次地觀察着德意志經濟史底卡羅林更王統時代「一切國家，一切國民底發展底根本的特性——政治和經濟間底交互作用，在這個場合最能夠精密地追跡的。一定底國民所分擔的政治的脚色，對於那國民底勢力之後來底發展，對於其社會的制度底形態及完成給與決定的影響。完全同樣地，國民所具有的內的力及其力底發展底自然法則，決定着國民底政治的活動底程度及種類。卡羅林更底政治的體制完全是這樣地影響於社會組織，而且影響於那掩蓋着當時底國民生活的經濟關係，這種影響底方法，比着國民底本原的，國民底經濟生活之影響於卡羅林更底政治的體制底傾向而給牠捺上

獨特底刻印，並不加劣。」（註一）只有這一點。這是僅少的幾句話。但是，這幾句僅少的話語，被看做可以充分推翻馬克思了。

（註一）「Deutsche wirtschaftsgeschichte bis zum Schluss der Karoligenperiode」

Leipzig 1889, Band I, P. P. 223—224

第二，試想起馬克思關於經濟對於法律及政治的關係所說過底話吧。

「法律的及政治的制度，是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中，基於人類底實際的關係而被形成的。在某一期間，這些制度助長國民底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展，助長國民底經濟生活底繁榮。」這是馬克思底真實的話語。於是無論誰也要向認真的人質問吧，這些話語之中含着否定經濟的發展上的政治關係底重要性麼？又馬克思忘掉了這種重要性——這樣說的人果是論駁了馬克思麼？的確的，馬克思沒有否定經濟的發展上的政治關係底重要性。而且說着馬克思忘却了這種重要性的人們——其實完全沒有反駁着什麼。這全然是的確的。所以，與其去找他們果能夠駁倒馬克思說麼？這個問題底着落，毋寧去找爲什麼他們那樣地誤解馬克思呢？這個問題底着落。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只用法蘭西底格言「La plus belle fille du

mond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elle a.」就是世界最美的姑娘也只能夠以自己所有的與人）來做答覆。馬克思底批評家不能逾越這個親切的人所許與的理解底程度。（註一）

（註一）馬克思說，「一切底階級鬥爭都是政治鬥爭」。「因而——巴爾特推論道——依着足下底意見，政治是對於經濟全然不給與影響的，然而足下自身却引用了表示着不是這樣的事實。」「完全是這樣的——卡列埃夫氏叫起來道——這就是我所稱爲和馬克思的爭論底的範本的。」卡列埃夫氏底「範本」，一般地呈露着可驚的思索力。這個範本說：「盧梭是生存於身分的差別及特權達到極度，而使萬人屈服於具有絕大的力的專制主義的社會之中。但是由古代人借來的國家底合理的建設方法——也會爲霍布士及洛克所利用的方法——使盧梭創造了基於人民底普遍的平等及自主的社會底理想。這種理想，全然和支配着法蘭西的組織矛盾了。盧梭底理論，依着孔本特在實踐上實現了，故哲學影響於實踐，也經由實踐而影響於經濟。」（前引書，五八頁。）

這種對於貧窮的日內瓦底共和主義者之一子盧梭是貴族社會底產物的事有着與味的偉論，是怎樣地合於諸君底口味呢？反對着巴爾特氏的事，就是徒然反覆着同樣的事。

但關於對巴爾特氏拍手喝采的卡列埃夫氏該說些什麼呢？啊啊，衛·衛氏噲，足下底『史學教授』完全是不行的。我們全然沒有一點私心地忠告足下——請你再找一位新的『教授』吧。

政治和經濟之間，存在着交互關係。這件事無疑地是很明白的，恰像卡列埃夫氏沒有理解馬克思的一樣的明白，但是，交互作用底存在，果妨礙着社會生活底分析底進步麼？不，沒有這麼一回事。假若認為有礙，那就和想像卡列埃夫氏所暴露的無理解，是有妨我們到達正當的『歷史哲學的』概念的東西，差不多是同樣的。

政治制度影響於經濟生活。政治制度，或助長或阻止着經濟生活底發達。前一場合，從馬克思底見地觀察的時候，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的。為什麼呢，因為一定底政治的體制是爲了助長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達而作出的緣故。（意識地作出呢，還是無意識地作出呢，在這一場合，無論是那一種都好。）第二底場合也絲毫不和馬克思底見地矛盾。為什麼呢，因為如歷史的經驗所指示一樣，一定底政治的體制，牠一度不適應於生產諸力底狀態，一轉而爲生產諸力底後來底發達底妨礙，牠便開始取着沒落底傾向，而終於被廢除的緣故。這第二種

場合，不但沒和馬克思底學說矛盾，而且更爲馬克思說最好的確證。爲什麼呢，因爲經濟在怎樣的意味上支配着政治呢？生產諸力底發達，怎樣地爲國民底政治的發達底先驅呢？這種問題，尤其可以依着這第二種場合來說明的緣故。

經濟的進化伴着法的變革。在形而上學者，理解這一點不是容易的事體。……他雖然大聲疾呼着交互作用底存在，但是他底習慣是順次地觀察現象，並且把 A 現象從 B 現象分離而觀察着。反之，稍爲懂得辯證法地思維着的人，就容易理解上面這一點。他知道量的變化徐徐地積疊起來，終於引到質的變化，而這種質的變化，就是飛躍底，即漸次性底中斷底契機。

這樣一來，我們底反對論者早就不固守着或陳述着自己底『言論及行爲』。他們喊道：黑格爾不是那樣地推論了麼？於是，我們就要答道：一切自然，都是這樣地行動的。

說話容易，實行很難——把這句格言適用於歷史，便被變成下面的形態即：說話是極簡單，實行則極爲複雜。生產諸力底發達，伴着法的制度底變革這件事，嚙裏是容易說的！但是，其實，這種變革是複雜的諸過程，而在這種過程底進行中，社會底各個成員底利害關係

底排列，則是變轉無極。在 A 以擁護舊秩序爲有利。A 便以屬於自己的一切手段固守着這個。在 B，則舊秩序早已成爲有害的東西，成爲可壓的東西。他們便盡着儘可能的全力來攻擊這個。然而這不是全部。改革者們底利害，也決不能說常是一樣的。即：在甲改革者看來 A 底改良是重要的，而在乙改革者看來則 B 底改革成爲重要。論爭就在改革者底陣營自身之中發生，鬥爭就變成複雜的東西了。依着卡列埃夫氏底正當的觀察，人是由肉體和靈魂而成，爲最明白的物質的利害底鬥爭，必定在鬥爭者之前，提起着極明白的精神的問題，卽正義的問題。舊秩序是怎樣地和正義矛盾的呢？新要求和正義一致到什麼程度呢？這些問題，不可避免地就在鬥爭者底頭腦之中發生起來，固然鬥爭者不必單叫正義做正義，或使牠具現爲似人的女神，或似獸的女神。例如違背着卡列埃夫氏課諸鬥爭者底命令，「肉體」產生着「靈魂」，經濟的鬥爭誘發着道德問題，「靈魂」，一經最精密地觀察牠，牠便成爲「肉體」，凝固的舊信仰者底「正義」屢成爲搾取者底利益。

極其巧妙地以否定着政治底重要性厚誣馬克思的這些同樣的人們，如次地斷定：馬克思到處只看到「經濟的東西，對於人類底道德的觀念，哲學的概念，宗教的概念，審美的概

念，都完全不附與什麼意義。這也像司智埃德林所表現一樣，是不自然的空議。馬克思並不否定這些『概念』底『意義』。他至多不過闡明了這些概念底起原而已。

「電氣是什麼？——是特殊底運動。熱是什麼？——是特殊底運動。光是什麼？——是特殊底運動。其他云云！這樣地，諸君對於光，熱，電氣，什麼意義也不附與。在諸君底見解，一切的東西，只是一個運動而已。多麼是概念底一面的，偏狹的呵！——他們說，實在是那樣，實在是偏狹。諸君是充分地理解着 *Energy* 變化說。

生產諸力底發達底一定底階段，都必然地伴着社會的生產過程的人類底一定底排列，即一定底生產關係，也即全社會底一定底構成。但是，社會底構成一度决定着，其性質就一般地反映到人類底一切心理，一切習慣，道德風俗，感情，見解，志向及理想之上：這是容易理解的。習慣，道德風俗，見解，志向及理想，必然地不能不順應於人類底生活樣式，人類底食物底取得方法（依着柏色爾底話）。社會心理，對於社會底經濟，常是合目的的，常適合於經濟，常為經濟所決定。這是希臘底哲學者們在自然中所已發見的現象底反覆。即合目的的東西獲得勝利的單純的原因，就在於非合目的性的東西，其性質上具有沒落底宿命。若

社會心理適應於社會底經濟，適應於社會底生活條件，牠在行着生存競爭的社會看來就是有利的麼？是大大有利的，爲什麼呢，因爲不適應於經濟，而和生存條件矛盾的習慣及見解，妨礙着這種生存底防衛的緣故。合目的的心理，在社會看來是有利的。那恰和充分適應於自己底目的的器官在有機體看來是有利的一樣。但是，動物底器官，不能不適應於動物底生存條件這件事。就是器官在動物沒有意義這種意思麼？全然是其反對。這是認識動物底器官底巨大的重要的意義。只有頭腦極爲衰弱的人，纔能夠另樣地理解這個問題。諸君！這件事關於心理也是可以這樣說的。馬克思認識心理順應於社會底經濟，同時又認識了心理底巨大的，不能替換的重要性。

馬克思和卡列埃夫氏之間底差異，歸着於卡列埃夫依然是個純粹的二元論者，雖然他在這裏還有所謂「綜合」底偏向。在卡列埃夫氏，方以爲這裏有着經濟，那裏又有着心理，方以爲一個衣袋攔着靈魂，他一個衣袋又藏着肉體。而且這種靈魂及肉體的實體之間雖有交互作用存在着，但牠們各自又營着自己獨自底存在，其存在底起原則爲不分明的雲霧所隱蔽。

（註一）馬克思底見地，排除着這種二元論。在他，社會底經濟及心理，就是人類底『生底

生產」這個同一現象底二方面，人類底生存競爭底二方面。而且，在這種生存競爭之中，人類受了生產諸力底一定狀態之賜，取着某一形態而作成集團。生存競爭創造人類底經濟，而人類底心理又基於這種經濟生長起來。經濟這種東西，和心理都是同樣的某種派生的東西。唯因為這個緣故，一切底進步的社會底經濟變化着。生產諸力底新狀態，像牠伴着新的心理，新的「時代精神」完全同樣地，伴着新的經濟的構造。那末，僅在俗說上，可以說經濟是一切社會現象底本原的原因：這就很明白了。經濟其實不是本原的原因，經濟自身就是生產諸力底結果，就是「機能」。

（註一）諸君勿以為我們是誹謗這位可敬的教授。他用了大稱讚之辭引用巴爾特底意見。依着巴爾特底意見：「法雖不營獨立底存在，但是營着獨自底存在。」這種「不是獨立性而是獨自性」遂妨礙卡列埃夫氏對於「歷史過程底本質」底認識。怎樣地妨礙了呢呢，馬上就可以在本文之中看到其語句（clause）。

這就是註中所約的文句：「肉體和精神，都有其各自底要求，都找求着自己底滿足，而使各個底個人對於外界，即對於自然及他人，立於種種底關係。……因為這個緣故，人類對

自然底關係，是依存於個人底肉體的，精神的要求，由一方面是創造着以保證個人底物質的生存爲目的的種種技藝，由他方面則創造着智的及道德的全文化。」人類對於自然的唯物的關係，是植基於肉體底諸要求，物質底諸性質之中。「狩獵，牧畜，農業，精製工業，商業及貨幣運用底原因」，不能不求諸肉體底諸要求之中。由健全底判斷看來，這不消說是這樣的。如若我們沒有肉體，則我們怎樣地會有家畜，野獸，土地，機器，商業及黃金底必要？但是，一方，所謂沒有靈魂的肉體，應該叫什麼呢？那不過是物質吧了，但是物質是死物。如若物質自身並不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就什麼東西也不能創造，故物質，狩獵着野獸，馴象着家畜，耕種着土地，經營着商業，執行着銀行事務，也不是依靠自己底智性而是依着靈魂底指示。因而人類對於自然的唯物論的關係，其發生底最後底原因，不能不求諸靈魂之中。故靈魂也有二種底要求。故物質也由靈魂和肉體而成立的。但是這件事有着一些很大的矛盾。而且不止這個，關於其他的某事也自然要發生疑問。依着卡列埃夫氏，人類對於自然的唯物的關係該是基於肉體的要求而生長的。但是，這的確是這樣的麼？只是對於自然底話麼？或許卡列埃夫氏還記憶着僧院長基伯爾怎樣地咀咒着想逃出封建的桎梏的都市共同

體吧。而依着基伯爾底見解，這種都市共同體是一種「卑污的」制度，而以迴避封建的賦役底誠實的實行爲其唯一底生存目的的。在這一場合究竟是什麼東西和僧院長基伯爾耳語了呢？是「肉體」呢？還是「靈魂」呢？若是「肉體」，那末，我們就要說，故肉體也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立的。若是「靈魂」，我們也要說，故靈魂是「靈魂」和「肉體」而成立的。因爲靈魂在這一場合對於構成卡列埃夫氏底所謂「靈魂底顯著的特性的現象，差不多不表示着無私恬淡的態度。諸君應當研究這一點！或許卡列埃夫氏要說：『本來和僧院長基伯爾耳語的，是靈魂，但是，那是在肉體底命令之下這樣做了的，而且同樣的事在狩獵及銀行底事務底場合也可以生起的云云……』。

但是，第一，要下命令，肉體也是不能不由肉體和靈魂而成。第二，粗野的唯物論者可如次地指摘出來，即靈魂在肉體底命令之下說着話，假若如此，縱使人類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那還是完全不成什麼保證。恐怕在一切的歷史，靈魂不過實行了奉着肉體底命令而說話的事吧？不消說，卡列埃夫氏要非難這樣的前提而加反駁於「粗野的唯物論者」。我們是深信勝利底旗幟在於這可尊敬的史學教授方面。但是究竟，就說有人是由靈魂和肉體而成

這個不可爭的事實，但在和唯物論鬥爭底場合，那對於史學教授卡列埃夫果是大有用處的麼？

這還不是全部。依着我們在卡列埃夫氏底文章所讀到的是：基於個人底精神的要求，產生「神話及宗教……文學，藝術」，又一般地產生着「對於外界（加上自己在裏頭）的理論的關係，對於存在及認識底問題的理論的關係」，同樣地又產生着「對於外的現象（加上自己底思想觀念）底無私恬淡的創造的再生產」。我們信用卡列埃夫氏。但是這裏有個相識的學生——工藝家。他熱心地在研究精製工業底技術，這個工藝家無論對於史學教授卡列埃夫氏所列舉的那一點都不認為有「理論的」關係。於是就生起了我們這位朋友是不是只有肉體的問題。希望卡列埃夫氏能夠快一點解釋這種疑惑。因這種疑惑是使我們煩悶，而又侮辱着這位年青有為的，而且或許是天才的，工藝家的。

如若卡列埃夫氏底判斷有一些什麼意味，那只是人類底要求有上級和下級之分，有利己的志向，有愛他的感情而已。這是毫無議論底餘地的真理。却是全然不能用此來奠定「歷史哲學」底基礎。這種真理，比着關於人性底主題的，已經老早就被論破的無內容的判斷，「

步也沒有進展。這種真理自身不是比這樣的無內容底判斷更爲高明的東西。

在我們和卡列埃夫氏對談的當中，聰明的批評家們能夠看見我們之陷於自家撞着。而且重要的是看取我和馬克思矛盾着了。我們說着經濟不是全社會現象底第一義的原因，同時斷定了社會心理順應於社會底經濟。——由批評家們看來，這是第一個矛盾。我們說社會底經濟及心理是同一現象底二方面，一方，馬克思自身說經濟是聳立於其上面的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之真實的基礎。——這是第二個矛盾。第二底矛盾，在這個場合，就成功我們所要說明的意見底所有者（馬克思）和我們底意見相背馳，故在我們是更可嘆惜的矛盾。現在就說明下去。

社會即歷史的過程底根本原因，是生產諸力底發達，我們依照馬克思底話這樣地說；因而在這裏是什麼矛盾也沒有。所以，若是什麼地方有了矛盾，那就在關於社會經濟對於社會心理的關係底問題。那末，現在就來考察這矛盾是否存在。

讀者應該想起私有財產是怎樣地發生。生產諸力底發達把人類置於諸關係之中。在這諸關係之下，某種物件底個人的占有，在生產過程看來是更爲有益的。原始人底法的概念應於

這而發生變化。社會心理順應於社會經濟。所與的經濟的基礎之上，宿命地聳立着和牠相應的意德沃羅基的上部建築。但是，他一方面，生產諸力底各自底發達，把每日在世俗的實踐中的人，置於新的相互的關係，這種相互關係是不適合於陳腐的生產關係的。這種新的未曾有過的境遇，反映於人類底心理上，使牠極顯著地變化起來。究竟使牠朝着怎樣的方向變化呢？社會底成員甲固守着舊秩序。這樣的人是落伍的人。對舊社會感到不便的社會底成員乙，擁護着進步的運動。這些人們底心理，早晚朝着和舊的陳腐的經濟關係交替着的生產關係變化着。如諸君所見到一樣，心理底對於經濟的順應是繼續着的。但是，徐緩的心理的進化先行於經濟的革命。（註一）

（註一）本來，這是現代歐羅巴底無產階級所經驗着的那種心理過程。即歐羅巴底無產階級的心理，是已經順應着未來底新的生產關係了。

這種經濟的革命一度完成，社會心理和經濟之間便成立完全的一致。那時，在新的經濟的基礎之上，新的心理就充分地開花繁榮。在某一時期之間。這種一致依然是不可侵犯的東西。不，甚且更進一步益發強化起來。但是，新的不調和底萌芽，一點一點地呈現出來。即

先驅的階級底心理，依着前述的理由，再凌駕着舊來底生產關係。這種階級底心理一瞬間也沒有停止順應於經濟，而且順應於成爲未來底經濟底萌芽的新的生產關係。這不是同一過程底二方面麼？

到現在止，我們專從財產權方面取例來說明馬克思底思想。這種財產權無疑地也是一種意德沃羅基，但是，這種意德沃羅基是初等的所謂下級的意德沃羅基。然則馬克思對於高級的意德沃羅基即科學，哲學，藝術等等底見解，應當怎樣地理解呢？（普列哈諾夫：史的一元論）

時代的心理

如將關於今日成爲有名的「基礎」，與同一程度成爲有名的「上層建築」的關係之馬克思及恩格思的意見要約起來，就可以作出下面底形式——

(一) 生產力的狀態

(二) 由前者所制約了的經濟關係

(三)在經濟的「基礎」之上發生着底社會的——政治的秩序

(四)一部直接由經濟，一部由在經濟之上發生着底社會的政治的——秩序所規定了底社會的人間之心理

會的人間之心理

(五)反射這個心理的性質。底諸種精神的文化。

這個方式，是足以完完全全包括歷史的發展底「形式」。他同時是與，在諸種社會力的相互作用以外並未論及而且此等力的交互作用底事實並不是解決其發生問題的，等等事件均未想到的折衷主義是相距很遠。我們的方式是一元論的，是貫徹唯物論的。黑格爾他在「精神的哲學」中，說：精神是在歷史底唯一運動的原理。假如取思維爲制約實有的唯心論底立場，則當然是這樣思考的。反之，馬克思的唯物論，證明思維的歷史，是由實有的歷史所制約。而且唯心論對於黑格爾將經濟的作用當做是「由精神內發達所媒介」底原因而承認的事實，並未妨害。同樣唯物論對於馬克斯以「精神」的作用當做是在特定的各時代結局由「經濟」的發達規定其方向底力而承認的事實，也未妨害。

一切精神的文化，在其時代的心理之中，有一般的根基，這一點是容易看出的。縱然可

以考察的事實是很少，然而學者，直接將是肯定這一點的。試用法蘭西的浪漫主義來例示：維克特幽果，幽解魯茨拉克羅亞及赫克托柏爾略三人，完全在藝術的三個方面創作，三人相互之間相距是相當遠的。至少，幽果是不喜歡音樂，茨拉克羅亞是完全輕視浪漫派的音樂家的。然而我們可以目此三人之優秀的人稱爲「浪漫的三位一體」。在他們作品之中，表現着同一的心理。可以說在茨拉克羅亞的「唐特與華奇兒」繪中，與幽果在他的「愛爾拉尼」之中和柏爾略在他的「幻想的諧奏曲」之中所表現的，是表露着同一的情致。這件事實，使與三人同時代的人們，凡是在文學，音樂，繪畫有趣味的人所感都是相同。古典學派的昂庫爾，罵柏爾略爲「可厭的奇怪音樂家，殺人者，反基督者」。以此回想出罵茨拉克羅亞的畫筆爲「醉掃之筆」的古典主義者的話來。柏爾略與幽果同樣，不能不抵抗許多的戰鬥，他比之後者時代是很遲，並且在比較更大的奮鬥之後始博得勝利。但是在音樂之中表現着與浪漫的詩歌並戲曲的同一心理底事實，應當怎樣底說明？爲着要能夠解答這個疑問，是不能不知道法蘭西音樂並文學的比較史底個個事實，而這個比較史在最近的將來，恐怕是不能闡明的。否，恐怕是永久都不能闡明的事情。並且法蘭西浪漫主義的心理，假如不當做是在一定經濟

的及社會的關係之下生活着底特定社會階級的心理觀察，是無疑義底不能將此正當理解的。捷爾里說：在文學及美術三十年間的運動，國民的革命底性質，並沒有許多。這全然是正當的。蓋是那個運動，其本質上是資本家階級的運動。並具像這樣還不算完事。該運動就是在有產階級，也不能認爲一般都是承認的。如照捷爾里所說，該運動是使「在發見隱藏的天才具有十分敏感底被選者」一羣的努力奏效的運動。由這句話，當時法蘭西的有產階級，在他們那方面的藝術家們在文學及美術所努力的地方，並且在其著述中表現着的感情及感覺不會理解的事實，皮相的——即是唯心論的——立證了。某一階級，與要表白該階級的努力及趣味底藝術家之間，發生同樣的乖離；歷史上決不稀少。這個乖離，是說明的在人類精神的尤其是藝術的發達底特種點。在前揭的場合，這個乖離，致使「敏感底被選者」蔑視「鈍感底有產者」。因爲這個原故，就是直到今日，許多考實底人們，很明顯底對於資本家階級的浪漫主義性質，抱着誤解。可是這個乖離的發生及其性質，就在此地，終局亦只有由使其發生的階級之經濟的狀態及經濟的任務，纔能說明。就在此地亦與在其他的場合相同，祇有實用纔照明思維的「秘密」。如此就是在此地亦祇有唯物論，纔能與「觀念的運動」以科學的說明。

（蒲列哈諾夫：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

馬克思主義歷史觀的客觀主義

傳統的史觀，將政治運動祇看爲是特殊之倫理的觀念及希望之結果而順次表現着將要到來底某一特殊之政治組織——君主政體貴族政體民主政體等——的鬭爭。但是，假如我們的史觀，不進展於此點以上，不探求此等觀念，希望，組織的根柢，則百數世紀，此等事情，祇受表面的變化，其深處依然如是，我們翻來覆去常常都是同一底觀念、希望、組織，一切歷史是求自由與平等底一個長無間斷的鬭爭，而他是屢屢遭遇壓迫與不平等，是決定不能實現可是又不全然破壞的，這件事情，我們就將會撞着。

自由與平等的鬥士，在一時得了勝利的地方，他們必定常常將其勝利變爲新底壓迫與不平等的根柢，其結果使自由與平等的新鬥士又即刻蹶起。

因此歷史的全過程，常常在其出發點歸復的一週期，祇是更換衣裳，而可看爲是在人類未伴何等真的進歩底同一戲曲之永久反復。

且有這個見解的人，常常在現在的形像裏，有想敘述過去的傾向。更他假如知道了現在的人間，就愈是想試照自己同時代的模型，描寫前時代的人間。又其他，有與這個史觀相反對，不滿足於祇是歷史的觀念底考察，而想追求存在於社會底真的根底之原因的人。適用這個方法的時候，我們屢屢與下面那種生產樣式相衝突，他雖然不能說是全然祇基礎於此，可是常常却是順次相關聯於技術的進步之階段的。

當我們研究古代的技术及生產樣式，即刻我們就消失同一的悲喜劇在世界舞台上永久被翻來覆去的見解。人間的經濟史，決定不是無間斷的，亦不是由同一方法所決定的，常常是表示着從低形式向高形式的進步。然而當一度研究在史上各時代底人類之經濟史的時候，我們即刻是從同一觀念、希望、政治、組織是永久被反復着的幻想所解放。我們現在知道同一的語言，經數世紀之後其意義變化；在外面是相似的觀念和組織，具有相異的內容；由相異的階級之需要，發生相異的事情等等。近代無產者所要求的自由，又與在宗教改革初期德意志帝國的武士們所爭求的，是根本的相異。

一旦將政治的鬥爭，停止當做是抽象的觀念，又單是關係政治的組織底鬥爭觀察，明了

其經濟的基礎底時候，如像在技術及生產樣式那樣，就是在這個分野也是向着新的形態不斷底進步，無論如何底時代也沒有全然同一的東西，就是相同的喊聲，相同的主張，在種種時代，都是具有各大大不相同的意義，等等事實我們直接可以了解。

如從我們無產者的見地的時候，與現代無產階級的運動共通着底原始基督教的諸相，比較有產階級的研究者，更容易能夠理解。然而唯物史觀必然的歸結底經濟狀態之強調，使我們免於祇因把握這兩時代之共通點的理由而忘却古代貧民的特異性之危險。古代貧民的特長，是基礎於他的特殊之經濟的地位，雖然他的經濟的地位有許多相似點，可是該貧民們的希望，是與現代無產階級的是全然相異。

馬克思主義的史觀，除去以現在的標準測量過去的危險，銳利了我們關於各時代各國民的特徵底理解，一方，現在又從一個危險，即是將我們過去的表现，改變於相應現在正在擁護中底直接之實際的利益底危險中，也將我們救出。

確實，老實的人，無論其見地如何，自己將過去的事件隨隨便便底變更的人，恐怕是沒有。但是如像在社會科學那樣，對於研究必要沒有偏見的心情底分野是沒有；又到達這種見

地，如像在地那樣底困難也是沒有的。

科學所有的事，是止於單是現存的東西底表現；即是止於如像具有常人的能力底觀察者認識同一的形象那樣，攝取現實的忠實底寫真。科學所有的事，是存在於所感受底多數印象及現象中觀察普遍本質的要素，而提供能夠發見在現實的迷宮裏底我們關係意義之引綫。

又藝術所有的事也全然同一。藝術亦是止於供給現實的寫真與我們而已。藝術家是將現實與自己所感受而想敘述的東西再現。藝術與科學的不同，藝術家是在將本質的東西，使之有形的與我們以印象而以是能夠觸知底形式表現；反之，思想家是在將本質的東西，以觀察是抽象的形式表的事實。

一現象愈是複雜，又其能夠比較底現象的數愈少，則將其中本質的東西從偶然的東西分離愈是困難，更是表現着研究者及表現者之主觀的特長。

人類社會，各自個別個別的，比較我們所知道的無論那種其他生物尙是複雜底人間社會那樣複雜的現象，恐怕沒有的罷？加之在同一的進步程度互相能夠比較底社會的組織之數，是比較很少的原故，所以社會之科學的研究，比之其他種類的經驗之科學的研究開始較遲，

這是沒有何等不思議底事情。如像在社會科學屢屢發生的樣子，許多的研究者在其研究的結果非常相異，在屢屢有相反底傾向之實際的興味底時候，此等困難更加增大。他並沒有這個實際的興味在其性質是個人之意義。他確是階級的興味。

人在對於他自己的時代底反抗和鬥爭，具有某種興味，在今日的這個現象中，認為是過去的反抗和鬥爭的反復底時候，對於過去存冷靜底批判者的態度。這是明明白白完全不可能的事。單單成爲含有過去此等的是認與非難底先例。因爲現在是依據於我們過去的判定的。對於自己的事件真真具有興味的人，誰個得是公平底心呢？對於這個愈引動心，則過去此等事實在他愈成爲重要——又他將此等力說爲是需要的東西——此等成爲支持他自身的見解似的。反之，以爲此等是支持反對見解的東西，他將他放在不能看見的後方。學徒成爲道德家或者弁護人。他，現在的同一現象：例如由是教會、君主政體、民主政體等的弁護人或敵，就將在過去底特殊的諸現象或者讚美或者污辱。

假如學徒以此爲經濟的見解之結果，在歷史上並未存在有單是一種反復；過去的經濟狀態一旦過去之後是不再來；過去的階級反抗及階級鬥爭本質的是與現代的相異；以及因爲這

個原故我們所有近代諸設施及諸觀念，不管在外面雖是與過去的相似，然而而是具有全然別種的內容；等等事實承認的時候，問題又全然成爲別個的了。在現在學徒就了解了，各時代應當以其各個自體的標準測量；現在的希望是基礎於現在的狀態；在過去的成功及失敗如僅考察其本身幾乎是無意義；單爲要是認現在的要求底召喚正是欺瞞；等等事實。法蘭西的民主主義者和無產者們，他們在存在於現實底階級關係的理解以上將信仰放置於法蘭西革命的「教訓」底前時代，是屢屢發見了此事。

承認唯物史觀的立場底人，縱然自身活動於現在的實際鬥爭裏，然而關於過去是尙能採取全然無偏見底見解的。這件事情，並不是遲鈍了其對於過去許多現象的眼光，反轉祇有使其尖銳的。

這就是我提示原始基督教的基礎之目的。我也並未想要讚美他，也並未想要蔑貶他。僅是有理解他的渴望而已。我是知道：無論我到達如何底結果，我所努力的問題是不因此而受何等影響的。無論帝政時代的無產者出現於何種光裏，無論他們的希望之結果是如何，總之與立在全然相異的地位以全然相異的手段活動鬥爭底近代的無產者，全然是相異的事實，

是無容疑義的。不管古代無產者的偉大業蹟與成功，些細缺陷與失敗爲如何，他們無論從好意與反對任何的立場，在樹立近代無產者的性質及前途之希望底時候，將是何等意義也沒有的。（考茨基著 基真教之起源）

史的唯物論(下)

六 階級

從血族的紐帶到階級社會

依據唯物論的見解，歷史上最後決定的要素是直接的生活之生產與再生產及它的物質要件。但這又可分爲兩方面來說：一面是生活手段（衣食住及必要的工具）之生產，他方面是人類自身之生產，即種族之繁殖。爲某一時代及某一地域之人民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制度，是受兩種生產形式的制約，即一方面是勞動之發達，他方是家族之發達。勞動之發達愈幼稚，它的生產之量，從而社會之富愈有限制，那麼社會制度愈可看出是受血統關係的支配的。然在這種以血統關係爲基礎的社會組織之下，勞動之生產力逐漸發達。同時，私有財產與交換，富之差別，他人勞動力之掠奪，從而階級對立之基礎也漸被形成。這種新的社會要素竭力謀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於新的境遇，一直到了兩者調和的可能性告終，遂引起一個完全的革命。這個以血統關係爲基礎的舊社會，在和新發達的社會諸階級之衝突中，就被廢除。以

後新的社會出現，被結成爲國家。它的單位不復是血族團體，而是地方團體。在這個社會中，家族關係完全受制於財產關係，而構成從來一切成文歷史的內容之階級對立及階級鬥爭，也由此自由發展。（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序言）

分配關係與生產關係

由年年所新附加的勞動而所新附加的價值、（又代表這個價值並且從總收益中能抽出能使分離的每年生產物部分）如斯被分割於採取三個相異的收入形態的三部分。此等收入形態，可以說是這個價值的第一部分，是屬於，或者歸於勞動力的所有者；第二部分，是資本的所有者；第三部分，是土地的所有者的。如斯，分配上的事情，亦變化形態。因此等收入形態，成爲表示以新造出的總價值，分配於相異的生產要素所有者間的事情了。

在普通的見解，這個分配事情，當做是自然事情，換句話說：當做是從所有社會的生產的本然，從人類生產一般的法則發生的事情而表現。自然資本制前期的各社會，是表示着各種的分配事情，這個事實，確是難於拒的；但是此等分配事情，是當做自然的形式分配事

情未發達的，否，是尙未達於十分的所假定了底至純之表現與至高之姿態的染有相異底色彩的樣式。

在這個見解唯一正確的点，就是如像後面那樣。即是在假定某某種類底社會的生產之範圍內（例如就像印度之原始的共產體，又伯爾人之間所行的比較人爲的發達了底共產體），造成由生產者及其一家之人直接個人的所消費底生產物的勞働部分，與歸於生產的消費部分分暫且放開，與造成爲一般的，社會的慾望之充足底生產物的剩餘價值沒有相異的勞働部分之間（無論由這種勞働所造成的剩餘生產物是如何底分配，又無論什麼人是盡該社會的慾望的代表者之機能），常常是成立着區別的。要之，所謂相異的各種分配方法間之一致，由其相互之區別與特殊形態抽象，便將與區別對立的共通性置於念頭的時候，方法無論何種皆歸於同一了。

更在有教養具有比較批判的意識底人們，承認分配事情歷史的發達底性質（註），可是，在他方愈是拗執底固守着由人間性發生，由一切歷史的發達，獨立了的生產事情其自身之不變的性質。

（註）G.S.米爾著「經濟學上的未解決問題」倫敦一八八四年刊

然而資本制生產方法之科學的分析，與此相反，是論證下面的事實。即是：這種生產方法，是由特殊底歷史的發達所限定了底特別種類之一生產方法；他是與其他一切被限定了的生產方法同樣。將社會的生產力與其發展形態的一定階段，當做自己之歷史的條件為前提；這個歷史的條件其自身，又是一先行過程之歷史的結果和產物，新生產方法以此為所與的基礎，由此出發；照應於這個歷史的被限定了的特殊之生產方法的生產事情（人類在自己社會的生活行程，自己歷史的生活之造出所進入的事情），是具有一個特殊的歷史的經過的性質；最後，分配事情在本質，與生產事情是同歸於一，而不過是其裏面。同一歷史的經過的性質，是共通於兩者；等等。

分配事情的攷察，是出發於把生產物當做勞銀，利潤及地代而分配的假定。但是如在這樣底形式表現，事業就成為虛妄了。生產物，是被分配為一方是資本，他方是諸種的收入。此等收入之一的勞銀，若不是預先以資本的形式對立於勞動者，則決不是一個收入，採取勞動者的收入形態的。所生產了的勞動條件與勞動生產物一般當做資本對立於直接生產者的事

實，從最初就包含着與勞動者對立底物的勞動條件一定之社會的性質。又這個勞動條件之資本化，是包含從直接的生產者之土地收奪，與一定的土地所有形態的。

假如生產物之一部不能轉化成資本，則其他的生產物部分，是不至於採取勞銀，利潤及地代的形態。

他方資本制生產方法，以生產條件那樣被限定了底歷史的姿容爲前提，同時又不絕的將此再生產。這不但是單生產物質的生產物；以此生產物而生產的生產事情又照應於此的分配事情，也是不斷的再生產。

資本自身（及對立於此而包含於其內的土地所有），可以說已經是以一個分配爲前提，這是確實的事情。從勞動者的勞動條件之收奪，向少數各個人之手的勞動條件之集積，由其他各個人的土地之獨占的所有，約言之，在論本來的蓄積篇中（第一卷第二章）展開了的一切事情，即是這個。但是那樣底分配，與此地所說的分配事情，完全是不同的。因爲此地所說的分配事情，是對立於生產事情，而被附與着一個歷史的性質。他的意義是歸於個人的消費底生產物部分的各種所有名義的。然而上面所說的分配事情，是在生產事情自身的內

部，其一定的代理人，對立於直接的生產而盡特殊社會的機能之基礎。他是在生產條件自身與生產條件的代表者附與一個特殊社會的資格，是決定生產的全性質及全運動。

將資本制生產方法從最初就樹立邊界的特徵，有兩個。——

其一——資本制生產方法，將生產物當做商品而生產。所謂生產商品，並不是從其他的生產方法，區別這個生產方法。可是商品成爲生產物之支配的，決定的性質，確是資本制生產方法之區別的特徵。在這個之先，包含着勞動者自身，不過是演單是商品販賣者，又工銀勞動者的作用，若講勞動就是一切工銀勞動的條件。在以上所與展開之上，另外再論證：資本對工銀勞動之關係是如何底決定生產方法的全性質，則是畫蛇添足了。資本制生產方法自身的主要當事者底資本家與工銀勞動者，在其各自的資格，不外就是資本及工銀勞動之主體化，人格化。這是社會的生產行程，在個個人之上，即刻一定底社會的性質；與是此一定社會的生產事情之產物。

（一）生產物的商品底性質，與（二）商品的資本生產物底性質，已經就是必要一切的流通事情，換句說：必要生產物的通過；並且包含着在生產物附與一定社會的性質之一定了

底社會的行程。又在那個地方，包含着決定在生產物的價值形成，與生產物的生活資料生產機關之再轉化的生產當事者間之一定關係。這一點暫且放着，就是從上面所指示的生產物的商品底性質，與商品之爲資本制的所生產的商品底性質二者，也作全價值決定，與由價值的總生產之調節的結論。在這個完全特殊底價值形態，一方，勞動是社會的勞動而通用；同時在他方，這種社會的勞動之配分並其生產物間之相互補充（代謝機能），向着社會的機構之從屬及參加，是一任於個個資本家的生產者之偶然的、相殺的所爲。此等生產者，祇以商品所有者之資格相互對立；無論誰在可能的範圍內都想高價販賣自己商品；並且在生產自身的調節上看來是像祇是依照個人自己的專擅，所以祇有經過單是將各種的不一致使歸於相互平均底他們的競爭，他們的交互壓迫，纔能實現內部的法則。價值的法則，在這個場合，單是內部的法則，從個個當事者觀察祇是盲目的自然律作用着；在偶然的波動之中，是維持着生產之社會的均衡的。

並且，又是全資本制生產方法之特徵而社會的決定了底生產事情之物化，與生產底物質的基礎之主體化的事實，就是在商品的概念之內已經是包含着的原故，在資本的生產物之商

品更是這樣的了。

其二——將資本制生產方法特別劃分境界底現在的一個特徵，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當做生產的直接目的，決定動機之一事。資本在本質上是生產資本。這祇有在生產剩餘價值的範圍內纔能如此。資本制時代獨特的生產方法（將勞動之社會的生產力當做是與勞動者相對立而獨立化了的資本之力，當做是與勞動者自身的發達直接對立了的力而使之發展底特殊之一形態），是怎樣立腳於這個事實之上？這在考察相對的剩餘價值底時候；更進一步，在考察剩餘價值的利潤化底時候，已經就是看見了的。隨着我們的分析之進展而更明瞭，因為價值及剩餘價值而起的生產，具有將一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將其商品的價值，節減於在各個場合底社會的平均以下底不斷之傾向。將費用價格節減到最低限的努力，是使增進勞動之社會的生產力最強力的槓桿。但是這種生產力增進，在此地是成爲資本生產力的不斷增進底表現。

資本家以資本之人格化底資格直接在生產行程內占有的權力，換句話說：他以生產的指揮者及支配者所盡底社會的機能，與立於以奴隸，農奴，及其他而生產的生產上之基礎的權

力，是根本不同的。

在資本制生產的基礎上，生產底社會的性質，是嚴重底規制之權力，又是完全組織成等級制的勞動行程底社會的機構，直接的與生產者大眾相對立。可是這個權力負擔者的人們，祇有具有與勞動對立了的勞動條件之人格化了的資格纔附與此種權力，不是具有在比較初期的生產形態所看見過底政治的又神政的（註）支配者底資格而附與的。然而一方在這種權力担負者僅是以商品所有者的資格相對立底資本家自身之間，完全支配着無政府的狀態。生產底社會的關聯，不過祇是當做壓伏的自然律與個人的專擅對立而得以主張自己的情狀。

價值的一部（生產物），所以能夠當做是剩餘價值，又剩餘價值當做是利潤地代，當做是資本家的利得，當做是屬於資本家的所得以追加的利用底富而表現，這畢竟不外是勞動當做是工銀勞動，生產機關當做是資本的前提底結果。即是這兩個本質的生產要素，不外是由於採取那樣特殊社會的姿容所致的結果。但是價值的一部，惟其是那樣的能夠當做資本家的利潤而表現的原故，才決定必用於再生產的擴充；並且爲這種利潤之一部的追加生產機關，也是能夠當做新追加資本表現，再生產行程一般的擴張，能夠當做資本制畜積行程表

現。

對於全行程的姿容與生產自身的特殊樣式，縱然說勞動的工銀勞動底形態與以決定，可是決定價值的東西却不是工銀勞動。價值決定上成爲問題的，是社會的勞動時間一般。換句話說：是社會一般所支配的，並且由相異的生產物所吸收底他的分量，即是說：是決定此等生產各個社會的勞動量之如何？這件事情，成爲價值決定上的問題。社會的勞動時間是商品價值的決定原因而作用底一定的形態，商品生產祇有在勞動的工銀勞動底形態與照應於此底生產機關的資本底形態之基礎上，才成爲生產之一般的形態底範圍內，自然與此等形態有關聯之處。

由此考察所謂分配事情自身。勞動將工銀勞動作前提，利潤以資本爲最前提。在此地此等一定了的分配形態，就成爲以生產條件之一定社會的性質，與生產當事者間一定社會的關係爲前提。即是所謂一定的分配事情，不過是說表示歷史所限定了的生產事情而已。

現在取利潤來看。剩餘價值的這個一定形態，形成在資本制生產的形式之下的生產機關的新底形成的前提。因此這是爲支配再生產的一關係。本來在個個的資本家，實際看來似乎

是將利潤全部當做收入而消費的。可是就是在這個地方，他是遭遇着以保險基金準備金競爭上的法則和其他的形式與自己對立的諸制限。他由此等的制限，將利潤決定不止是個人的可得消費底生產物之單獨的分配範疇，在實際上得以表示。又資本制生產行程的全體，就是由生產物的價格也能調節。然而調節價格的生產價格，其自身又是由利潤率平均化的事實，與照應於此資本被分配於相異底社會的生產部面間底事實所調節。如是利潤在這個場合，與其說他是當做生產物分配上的主要因子而表現，毋寧說他是當做向着相異的生產部面間的資本及更進一步，勞動自身的分配之一部而表現。向着企業利得及利子的利潤分割，是當做同一收入的分配而表現。可是這須先由以資本為自己增殖的價值，生產剩餘價值的價值而發達底事實，才能現在支配的施行。這是從生產行程底這個一定社會姿容發生的。他從自己的內部，將使用及使用設備，同時又將生產的姿容，都展開了。成為分配上的形態底東西，在利子及其他，當做是決定的生產要素而加入價格。

如就地代而言，他將可看為不過單是分配上的形態而已。為什麼呢？因為其自身的土地所有，在生產行程自身之上何等的機能，或者至少何等通例的機能，也是沒有盡的。但是，

（一）地代是被局限於平均利潤以上的超過部分；（二）土地所有者，從生產行程及全社會的生產行程的指揮者，支配者底位置，被降於單是土地貸者。土地高利貸業者及單是地代收納者底位置，這兩件事實，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特殊底歷史的結果。土地得着土地所有的形式底事實，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特殊性質之一產物。在其他社會形態，土地所有者的收入，也可命名為地代亦未可知。但是與在資本制生產方法之下所表現的本質是不同的。

要之，所說的分配事情，是在生產行程，與人間在自己人間生活的再生產上，相互進入底事情之被歷史的限定了底特殊社會的形態，相照應並且起因的。這個分配事情之歷史的性質，即是生產事情之歷史的性質；分配事情，不過祇是表現了生產事情之一面而已。資本制的分配，與由其他生產方法所生的分配形態是不同。無論如何底分配形態，與其起因及照應的生產之一定形態消滅，共同消滅的。

祇將分配事情看做是歷史的，而把生產事情不如此觀察的見解，這從一面而言，不過是屬資本家階級的經濟學底初步的，還未脫於因困底批評的見解。再從他面而言，這是立脚於，以社會的生產行程，與變則的從他人隔絕了的一個人間不要何等社會的助力而必須工作

底單純勞動行程，混淆而同一視的事實上。勞動行程假如不過是人類對自然間的一行程，則其單純底諸要素，在勞動行程無論如何底社會的發達形態，也是相共通的。勞動行程無論如何底一定了的歷史的形態，都是更將這個行程底物質的基礎，與社會的形態使之展開。在達到了一定底成熟階段的時候，一定底歷史的形態被剝奪，而讓位於比較高級底一形態。那樣剎那的到來，由在一方的分配事情（又與之照應了的生產事情一定歷史的姿容）；與在他方的生產力，生產能力，和其作因底諸要素的發達之間的矛盾及對立的更廣更深之增加為兆候。這個時候，生產底物質的發達與社會形態之間，發生一個衝突。（註）

（註）論「競爭與協力」的匿名著者（一八三二年刊）（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

階級的立場由收益之多寡是不能決定的

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在一定的意義，因為研究革命運動，特別的是因為研究馬克思與恩格斯共同從事過的十八世紀末法蘭西的階級鬥爭，完全是例外的必要底理論的沉澱物。這兩位理論家，將自己的階級鬥爭理論的根本要素，雖然還未專研究到正正與法蘭西的鬥

爭，和包含於此的資本家對農業貴族之間衝突的程度，可是最本質的部分是發見了的。因此研究在法蘭西大革命所演的黨派間底鬥爭，是最有興味的事情。這個研究，將階級鬥爭的概念底內容，以歷史的事件圖解而使之明白。假如利用法蘭西革命的經驗，在連續繼續發生出的「階級」的概念底說明中，許多明明白白是錯誤的，在那個地方，就將被拋棄。例如於同一階級的都是在同一物質的條件，即是得着同一程度的收入，像這樣底見解即是屬此。

收入的平等，斷然不是同一階級的見解，與同一政治的利害的條件。例如在法蘭西革命，巴黎急進的民主主義者主要支持者，是機械工場的勞動者，小職工的師匠，與巴黎底半無產階級的智識份子等等。反之，到革命當初還未保有結社組織的職工徒弟們，就是從其政治的活動力觀察，從其民主主義的見解觀察，比較前者各層都是很落後的。並且他的經濟的地位，比較前者各層不僅是絲毫好的地方沒有，反轉祇有很壞的。然而威風堂堂底奴僕軍隊，從最初就是加入於最惡辣底反動主義者之數。這種奴僕，若從其反動性而言，是凌駕了其貴族的主人。精密的與此同樣，我們發見，使用於銀行和大商店的青年們，其在一七九三——一九四年的反動性，凌駕了小事業的資本家。並且這種青年羣的收入，是劣於後者的。

這種青年，自反革命初期以來，在所謂「黃金青年」，給與了主要的軍勢。就研究這樣的現象來看，在階級鬥爭所與的個人所占着底立場，無論比諸什麼，首先却是由特殊的勞動及生存條件，即是由對於一個人所建築的全經濟底生活關係，所規定的事情，是明明白白的。（旗克諾著：「在一七八二年——一七九四年法蘭西大革命的諸階級及黨的鬥爭」）

諸階級

是構成各以工銀，利潤及地代為收入源泉的單是勞動力所有者，資本所有者，與土地所有者，換句話說：工銀勞動者，資本家與地主——這即是立腳於資本制生產方法的近世社會的三大階級。

在英吉利，近世社會在其經濟的體制之上，最廣汎的最古典的發達了底事實，是無可爭論的事實。可是，就是在那樣底英吉利，以上的階級編成，也尚未表示於純粹的形態。就是在那個地方，到處（在農村地方比較都市是很少的）中間的過渡的各種階段，限界決定，都是紛亂着的。但是這件事實，在我們的考察，是無關係的問題。生產機關愈是使從勞動分

離，分散了的生產機關愈是使集積於大底羣的事實，換句話說：使勞動轉化爲工銀勞動，生產機關轉化爲資本的事實，是資本制生產方法不斷的傾向和發達律，這件事情我們是已經見着了。又這個傾向，在其他一面，是相伴着土地所有從資本及勞動獨立而分離的事實（註），換句話說：是相伴着一切土地所有，被轉化爲與資本制生產方法相照應的土地所有形態的事實。

（註）菲里德里赫，李斯特適切的說：「在大所有地支配的所施行的自家經營，不過證明文明，交通機關，國內產業，和富裕都市的缺陷，惟其如此，所以在俄羅斯，波蘭，匈牙利及墨克冷保到處均能發見。從前在英吉利，也是支配的施行過。但是及到商業興起，中農經營與佃農賃貸就代替他。」（「農業制度，小農經營及國外移住」一八四二年刊第一〇頁）

首先須解答的問題，是構成一階級的東西果真是什麼？這個解答，從使得以工銀勞動者，資本家及土地所有爲三大社會階級的東西的果真是什麼底別個問題的解答，自然得着結果。

一見似乎就想着收入及收入源泉的共通性就是這樣。即是此等三大社會羣各個各個的組成份子，形成其各個各個的個人，是由各人的工銀，利潤及地代；由自己的勞動力，自己的資本；自己的土地所有；爲生活的。

可是，若從這個立場說，例如醫師和官吏，成爲構成兩個相異的階級。蓋是他們是屬於，各一方的成員收入是由各各同一的源泉而來底兩個相異的社會羣。社會的分業，就是關於在勞動者，資本家，土地所有者各各之間所使發生的利害上和地位上之無限制使分割，也能說是同一的。例如土地所有者，能夠分割爲葡萄園所有者，農作地所有者，森林所有者，鑛山所有者，漁場所有者等等。（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

資本家階級革命的道程

直到現在的所有革命，是在廢止一定的階級支配，樹立其他的階級支配；可是，直到現在的所有支配階級，比之被支配的民衆，不過是少數者。如斯握着政權的少數者被顛覆之後，其他的少數者，代之掌握政權，將國家機構改造成與自己是利益的。這常常是由經濟的

發展之程度給與掌握支配權底能力，並且授與支配權的小數者之集團。正正因為這個理由，又祇因為這個理由，被支配的多數者，以彼等少數者之故，發生參加變革，或者傍觀變革的事實。可是如將各樣各樣具體的內容除外觀察，與此等所有的革命共通底形式，就是這些都是少數者的革命。就是在多數者參與的時候——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常常祇是為少數者效力的結果。可是這件事實，受動的無抵抗底多數者的態度，是現出少數者好像多數者的代表底外觀。

最初的大成功之後，通常得了勝利的少數者是分裂了。一部，以既得的結果為滿足；一部，再更往前進；或者真實的，或者祇是外觀，至少揭着一部分是與多數民衆的利益相合致底要求的。這樣比較急進的要求，也有偶然的是被貫徹了的；可是許多的場合，片刻之後，比較溫和的政黨又得到勢力，費許多辛苦才爭得的結果，也全部或者一部分喪失。敗北者怒罵叛逆，或者將失敗歸之於偶然的原因。然而在大抵的場合，事實的真相，是下面那種樣子的。第一回勝利的成果，是由第二回比較急進的政黨之勝利而確立；與這個勝利同時，假是一時之間是必要的人，假如他亦能作戰，則急進主義者消失其影子，而他們的成巧也常常離

舞台消失。

開始於十七世紀英吉利大革命底近代所有的革命，無論在何種革命的鬥爭，都是表示過此等不可分離的特徵。（馬克思著：「在法蘭西的階級鬥爭」）

中間層的任務

最後，此等階級鬥爭愈是迫近決戰的時候，在支配階級內部（即是舊社會全體的內部）的分解過程，就帶着比較激烈大胆的性質，支配階級的一小部分自動的脫去其所屬，而投身於革命的階級（即是將將來把握在手心的階級）。所以與從前貴族的一部分之投身於資產階級相同，現在資產階級的一部，猶其是達到能夠理解此等歷史的運命之全體底思想家的資產階級之一部，必致投身於無產階級的。

在今日與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之中，只有無產階級才是真實的革命階級。其他的諸階級因為大產業的原故，是必衰頹而滅亡；可是無產階級乃是大產業特有的產物。

中產階級之下層的小製造家，小商人，職匠與農夫等等，也都是與資產階級相戰鬥。但

是此種戰鬥，是因為要避免中產階級滅亡的戰鬥，所以他們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否，他們乃是反動的。他們是要把歷史的車輪往後轉的。

如果他們要成爲革命的，則須要他們覺悟自己是快要轉落於無產階級的時候才是可能。他們並不是防衛現在的地位，而是防衛將來的利益。

即是他們因為要在無產階級的地位立腳的原故，就拋棄自己的特殊地位。

就是在舊社會最下層的腐敗墮落了的貧民與窮民，有些時候，也將是爲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以誘惑。但是如從他們的生活狀態觀察，則他們到將是很歡喜的爲反動的陰謀所買收的。（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

細民的無產者 'Lumpen Proletariat'

這種經濟的及奢侈的家奴，與徒弟及傭僕相同，往往非常多數，然而通例一切的無產者，並未全部包含於此等人之中。無產的勞動無能力者——小孩，老人，病人，不具者——處於不能以此等業務之何者爲生計的狀態。加之，以前曾經說過，從近世的初葉非常多數的

勞動者——猶其是從農場被驅逐了的，不堪虐待而逃亡了的農民出現的原故，多數的勞動能力者無職可就，恰恰陷於勞動無能力者同一的狀態。在這個地方，他們不外是作乞丐，爲盜，爲娼等等。他們或者是餓死；不然，或者是背叛關於羞恥，名譽，威嚴等等觀念的一切；兩者不能不擇其一。他們與其顧慮名譽，毋寧重視切迫於身底慾望的充足，祇有如是才能維持其生命。不待說這種狀態，是極度底使人墮落，使人頹廢的。

加之無職貧民，在社會是無用的贅物，社會不僅不必要他們，反轉以排除他們爲可免却迷惑的重負，因此使他們的頹廢更加激烈，今後不知將是如何底激烈？但是，無論什麼階級，假如他是無用，而在社會無論什麼必要的角色一點也沒有完全，那他就不能不衰亡的了，這件事，無論就最低的階級而言，就最高的階級而言都是完全相同的。

就中，乞丐自家欺瞞着自家，以爲自己在社會是必要的事情是絕對不可能的。他們直到現今是沒有在某一時代他們的階級曾經對社會作過某種貢獻的記憶。他們不能自恃其力，強要寄生於社會。

他們祇是睜着大眼睛領受而已。所以謙遜是乞丐第一的義務，且是貧民最高的美德。因此

這種無產者與僕婢同樣，對於有力者祇有採卑屈的態度而已。他們對於現存的社會組織，一點的反抗也不能作。不是，正正是其反對。他們是以從富人的桌子落下的麵包屑爲目的。像這樣底人，怎樣會希望富人的消滅呢？他們自身受榨取的恐怕沒有，然而隨着勞動者榨取的程度加甚，富人的收入加多，隨之富人的氣慨加大，而乞丐也可由富人期待更多的施與。他們與僕婢同樣參與富人榨取的恩惠，所以反對榨取的理由，是絲毫也沒有的。在德意志改革時代的初期，天主教教會因爲榨取社會各階級的原故，受此等諸階級極端的憎惡，而忠實的隸屬於此等教會的無產階級恰是這個樣子。蓋是他們比之吝嗇底市民和被掠奪的農民，從教會領受了更豐富底施與。

這種無產者——細民的無產者——[Lumpen Proletariat]對於榨取自發的反對的事情還不會有。但是自然與僕婢在戰爭不十分中用同樣，他們也決不是作榨取制度的防壘。假如給施與他們的人們失却富有和勢力，他們就卑怯底並且無定見底丟棄此等人們而無躊躇。他們絕對不站在革命運動的先頭。但是他們對於一切社會不安定，作火事場中的竊盜，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時時是有，特別對於將要死滅的支配階級，添加斷絕最後之一息的力量

底事情。然而通常他們是乘着革命，擅事掠奪，累及革命。並且一有機會，即事反叛。他們也祇能做這樣一點事情而已。

資本制生產方法，增加許多細民的無產者之數。不絕底向着他們輸送新兵。猶其是在大都會，占人口多數底部分是他們。

從性質而言，從人生觀而言，此等細民的無產者，與在小農民及小商人之中極度零落的結果而絕望自己的能力，現在專心以從上層階級所投與的施與辛辛苦苦維持生命底人們很相近似。（考茨基「社會民主黨綱領」）

新舊的中間階級

知識分子成了一個階級，亦與無產階級一樣為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所特有的物。我在上面已經述過：資本主義的生產組織，可使支配階級不能同雅典的貴族及加特力教會的僧侶一樣的，有興趣和餘暇以顧慮國家的行政事務，並致力於藝術和科學的創造。高級的精神的活動，在從前是支配階級的特權，現在則一委於領受工銀的勞動者了。因此，職業的學者，藝

術家，技師，官吏遂急速的增加起來。

他們集合而成爲「知識階級」或「新中間階級」。其與舊中間階級不同者，則爲他們沒有自己所特有的階級意識。他們各有身分意識，又有身分的自負心，但因爲在他們之中，各部分的利害，過於特殊，所以不能發生共通的階級意識。他們分屬於各個階級和各個政黨。而知識階級，對於這些階級和政黨，則供給精神的鬥士，一部分爲支配階級的利益而奮鬥，他部分爲無產階級而奮鬥。但大部分到了現在，尙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這不但因爲他們多出身於小資產階級，而且因爲他們是「中間階級」，其社會的地位，與小資產階級一樣，乃介在於支配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

對於無產階級與社會主義，能夠表示同情之念者，則爲這些知識階級分子。他們沒有一定的階級的利害，然由其職業的性質視之，乃最有科學的知識；他們常由科學的判斷，而傾向於我們的黨。資本主義經濟學之理論的破綻與社會主義之理論的優良，他們都是很明白的；而且他們又知道其他階級愈益壓迫藝術和科學。他們常痛感社會民主黨的成功，若使他們能夠將此與自由主義的沒落比較一下，則其痛感將愈昂進。由是對於勞動者的友情及社會

主義遂普及於知識階級之間了。現在無論在任何應接室，都可遇到二三人「社會主義者」。

若使知識階級與有產階級爲同一意義的物，則我們已經得到勝利了，而一切社會革命也沒有必要了。對於這個階級是最容易與其平和說話的。他們一定不妨害平和的漸進的發展。

可惜他們不過是有產階級的一部分，他們的說話和著作，是用有產階級的名義，但他們又不能左右有產階級的行動。若就他們的個人或階級視之，則他們的言論不可信用，只能由他們的行動以判斷之。

要之，對於無產階級能夠表示同情的，在有產階級之中，只惟非戰鬥的分子。

當知識階級尙以社會主義爲犯罪或顛狂的時候，有產階級的分子，只惟與有產者社會斷絕關係，才能投身於社會主義運動。在當時，能夠由有產者社會之中，出而提唱社會主義的，一定他們比之無產階級，更有強烈的精力，革命的熱情，及自信力等。這些人物，才是社會主義運動的最急進的最革命的分。

社會主義在已進入應接室了。其情形當然與前此不同。人們要自稱爲社會主義者，可不須特別的精力，也不必決心與有產者社會斷絕關係，從而這些新社會主義者不能放棄其舊

的思想和感情，是當然的事。

但是知識分子的鬥爭方法，又與無產階級的不同。無產階級是用人數的衆多，和組織的鞏固，以對抗富與權力；反之知識分子，人數固不足言，又沒有階級組織，他們唯一的武器，是用言語與筆以作說論，即用「精神的武器」和「精神的優越」以作鬥爭。「應接室社會主義者」以爲：用這樣的武器，必可決定無產階級鬥爭的勝負。他們雖然宣言對於無產階級將給與以精神的援助；但又有一個條件；便是無產階級若是使用暴力，則不但在無成功希望的場合——這個場合，無產階級自己亦不使用暴力——縱令在有成功希望的場合，亦必不能再給與以精神的援助。他們常把惡名加在革命思想之上，并主張革命是不適當的手段。他們常設法由革命的無產階級之中，分出社會改良派，而使革命的無產階級，由分裂而衰弱。

這乃是今日知識分子開始變轉爲社會主義的唯一結果。

除了「新中間階級」之外，尚有舊中間階級，即小資產階級。這個中間階級，曾爲革命的幹部，在情勢所許可的範圍內，囂然蜂起，向一切隸屬和搾取，官僚主義和軍國主義，封建的特權和教會的特權，猛烈鬥爭。他們是市民的民主主義的中核。他們有時對於無產階級，

亦同新中產階級一樣，給與以深厚的同情，并願互相提攜，用精神的和物質的力，互相扶助。但在他面，舊中間階級又與新中間階級相同，因為他們是站在搾取和被搾取兩階級之間，所以又成爲不可信用的同盟者。馬克思已經說過：小資產階級不是純粹的無產階級，也不是純粹的有產階級，他們有時或自視爲無產階級，但不久又自視爲有產階級。

但是促成小資產階級的分裂者，則爲其中間的地位，分裂之後，一部分與無產階級聯合，他部分又與無產階級爲敵。

小經營有沒落的必然性，這是無法可以制止的。其數目雖然漸漸減少，然其沒落，則急速進行。小經營主或完全隸屬於資本，他們不在工廠作工，而在自己的住宅，代企業家作工，變成家庭勞動者或工銀勞動者；或則成爲小商人及小飯店主人依然維持其獨立的地位；但其顧客則常是勞動者，所以他們的存在，一繫於勞動階級的禍福。這個部分常與鬥爭的無產階級合爲一體。

但在小資產階級之中，又有不完全隸屬於資本，極力與資本相抗鬥，謀自己不至沒落，并求顧客於無產階級之外者，這些人們乃與上述的情形不同。他們知道自己無力上進，乃希

望上層階級與國家權力的援助。一切進步都可壓迫他們，因此他們乃反對一切進步，希望反動，要求反動，變成帝政、教會、及貴族的維持者，否，乃變成其狂熱的擁護者。但他們在此場合，仍然是民主主義的，何以呢？他們惟在民主主義之下，能發揮其政治勢力，又能得到國家權力的保護。

市民的民主主義的沒落，其原因乃在於小資產階級的分裂。一部分投降於無產者的社會民主主義，他部分則變成反猶太主義，國家主義，基督教的民主主義，保守的中央的黨派，但他們的內容，都是反動的民主主義。

這個反動的民主主義，常由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之中，剽竊了許多的標語和主張。所以有人以為：這個主義乃是由自由主義而過渡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特殊形態。這話的不當，是很明白的。反動的民主主義是社會民主黨最惡的敵人。若使社會民主黨，不論是否有利於無產階級，都可促進一切文化的進步者，則反動的民主主義，由其本質觀之，亦不論是否有害於小資產階級，都可阻止一切文化的進步了。若使社會民主黨是最進步的黨，則反動的民主主義是最反動的黨。因為反動民主主義除了與一切反動派同樣的憎惡進步之外，又復不能知道

發生於他們視線之外的一切事物。此外小資產階級又惟搾取最懦弱最無抵抗力的勞動者——婦女和兒童——而後才能維持自己存在。因此社會民主黨最反對他們，用組織力及強制的法規，以禁止這樣殘忍無道的行爲。

因此，小資產階級若不能成爲社會主義者，一定將由站在無產階級與有產階級之間的中間的分子，或無產階級的同盟者，變爲無產階級最惡的敵人。我們於此，可以知道階級的對立不但不能緩和，而且在最近數年來，愈益尖銳化了。

對於小資產階級所述的一套話，稍加修正之後，即可適用於農民。農民亦分裂爲二個陣營，一是無產階級者（小農），二是資本家。我們的任務則在於促進這個分裂過程，使小農知道自己的利害乃與無產階級相同，引他們趨向於社會民主主義。若使我們無視他們，一樣看待農村的全部人口，則必阻止他們變成社會民主主義者。在農村，反動的民主主義者，亦與在都市一樣，是我們的敵人，雖然他們尚不明白我的對立關係。中農及大農，已經因爲社會民主黨每援助勞動者要求時間的縮短和工資的增加，以致農業勞動者離開農民而移住於都會，而憎惡社會民主黨了。（考茨基：社會革命論）

金融資本時代的階級

金融資本的發展是從社會底經濟的政治的構造根本加以變革。在初期資本主義（*Early capitalism*）的時代，各個資本家，互相獨立，互相競爭尙不至形成特地代表資本的一種政治的勢力，也沒有這樣團結的必要。在當時，政治上的主要問題，是獲得近世的憲法，而他們在政治上與其以一個資本家的資格，毋寧以一個市民的資格，和其他民衆共同合作。一方反對絕對主義的官僚主義的支配，同時和封建的反動的舊勢力鬥爭。然而隨着資本主義的發達，市民的社會自身裏面，生出了矛盾和分裂。第一，反對着資本團的支配的勞動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擡起頭來，前者以工會和社會黨的形式，後者以同業組合產業組合的形式，漸次向着有統一的運動進步。一方面，在資本團的內部，很早就既經關於貿易政策——自由呢？保護呢？——發生利害的衝突，並且關於國家權力，也發生了商業資本及貸借資本對於產業資本的反目，巨大的商業資本，尤其是和海外及殖民他有關係的人們，要求國家的保護並且追求特權的傾向很強，至於貸借資本，因為以對於國家的貸借爲其重要的業務的關

係，開始便有支持國家權力並喜其強大的傾向。

然而，現代的獨占的結合，統一了資本的經濟力用以強大經濟力的政治活動，同時統一了資本的政治的利害關係，至於可以經濟力的全重壓加於國家權力之上。而且這種獨占的資本，在得到其他諸階級的政治的支持這一點，比着過去的任何支配的資本都有優勝的地方。在這種意義，就說金融資本的發達，一變了社會的政治的構成，也不是過分的話。

這不能說是一個一見像不可解的現象。何故呢？因為金融資本的獨占利潤，是由其他一切階級扣除下來的東西。尤其是對於農業，增加其生產費，低減農業所得者的消費能力。並且金融資本的支配底下所行的急激的工業的發達，常奪去農村的人口，使牠苦於獲得勞力的困難。在資本主義的發達的初期，農民是反對資本主義的。因為在資本主義的影響之下，從獨立自足的農業移於特化的市場生產的農業的過渡期農民是非被強制的受着許多大的犧牲不可。但農民這個階級，單獨的是沒有近世社會中的行動能力的階級。他們不像工業勞動者那樣密集於一個地方，他們被從都會文化隔離，而且他們的眼界不能出於極其狹小的地方的利害關係以上。許多時候，他們只在追隨着他階級而活動的時候，會有政治的行動能力。所以

，他們對於資本主義的反對，在初期資本主義時代不能成爲有力的運動。何故呢？因爲最易指導他們並且在地方最有強大的行動能力的大地主階級尙在支持着資本主義的立場。當時的資本主義的發達，爲大地主階級擴大其所欲賣的大量農產物——尤其是羊毛——的市場，並且輸入種種的工業於農村，給與他們可以利用資本的機會。而他們這樣的支持資本主義，就意味着當時還握在他們手裏的國家權力支持着資本主義。這在初期的資本主義的發達有重要的意義，是不待言的。

這個時代，通常叫做重商主義（*Mercantilismus*）時代，以經濟生活上的干涉主義或國家萬能主義絕對主義爲其主要特徵。其後擡了頭的工業資本便以「市民」的名義和這個絕對主義挑戰。絕對主義失敗，近代——立憲民主——國家成立以後，從前爲前者的中心的大地主階級和新爲後者中心的資產階級的衝突日益加甚。後者，隨着工業的發達，漸次增加政治的勢力，大地主階級的政治的支配，好像完全覆沒。並且兩者的經濟的利害的衝突也顯著起來。因着隨伴工業的發達而生的急速的農民的「離鄉村向都會」，大地主階級遂苦於獲得勞動的困難，並且人口激增的結果從前是農產物的輸出者的他們，現在却不能不憂慮其輸入。

於是，貿易政策上發生衝突，在英國，大地主階級的保護貿易政策之全歸失敗，是誰都知道的事實。

但是在工業的發達比英國落後的歐洲大陸，因為工業資本也需要保護關稅的原故，農產物可以輸出以後，貿易政策上的衝突還不至那樣利害。就是如此，然隨着歐洲大陸工業國的發達，基於這個原因的農產物的價格騰貴，一方面固有利於大地主階級，而他方面却使工業資本增加苦痛。及工業資本，漸次有了輸出能力，因而無須從來的保護關稅，且將用其填大的勢力斷行穀物關稅的撤廢，於是大地主階級遂不能不以牠為敵而鬥爭。這種形勢，在美國資本主義的發達一結果，美國急成爲一大穀物輸出國，威脅着歐洲大陸的穀物市場的時候，這種形勢更爲緊張。

但是金融資本的發達，一變了保護關稅的性質作用，因此給這種利害的溝渠架着橋樑。在新的加爾貼保護關稅之下，加爾特爾的工業和大地主階級之間，發生了共同的利害關係。對於農產物，現在一定水準的價格受着保證，當工業更加開展的時候，這種水準也被提高。爲大地主階級所最關心的，早已不是和工業的鬥爭，而是勞動問題。都市勞動階級所獲得的

一切境遇改善，使他們同一程度地減少了對於農業勞動所有的制禦力。壓迫勞動者的一切要求——這是他們的最大的政治關心。所以，對於勞動運動，現社會中的二個最強大的階級——地主階級和資本家階級已形成了共同戰線。

資本主義達到這種發達程度，同時大地主階級也能夠率着小農階級而存立。（一）因為在因這樣的低廉的農產物的輸入，使農產物的價格低跌，並且苦於獲得勞動力的困難的時代，小農固然困苦，而大地主階級也不能以小農階級為犧牲而自膨脹，所以兩階級間的衝突為之緩和。（二）小農階級的威脅，固然，與其說是低廉的穀物的輸入，毋寧說是低廉的家畜和肉類的輸入，要求農業保護稅的政治運動，其性質上不使兩者團結不止，這是第二種理由。至於農業保護關稅，無論在大地主看來抑在小地主看來，都一樣有使地價騰貴的利益，這是不待說的。（三）又產業組合發達的結果，各農家可以縮小自家用生產的範圍而舉行更多的市場生產，由這一點，小農和大地主階級也發生共通的利害。同時獨占着這種產業組合運動所必要的經驗，知識，和威權的大地主階級，自然成爲其指導者。這樣的大地主階級率着小農而存立，遂至於舉着地方農村支持着金融資本。

保護政策也使地租騰貴。美國的農業因為本國工業的急速的發達甚喪失其輸出能力以後這種現象尤為顯著。地租的騰貴，使大地主階級手裏蓄積許多遊資。而且因為不容易再擴張自己的經營面積，投資於農業的事已概不可能，所以這些資本不能不專投於工業而很助長這種傾向的，是一八九五年來的暴風似的暢旺的行情，和股份企業的發達，和因獨占的企業結合的成立減少投資危險，還有地方農村中的工業的急激發達，也是使土地資本產業資本化，使大地主階級和工業連結的事情。在一方面農村固有的工業發展，經立法的手續獲得一種獨立地位，同時在他方面，設置工廠於農村的新工業也發展了。最後，從來就有這種傾向的農業的所有和礦業的所有的結合又大為促進。這些都使以地租形態獲得所得的大地主階級，變成由產業利潤引出所得階級，使他們變成不但可以與享不動資本的利得並且可以與享可動資本的利得。

一方，金融資本方面，也漸次染指於土地抵押金融。然而這方面的交易大小，是專依地價的高低如何決定，所以維持和提高那使地價騰貴的農業保護稅，遂為許多銀行業者所重要關心的事。同時農業所得的增加，刺激着農業的新投資，又是擴張銀行資本的活動範圍的

事情。而都市的資本家也爲提高自己的社會的地位起見，或自行所有土地，或和大地主階級結合成姻戚關係；這即是實現個人的結合。要之，因爲企業上的股份組織的發達，生產上的指導職能和所有職能分離的結果，各種所有階級之間便有發生利害連帶關係的可能性，因獨占保護關稅的發達使地租的騰貴和特殊利潤的增大得相兩立的結果，這種連帶關係遂至成爲事實。所有階級的「富」，早已難依其收得的源泉如何——由利潤生出呢？抑從地租引出呢？——來區別。現在「富」都是從勞動者所產出的剩餘價值的一切部分的參與而引出來的。

金融資本，依着和大地主階級的結合，愈使其自身對於國家權力的壓力增大。金融資本，依着引地方農村的指導勢力爲同志的事，關於大概的問題，可以得到如染指於地方農村全般之同樣的結果。對於這種支持的代價，不待說由金融資本看來是很輕微的。經由高價的農產物所支付的代價，依着帝國主義的政策遂行，可以寬裕地由金融資本所獲得的特殊利潤中措辦，遂行這種政策，「以利用國家權力爲其先決條件，然在這種事務，新和金融資本勾結的大地主階級實給與至大的援助。在官僚和軍屬之上有支配力的許多最高級最有力的官

吏，是包含在這個階級之中。他們都是和金融資本的帝國主義政策所要望的國家權力的伸長，歡迎海陸軍的膨脹的，這又使金融資本和大地主階級的利害連帶關係更加密切起來。

金融資本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不獨依着和土地資本階級的結合得到保護，而且可由產業階級內部開展着的新的階級關係得到保證。

可以稱爲全金融資本的大本營的大產業企業間的獨占的結合和獨占利潤，其自身，不待說不爲中小企業的福利。加爾特爾利潤的成立，意味着圈外企業的利潤的減少，前面已經說過。但是資本主義社會，原則上是資本力的優劣決定一切的經濟關係。資本力的劣者，把這樣決定了的關係，當做「既定」的事實而承認，除於其範圍內希望自身的救濟之外別無方法。

中小企業，以中小企業的關係，感到爲自身的育成保護關稅的必要，知道在其獲得的運動中有須保護主義的大選手金融資本的援助和指導。抑自關稅政策上確立了獨占保護的原則以後，作爲一種對於獨占的對抗策之自由競爭復活的運動，不能不喪失其一切意義。圈外企

業的唯一的自救之道，不能不出於以均需保護關稅所給與的特殊利得爲目標而急速地執行自身的加爾特爾化之一途。或，最少，依着什麼瓜葛去和既成的加爾特爾勾結，以翼獲其零星碎片的收得。

故在資本主義後期的中小企業所關心的，與其說是自身繁榮問題毋甯說是自身存立的問題。馬克思的集中論，經過長期的爭論的結局，到現在已經成爲平凡的真理了。中層資產階級的衰退是什麼權力都不能挽回。但其量的衰微，姑且不論，還有一種不相讓的顯著的事實，就是其經濟的地位上的可悲的變化。中小經營中的大部分，現在已經不過爲大經營的補助經營。例如修繕工業和「中繼工業」爲大百貨商店和大工業公司的常主顧的各種中小企業，及其他處於類似的地位的東西，皆屬這一類。小經營中的大部分，大概只有微弱的抵抗力和貧弱的組織的，不過外面上保着獨立，處於戎巴爾特所謂「間接的隸屬」的地位而已，例如，事實上，不過煤炭辛狄加和釀造托辣斯的派出所似的煤炭店和酒店，製靴公司的賣灘似的靴店，爲大洋服店工作的成衣店，爲大家具商店工作的木器店等等，都這屬類。

以大資本家爲中心的加爾特爾和托辣斯的獨占利潤，含着掠奪自其他諸企業的利潤的東

西，所以中小經營，起初很反對加爾特爾和托辣斯。但及其次第成立的時候，這種中小經營，遂承認着自己的補助的從屬的地位，却欲利用着加爾特爾和托辣斯的保護來打倒其他的同業者。他們受着加爾特爾和托辣斯保護的，大都得到勝利，於是小範圍中有着資本的集合作用，許許多多的小經營的業務遂益被圈入加爾特爾托辣斯的勢力範圍之中。既經成爲依存於加爾特爾的中小經營，就會在加爾特爾及爲其中心的大經營的發展上，發見自己的利益，這不待言是因爲自己的交易的大小和利益的大小，大體上依着加爾特爾化的大企業的隆替如何而決定的緣故。

並且，中小資本家成爲大企業的一部投資者，這也使他們和大資本家間發生一致的利害。重工業是發展力最強大，加爾特爾化最進步而且利潤率最高，自然會使其他的產業部門所蓄積着的利潤的一部，都向其投資。

最後，爲金融資本主義的精隨的膨脹主義，市場征服主義，把緩和恐慌，縮短衰沉期和延長暢旺期等都做成功了。膨脹是一切資本的福音。暢旺期長，衰沉期越短，則中小經營的倒閉的危機益少。根據這個理由，中小企業的利益也和金融資本的利益一致。

這種發達所含的重要意義，就是她把這種中間階級的政治的立場一變。由經濟的利害關係的一致，他們現在在政治上也有支持加爾特爾資本，托辣斯資本的充分的理由。而這種提攜，在兩者不能和其共同的敵人——無產勞動階級——鬥爭的時候，愈益強固起來。

在資本主義的發達的初期，小經營對於大經營的鬥爭，就是手工業對於資本的企業的鬥爭。手工業，要制限新興資本所標榜的「企業的自由」，想依以保護手工業，復活基爾特和學徒制度，減免租稅等等為目標的立法，來延長中間階級的生命。在這個鬭爭裏，他們得着當時農民階級的支持。就是在他們尚未喪失獨立的中產階級資格時候所為的鬥爭，顯然是反對大資本，反對資本主義的鬥爭。

但是這種手工業對於資本鬥爭，現在已分決定的勝負。而資本的內部，中小資本對於大資本的鬥爭——在或一重要的意義——也已告終結。不過成了大資本的「屬具」的小資本經營，已經不是以大經營為敵而鬥爭的時候；却為其修繕者，帮忙者，販賣者，或夥計而希望着繁榮。不待說小資本經營相互之間，猶常行着競爭戰。並且他們，這裏一團，那裏一團，猶不斷地發出不平和反抗之聲。但是這種鬥爭，既不是反對資本主義，也不是要逆着巨大資

本的根本方針。他們現在感着自身的救濟只能求諸更爲偉大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爲只有這樣纔能擴張他們的營業範圍。同時他們和勞動階級立於極端的敵對關係。因爲工會的勢力對於這種小資本經營最強的原故。

其次，就手工業的小經營現在尙占優勢的業務（例如建築業）看來，牠和大資本的利害衝突，也沒有像往年那樣劇烈。卽這種小經營的經營者，因爲依存於銀行的通融的關係，也都抱着資本主義的心理，在一方面他們對於勞動者的利害衝突，日益加甚。而且他們所提出的特殊的政治的要求，很少爲大資本家方面所反對甚至屢爲其所支持。在從前爲這個手工業階級所不能不鬥爭的，是生產着消費貨物的資本經營。成衣匠，靴匠。車匠合着織物工廠，製服工廠，製靴工廠鬥爭。但在那種鬥爭的一切重要問題已決勝負的今日，保護手工業這件事，固然會給與關係的中小資本經營以若干不利，然對於煤炭辛狄克和鐵托辣斯和電氣事業及化學工業的巨者，並沒有什麼——最少直接者——利害的關係。反之，關於勞動問題，大資本很受着這階級的熱心的支持。這種小經營相互之間，有激烈的競爭，其利潤率最低，每逢勞動條件的改善及其他有同一效果的社會改良實行的時候，這個階級中就會陸續發生倒

閉者。所以，他們對於勞動階級的要求是頑強的反對者，在這一點，他們和一部分立於同一立場的農業階級，形成了大資本家和大地主再好沒有的護衛兵。（註一）

這樣的小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者的利害的對立消失，前者做了後者的政治的走卒。而且這個中間階級，假令能夠實現自身的要求，也不是能使其地位怎樣向上這一點，也沒有半點變化。欲以國家的力勉強地維持創定小經營的嘗試，終於到處失敗。就是在那種小經營尙得存立的業務，也不是保有對於大經營的競爭能力，不是形成其同業組合或基爾持之類的一種小加爾特爾，依着合力後取消費者而生存，便是依着組織直接間接的傭主組合猛烈地榨取勞動者以保其餘命。

今日的中間階級，已經沒有能力和從前一樣形成一個獨立的階級，構成一個有自己的要求和自己的政策的政治的勢力，因而他們的政策，是追隨政策。以反對勞動，運動社會爲香餌的政客，可以很容易地釣着他們。他們早已沒有利用運用更爲高級的政治的自由的能力，只有勞動階級能利用運用之而增大政治底經濟的勢力，因此他們就反對這種政治的要求。他們是反動主義者。他們歡迎壓迫勞動階級的高壓政策，因而迎合軍國主義，官僚政治，這樣

的自然而助成帝國主義的巨大資本的要求。他們甚至多屬望於帝國主義自身，夢想着經由其急激的膨脹，擴張自家的營業，增加顧客的購買力，因而增加利得，終於成爲熱心的帝國主義的政黨的支持者。同時一方，在選舉的時候，他們最易爲人收買，最易受「一杯葛」的威嚇。他們的無力，使他們變成政治的被搾取者。

不待說，賬單上已開明了的他們，在帝國主義的發起事業，在一般政治運動，都負擔着比較多大的費用。就租稅一點看來，負擔的比例，也比大資本家重要。而且抵抗力劣弱的他們，不能斷絕和大資本家的提攜。

中間階級之中，只有一小部分和資產階級絕緣而與資產階級結合。屬於這種少數分子，除了事實上不過家內工業者而外觀却是獨立經營者的人們之外，以都市的勞動者爲顧客的那種小商人階級就是其主要者。他們因爲買賣上的利害關係，或不斷地和勞動者接觸的關係，屬於無產階級政黨。

由所謂領薪生活者 (Salary man) 的人們而成的一階級，是純然的後期資本主義的發達的產物，雖常被稱爲「新中間階級」(Neuer Mittelstand)，然和從來的中間階級，是本質上

相異的特種階級。領薪生活者的顯著的增加，是反映着大經營及公司企業的發達。他們，誰都不過是一個僱人。但是，無論在技術方面工作抑是在「事務所」服務，他們都是事實上的生產指導者。

領薪生活者的增加，相對的比工銀勞動者的增加還快。勞動者的人數，雖因生產上的高度的有機的發達，相對的——有時是絕對的——減少起來，然而技術者人數却比例於經營規模的擴大而有增加。這是因為資本構成的發達，技術的意味着自動的裝置的進步，意味着機器的更新和複雜化，其結果許多地方無須勞動力，然技術者的監督非必如此。所以以機器為本位的大資本經營的脹膨為這個階級的要事，因而他們就不免為大資本的發達的迫切的依存者。

一方面，股份公司的發達，生產的指導從「所有」一分離開來成了高級雇人的職能。這種好收入和勢力受着保證的高地位，好像只有向着一切領薪生活者開放的可能性，所以榮達慾和昇進熱就在一切領薪生活者的胸裏燃着，以迅速脫却半無產者的境遇而到資本的收入的高地位的願望為共通感情的一種階級意識遂將這些人們結合起來。銀行，公司急速地發展

着，其規模愈擴大則爲他們開放着的地位——尤其是高級的地位便愈增加。領薪生活者，比誰都先覺着公司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間存着這種調和他們以爲無論怎樣低的地位和低的收入畢竟不過自己立身的一個階級，就是關於雇傭條件的鬥爭，也能夠毫無容心，能夠打疊身心，只對着可以期待提高擴大自己的收入和活動的資本的鬥爭感到興味。

這種階級的多數人們，在其生長，視野，偏見等點，都屬於資產階級。其最有能力而且奮鬥的，可以昇進於資本家階級，並且有一部分人的收入，比無產階級要大。他們時常有機會和支配的資本家接觸，在其嚴重的監視之下受着資本主義的訓練。公司對於他們的團體行動的壓迫最爲峻烈，關於懷柔他們也最爲用心。不待說隨着不可避免的衝突和鬥爭的發展——尤其是資本主義失墮了身分失却了「可視爲不易克服」的時候——這種爲生產所不可缺的階級也會加入無產階級的陣營。但在現在看來，他們尙未能在自主的鬥爭中形成一個有戰鬥力的隊伍。

但是一經比較發展後，即漸漸不得不使變去他們這種消極的態度。隨着集中過程的進展，愈益生了獨立維持的希望的小經營者，小資本家們，都爭先恐後地使他們的子弟加入領

新生活者的生活，勢不增加這種勞力的供給不止。其必然的結果爲薪水水準的低跌。一方隨伴經營規模的增大，愈益使這種勞動趨於特化，增加着可以無教養的勞動替代的事務。現時的大銀行，電氣公司，百貨商店，帶使用着許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夥計」，他們的高等教育，由雇主看來，是隨便有無都好的。他們這樣的不斷地受着爲無教育或低級教育的勞動者，職業婦人所替代的威脅。爲打勝這種競爭者起見，他們除甘於低廉的薪水之外，別無他法，這種苦痛，在他們已慣於資產階級的生活者尤覺難堪，巨大經營的發達，增加高薪的地位不若增加這樣的低薪地位。加之，隨着銀行公司的合同，最高的地位，愈歸資本家階級所獨占，領薪生活者榮達的幻夢遂不得不終歸於一夢。

工業和銀行結合而成一大獨占的結果，領薪生活者階級便不能不以全能的金融資本爲敵而鬥爭。又因爲成了獨占的結果，企業者間遂無競爭吸收有才能的人物的必要，所以有才能的人物也不能利用之而由甲公司轉於乙公司以成更好的地位。企業結合減少了雇人，尤其減少了高薪的雇人。托辣斯的成立，更減少高級技術者的人數，貨物的配給人員，派出人員，和宣傳人員都絕對的裁減。

但是這個階級的人們，多出身於小資產階級社會，不容易脫却其過去的思想傾向。他們以墮落於無產階級爲至大的苦痛，常想極力使免被視爲無產階級。因而對於無產階級的嫌惡最深，對於無產階級的鬥爭手段的侮蔑和無理解最甚。這種思想的傾向，起初常使他們遠着無產階級運動。而且，資本主義的急速的發展——大銀行的發達，因着資本輸出的擴大，新勢力範圍的獲得——凡這些都給與這個階級以就職地位和活動舞台和『幻夢』。所以從無產階級的鬥爭隔離着的他們，便將一切的期待都擱在資本的發展。受了反動的中間階級的教養的他們，很容易和帝國主義的思想傾向共鳴。在思想的和社會主義隔離而視社會主義爲『危險』的他們看來，帝國主義的發展便像唯一的出路。他們，雖說是社會的微弱階級，因爲和小資產階級結合和公開的活動容易的關係，其及於輿論的指導的影響也不鮮少。他們是特殊的帝國主義的機關的志願者，民族鬥爭的信奉者，戰爭浪漫作品的愛讀者。殖民地的英雄的讚美者，這樣的成爲金融資本的運動員，搖旗喊吶者。

這種事態，本來不是確定的東西。今後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一生障礙，其展開愈費時候，並且加爾特爾化和托辣斯化完成而使領薪生活者的地位低跌的傾向愈強，則這種階級——在

生產上營着至重的職能或至輕的職能的這個階級，其和資本的衝突便會增加劇烈。而這個階級中，形成其大眾的——有着永久地從屬的薄薪的機械的長時間勞動的運命的部分；在和榨取者的鬥爭中，會和無產階級共同行動。無產階級運動的勢力愈大，因而勝利的希望愈大，則這個時期愈速到來。

不待說，一方面，因為勞動階級的進軍受着威脅的共通的利害關係，會使一切資產階級羣愈益結合。而這種神聖的防禦戰的指揮權，早已掌握在大資本的手裏（希爾費丁：「金融資本論」）

階級與黨

保守的歷史家們，引據諸政黨革命的鬥爭的例，作了下面那樣的結論。——凡是一個革命，常常在結局，總是最急進的政黨得着政權。爲什麼呢？因為該黨在這個場合，是最出力的原故。但是極端急進主義，逸乎自己之常度的要求是不能實現，而是溺於自己的血潮之中的，在這個時候，由此混沌之中像克羅門維爾和波納巴特那樣底執政官就可抬頭，強腕的

整理秩序。——這種結論是陳腐而且皮毛的，但是其中也包含着若干歷史的真理。——至少在直到今日的種種政黨相繼登場於政治舞台而相互爭奪支配權的範圍內。

對於最初一般的鬥爭，常常都是結合一切對於既存制度之顛覆關心的人民層，集中全勢力於對抗既存制度之統一的鬥爭。這個事實，是可使此等勢力自身分裂的矛盾被推押到後段，乃至將這種矛盾當做是不重要的着想。可是一到革命同盟者們得着勝利轉變到政治制度的改革，而此等同盟者要求合法化之要求達到要規定於法規的時候；立刻他們就發見，他們所有自由的要求。是與種種觀念相結連着的，而此等觀念在許多場合，又是相矛盾的。又最初發見這個的，幾乎常時都是第一獲得政權的層。例如對於獲得了支配權的「新貴族」則建造出新的反對派，這個反對派以反對派的資格，綜合對於現存制度一切的不平份子，並且這個反對黨，在從未獲得過政權，在未嘗試過其先行者已經嘗過了的同一經驗底期限內，是統率着不平份子的。

在理解階級的矛盾在歷史上是表示着如何底作用的人們，對於這種斑雜的變替，是認為是人間的熱情和狂暴底本能之盲目的遊戲。可是這個在實際則單是歷史之一的行程底一

部，歷史是如像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樣：專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祇是在這個地方的差異，如在平時則鬥爭是以緩慢地比較平靜的形態展開；反之在革命期中，則發展就以更急速的趨勢遂行，並且階級的矛盾是進展於更急激的解決而成爲更衝動的。因之革命決不是表現進化的對立場底信念，是完全正當。即是革命亦是進化，可是牠是進化之集中的被促迫了的一部分。

在一切革命的初期，階級的矛盾之理解，即是階級意識，祇有在直接爲權力之鬥爭的層，明瞭程度纔比較多；即是祇有在或者已經握着權力的階級，或在隨着歷史的發展條件必定第一得着權力的階級，明瞭程度纔比較多；——這件事情我們是發見了的。至於在比較下級的階級，關於此等東西的特殊地位之意識，則是還未覺醒的。革命須在順次順次地將各樣階級放在支配的地位，而將此等階級自己的要求可以得致實現底可能性賦與此等階級的時候，革命纔曝露對於現存制度舉起叛旗的各階級，其連接在一樣的口號與定式底內容之不同；又直到那個時候完全不曾注意底階級的差異，被表現於表面的矛盾之陰影所遮蔽之程度是怎樣等等。未達到在自己已經感知是一個階級，並且是具有內的限界之統一的階級的時

候，就是在表示着是歷史的發展之所產的階級，也隨着這個發展而自己變化的。

完全與此同樣，階級鬥爭的內容及其傾向底外的形式都不是停滯着不動不變的東西。就是隨着其階級的鞏固化，與隨着其階級所存在着的社會狀態之變替，都是表現着是變化的。在一個階級發展的初期，階級意識，不過是具有一般的本能的不變底性質而已。關於這個意識的結晶點，就是諸多的層排斥這個正在抬頭底階級之正常要求的觀念。在階級鬥爭的過程中，造出極少數的個個具體的差異之意識。所以一個階級認識歷史的所賦與之自己的存在條件是比較很遲，而一個階級如要成爲將對於其他諸階級之自己的對立關係與其特殊之階級的性質完全自覺之階級，則須到自身獲得支配權，背反其他諸階級的意思而實踐的實現自己之要求的時候才能實現。馬克思在他所著的：「哲學的貧困」之中，曾經這樣的說：「經濟關係才將此等住民大衆使之轉化爲勞動的。資本的支配，對於此等大衆造出他們的地位之共通性與利益之共通性。惟其是這個原故，此等大衆對於資本自然是成爲一個階級，可是他們對於自己則尚不是一個階級。在我們就其二三的階段所舉出特長之鬥爭中，此等大衆才結合而結集爲對於自身的階級。到這個時候，此等大衆所擁護的利益，成爲階級的利益。」

此等命題常常都是不得理解。勞動者在最初，對於資本，即是只有在資產階級纔是一個階級。其後才成爲對於自己的階級。這究竟是什麼意義呢？如在將各種革命的階級鬥爭詳細研究過的人，就可以理解牠的意義的。把握着權力的階級，比較此等新興階級是更快的認識自己對於新興諸階級之對立關係。支配階級之有能夠很快地認識的達見，恐怕在一切的革命，許多場合都是足跡顯明的事實，一七八八——一七九四年的法蘭西大革命，就是最明瞭的例。法蘭西的資產階級幾在占領巴士士的狄監獄而獲得政權的時候，他是精密地認識着在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和勞動者之間是存在着互相區別的矛盾。在那個時候，法蘭西的資產階級，是採取了要將以自身之市街戰而使此等資產階級獲得政權底階級層壓殺爲目的之對策。

在其後相繼的立法時代之中，雖然「新資產階級貴族」無論是國民議會以及巴黎自治會議，對於下級層都是築着立法上的墮壕，可是大衆的腦從中還是漂浮着素朴的幻想，而不能理解此等事件之進行。與此精密地同一的光景，就是在幾隆德黨占有政治勢力的場合也是反復着的。區別這個幾隆德黨與賈可濱黨相互間的矛盾，幾隆德黨是比較後者更快地認識出來

了。

這件事實，如考察前述的階級意識之發展便可明白。正在抬頭中的階級，是不能意識自己特殊的性質，而對於自由與改造也完全沒有明瞭的觀念。因之就是關於區別此等階級與其他諸階級的差異，也是沒有如像在自己的發展過程中獲得政權而揭示出完全一定的具體之當面的要求底一羣那樣的明瞭。

一個階級的性質，由於「一切的階級鬥爭乃是政治鬥爭」的事實而消滅，即是一個階級是以一個政黨的資格，在政治壇上施行自己的鬥爭的事實而消滅。可是政黨與階級的發展及活動之條件是不同的。由一個階級的特質產生其階級的特殊性愈加明瞭，又其階級愈成爲一個獨立羣而與其他諸階級相分立等等事實。反之，一個黨則是必須將注意集中在具備政治的意義，並且因爲要達到其目的的原故盡量地增大自己的同志，而獲得黨的新參加者等事件之上。要在這種條件具備之後，黨在可以解決政治問題的時候，才能夠獲得強力的代表權。凡是與現存的國家制度相對抗而鬥爭的黨，無論什麼黨派都是因爲這種衝動自然地集合對於此種制度的不平分子，而不得不努力於求得與此等分子共通鬥爭之基點，並且是不能用意於此

等同盟者之階級的歸屬。其結果無論何時這種黨在第一段都是揭示着與同盟者相共通之政治的要求，反之，在同盟者個個部分之間可以釀起不和底社會的要求，則放在後段。

自從諸階級與諸黨存在以來，此種現象都是反覆着。蓋是牠是被黨的本質附加了條件的。誠然，屢屢都是在講：「階級的黨」的話，可是階級與黨幾乎是絕對不相合致的。就是當着兩者之間發生合致的例外場合，也並不是指努力於政權獲得的新階級，而祇是指已經長久之間將政權收攬於自己的掌中，並且在這個時間中將在所有的方面都能圓滑地進行的種種事情皆得實現了的集團。不待說正在向上中的黨，自然是有稱爲自己是一定的人民層之代表者的事實。但是這也不過該黨以該層的政權慾爲自己之物的意義上才得是階級黨，而決不是該黨專代表着該層的利害並且祇有在該層才能發見自己的支持者之意義。因之縱然該黨就是要想這樣做，而也是該黨的權力越分之處。蓋是如像在上面所說的，由該黨所代表的階級自身，在最初的時候，並不是表示有內的統一在自己是特殊化了底社會的一全體。隨着階級鬥爭之進展，該階級才轉化爲理解自己之歷史的基礎與自己之獨自的性質底有統一的階級；可是其自己的完成則祇有在是支配階級才能達成，而在以前則絕對是不能達成的。

這件事實，不妨說革命的「諸階級黨」，關於其意志與衝動，常常皆看做在自己是統一的东西；又在此等諸階級的陣列之中，雖表現了對於他黨的關係之理解是有差異，但也未將牠當做是自黨內部之中底各種階級的層別之表現而說明，而只是說明牠是見解上之誤謬和誤解。這件事實，第一，是從在該黨必須進行的鬥爭之中要盡力地強力維持自黨之本能的衝動而發生——蓋是該黨就是善意的不須何等強制，因為自己的實在勢力與架空勢力的原故，也是不願意稍稍讓步的；第二，凡是財產狀態同一政治利害同一的人們，關於由革命而提起的問題，都一定採取同一的態度；是從這樣的近世革命之中常常都在說及的見解而發生。這種見解就是在現在也是常常在講論，然而牠却是錯誤的。固然同一之經濟的社會的地位，是規定階級的最重要的要素之一；可是同一之經濟的社會的地位，却不能以之與財產狀態及收入數額相同一看待。根本的是應歸之於此等個人在總體的經濟過程之中是占有如何的地位，及對於個人之經濟的存在與全體之經濟的機構間之連絡和依存關係是有如何的立場等等問題之上。假定我們本着田財產而規定之經濟的地位對於階級的及黨的立場是有決定的影響之見解以觀察歷史，則我們必將陷入於沒有際限的矛盾。我們在這個場合，是可以看得見富裕的人

民層在其進出之中，比較他們自身狀態還要惡劣的層，屢屢都表現出更是革命的革命性。例如法蘭西大革命即是如此。在那個時候，我們知道農村貴族是支持憲法的，但是宮廷和官僚貴族則不然。地方大工業者和躉賣商人，雖是比較的富裕，可是常常都是比較生產奢侈品的巴黎工業家，更決定的表明其民主主義的態度。奴婢下人對於自由主義的制度，是抱有知識的職業者所不能相比之敵意。小農民是具有與巴黎之小工業家全然不同的政治思想。又在巴黎的人民中最是反革命的，恐怕要數商人的子弟，商業從業員，娼婦的親父，以及巴黎的賣淫婦等等。對於革命運動的此等差異，不待說，是絕對不能說牠是由於財產狀態的差異而生的。

因此，如果要理解階級鬥爭的理論，與現代的階級鬥爭，及其歷史的發展與傾向，則不能不研究革命史，尤其是十八世紀末在巴黎所演的激烈的鬥爭之歷史。蓋是引起此次鬥爭的矛盾就是在現在也不會消滅，而現代的鬥爭在許多點上也不過祇是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的鬥爭之繼續而已。（G 谷諾夫：「在一七八九——一七九四年的法蘭西大革命中的諸階級及諸黨之鬥爭」）

國家的本質

這樣看來，可見國家決不是由外部強制社會的一種權力；同樣，牠也不像黑格爾（Hegel）所主張，是「倫理的觀念之現實性」，「理性之影像及現實性」。牠不過是在某一進化階段中的社會之生產物。牠是這個社會已經無望地分裂以對抗自身，已經把自身陷於不能和解的矛盾中又無力量以消除矛盾的自白。爲要使此等矛盾，此等互相對抗的經濟利害之各階級不於無益的鬥爭中絕滅自己及社會，故有一種權力成爲必要，即在外觀上立於社會之上，具有鎮壓衝突及維持「秩序」之功用的。而這個從社會中生長，但假裝居於社會之上位且愈趨於遠離社會的權力，便是國家。

國家和氏族制度區別的所在，第一是在牠由領土以區分國民。因爲我們已經見到，團結氏族團體的血族關係之舊帶，爲了牠們是依靠如今不復成爲事實的條件即全體氏族須住在一領土之上，故已變成沒有效力。領土雖還是一樣，但人類已有變動。故由領土的區分就被選爲出發之點，使市民不必顧慮氏族及部落之爲何，只要在他們住定的處所，實踐他們的權

利與義務。這個按照地域的住民之組織，是一切國家共通的特色。現在在我們看來，好像是自然的。但我們已經知道在雅典及羅馬，在她得替代由血族關係的組織之前，是需要如何長久且激烈的鬥爭了。

第二個特點，是國家創設公的強制權力，牠和舊式自己組織的武裝的住民已不復合致。這個特殊的強制權力，因人民之自己組織的武裝自從社會分裂為階級以來已變為不可能，故殊屬必要。奴隸也屬於社會。比之三六五、〇〇〇人的奴隸，這九〇、〇〇〇人的雅典市民不過成爲一種特權階級。雅典民主主義的國民軍，是一種貴族的公的權力，用以壓迫奴隸的。但如前所述，爲維持市民間的秩序計，警察也成爲必要。這種公的權力，在一切國家中皆存在。牠不僅由武裝的人間以成，還具有爲氏族社會所不知道的附屬物，有如監獄及懲治場等。牠在階級對立尙未發達的社會中，及在隔離的領土中，有如在美國的某種地方曾經有過的。或許是極其微弱，幾乎是有若無的狀態。但在階級對立更趨激烈，近鄰的國家更增大而且人口更增多的地方，牠也以同一的比率強大起來。要舉顯著的實例莫如近代的歐羅巴，在那裏階級鬭爭及征服戰爭已把公的權力孕育長大，至足以吞滅全社會及國家本身之程

度。

爲維持這個公的權力，就有國民負擔的必要——租稅。這在氏族社會中，是絕對不知道的。但在今日我們已十分明白。因文明更有進步，這租稅不復能應付公的支出。因此國家要有預算，募借款即公債。老歐羅巴就能說明這些情節。

官吏掌握着公的權力及征稅的權利，如今便當作國家的機關，高居於社會之上。以前所給與氏族制度各機關之自由的志願的尊敬，即令他們可以獲得，也不復能使他們滿足。爲與社會遠離的權力之代表人的他們，便必須厲行那種足以使他們變爲特殊地神聖而且不可侵犯的特別法，以取得尊敬。文明國家的最低級的警官，具有比氏族社會的全部機關聯合起來還要大的『權威』。但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侯及最偉大的政治家或將軍，也許要艷羨那最微弱的氏族長所獨得之自發的無可爭的尊敬。其一定於社會之中，其他却被迫得占居一個在社會之外又在其上的地位。

國家是起於抑壓階級對抗的欲望。但又因爲是從此等對抗之中所興起者，所以牠通常終是最強有力的在經濟上能支配的階級之國家，這一階級靠牠的經濟上的優越，也就成爲政治

上的支配階級，且因此獲得抑壓并擄取被壓迫大眾之新手段。故古代的國家，是以壓制奴隸爲目的之奴隸所有者的國家。封建國家是爲壓迫農奴及隸屬農民之貴族的機關。而近代代議制的國家是資本公司擄取工銀勞動之工具。然在某時期，例外的事情，如相鬭爭的階級互保均衡，使國家權力當作外觀上的調停者而一時獲得某程度的獨立性，也是有的。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的絕對王權，就居於這樣的地位，使互相對抗的貴族與市民階級暫保平衡。第一及第二法蘭西帝國的波那脫主義（Bonapartism）也是如此，那時是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競爭，又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競爭。支配者及被支配者同等地表演把戲的此種最近的傑作，爲俾士麥克式（Bismarckian）國民的新德意志帝國，在那裏資本公司與勞動者得相互平衡，又爲了墮落的普魯士田舍貴族（Cabbage Junkers）的利益而同樣受騙。

在大部分歷史的國家中，國民所得的權利是按照他們的財產以區別的。由此即可直接證明國家乃是爲保護所有者階級以對抗非所有者階級之組織。雅典人及羅馬人之按所得分類是證明這個中世紀的封建國家，政治的權力視現實的所有地之量以定，也是證明這個。近代代議制國家之制限選舉，又是證明這個。但這種財富差別之政治的承認，決不是本質的。反之，

牠却表示國家發達的低級階段。最高的國家形態，即民主主義共和國，公然不知有所謂財產差別。這種的國家形態，在近代的社會關係之下，愈益成爲不可避的必要物。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間的最後的決戰，只有在這種國家形態之下才能實現。在這樣的國家中，財富之運用牠的權力，是間接的，牠是更穩定的。牠的方式有二：或照着美國之古典的模型，用直接的官僚之腐化形態，或者用政府與銀行聯盟之形態。而後者當公債增多，當公司不僅把運輸手段又把生產自身都集中牠們的手中，又利用股票交易所爲一中心點的時候，尤爲容易完成。美國和最近的法蘭西共和國，都是顯著的例子，而良善的老瑞士也在這一方面表演了牠的任務。然股票交易所與政府間的這種聯盟並不以民主主義的共和國爲必要，這除英吉利可爲證明以外，又在新德意志帝國也可證明，因在德國採用了普通選舉法，究竟俾士麥與布拉羅道（Bleichroedor）兩人，誰得更多的票，還是疑問。而最後有產階級却直接由普通選舉法以支配。因祇要在被壓迫階級，在這裏是無產階級，尙未成熟到可以作他們的經濟解放的限度以內，他們的大多數人終是要把現存的社會秩序視爲惟一可能的秩序，且形成爲資本家階級的尾巴，與最左翼。但無產階級向着自己解放之路愈成熟，他們也就愈構成爲獨立

的階級。且選出不是資本家的而是他們自己的代表。普通選舉法即是勞動者階級成熟之測度器。牠在今日的國家中，不得有，也決不會是在此以上的。但僅此也儘算充分。到了普通選舉法的寒暑表表示勞動者階級間的沸點時，他們以及資本家自會知道做些什麼。

故國家並不是從永昔就存在的。沒有國家，對於任何國家或公的權力也無所知的社會，曾經有過。在因社會分成階級所必然引致的經濟發生上的某一階段裏，國家才成爲這種分裂所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如今是正在以急速的步調，行近生產發達上的一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中，階級之存在不僅已成爲不必要，且變了生產之積極的束縛。是以此等階級自將同以前之不可避地興起一樣，而不可避地歸於消滅。國家也必跟了牠們不可避地歸於消滅。以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爲基礎以改組生產事業的社會，將把國家的全機構——那時牠將歸屬的——與紡車及青銅之斧相並，移入到古物博物館去。（恩格思：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

社會革命的概念

有的人以爲革命是指一切最討厭的事物，如堡柵、市街的火災、斷頭台、九月殘殺等。

別的人又由這個概念之中，取去一切討厭的要素，凡社會巨大的變革，行於平和之中，爲人們肉眼所不能看見，如由美洲的發見或蒸氣機器的發明等，而產生者，都叫做革命。在這一個極端之中，自然尙有無數的中間階段。

馬克思在其經濟學批評序論中，把社會革命定義爲：由社會之經濟的基礎之變化，使巨大之法制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全部，或徐徐，或急激，歸於變革。

若嚴守這個定義，則由蒸氣機關的發明或美洲的發見而產生的「經濟的基礎之變化」，自然要排除於社會革命的概念之外。這樣的變化，雖是革命的原因，然却不是革命本身。

但是我們對於社會革命，則不欲嚴守這個定義。革命尙有更狹的意義。在這個場合，革命不是指社會之法制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全部的變革，乃是指這個變革所含有的特殊形式以及特殊方法。

一切社會主義者都努力於廣義的社會革命，但社會主義者之中，亦有排斥革命，欲用改良，以實現社會的變革者。於是社會革命與社會改良遂成爲對立的物，這個對立，在我們的陣營中，現在已經有人論爭了。我現在試討論狹義的社會革命，即社會的變革之特殊方法

如次。

改良同革命的區別，不在於一方要用暴力，他方不用暴力。因為一切法制的及政治的施設，都是暴力施設而由國家暴力以實行之。所以使用特種的暴力，如市街戰大屠殺等，不是革命的本質，乃由特別原因而發生；不是革命所固有，就是改良運動，也是常常看得到的。一七八九年七月十七日，法國第三階級的代表，組織國民議會，在外形上，雖然沒有暴力的行爲，然却不失爲一種革命；反之，一七七四年及一七七五年的法國內亂，則其目的不過欲變更麵包稅，以防止麵包價格的騰貴，沒有革命的目的，所以不能叫做革命。

但是我們一說革命，就可聯想到市街戰及大屠殺者，實在對於革命的特徵，可以得到一種教訓。我們以爲自一七八九年之後，法國的大變革，由現在觀之，可以叫做古典的革命。但我們一說革命，往往懷想到法國革命者，這就是我們能夠認識革命的本質，又可由此而知革命同改良的區別。現在試就法國革命說一下。當法國革命尙未發生之前，已經有了種種的改良，塔哥（Thibot）所計畫的改良，實與革命所欲實現者相同。那末，塔哥的改良與革命的施設，又有甚麼區別呢？簡單說，二者的區別，在於有沒有一種新階級出來奪取政權，革命

與改良之本質的區別，乃在於此。詳細說，凡經濟的條件可以變更社會之法制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者，則適應於這個經濟的條件的一切施設，若由從前在政治上和經濟上支配社會的階級，施行，都是改良。又者，施設雖然不是出於支配階級的自由意志，乃是由被支配階級的要求，或由其他事情的壓迫，不得已而施行之者，亦為改良。反之，一個階級從來在經濟上及政治上，都是受人壓迫，其後竟能奪取政權，又能利用政權，為自己的利益計，或徐徐，或急激，變更社會之政治的法制的上層建築全部，因而創出一種社會組織者，則這個階級所實行的施設，才可以叫做革命的產生物。

這樣看來，從來被人壓迫的階級奪取政權，換句話說，政治革命，乃是構成狹義的社會革命和社會改良所不同之本質的特徵。他們極端反對用政治革命以作改造社會的手段，以為改造社會，惟限於支配階級許可的時候，才有可能性者，則不問他們的理想與現社會如何背馳，都是改良家。反之，努力使從來受人壓迫的階級奪取政權者，都是革命家，縱令他們欲由支配階級所施行的社會改良，以作奪取政權的準備者，也不失稱為革命家。所以社會革命家同社會改良家的區別，不在於要不要改造社會，乃在改造社會有沒有明瞭的限界。同時，

只惟從來受人壓迫的階級，出來實行政治革命，才可以變成社會革命。這個階級，因為自己的社會的地位，與自己的政治的支配不能一致，所以須用社會的解放，以完成其政治的解放。至於支配階級內部的鬥爭，縱令其採取內亂的形式，然亦不能視為社會革命。（考茨基：社會革命論）

時事問題底史的唯物論的方法之應用

這裏新出版的著作是根據他的唯物論的見解，去說明從經濟狀態所賦與的時代史之一部分，是馬克思最初的嘗試。在「宣言」裏，這個理論很可適用到近代史全體。「新萊因新聞」上的馬克思和我的許多論文不絕的利用這個理論去說明當時的政治上的事件。這樣在全歐洲經過數年間批評的發展的過程，發見了牠的內的因果關係一點便成了問題。即以著者所想像的，政治上的事件，其終局必還元到因經濟的原因的結果。

日常各種事件或事件的連鎖欲還元到最後的經濟的原因怕是不可能吧。雖有豐富的材料供給專門新聞的今日，即以英國在世界市場上工業及商業的進行和生產方法所起的變化，

日日加以研究，從這些非常錯綜，時起變化的要因中作出一定的時間之一般的全圖也是不能的吧。因此在這些最重要的要因中通常是有長時間潛伏的作用，而一旦突然在表面上強烈的抬頭的。一定時期的經濟史之明顯概觀是非在同時期內所能得到的。是要往後蒐集選擇了材料始能成功的。這種情形，統計是必要而不可缺的補助材料，不論何時總是跛行在歷史之後的。所以要寫現在繼續中的歷史時，認這個決定的要因是不變的，那末當該時期之初期的經濟狀態在全期中作爲一定不變的辦理，或是從很明白的事件所發生而可確認單是經濟狀況的變化，非這樣考慮不可的事情是常有的。

所以唯物論的方法，在這種情形下常以政治鬥爭還元到伴着經濟的發展所發生的諸社會階級和各階級部分的利害鬥爭，各個政黨政治的表演怕不能不證明多少是和這些階級與階級部分相呼應的地方。（恩格思着「法蘭西之階級鬥爭」序文）

階級的形態的共和國

照正統派和歐溫派所說的，秩序黨形成了二大分派。這些分派是他們勾結着僥望王位者

並且使其互相分離，但是總不外百合和三色旗，普魯東家和歐溫家，異乎王黨主義的色彩。在普魯東派的治下的是以僧侶及僕從去支配大土地所有，在歐溫派的治下的是以律師、教授、雄辯家等等從屬去支配大金融，大工業，大商業即資本。正統派王政不過是大地主的祖父傳來的政權之政治的表現，同樣的七月王政亦不過是資產階級的上層者所篡奪的政權之政治的表現而已。所以這些所分離的分派，並非所謂原理，是他們物質的生存條件即二個種類不同的所有權，是都市與農村之舊的對立即資本和土地所有的競爭。同時他們將舊的記憶、個人的敵意、恐怖和希望、偏見和幻想、同情和反感、確信、信條及原理等是與以前的或以後的王室相結合着的一點，誰能否定牠呢？在各種形態的所有、即社會的生產諸條件的上面，是成就了種種的獨特的所形成的感情、幻想、思維方法及人生觀之上部構造。全階級是從自己的物質的基礎與其所相應的社會的關係而做出了和形成這些東西。依着傳統和教育所注入的這些東西的各個人，所想像的這些東西是他們的行動的本來動機，而且是出發點，亦未可知。歐溫派、正統派、即分派、他們像為向二個王室的從屬關係所分離的，而被認為人我，到後來事實上可證明二個王室的同盟是為他們所分裂的利害而禁止了。如此恰如人們在個人

的生活自己所思所說的，和在現實的實行的中間所設的區別。同樣在歷史的鬪爭上面，不得不區別其各政黨的空言和空想是從他們現實的結構和利害而來的，他們的觀念是從實在而來的。歐溫派與正統派是揭布了同一的要求在共和國內並存着。倘使雙方都互相去反對一方面欲實行他自身的王室的復古，那是弄不好了，總不外欲恢復資產階級者所分裂的二個大的利害——土地與資本——各求自身的優越和對方的服從的意義罷了。

我們所謂資產階級者的二個利害，大土地所有雖是封建的媚態和人種的誇張却是靠着現代社會的發展而完全資產階級化的。同樣英國的王黨想像着的是他們熱中好久的王室、教會、和舊英吉利憲法的美點，結果危險臨頭時他們所表示的還是熱中在地租的一點。

聯合王黨黨員在新聞上，在愛姆斯，在克堅列蒙特，即在議會外都是互相蓄著陰謀的。他們在戲館裏再整着舊歐溫派及正統派的儀禮，更去表演舊式跨馬技擊。如此公然在舞台上，在國家的重要行為上，即大議會黨，他們單對各個的王室整肅着敬禮，而王政的復古是無期的延期了。他們於現實的事務不是以秩序黨的，即政治的稱號，不是以在社會的稱號下的遊歷中之王姬的騎士，也不是以資產階級社會秩序的代表者對付共和派的王黨派，而是以

反對另一階級的資產階級所從事完成的。所以他們秩序黨去從事支配其他社會各階級比在復古王政和七月王政的治下還要無限制而且苛酷呢。可是這樣的支配到底只在議會共和國的形態下是可能的。也僅在這種形態下能使法蘭西資產階級者的二大部分同盟的，因此這個階級的政權纔能代替資產階級中之特權的分派之統治而編列日程呢。雖然他們秩序黨還要侮蔑共和國並對此表示嫌惡，這原是不僅從王黨的追憶而起的呀。本能教他們像下面這樣做去。務必使共和國雖能完成他們政治的支配，但同時不要媒介，不要王冠，因他們相互間及與王室不時的鬥爭使國民的利害不致導在橫路上，他們是靠着和被壓迫階級相對立並且非與之戰爭不可的一點去顛覆他們的政權的社會的基礎。使他們在自身的階級的支配之純粹條件面前徘徊着，其所希望者爲使歸還到格外不完全，格外不發達，因之格外缺少危險的支配形態罷了，其實却是無力的意識。（馬克思「布魯曼十八日」）

非階級化的要素

巴黎帕爾忒常爲十二月十日會內入會會員所跟着的。這個會創始於一八四九年。在設立

慈善協會名義下，巴黎的細民無產階級者組織了祕密分隊，各分隊由巴拿帕爾忒派的主幹去指導，全分隊則由巴拿帕爾忒派的將軍指揮之。同時聚集了昧於生計方法並且素性曖昧的被破產的放逸者，零落且冒險的資產階級的殘渣，放浪形骸者，被免職的軍人，受釋放的囚徒，逃走的大機關的奴隸，騙子，馬路攤販，無賴漢，小偷，魔術師，賭徒，男娼，娼家的主人，挑夫，文士，琴師，拾荒者，鐵匠，補鍋匠，乞丐，總而言之是法蘭西人所名謂『婆哀姆』的不可靠的，放逸的，無所歸的大眾，巴拿帕爾忒用和他同類的要素去做十二月十日會的資本的。『慈善協會』與巴拿帕爾忒同樣的一切會員，是限於自己感着有接受勞動的國民的慈善的，而他自己便成了細民無產階級者的首領了。單在這裏，他個人的所追求的利益，又從多數的形態中看出了，所有各階級的排泄物，殘屑，和餘剩物中，他所認為無條件的依賴得的唯一的階級就是這個巴拿帕爾忒，——彼の眞實的巴拿帕爾忒『無巧言的』（註一）巴拿帕爾忒。像他老練而狡滑的放逸者。對許多國民的歷史的生活和他們國家重要行為所理解的，不過是在極普通的意義中的喜劇，許多服裝，言語，身架亦不過以很無聊的瑣事之假面所爲的假裝舞蹈而已。馴象了的瑞士的禿鷹（註二）扮着拿破崙的鸞吧。

(I) Saus Phrase

(11) 魯·巴拿帕爾忒之意

(11) 拿破崙一世之意

猶如斯屈拉斯堡遠征之際，他爲了去襲擊波羅紐，他將數名倫敦人的隨從穿着法國人軍服。他們所以扮了軍隊，在他們十二月十日會裏他招集了一萬人的浮浪人好像織工克拉斯、西哀德爾非扮獅子不可的，他們亦是同樣非扮着民衆不可的。資產階級者全是戲劇的，因此忠直的苦求不踰越法蘭西演劇時的作法之規律的條件，並且他們以一半欺詐一半誠信去表演自身的國家底重要行爲的壯嚴時，以喜劇認作喜劇的此輩冒險者是非勝利不可的。當他壯嚴地除去他的敵人時，他自己就認真地竟取了皇帝的職掌，想用拿破崙的假面去扮現實的拿破崙時候，在此時纔去犧牲他自身的世界觀，這裏已不將世界史當喜劇看了，他的喜劇即可作世界史觀一變而爲維道者了。在社會主義的勞動者是國民製造所，在資產階級共和主義者是臨時動員兵，在巴拿帕爾忒是十二月十日會，這些都是他們本來的黨派的鬥爭的武器。當他巡迴中用鐵路輸送的十二月十日會的一隊，卽席便成爲他的聽衆，演出了羣衆的狂熱喊號着

「皇帝萬歲」，當然在警察的庇護下去侮辱共和主義者還要非到處去追擊他們不可的呢。當他回到巴黎時，他們還要使他的前衛去制止反對者之示威運動的機先，且非趕散他們不成了。十二月十日會是他的所屬，亦就是他的製作物，確是他的固有的思想。此外他所得到的境遇的力所賦與的，此外他所作爲的是境遇替他做的，不然他便是以做他人的行爲就算滿足了。所以關於秩序、宗教、家庭、財產、等官樣文章公然在市民面前使用了，在他背後所主持的惡漢，與盜賊的祕密社會，無秩序，賣淫及竊盜的社會的他，就是這些原作者的巴拿帕爾忒的自身，十二月十日會的歷史便是他個人的歷史。（馬克思：「布魯曼十八日」）

階級的農民

普魯東派猶如大土地所有的王朝，歐溫派猶如貨幣的王朝，巴拿帕爾忒便是農民即法蘭西的王朝。巴拿帕爾忒非屈服於資產階級議會，乃是使資產階級議會趨於解散的巴拿帕爾忒，便是農民的選民了。三年間的都市用十二月十日的選舉的意義作幌子，從農民手裏詐取了帝政的復興，却因一八四八年十月二日的政變方纔成就了的。

耕地農民構成了龐大底民衆，而他的構成員雖在同一的狀態下生活着，他們相互間的各種關係却不締結在一起。他們將互相交通而代以互相孤立。此種孤立是受法蘭西惡劣的交通機關和農民的貧困所促進的。他們的耕地即割地是不容易得到他的耕作分業、科學的應用，而使各種進化，奇異技能，和豐富的社會關係。個個農民的家庭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他的消費手段大部分是直接自己生產，如此他的生活資料若說是因與社會交通而來的還不如說是和自然交換而獲得的好。耕地、農夫、家庭、與他相鄰的有另一耕地、另一農夫和另一家庭。這樣許多集合着使成爲一農村，再集合許多農村便成爲一縣。如此法蘭西國民的大衆用相等數量的單純地加算起來，恰是一袋馬鈴薯成爲馬鈴薯一袋一樣。幾百萬的家庭僅在他們的生活方法與他的利害及他們文化和其他各階級由分離而且與之敵對的經濟的生產條件下生活着，他們方是成一階級的。但是在耕地農民間除了局部的連繫外不會單獨存在的，他們的利害同一性是在他們中間不會產生怎樣的結合，怎樣的國民同盟，怎樣的政治組織的，所以他們不會構成何種階級。因此他們由議會擺布，由議會去做。他們不會以自己的名義去主張他們一階級的利害的，他們不能代表自己的。是非有代表不可的。他們的代表者同時非如他們的王

有君臨他們之上的權威，他們由其他階級去保護，而且他們以太陽和雨作保證的無限制的行政權力樣顯現着不可的。耕地農民的政治勢力，執行權力當他將社會隸屬於自己一點就可看到他終局的表現。

據歷史的傳說法蘭西農民間發生了一個有名叫拿破崙的人會返還他們所有一切的光明的迷信。所以由命爲『不得探究父親的身分』（註一）的拿破崙法典，拿了拿破崙的名字自稱就是此人的一個人出現了。經過二十年間的放浪生活和一連的奇特的冒險後，實現了傳說，因此此人便爲法蘭西的皇帝了。他的固定觀念現實化了。蓋這是和法蘭西人中佔大多數的階級底固定觀念相一致的緣故。

(1) *La recherche de la paternité est interdite*

因此，我怕受反對吧。法蘭西的農民暴動，軍隊之劫獵農民，農民大眾的入獄和放逐是什麼呢？。

路易十世以來的法蘭西是「爲了煽動的陰謀」與其同樣的農民的迫害所未曾經驗過的。因此不可誤解的。巴拿帕爾忒王朝所代表的不是革命的農民，不是保守的農民——爲了



A541 212 0014 82918

史的唯物論（下）

一四六

他的社會生存條件而押出耕地的農民，實是欲求其強固的農民，不是以自己的力與都市同盟而欲望顛覆舊秩序的農村住民，卻是與此相反的無感覺的在舊秩序中混着希望與他的耕地同受所謂妖怪的帝政之救濟和優遇的農村住民，這不是農民的啓蒙，他們的迷信，不是他們的批判，他們的偏見不是他們的未來，不是他們近代的塞汶是代表着他們的近代的範典吧。

（馬克思：「布魯曼十八日」）

社會科學大學系

本書局爲有統系有計劃的介紹社會科學知識於讀書界起見，特請高希聖郭真兩先生編譯「社會科學大系」。每種字數自三十萬至六十萬，或譯或著，均係專門之作。下列各書，或已出版，或已完稿，或正編譯，特先露佈。

1. 社會科學大綱
2. 社會運動全史
3. 社會問題大綱
4. 社會主義大綱
5. 社會思想全史
6. 新政治學大綱
7. 新經濟學大綱
8. 新社會學大綱
9. 國際運動全史
10. 社會進化全史

一·五
三〇〇
三〇〇
一·六
(即出)
三〇〇

社會學說體系 上卷

實價 一元五角

原著者 恩格思等

編者 薩可夫斯基

譯述者 高希聖 唐葉作舟 齊蓀仁

出版者 社會經濟學會

發行者 社會經濟學會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一月再版

上海新生命書局門市部發票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口

第 015836 號

價格	貨名	數量	折扣	實計
	社會學院傳系上	—		80
	下	—		85
備註	總計			165
收入	洋 2 元	小洋 角	銅元 枚	21 年 9 月 25 日
找出	洋 元	小洋 4 角	銅元 枚	經手人簽名

門市簡章載在後面請加注意

新生命書局門市簡章

(一)各貨出門概不退换

(二)門市發票須蓋有敝局收銀櫃之戳記爲憑如無戳記及塗改者作廢

(三)小洋銅元雜幣收入找出一律照市貼水

(四)銀貨務請當面驗明離局後本局概不負責

(五)貨價計算如有錯誤須憑發票查對隔日恕不照辦

附記 本局總批發所設上海五馬路寶善里如關於批發事宜有須詢問者請駕臨接洽

